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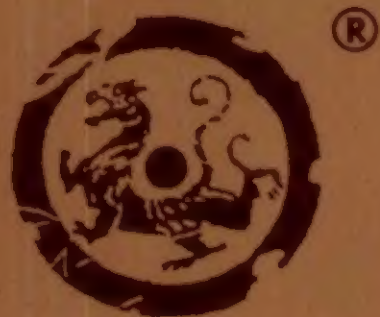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七十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74)



儒藏



B222

30

(74)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二十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鹿忠節公年譜	清·陳鉉編撰	……	一
先君子戢山先生年譜	清·劉洵編撰	……	二一三
黃忠端公年譜	清·黃炳屋編撰	……	五五一
黃子年譜	明·洪思編撰	……	六六七
黃忠端公年譜	明·莊起儔等編撰	……	七九九



鹿忠節公年譜

清·陳 鉉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道光間刊本

《鹿忠節公年譜》二卷，清陳鉉編撰。清道光間尋樂堂重刊本。

鹿善繼（一五七五—一六三六），字伯順，號乾嶽，明定興（今屬河北）人。萬曆四十年進士，歷戶部、兵部主事，兵部員外郎，官至太常寺少卿。在官以志節事功著稱。晚年辭官歸里。崇禎九年，清兵攻定興，率鄉人拒守，城破死之，謚忠節。善繼少承家學，其學「本於餘姚（王守仁），出入朱陸」，力主躬行實踐。居家時教授著述不輟，弟子以百數，成為晚明北方王學的宗師。著作百餘卷，今存《四書說約》、《認真草》、《鹿忠節公集》等。

陳鉉，字國鎮，涿州（今屬河北）人。其父為善繼弟子，善繼晚年，鉉與其兄亦歸門下受業。此譜編成於康熙六年，於善繼一生行蹟、學術淵源、學術主旨及講學活動等記述甚詳。引文雖多節引，然所據資料多有未見於他書者，故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重刻鹿忠節公年譜序

後學鄭欽甫謹撰

明時講學諸家、姚江益以經濟、戴山
表以氣節、黎洲特以經史、皆見之
實事而不徒託之空言。問者異於
程朱、無傷也。願諸君皆南方之學者、



或由禪而入、惟北方之學者則由俠而入、若孫夏峰、若李二曲、若庶忠節、殆同宗傳習錄而特出者歟。孫已極孔廟祀兩庑、孝亦極國朝經再徵、獨忠節效忠勝國、殉難孤城、其少時嘗語人曰、學不透根本而端切表、



與文不逮機、數而中甲科、皆謂之暗
合。非不驅駕一時、而反之吾心、求所謂
自得者、則未也。此可知其別者、獨得
處、亦確有獨知處。惜乎經濟氣節
在、認真草堂、問文章、在三歸草堂、
驗發揮、在尋樂、大旨等書、而學者不

得盡見也。今其裔孫涉軒太史出為陸
桂太令、以公之門人陳君鏊所佔年譜
見示。就甫教、謹披閱、次第雅求、不
冒法而起、曰、有宗旨而無門戶者、諸錄
為多論辨、然盡講墨家陋習、固門人
纂述之工。然苟非先生踐履之篤、則



以朱文公講學以李果齋作譜以魏了翁
為序未免議論雜出致後人摘其論道
問答者以為異摘其論性德性者以為
同。如趙東山江右六君子之榮王陽明
晚年論定之輯程毅篁道一之編
得藉之以肆其辨而困學記此五部編

又從而移之。水火生於同門，干戈操於
入室。當亦昔之講學者所甚不願也。已。
孰甫素未窺學統之業，尤不喜學脈之
說。平生枉道，皆相去遠矣。夫今命補
叙此編，私幸挂名簡端，不啻親承造
化，而竊願以此中區區，不能釋然者，藉



質大賢於九原，是耶非耶？或具証乃足
者，一得耳。抑嘗考漢名也，郡太守
庶旗，魏名將軍，庶磐，後魏有，庶
念，隋有，庶慈，唐名庶，易安，宋有
庶，向，庶以，餅，姓頗多，傳名，而人皆不
甚知。今忠節與，李二公為北方三公子

者。而其父太公又與鮑及張曼卿、薛范、
陽三烈士、濟美者如此。繩武者若何。是
又乃多大令望矣。故至編因綴是
語。多公法為之序。則何枝。

先師鹿忠節公年譜序

先師崛起北方、從傳習錄得所
謂絕學者、慨然以繼往開來爲
己任。而江村書院天下共仰爲
傳燈之地。鉉生也。晚比甲戌始



儒藏

鹿忠節公年譜 序

登堂日聞所未聞始知學問之道在先立其大者大者何良知是也。良知者何獨知是也。獨知者何知痛知癢之靈明是也。鉉不敏方知策厲而先師往矣。嗚



呼孤獨之竅若明若昧者、迄今
三十餘年、然頗從院深人靜時、
緬想先師之行己與先師之持
論、輒歎先師之行己爲仁者之
勇、而先師之持論爲有德者之

言也。今年夏四月、謁徵君孫先生於蘇門。先生愀然曰、凡古之君子歿而志傳碑銘之外、又有
所謂年譜者、備載其事、以示後
人。子之師爲一代理學眞儒、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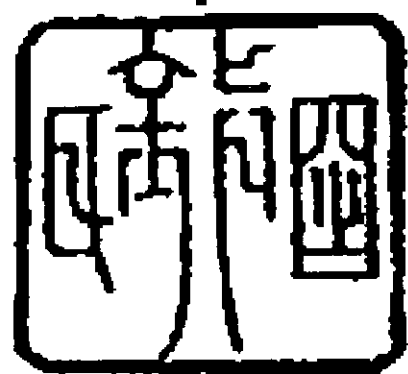
城後完名全節。天下誦之。雖諸
君子表章已力。然非年譜。恐猶
未能詳也。夫年譜之任。吾以屬
子。子其勉之。鉉唯唯。歸來寢食
勿敢忘。卽取先師已刻之認真。

艸未刻之三歸艸一一繙繹之。
閱三月而得其時與地。復閱三
月。彙成。但媿識卑筆弱。如拙工
之寫真。尙未肖其面孔。又安知
所謂頰後三毛乎。雖然。所恃者

有徵君孫先生之筆削在。

皆

康熙丁未臘後涿郡門人陳鋹
薰沐拜撰。



館藏

鹿忠節公年譜 序

鹿忠節公年譜

門人陳鉉編次

先生諱善繼、字伯順、姓鹿氏。其先小興州人。明初內徙家於定興之江村。始祖榮。榮五世孫府、號龍江。性孝友、慈和樂易。卽有以睚眦及者、弗爲校。封文林郎、襄垣縣知縣。是爲先生曾祖。祖諱久徵、號豫軒。萬曆庚辰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神廟因軍政考察不當罪、兵部并斥南北臺省數十人。上疏



申揅、謫山西澤州判官。熹廟御極、追贈光祿寺少卿。父諱正、字以道、號成宇。少爲諸生、倜儻有大節。逆奄時、傾身急左、魏諸君子之難、海內所謂鹿太公者也。封太常寺少卿。先生生於積德之後、挺然以乾道任、自強不息、學者咸稱乾嶽先生。

明神宗萬曆三年乙亥十月丁丑、先生生。

是爲十月十三日、太恭人田年十六、而鞠先生於江村。

八年庚辰、先生六歲。

二月、祖侍御豫軒公成進士。

九年辛巳、先生七歲。

是年、從祖父受章句。先生生而凝重、少不嬉戲。豫軒公暨成、字公不令、就塾師、庭訓焉。

十八年庚寅、先生十六歲。

十一月、曾祖龍江公卒。

十九年辛卯、先生十七歲。

是年、娶元配贈恭人王氏、容城庠生之楫女。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十九歲。

是年、試有司、以第一人籍於黌宮。督學道者周公孔教雅擅人倫之鑒、咄咄賞異之。

三月十六日、子化麟生。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二十歲。

八月、應順天鄉試。因場中題未得解、歸而旁搜諸家注義、其有采輯王文成傳習錄中語者、每閱之



輒心動。時侍御公方按蘇松、先生啟購焉。侍御公爲之色喜、諭云、看字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意思擴充得公、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眼前功名無論也。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侍御公寄王文成全書來。先生取傳習錄、寢食其中。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而一切着落皆身實踐之、以陽明所謂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



者爲戒。自少至老、在邦在家、只求事事不虧本分、時時不愧本心、故能崛起北方、倡明絕學、卒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爲有明一代真儒云。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侍御公建言謫判澤州、以臺檄還里、督教甚嚴。先生擔承更勇、德業舉業與日俱新矣。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孫啟泰先生總角遊泮、文名蔚起、嘖嘖鄉黨

間。先生過容城、聞之、遂定交焉。先生性不愛飲、而具飲之致、勸酬歡然、春生滿座、親知迎者、恐後率辭諸富貴、下北城楊、以爲常。北城、啟泰先生里也。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自髫年與同里杜騰江爲文字交、至是社友或相譏、先生正色誠之。騰江愕然、服其力拔流俗。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范一泉先生解組歸里。夙聞其歷政清敏狀、



遂奉侍御公命往謁焉。入門見垣不墜、地不輒臨、衢數椽卽爲客舍、真趣流行、一切分別拘忌矜飾、都無所用。自是束身奉教、不啻北面事之。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二十六歲。

是年、元配贈恭人王氏卒。

八月、應順天鄉試。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娶繼配封恭人王氏、前恭人女娣也。

是科會元許公獬、次王公衡、俱海內知名士、先生獨嗜王文、歎以爲從前未有。蓋緱山領解後、復入山讀書者十年、經史子集無所不窺、故其文獨異。先生嘗語人曰、學不透本原而端坊表、與夫文不悉機竅而登甲科者、皆謂之暗合。非不驅駕一時、而反之吾心、求所謂自得者、則未也。

三十年壬寅、先生二十八歲。

是年、先生文日進。邑孝廉楊太僕嘗謂啟泰先生



日、伯順爲文、五經四書無不聯貫。每至後幅、皆有一段確然不拔之論、若同出一源者、何說耶。啟泰先生以語先生、先生曰、得力固在傳習錄爾。蓋先生有本之學、學自不同。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其斯之謂與。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二十九歲。

八月、應順天鄉試。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三十歲。

二月、啟泰先生會試不第、先生訪之、援王文成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相勸勉。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三十一歲。

是年、啟泰先生居肯軒公憂、築廬墓側、顏曰時思亭。先生時過唁焉、輒徘徊不忍去、因有詩云、橫襟東海揖郎山、中有一廬無愧顏。毀後僅餘睂宇在、愁來且把蓼莪刪。地當趙北燕南際、人跨椒山夢驥間。觀此、亦可以見啟泰先生品行矣。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三十二歲。

八月、領順天鄉薦、出王公以悟之門。先生既登賢書、布衣艸屨如常。贊王公惟紅白簡數種、門下常賞盡絕之。嘗謂登進之士貪若固然者、實自妄費始、妄費則負債、負債則必取償於服官時、故痛洗夙弊如此。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三十三歲。

二月、會試不第。



入月、祖侍御豫軒公卒。

十二月、塋侍御公於龍江公墓側。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啟泰先生以內艱復廬墓。先生過唁、更勤飯粗糲、甘之曰、貧字兒擡舉人、吾最喜貧士、況味至孝廉之貧、尤所謂貧卽是道。吾未嘗此味、恐當境不能自持爾。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先生過啟泰先生時思亭者不啻數四。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三十六歲。

二月會試不第。先生語啟泰先生曰、二十年辛苦、
未卜稅駕、潦倒名場、頭顱自笑、我輩奈造物何、丈
夫方寸屬我、何事不可爲、我輩佩彊猶昔、卽造物
可終奈我何。

是時邑薛孝廉一鶚誣誦之事起。孝廉方秀才時、
爲邑令宋繼登館客、令中蜚語、孝廉同士庶爲辯

雪、因挂彈章。於是邑紳有不類者以健訟納孝廉名於訪察、事連邑令、并及一泉父子。先生曰、是可誣也、孰不可誣。毅然告於新令胡公嘉桂。胡賢令也、持甚力、人謂邑復有天日云。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邑紳之不類者復簪鼓郡守、事幾變。先生愈益奮發。時啟泰先生館都門、先生飛書招之、共集孝廉諸生三十六人爲告於守。守語稍侵先生、先



生憤然曰、論官者何忍以循良被惡名、養士者何忍以衣冠置塗炭。借胥吏以傾士類、借士類以傾縣官、尙有天日乎。某等頗知自愛、從前未嘗來此、後定不來、獨此義憤所激、不容不來爾。侃侃昌言、守爲氣奪。同儕慮激怒、退而戒之。先生曰、彼中情怯爾、畏我輩恣語、支吾不服、何怒爲。乃復告於觀察劉公洪謨。劉公以風節著、與先生意合、事得白。方是時、夏雨如注、河水漲平地深數尺、同事兩生

幾溺死、而先生以病困之身、氣愈猛、神愈王。人謂先生三十年金相玉質、不闕外事、一旦排難解紛、誼出古人。仁者之勇、固如是乎。

四十年壬子、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先生從弟恒嶽府試遺名、太公以同居猶子、故屬先生開續。先生曰、孝廉請託、習慣成性、生平立志、欲洗此陋、今復蹈之耶。且進取自有義命、倖竇不開、可消子弟妄想。太公頷之。其事事不苟類。

如此。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春會試、賜進士出身、觀政兵部。

聞報日、夫馬鼓吹咸謝之。策蹇北上、途中新貴有呵其不避路者、先生戒家僮勿言。涿守左之似素通聲氣、遣卒探之而不能得、咎探者。後察知策蹇狀、歎以爲非常人。

先生出徐公光啟之門、其贊徐公也、與贊王公同。



後徐公殂、先生爲文以祭之、畧云、某受師恩在風塵格套外、追憶及門、羣爲執贊、某具八行、以紅白束當錦繡段。人皆目笑、師獨心嘉、每於旅進旅退之餘、容以不衫不履之度。蓋實錄云。

旣入都、蕭條高寄、不屑逐新貴風塵。時啟泰先生尙館都門、每過從。一日、偕訪周景文順昌、袖楊忠愍集以贈、因有詩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蓋交勉也。後景文死於瑤、先生死於城、俱

作第一流人、可謂不相負矣。

序周景文制義、畧云、景文質任自然、了不作回互
媿阿態、意其文必吐露肝胆、而以風骨自勝者、已
而以制義示、因歎天下事、息不真爾、真則源流較
然、萬不失一、自江河不返。涉世既深者、工模稜之
術、藏頭蓋面、塗飾萬端、其本色遂不復可辨。然世
不乏冷眼、卽以不可辨辨之。景文居京師、左琴右
劍、獨坐蕭然、間與不佞過談、扼腕時事、浩然興歎、



其意遠矣。大約吾輩肺腸於世味不冷者、於名義必不熱。諸葛武侯鼎立三分、淚滴千古、都從淡泊寧靜中來。中世士大夫宮室妻妾靡然自奉、其於公家事度外置之、何惟焉。不佞椎拙無似、每執知命二字解嘲、而嘲益起。代不佞解嘲者、獨有容城孫啟泰。今年通籍、復有景文。一日過不佞、適啟泰在坐、戲謂仕路羊腸、若復能倔彊耶。景文指心曰、吾以真是真非、聽之此君。復指天曰、吾以或利或



鈍聽之彼君。如斯而已。啟泰曰、此生倔強猶昔。
九月、假歸、過鉉里。鉉祖夢日公既逝、內憂外侮、門
祚中衰、先生隱之。而鉉父尙未遊泮、鉉伯金溪公
訪師席於先生。先生曰、宜莫如我。遂以鉉父屬焉。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四十歲。

是年、門人始進。先生念國家欲士之因本業以釋
經旨、就所發揮孔孟者、驗其淺深而甲乙之、蓋所
重在道德、不得不借富貴之權奔走天下。然則先

覺之用、卽寄於斯矣。歸里後、有執贄及門者、輒誨焉、日取四子書相與討論。舉先聖先賢奧義、無不抉出而示之、人復無不証入而歸之。我謂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爾。故名其所著曰說約、蓋欲人之反之也。先生寓講學於授徒、以行繼往開來之志。是時、鉉父趨受業、而杜君異越、張于度、果中、賈正卿、三槐、王太冲、燁輩接踵來、先生顧而樂之、朝夕提命、亹亹不倦。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教授如故。復著認理提綱以開發之。大抵引人尋孔顏樂處、從乍見孺子一端體認良心云。

秋、謁選授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先生念國家邊餉取足於鹽、笑鹽法壞而邊餉空、司農仰屋於。是謝交遊、絕晏會、日與正郎袁應振講求職掌。袁留意鹽法者久、先生一見傾心、因致書曰、倘借不倦之教、畧通世務、爲公家效一臂力焉、生平足矣。



斯時也、先生有聞、粵鹽法二議、窮原竟委、燎然知受病者何在、療病者何方、而惜乎未竟其用也。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監督馬房、先生慨然興釐弊之思、一再呈堂、請裁冒破、畧云、理財者卽帑藏充溢、猶惓惓於漏卮之塞、矧太倉懸磬、邊土枵腹、而忍耗財於萬萬無益、明明不實之額乎。

八月、母田太恭人卒京邸。先生一痛幾絕、勺水不



入口。太公數抵喪次、勉以大禮、始有起色、而終身
病原遂肇於此。每日、當時不早提禮字作主、遂爲
年年抱病之入、以當萱堂變者貽椿庭憂也。席塊
三年不飲酒、不茹葷、此自讀禮之常、不足爲先生
紀矣。

時賈正卿以母喪廬墓、同門生將往慰、先生代爲
言曰、正卿廬墓、聞者異之。然正卿質朴近魯、博綜
未遑、蓋模心、非模古也。不學不慮、孟氏刻畫此良

心寧直達之天下、實達之萬世。此往古來今所不能異同之脈、而情、智、亦所不盡剷除之根。毅然前往、直致其知。若正卿者、勇過孟賁、遠矣。

九月十三日、長孫盡心生。

十二月、墓田太恭人、遠近於是乎觀禮。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四方來學者益眾。先生性嚴毅、是非好惡未嘗少徇於人、而同心者則無不飲以和、迎以善、春

風之座、噓入肺腑、殆不獨發彼羣蒙也。

答王公命新問學云、老公祖過聽何人、而以學下詢。不孝病中、偶於問業童子有所講說、大要帖括之習、何知有所謂學。仰承明諭、誼切請教、不避潦艸、以論語首章呈。蓋係初時答問、其語稍詳也。然則先生之學、盡在說約可知已。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鉉父入學。先生繹入學之義、以相勉、畧云操



鉛槧以應里選、入學者不乏人、而學字曾識否。二三子以舉業問、余強顏與之言學。蓋工文者必識題、而題誰氏之語。且其所做何事、所着何境、所用何功。此之不解、筆鋒縱利、憑何發揮、而可舍學談業耶。范彭聞余談學、卽信眞舉業不在學外、採經考傳、務求實底。舉危微消息、欺慊關鍵、悉就吾身日用問認之、不敢據紙上爲活計問。切思近領畧甚速、薛文清云、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范

彭范彭可與言讀書錄矣。

先生內弟太冲亦以是時入學。先生拈做人二字示之曰、做人二字、余所奉教於君子者也、每對二三子提爲譚柄。蓋人之一生遭際層累、階級名色、日遷月易、所做多端、而總之無非此人、有愧不論軒冕、無愧不論韋布。愧非外來、憑人自造。然做別事猶有待、做人則隨其所在。此日此時此事此心、便可下手。而不斷然決機於當下、未有能做者也。



卽就太冲遊庠所升之堂、顏以明倫、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復身際之、則做人於此、舍孝弟何以焉。後宋文在入學、先生復拈做人二字詳言之、謂世俗艷稱做官而自做秀才始。然秀才以登第爲能做、官以登台鼎爲能做、而卽以登第登台鼎爲不枉做人。誠如是不第、不台鼎、不爲人乎。登第、登台鼎、遂爲人乎。俯仰古今、流芳者多非顯爵、遺臭者偏是要人。做人二字可思已。人之精魄氣力各寄



於所做、不有所期、無以爲做之程。不有所憑、無以爲做之具。不有所感憤激發、無以爲做之機。做人亦有程、希賢希聖希天、非其規模與。且自有具、正心誠意、非其欄柄與。更自有機、在於知恥。提此機以震盪於衾影之間、一念有媿、不敢自比於人。由此而登第、登台鼎、無加也。卽不然、無損也。

是時、邑有籽粒事。籽粒者、十場地千餘頃、窪鹹、不任犁鋤、故永弗稅。黠者以獻、勲戚瑄暨請於縣官、

遂賦之。民爲莊歲所徵不登，則以累其門，且以累其鄉，民鳥獸散。先生力言之當事，求以折徵法寬之。閱二載乃成。爰爲邑令畢公樹碑頌其事。畧云：天下萬事皆從心起，不患事不就，但患心不真。真者心之本體，從來稱天下有心人爲其真也。真則熱，熱則遇而卽粘，不能秦越視。真則耐，耐則挫而益堅，不因遲久灰。滅徵之議，誠爲大造，非公當之，得無隔膚不親乎。相沿久則勢難返，更端驟則人



易疑而素所穴以爲利、挾以爲重者、且不勝異意、而奸人乘以交構其間、吹索擲揄、皆足以亂任事者之所守、使造端之初、微涉門面、廢然返矣。自公起議、再易寒暑、急急圖之、盼盼望之、默默待之。當浮沉難稽、成敗未必之時、旁觀者意公興且闌、氣且竭、而公神更王、竟以耐之一字奏此奇功。悠久成物、其斯之謂與。羅文恭之言曰、此生活得千人命、甘心不向世外走。個民數千家脫湯火而世世

利賴。嘗私度公青天、良夜志之、無惡可知也。

先是、邑故都御史張公鎬裔孫未歲而孤、族人取遺產瓜分之一。一泉先生念衣冠之冑、銳意扶孤、聞於邑令胡公、事少定。及胡不祿、而吞噬者復起、且有陰樂賢霸地事。樂賢挾其兄思賢力、能役吏、並能役官。先生以書解於容城令張、樂賢以僞詳紿先生、而府批則盡如其指。先生復書問張、樂賢掬掬使不得達、而遣其客說先生曰、陰所爲不奪投



張令書、恐傷體面、萬勿爲他家事動氣。且貧生不
得此、將不愛命、竊爲公惜之。先生笑曰、渠以余爲
私耶。今更於某日書投觀察、渠可往奪、藉手以獻
天子方伯、無不可。且宇宙間事皆分內事、何爲他
家。據理而行、何爲動氣。客去、樂賢果囑書投觀察、
卽入見觀察、加詰責。樂賢崩角伏辜、袖出退地呈
事遂定。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四十五歲。

六月、服闋、補戶部河南司主事、復署廣東司、而廣東金花銀至。方是時、遼左缺餉、請帑、疏皆不報。督部有扣留金花議、先生遂據會典、商之同官楊公嗣昌、賈公鴻洙、兩公擊節曰、衙門一向措餉、刻薄處斲元氣、瑣屑處傷國體。惟此舉差強人意、然非置一官度外不可。先生曰、舉念時已辦之先大父、家法固在也。奏記大司農李公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



此時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竟解太倉。則
俞旨艱如拔山。莫若借發爲便。查會典載稱金花
銀卽國初所折糧者。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邊或
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解內府。歲以
百萬爲額。嘉靖三十二年題准各宮籽粒及各處
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
催解貯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
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悉備各邊。不許

那借是備外府需用、而內府不得有分也。今邊烽告急、軍精乏用、卽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由祖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惟是皇上批發皮之高閣、而中涓熒惑其間、急難得旨。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金絀滕不可問。天下事爲之有機、留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際間不容髮、萬一宸怒不測、請以身甘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無



論清議不可。卽主上視吾輩何如。司農如先生議。上怒。奪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先生奮髯曰。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上意卽堅。未必不可轉也。廷謝曰。中官闔扉不聽。出勒問太倉云。何主太倉。劉公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先生曰。有銀何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中官愕眙不敢應。先生曰。但執某語回奏。死生惟命。中官歎息而去。詔鑄一級補外。時七

月二十六日也。大臣暨臺省力爭、不報。擬降山東巡判、亦不報。先生遂移疾歸。當決計時、羣掾環泣曰、非專責、何苦認真、獨煩一推署符爾。後刻先生所著文章十五種、高陽孫文正公題曰認真草、蓋快此語足以肖其生平云。被謫日、急宣戶部堂司官、聲如雷動。先生適食於賈公寓、坐客失色、先生食自若。食畢、徐着衣去。賈公後語啟泰先生曰、當此時、食猶能下咽乎。吾於是覘公不動心之學矣。



九月、太公出地代族人貼軍、同甲李氏有軍三名、原無本族作貼戶例、當年父老閭里情重於軍人、行李往來、不無供其乏困、後代相沿、遂成故事。顧貧窘者殊苦之、太公割地十七畝、與各軍分種、代合族幫貼費。先生移呈邑令、畢公且勒之石云。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四十六歲。

二月、先生去國歸里、海內爭以孤鳳似之。而先生教授如曩時、布衣草屨、不敢以諍臣自異也。

時魏公大中過江村訪先生、會啟泰先生在座、數年聲氣湊合一堂、鷄黍相陪、主賓莫逆、復相與如容城、拜楊忠愍祠下、徘徊賦詩、蓋千古圖畫云。

八月、光廟御極、首復先生官、興新餉。先生十一月初三日受事。自遼事起、司農措餉無策、驟加派於民、幾倍於惟正之供、故別爲藏、察廉吏主之、遂首以屬先生。時索餉者嗷嗷擁訴、凡外解至、先生卽面同解官、兌交領役爲持平、而不爲出入、吏不得



上下其手。顧索者蟻集、而解者不時至、先生太息曰、天下有芻糗不前、使封疆臣以軍約口、馬裁腹而得成功者哉。外解出於催科、民窮必不能時應。於是拜疏請帑、畧曰、兵與餉原非二局、月糧行糧、折色本色、同條共貫、總爲遼事。苟一節之不應、將全體之俱傷。外解之來、各有程期、卽欲強先一日不能遑餉之索、急如星火、卽欲姑待明日不可。則所以接贏餘爲外解之接續、而使新庫得環中以

應無窮者、非帑金百萬、曷克有濟。臣在新庫言新庫、計窮力詘、不得不出於此時。十一月二十日也。疏入不報。未幾、經畧袁公應振奏戰馬三日無糧、先生補牘復請畧曰、臣自蒙恩復職、仰見皇上厲精批答、無留中之疏、一旦留中、自臣疏始、豈以臣疏爲無當乎。年來邊事規模未定、經臣建此大策、期以兵馬錢糧正月齊足。今十二月十二日矣、屈指正月、能有幾時。卽皇上今日以見在帑金沛發



百萬付臣、庫中刻發委官。然幾日召買、幾日轉運、已懼後時、而守無一錢之空庫、待不可定之外解、豈不悞師期、撓勝算哉。臣竊計自今至歲除、凡十八日、一時一刻皆明歲布置軍機、精神結聚之會。倘目前不籌、轉盼而元旦、轉盼而元宵、正龍飛介貺虎拜揚休之日、臣安敢大聲疾呼、以瀆九重之聽哉。是今日不言、非直悞今歲之十二月、并悞來歲之正月。此臣惴惴焉瀝血補牘、以申前請也。復

不報。藉有協力者，僅得帑金五十萬餉遼。先生被髮纓冠之救如此。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春，先生以焦勞煩鬱致疾，調理兩閱月，始拊童背以行。一日，楊公嗣昌飛字報先生曰：河南新餉四十萬至矣，可健兩足。先生初以爲謔，再審果然，舉手加額，不覺其足之健也。洵以國事繫憂樂者歟。



時遼陽陷、以才望改兵部職方、管題覆。先生入署、與同舍郎葉公震生、耿公如杞、誓竭忠無貳。念大法不申、爲大司馬崔公景榮草疏曰、今事勢何等緊急、天語何等嚴切、而各鎮泄泄如故、是棄河西一塊土也。非決於行法、萬無可望。法不自臣始、萬不能行。乞將臣速正典刑、某斬某逮某戴罪、以彰朝廷之法。言官忌之、游士任疏論。司官不應擬請罪之稿、先生與葉、耿二公同具揭明始末、而馬逢

臯復以小臣畧無忌憚劾之。先生偕葉耿二公辯曰、職等痛祖宗土宇半陷、羣裘遠近、官軍盡膏鋒刃、入署以來、當食廢箸、中夜涕流、因思事有綱紀、苟能調度、卽一着可救全局之差。官無崇卑、但竭股肱、卽小臣可分大臣之任。然職固小臣、而以御史指爲小臣、職實不服。職固不敢以戒愼恐懼自信、而以揭應臺臣爲畧無忌憚、職尤不服。國家倚重臺省、原非他司敢望、然二百年來、就威權以論



氣焰、槩被臺省占絕。若按掌故以論名臣、嘗見部曹居半。士各有志、不可輕相量也。卽日拜疏出署、詔趣還部。當是時邊事孔棘、羽書旁午、議者人置其喙。先生削牘立應、復請錄故將戚繼光後、以作士氣而固人心。又疏恤死事諸臣、畧云廣寧失守、將吏相率奔逃、回首河西、幾無一人。義士獨副將羅一貴守西平、以藥盡自刎。監軍道高邦佐至松山、諠不入關、竟投繯而死。慷慨從容、兩稱足色。國

家褒忠大典、不以優是人而誰爲優。祭贈諡廕、自有應得之例、而臣於邦佐遺書以未封其親爲憾、不覺淚盈睫、刃刺心也。夫循資歷俸以徼恩命、碌碌無奇者皆唾手得之、獨殞命疆場之吏不得霑一命以榮其親。此事之極不平、而情之當共體者。則從優贈廕外、俱當就所贈之官封其父母、以慰死者不瞑之目。蓋忠孝原是一理、因其忠以遂其孝、復藉遂忠臣之孝者以勸爲子之臣、所係非泛



泛也。不直此也。邦佐爲臣死忠、高勇又爲僕死義、
一時西迓將吏、敢當監軍之僕、一面者誰哉。均宜
優恤、以示風勸。會王大司馬象乾行邊、請用廢弁
張思忠等。先生與耿公如杞持之、不肯覆司馬疏
爭之、奉旨、司官不得違阻。先生上書首輔葉福清
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之隳軍實。債而帥、由於中
外諸貴人入其債而爲之求帥於職方。職方徇諸
貴人之請、由於自愛其官、而甘爲之效慫慂。職方

而不可爲、則邊事終不可爲。然職妄意此時職方之或可爲也。蓋遼東已喪多半、四海騷動、九廟震驚、大家共處覆屋漏舟之中、卽有善鑽刺之武弁、慣請託之貴人、亦必爲自己性命、權讓職方之秉公。而詎意其不然。職方受命之初、對天誓神、淚流滿面、欲拌命拌官、盡杜請託之路、庶幾鼓舞豪傑之精神、爲國家復疆土而雪詬辱。數月來、正路已通、旁路已塞、而旁路之歧極多、勢極悍、機極險、挑



撥搖撼、無處不到。嚇職方以罰以降、以黜而職方不動。嚇職方以殺身之禍、而猶不動。技窮屢變、此督撫之咨所由來也。斟酌可否、自是部覆之體。乃總督必欲再疏以請、而取旨求勝。至有司官豈得違阻之旨。夫行邊與在部無異、而爭執與違阻不同。使本兵猶然在部、其於功令不合者、方且事事爭執、本兵亦必不以爲迂。何獨行邊而反重之罪耶。言莫予違、可以喪邦。天子且容廷臣之獻替、豈

以總督遂不容部司之執持。一向邊事破壞、坐在司官違阻耶、在不違阻耶。職方一官、其爲諸貴人供薪水之區久矣、久爲仰給、而一朝斷之、自不甘心、不忝職方不止。然職方忝、而鑽刺者便、請託者便、卽於職方亦何所不便。特此職方忝而後來者戒爲覆轍、恐國家受其不便爾。故率天下之人而再入舊套、永無不債之帥者、實自司官豈得違阻之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忝能



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職嘗謂今國家之事大壞極敝、其端有二、一曰賣法、一曰賣官、而總之成其賣國。國旣賣之日、其家安厝哉。伏祈閣下破難破之回情、挽難挽之積習、極力主張、庶不負一番出山之意、而國家受再造之福、非止爲一司官明職掌也。福清不堪其言、先生謁之曰、老師七年相業、海內傾心、奈何至今日爲行邊司馬地、而不爲二祖十宗社稷地乎。福清意解、事竟格。方是時、先生

聲噪甚、請書艸者屢滿戶外。先生曰、國事至此、寧直非臣子愛官時、亦非臣子愛名時耶。誓不以示人。

八月、子化麟舉順天鄉試第一。時先生大母在堂、薦紳爲文以賀、名曰龍飛紀盛。內一段述先生薪水時不給、大母脫簪珥佐費、都門傳爲佳話云。

時眾正登朝、高公攀龍、郝公元標諸君子採有才望廷臣、退食之餘、相聚講學、意重先生。顧講座中



戒不言朝政、先生曰、在朝言朝、當此多事之日、身居大臣而不言朝政、不知何以謂之學也。高公總憲時疏薦先生、剛毅清約、實心任事、請以職方兼御史督輦下保甲、教民忠義、有旨允行、卒不果。二年壬戌、先生四十八歲。

正月、侍御公得贈光祿寺少卿。

爲范文景公序、竊議、畧云、按其已成之緒、追想當日、慘淡經營、窮人情事勢之變、而用其調劑、不知

寢食廢幾何、心血耗幾何。頑如石、直如矢、處處認真、人以為大家事者、偏見為自己事。先生為范公傳神乎、抑自道也。

初、河西陷沒、高陽孫文正公以閣臣理司馬事、毅然違眾論、請置遜臣於辟。先生舉手加額曰、東事不足平矣。六月、高陽公閱榆關、先生奉旨從。謂今日闕事主意要步步向外生、打起精神、細尋着數、使三軍之士畏法而不畏敵。而其大端在舉遜官



逆將挑換之耳目一新、旌旗一變、事無不可爲也。
七月、高陽公復命、遂以之入告云。

是時、先生得馬世龍於偏裨中而奇之、高陽公遂
薦於朝、授馬松喜太四路總兵官。其後恢復之功、
世龍與有力焉。

八月、高陽公自請督師榆關、先生復奉旨參幕事。
會銓司缺、羣欲挽先生。先生曰、師相舍黃閣而馳
丹徼、某苦幕府而甘銓司、豈人之不相及、遂若是

乎。既抵山海、猶有及之者、先生報書曰、某孤蹤僻
韻、夢魂不到清通之座。且隨師相赴闕、師相一日
在師中、某卽一日在幕中。極知迂腐無補尺寸、而
惘歎一念主憂臣辱之日、情願在行間爲其憂其
患之人、不論有補無補也。未出門時、已稟念告天、
歸心一路、斷不至此作回頭想、使其至此作回頭
想、諸君子亦何所取而用之。又有爲先生危者、先
生報書曰、以師相急於爲社稷圖安、遂不避危險。



然亦必安其身、而後可以安社稷。師相原自有見、非孟浪冒險者比、而從行之幕僚安可知已。高陽公亦語先生曰、太宰以銓郎待君、予雖欲奪賢、獨不憂太公七箸乎。先生對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人所不爲。家君范陽男子、書來囑某從公於邊、老人爲汝加一飯。公以常人目某、顧忍以常人目家君耶。高陽公改容謝之。

初、高陽公至關上、僅得甲士三千、立騎兵營、其經

營慘淡之苦、惟先生同之。厥後恢復遼疆四百里、凡五城七十二堡、所與密畫者、先生一人而已。高陽公嘗曰、伯順在坐、使人非幾盡杜儼、若嚴師助我神明者、不止謀謨也。其知先生者深哉。

三年癸亥、先生四十九歲。

正月、從高陽公閱寧遠。

九月、復抵寧遠。高陽公率文武吏登城四望、時覺華島將金冠艤舟以待。高陽公週迴島上、相度形



勢自望海至首山、由首山東去、歷雙樹連山、至葫蘆套、對套爲罩笠山。陟絕頂、循邊堡、迤西倚鞍山、附灰山、面蠟子山而歸、駐前屯、遂定修築寧遠之計。

先生以君父之急、從樞輔於行間。嘗曰、吾人生天地間、第一等願要報國家、而報國家又全在安危存亡之際。及讀岳石梁所貽詩、至榆關未許泥丸塞之句、按劍太息曰、此方是今日爲臣子正經案。

宗其所自矢者以復遼爲職掌所倡率者以復遼爲指歸一切餽遺請託皆痛絕之其示諸將也有以居恒聞將官除送禮別無本領不謂時至一墻隔蔽本領如故以本司硜硜之守猶有投禮單者本領可知已且其假邊情以藏禮單卽白晝以成暮夜自待非人復以非人待本司欲卽題參恐爲已甚碎其單而標出其使白其事而姑隱其名願諸將盡洗肺腸別學本領要知今日除斬獲別無



官階。要信本司據送禮卽爲罪案。敬先文告、莫謂貌言、如負婆心、休嗔辣手。其答諸總戎曰、此時何時、此地何地、我輩所幹何事、師相所禁何言、當大家相信、以成關門絕餽送之名、豈不題掇清明整肅之精神、以寒敵膽哉。與康博士曰、幕中司官送人到關、城將吏處、是自作囑託之備、而其人借薦主之勢、橫騖於各衙門、眾避投鼠之忌、莫可誰何。此人情事理之必然者。僕方切齒恨之、而敢蹈之。

乎。與高游擊曰、凡用將之事、撫道鎮司之、而總承於師相、幕僚數輩全無干預。門下試思、使幕僚與用人之事、今日用一將、由某幕官、明日用一將、由某幕官、尙成事體否。

是時、王總督象乾引蒙古七十人入水關。先生以書與其幕僚葉問義曰、此番又引蒙古入水關、春初曾如此、猶曰偶然爾、今則爲常矣。此何事而可常、闕人大恐。夫撫敵而必引入內地、其害甚於不



撫。不撫爲仇、猶隔藩籬。引入、遂窺室家、岌岌乎殆
哉。嘗聞邊人言、從前撫敵、大臣不與見、委其事於
邊堡裨將。盛張威儀、引至堂下、講折斷、不輕添一
物。卽彼苦求、亦諭以事統於尊下、不敢許彼。以大
臣爲天上人、不可得見、裨將因得示不可測之勢、
而若陰若陽、使俛首以就縶紼。迄今大臣自與講、
而底蘊露矣。其要挾無不可、遂邊將束手、邊事再
不可爲矣。惟大臣必自與講、已不敢遠出、遂不得

不引之淡入。其窺偵我者、能保不就此七十人中
做工夫耶。問義爲先生莫逆交、故寓書如此。凡高
陽公所不可告人之苦心、與所不必日出之芳語、
先生舉代爲言之。

是冬、上念東方寒、賜督師輔臣以下貂皮及白金
文虬。人爲先生榮、先生獨嗟嗟於無以報稱也。

十月十三日、負劍跨馬從登十三山、憑弔醫巫閭。
高陽公賦詩壯之、先生怡然曰、庶其酬生而懸弧。

之志。

四年甲子、先生五十歲。

正月三日、同高陽公詣寧遠。中朝駭甚、政府樞曹至以書傳上意留行。先生寓書中朝曰、撫軍張鳳翼、敵未至而潛送家人、民謂大吏已有棄人心、洵思潰。故以早春出駐寧遠、料理屯田、人始安堵如故。且日扶老攜幼、就田闕外。大陵河之戰、斬獲無算、士求敵以戰、敵逡巡以退、日闢圍百里、過師



於枕席之間。書入而中朝之疑釋。

五月先生同杜武庫應芳以選軍仗入京師。而器甲在內庫者、中人司之、類皆拗不可馴。先生刻方爲圓、無不應之如響。距江村僅二百里、事竣卽還、未遑省視人、比之過門不入之義云。

時有問邊事者、先生答之曰、今望邊人者切、而不得謂之知邊事。憂邊事者淡、而不得謂之知邊事。凡軍中密令已行、居人莫覺、卽參佐日承警款、猶



有不能盡知者。而欲向行路人問消息、從千里外揣是非乎。昔韓范經畧西夏、首以詔中外勿得輒言邊事爲請、此苦心之言也。

九月、陞本部員外郎。

十二月十二日、車營成、隨高陽公入奏方畧、抵通州。時逆璫新用事、或有言將清君側者、璫恚懼、矯旨促歸鎮。於是高陽公所憂不僅在遼、而先生所憂亦不僅在遼矣。

五年乙丑、先生五十一歲。

自高陽公通州請覲後、觸璫忌、媚璫者遂議減兵省餉以陰撓之。先生移書兵垣曰、年來搖亂邊事者、騰虛冒之謗、以行減兵之說。噫嘻、十萬之師、果可減哉。二三年前、事歷歷可想、今受其成而迷其故、日云減兵、所當減者何兵。累歲之蒐羅、奚足供一日之清汰。特恐兵從此少、事從此多爾。事到無及、而減兵者之肉猶足食否。遼之必宜恢復、非直



原有之封疆不可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禍遂迫於京畿也。今之持論者。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當簡汰。而出於今。則慎重非爲進取。簡汰非爲振刷。總以巧行其阻恢復之計。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當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眾。不能供一日之隳也。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成之緒。旣廢。前日之禍復作。遼廣潰時。都門光景猶能記憶否。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

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
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爲朝論。迎朝
士之意者、因借朝論以撼邊情。暗刺明議、此呼彼
應、協心力以搖當事者、而榆關之本色盡掩。此可
爲流涕者也。故恢復爲必然之策、而其要在省議
論。議論不省、事權不一、慮宋之禍復中於今也。
二月十五日、祖母王孺人卒。先生聞訃晚、且不及
會葬。與邑令王中訃書有云、某羈繼行間、不遑問



家并不違顧其所自生。未得聞先大母之病、而祇聞訃、且以遺囑、故而不得以時聞。從軍蕩子、君親兩悞、尙可視息天地間哉。惟是惠徵先侍御之靈、而屈台旌價重、敝廬、光生荒隴、則愚父子有厚幸爾。

是時、中外之欲逐高陽公者、不遺餘力。值舟師違期、實邊人嗾之、而朝士遂因以下石焉。先生答張孟均曰、十年之別、忽接手教。中外矛盾、漸不可長。

一語已透情事。師相不得行其志年餘矣。又不得去。政苦維谷。乃以哨將被陷。故成其去。弟相率歸田。感年兄愛我教我。今幸不辱命。所可恨者。從此恢復兩字無人出口。錦片山河甘送敵人。此忠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也。既又與趙明吾曰。師相自不趨朝。不佞亦必不回部。點檢書劍。相率歸田。爾三年來。事體之曲折。人情之苦樂。何堪回首。本期從麾下渡河而東。遂痛飲黃龍之廟。事乃至此。



今雖同師相歸田、夢魂猶日繞黑水白山、與前部將軍相周旋也。所手額而祝者、代師相之人、果有不改師相之臣、與師相之政、使河東終歸版圖、則不佞與師相雖歸、猶未歸也。

四月、先生同杜武庫以積病沈綿、具呈閣部乞代題、畧云、曩當敵氛甚惡之日、食焉不敢避難、遑自揣其無才。今值兵政簡汰之時、引分當自議裁、况復重以有病、無事而食之名、任留遠塞、一息尙存。

之骨、求歸舊山。

十月、閣部代題、奉旨、該部知道。

十一月、吏部題覆、回部供職。先生具呈乞題、畧云、馳驅四載、病因積勞而成、氣血兩傷、又因久耽而劇。堂劄趣赴部、先生具呈再乞代題、畧云、職稟素弱、職性好強、苟可支持、恥言疾病。而勞從此積、病從此深。及病劇而就醫、已勢重而難返。如不得就醫家山、一意調理、則玉門枉稱生入耳。

六年丙寅、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十八日、堂劄再趣赴部。

三月二十一日、堂劄復以先生陞武選司郎中、趣兼程赴新任。先生具呈三乞代題、畧云、四年戎馬、原非避難之人。百病侵尋、豈作無情之語。藥裹日以棲身、何堪問職掌。蹒跚不能出戶、何以趨朝參。事至今日、職不去此官、則有係之心情、祇以益病。卽台臺俯寬之時日、徒以重某罪、而無益於殘喘。



之萬一也。

先生抵里門、後教授生徒、如待放時、而門人日益進。

先是乙丑秋、左魏罹瑞禍、魏忠節子學伊介周忠介書至江村、時先生在遼、太公爲之下榻、啟泰先生亦來會謀、兩公下獄事、與所以緩須臾者。後學伊欲入京、偵父、啟泰先生兄啟運變姓名與俱、探知坐左公贓二萬、魏公贓五千。太公冒炎蒸、策蹇



數百里內醵金於好義者莫不響應而兩公已斃杖下。至是周公又被逮。周公鄉人朱完天爲護行。先馳至江村適先生方辭武選里居。向爲左魏謀者無可中。卽一意醵金爲完賊計。周公貧同左魏而緹騎至吳門。民大閔殺一校更不可計生。先生與啟泰先生爲措三百金而范吏部景文時謝政。先生乃貽書商之。令朱生持往。簡末云。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范公遂捐二百金及賫

至周公亦斃杖下。嗚呼、逆璫之勢、炙手薰天、邏卒遍天下、而江村距都門二百里爾、人爲先生父子危、而先生父子不之危、而亦卒不危、豈非天哉。

七年丁卯、先生五十三歲。

三月答王公永吉、有云、杜生昆季、併辱國士之知、居恒摩厲、懼玷門牆、區區病未卽死、強顏其間、時出冷語聳之。蓋先生桃李、諸杜爲良、而君異尤以文行著。

答畢公自肅有云、病廢之人、百念俱銷、自謂清江一曲、隔斷紅塵、而應門剝啄、云從塞外來、則不覺動舊遊之感。手捧入行、面談千里、尤觸故人之懷。關外城堡堅完、自足憑恃、爲守爲屯、漸推漸廣。今幸大君子在行間、必與當事者算定前後着、以貽社稷之安也。

八月、思廟御極、誅逆璫、起陞先生尙寶寺卿。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與耿公如杞書云、大名自經聖問、而人心之
夜氣乍回、國家之元氣復甦。此見聖主轉旋乾坤
手段。蓋向來人心盡死、遂令國脉難言、而重陰積
蔽之餘、非得聖主大作用、以爲宣提、何以挽陽和
於一線乎。然宣提之權、賴聖主鼓鑾之用、賴廷臣
而順風之呼、則不屬悠悠泛泛者、而專有所屬。當
是時、惟自保其不隨人之節、事勢所底、乃全操其
勝、非角一人之勝也。爲國家元氣所賴、而完聖主

問揖客姓名一段心也。

與王公翼聖書云、李道長有疏參滿桂、馬世龍、旨下部、而馬有勘處二字。夫當壬戌春夏、何等風鶴。孫公拔馬帥於稠人中、授以重任、經營關外、恢復四百餘里、使山海在重關內、不以敵遺君父憂、有人心者所共知也。卽不敘其功亦已矣、而復誣以罪耶。李疏語意從喻安性、劉永基來、蓋喻堅持關外不可做之說、以撓恢復、而劉其所嚮也、因以難



馬帥者難孫公。從前蹤跡久著耳目，而李道長與劉稱厚交，卽其疏薦喻意自可見。今日之疏亦不徒難馬帥仍在孫公也。夫當國勢岌岌，人無固志，時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身塞敵騎之衝，宗社獲安，率土受賜。及事畧定，而各恣事外之口，爲宵人快報復之私，一倡羣和，幾於吠聲。此英雄所以負戟長歎也。然所望持公論而服人心，洗前冤責後效，全在中樞之主持。曩趙率教被督師重



劾、竟賴部覆得免、則今日之事在台臺必有善爲之解者、非從馬帥起見、亦非止從孫公起見、直從國家起見爾。

是冬赴尙寶任。奉檄逾年而戀戀家山、依太公膝下、庶幾難進易退之風興。

二年己巳、先生五十五歲。

是年、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

奉委督放白糧、見各倉圯壞、而麻連之賞爲無當。

也有汰麻連議畧云、倉中實有必需之費、不及今借箸、終無從出之原。額外原有不必市之恩、不自已任怨、終無停止之日。又圯倉中有所謂張北倉者、內散堆土米八百三十五石、先生同署官窮日之力盤入空倉。有處土米議畧云、盤過土米雖有變賣之議、而估計無期、恐仍停閣。今皆嫌賤售、不官擔、終必併賤價不可得。冒嫌冒險以出求佐公家之用者、不可仍舊放下、終歸無用也。由是二萬



七千八百二十條之麻連、准價銀三百三十三兩八錢、向濫於各役者與夫八百三十五石之士米幾化爲泥沙者、皆出而待正項支銷矣。先生物望赫然、猶僕僕於吏事如此、所謂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得去者、非耶。

序同難錄、畧云、今上御極、手殲大憝、九鼎晏然、因追贈慘死諸臣、已復槩照贈銜、給與三代誥命、蓋曠典也。諸孤遂各述其先人受禍受恩始末、名同

難錄、徵弁言於余。余思諸臣受禍之慘、振瑾時所未有。聖天子恩命煌煌、令人曉然於爲臣盡節。受非常之禍者、朝廷自有非常之報。旣以慰死、兼以勸生。嗟嗟、使論忠者必不論報、是爲忠臣者必生旣備受荼毒、死復備受蕭條、天日空慘、丘壠無光、而後爲盡已忠、而後爲朝廷之所以成人忠、則忠義一路、祇爲齏粉膚髮、寂寞祖父之具已爾。夫忠義固在天性、其萌甚微、利害當前、立喪所守、况生



死乎。所以噓之使動、養之使長、全在君天下者。故曰、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然不因喪之者之毒、深、無以見養之者之功大。前此善惡倒、宇宙晦、縉紳喪節、亘古所無。至欽定逆案、凜然天討、而三代誥命之給、卽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善惡惡、不爲眾淆如此。肯持忠不望報之論、使爲惡者畢竟得利、爲善者畢竟不利耶。余按是錄、譙諸孤而與謀。皇上既有以報諸臣、諸孤能不爲先人報皇上。今

而後並期自勵、無墮家聲、乃卽所以報君恩於萬一也。請左、魏諸公子、有云、青旗取義、尙云酒不雷同。白首論心、自謂交非汎濫。問是何人之子弟、竊比授餐。思尋先輩之風流、敢爲折簡。朋從類聚、座擬合圍。

冬、兵闌入逼都城、掠畿以南。先生昌言於朝、非急召高陽、出馬世龍於獄、無可辦敵者。於是有城守議、畧云、京兵素未見敵、立營城外、恐以遺敵。根本



重地先以守爲主。而列兵城上、每垛用幾人、當計也。大小砲火藥鉛子用幾何、當計也。敵臨城遠近、施放火器用何號令、當計也。施放之法、若何措置、乃可傷彼而免自傷、當計也。守城者何以不寒不饑、何以不疲勞而樂爲用、當計也。火器何以更番、何以不忙於裝放藥線、何以善藏、當計也。此在城上者也。而城下何以供應、使有序而不窮、城中何以彈壓、使安靜而不亂、皆當計也。馬作何喂養、兵

作何挑選、如何屯扎以銷內變、如何摩厲以備出奇、皆當計也。嚴禁訛言、專聽號令、喧譁者軍法從事、則人心專、人力齊、守無不固、戰在其中矣。而號令更必出於一、多指亂視、軍所大忌。貴近耳目之臣、各懷忠義、祇可協助力量、不可分撓事權。守禦之事、一責之兵、號令之權、一責之將、天下事各尋在行人做之、聽其指授、一切建異議、創新題者、皆當報罷、而後事可爲也。巳巳之變、出石亨、楊洪於



獄總京兵。庚戌之變，宥邊將徐仁，戴綸使之立功。此國朝故事，今無罪之馬世龍，不可倣此例出之，使一調度乎。士大夫信而和之，上乃召還高陽世龍，脫桎梏，秉將篆，卒復四城，先生功第一。

三年庚午，先生五十六歲。

先生素有積痰，至是春而劇，因時當戒嚴，恥言請告。迄夏，病不愈，具疏乞歸調理。畧云：當戒嚴之時，無病而謬言病，謂之避難，固非忠臣之所以事君。

嫌避難之迹、有病而不言病、謂之貪榮、亦非志士之所以自處。奉旨、鹿善繼素著清勤、起用未久、何得輒以病請。着卽出供職、不准辭。迨秋深未痊、乃再疏乞休、畧云、卽聖明不欲廢臣、冀收溲勃之用、而臣衛生無術、自成廢人。且苦久病、不能任官、復念曠官、還能增病。辭甚懇切、允之。

九月、先生歸里。於是有臨河而歎、退修六經之志、因是號曰江村漁隱。



答姚公希孟書云、有客叩柴門、其貌淳古、似全未雕琢者。詢知爲朱完天子、相視愴然、爲設鷄黍。逡巡出手書并佳刻、生氣掩映、草廬改色。至完天以一青衿隨忠介、俎豆孔廟、人固在自立哉。大札所指、動關軍國、林居人不敢知、亦不敢問。蹣跚之影、時復自笑。卽借庇或有痊時、九死餘生、得還子舍、斷無再許馳驅之理。縱有問及者、希爲解之。太平公等在容、病夫稱鹿門隱、其位置大矣。

四年辛未、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先生病漸瘳、教授如再歸時、門人大進。先生誨人不倦、自登仕版後、在朝在野、此心未嘗一日忘。至是絕意仕進、因纂尋樂大旨一書、以授學者。畧云、周茂叔語兩程、尋孔顏樂處。樂者生人之趣、如其不樂、爲聖賢何益。而其樂處、豈沒主意的放曠、原有入手着腳的生活。這箇生活有端倪、無文字。端倪無可名、強名之曰性、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喜怒哀樂爲發竅、而操功於慎獨、此外無道、此外
無教。性無可名、強名之曰仁、仁一體萬物、而以孝
弟爲先。仁義禮智樂、其實總在孝弟。樂是樂此學、
學是學此樂。孔子自謂好學、學之時義大矣哉。而
學未易言也。學無著落、必墮玄虛。學無把柄、必墮
支離。嘗爲之言曰、着落在萬物、把柄在一心。識得
把柄、才好下手。大丈夫舉頭天外、此心此理皆同。
爲聖爲賢、在我至誠、自能盡性、其次儘可致曲。每

歎真性苦被作害、看看殆盡、可泣也、尤可懼也。心
既放、怎得不求、所以有學有問。徧天下學問、只是
謀求富貴、不謀求良心、真性不得出頭、世道喪矣。
苦海無邊、回頭宜早、認得我時、不必尋孔顏樂處。
願學孔子的、已先尋着樂處。然不憤不樂、不樂不
休、切勿以虛見承、當娓娓數千言、舉聖賢全體大
用和盤托出矣。

與諸生談業詩云、吾徒功力近何如、爭有泥筌便



當魚。搖筆已欣燈取影、會心還望水成渠。試從慧
眼窮諸相、總是浮雲過太虛。不借輪扁明點破、誰
知枉讀聖人書。

談經閒咏云、種種顛毛擁絳紗、風生塵尾大非誇。
傳經自信經無字、授筆人稱筆有花。從古原推豪
傑士、只今誰是大方家。天空倚杖看雲漢、言念窮
源欲借槎。

鹿忠節公年譜

門人陳鉉編次

五年壬申、先生五十八歲。

是年、啟泰先生命其子立雅偕伯叔昆弟來從先生學。

正月二十五日、高陽公七十初度、先生爲文以祝之。畧云、壽躋古稀、鄉人士共修華祝。以某從遊久、推令執爵、不能辭。手滌三爵、先舉一以進曰、五福



先壽而壽隨人爲量。古稱壽國、又稱壽民。壬戌春、
義帳抵闕、非先生督師、誰折八里鋪築城之議、而
以車營十二、恢遼土四百里者。己巳之變、驟起先
生於家、東便門之出、慷慨一時、涕泣千古。試思驚
疑之遼帥、豈容易來。盤踞之敵人、豈容易去。先生
功在社稷、卽國家所以待功臣者、不敢知、而二祖
列宗、實式臨之。國祚民生、藉衍無窮。敢以爲先生
壽。再舉以進曰、爲國爲民、儒者素志、而功德與壽

享參焉。先生身爲元老，未得一日安於綸扉，專從秦月漢關，分社稷之憂。其身係安危，無異汾陽晉公。然窮奢極欲，不以貶郭涼臺煥館，亦以娛裴先生。軍中六載，餐沙宿艸，寒士所不能堪，而有劍倚天，有囊貯月，師儉數椽，遂題相府。諺云：減祿增壽，此語似俚，實詣物理。敢以爲先生壽。三舉以進曰：此增彼減，乘除之數，先生豈受範圍而無所以自主者。尼父論壽本之於靜，先生自遼見懷，有千古



傳心、半夜挑燈之句、蓋自寫靜境也。此境實萬境皆空。人見先生鼎沸雲擾之際、聞命就道而神不驚、蕭蕭書劍、穿鳴笳牧馬以出而色不變。任人位置、受人揶揄而志不隳。抗天下之議、決大計而意不疑。功聽人分、罪聽人卸、以身殉國、不見知而不悔。夫驚也變也隳也疑且悔也、皆不靜之本色所變現、而陰陽之患易乘以爲崇者也。先生超然自勝、悠然自得、原是嘗藥、等於噉蔗、何害氣之能侵。

卽治軍勞苦、而形勞神不傷、神勞心不傷。故丹經萬卷、括於仁者靜之一言、而百二山河、手玉鐔非先生之蒲團耶。

是時爲一泉先生作墓誌銘。畧云、嘗按先覺之說、而推其義、覺者、沉迷昏憤之餘、冷然忽有所覺也。覺不過得其所、自有當其未覺。冥然若無、并以同冥者爲覺。惟冥而忽覺、乃知同覺者之皆冥、而登高引臂爲順風之呼。一泉范先生所稱北地之先



覺與余每入座、相與飯脫粟於茆屋下、聖經當酒、
賢傳當餽、當世之要務當絲竹、丙夜塵尾猶揚也。
范陽人士薰其德者、無少長、翕然而相親、灑然皆
知有所謂恥。青衿以踈本業、交非類爲恥、孝廉以
耽聲色、嗜請託爲恥、仕宦以媚上得官、剝下得錢
爲恥、皆先生覺之。學者覺也、孔門論學、極重改過、
覺而不改、終無覺期。不自覺、未有能覺人者。先生
早年豪宕、不無出入將刺許語、餞者曰、今日以後、

當另做人。餒者意或點綴節目、作彈冠振衣之狀、而竟斬鋼截鐵、徹底清也。偉哉象山先生曰、他人學問只是泥裏洗土塊、今須江漢以濯之。先生有焉。

十二月十九日、曾孫游生、蓋一堂而五世矣。

六年癸酉、先生五十九歲。

是年、黃適甫集樂自江右來從先生學。

作范撫軍却敵記、畧云、己巳冬、敵破馬蘭、陷遵化、



擁兵而南、遂屠良固、復進逼涿、遊騎至定興北五里。是時、下詔徵兵、人心皇皇、屬目先至者以爲命。張鴻功兵由易渡淶、甲仗雄整、未幾、潰且掠。張國泰兵祖村遇敵、哨夜退至北河、居民驚散。而范公之兵至。公時撫豫聞變、卽趨在詔目前。紀律肅然、無敢強取人一物。人指爲有莘之師。至定興、士民具牛酒迎。謂若懼敵乎。咸曰、公撫我厚、我輩未食、公不先啜一茶、誓殺敵以報。有旨、援兵先至者守

涿。公抵涿時、漏下一鼓、數里外敵騎充斥、乃大發兵北向。比曉、敵舍良鄉遁。旋聞敗滿帥兵、盤踞土城關。公曰、吾以國難、不待詔入援。因敵南下、乃令守涿、遏之。今復逼都、入衛天子、吾初心也。夜渡盧溝、接戰、斬十六級、生擒二人、獲牛馬無算、而土城關大營遂東去。余是時病臥京邸、聞難民自營中出者言、彼謀倉皇、謂范都堂領十萬毛兵至矣、人皆長鎗、多大銃。敵相顧咋舌、益以先聲奪敵氣云。



公發保定時、余子化麟迎謁於遂城、與計軍事。公一意直前、雖傾囊贍軍、虞不繼。家大人謀於鄉人士、各出粟以佐之、其名與數具公疏中。公之功在社稷、如以區區定邑頌公、適狹公。然賴社稷之安、以爲安定、與天下所同也。而就定言定、則賴公以存、定所獨也。彼時社稷無恙、而良固已焚、定之不以爲良固續者、伊誰之力與。

五月、刻輔仁社艸先生序之。畧云、爲制舉義者、各

言所欲言、獨念所操、以爲題者何人之言乎、則制舉義代聖賢言者也。夫代君父言者、卽假便宜、猶以矯制請罪。代聖賢言、而公然誣之、得無不可夫。代聖賢言、原代其意、以言得其意、政欲不泥其言。夫子曰、辭達而已矣。達意之外、無辭也。然夫子往矣、安從問其意。天下有面問而未必得者、夫人之意也、當面背面、人心山川。天下有不問而自得者、聖人之意、千載上、千載下、心同理同也。自問其意、



遂得聖賢意、因以代聖賢言。一語隔膚、吾自不快。原具之本體、見在之工夫、恢彌廣、按彌深、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特自問未易言爾。間啟其端、誰竟其說。隱隱掣之、悠悠銷之、泰宇塵封、霜毫氣索矣。願與吾黨服膺爲仁由己之旨、以發筆墨之靈。其序二集畧云、仁人心也、文者心之記籍、不按記籍、無以覈實在。而此之爲實在、非比他物之有方體、此之爲記籍、非比他文之有定在。有方體、有定在、可

以一時了當、可以獨力擔承。無方體、無定在之理、而足已自封、離羣索居、不當回迷、則中道廢爾。故輔仁必以友、而會友必以文。日與同志拈聖賢之言、各自體認、互相發明、如居肆之工、不見異物而遷焉。退而仰臥、念此日之非虛過、妻子可對、魂夢亦清、不亦仁在其中乎。卽不敢謂千古文人卽仁人、求仁人於文人、固其大凡也。序三集畧云、富貴二字、人人膏肓、而愛護遮留、不肯反勘。舉聖賢喫



緊爲人至意、於身無毫髮相干、其屈首受書、都從古戰場生活起見。腐毫穿硯、寂寞元亭、一朝得意、往往奉承軀殼結局、文中之仁安在哉。白鹿洞講喻義喻利、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晦翁服其切中、學者隱微之病、刻諸石、勉同志反身而深察之。夫義之講義猶在也、吾黨之志曾辨不。吾黨之身曾反不。試反身而辨志、其一向所喻者是義不、而所假之品是君子不、則按吾之文而仁在不。嗚呼、先

生反覆叮嚀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與陳中園書云、敝邑事借鼎周旋、危者可安、死者可生、固莫大功德矣。然思前慮後、復求所以消患於未萌、而無窮之功德更大。當今之時、貴衙門爲聖天子倚重、其權尊矣。然所以成其尊者、有道焉。祖宗設官分職、其尊卑雖相承、而職掌原不相掣。蓋地有遠近、耳目難周、故各地方事須各地方人纔知虛實、各地方人須各地方官纔好着落。從來



在京各大衙門遇事千有司人在州縣者俱行文
飭查所以防奸而剔弊也。最不宜徑提下邊人上
京與徑差上邊人下鄉上京者身無主矣下鄉者
日無天矣。敝邑只爲堅欲提人上京一節遂劾縣
令又爲徑直差人下鄉一節遂誣愚民爲兇黨并
劾縣令拒捕之名一坐兵洗之訛遂生向非賴菩
提手攀指愈多驚逃者敢返哉。縣令今閉閣各鄉
如沸動稱錦衣挈人欲與支吾又恐名爲拒捕及

束手就縛、乃刀刺火燎、如大牛村之大盜、刦財、可愕也、更可懼也。試爲貴僚友誦之、亦必有心驚淚下者。吾輩同是一塊土上人、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

修橋議云、定興巨馬爲襟、易水爲帶、兩橋并宜速成。南橋視西橋更急、地當孔道故也。近年法制屢更、徒委命於管工之手、爲民病者不止一涉、而涉之病自若。其病總在用少科多、成遲壞早。夫孔道



亟需橋梁、而非重大難辦之工、隱微難知之數也。
長當若何、濶當若何、所用條梢幾何、人夫幾何、量
工命日又幾何、豈不燦於指掌、而橋工一起、擾遍
各村、處處科派、處處賣放、日日叫囂、日日遷延、一
橋爲鼎、而萬家之膏血聚而成烹、民滋病矣。然且
窄且薄、冬已深而始成者、往往春未至而遽毀、人
皆歸咎於水手、而不盡然也。別有爲之虎者、而水
手其俚也。襄陵李公在任時、兩橋之費取足於河

淤錢糧、橋梢橋樁俱不以煩里下。水未寒、橋已成、水將漲、橋始撤。所撤梢樁堆兩岸高阜、以待再用。民有願領者、乾梢一斤、償濕梢二斤、然不以強也。萊陽宋公因之。西華胡公嚴爲督、橋益堅完、民知有橋之利而不知有橋之害者幾二十年。淄川畢公以板易梢、作房貯板、所積條梢盡廢。洎畢公去、板亦歸烏有、房且隨之。夫用板費多而難保、不如用梢爲便。用梢莫若遵襄陵之法。



九月十九日、雨後題菊云、觀全節於晚、藏奇正在常。五行金貴秀、萬葉菊清香。蓮後存周爰、梅前引孟忙。逢秋週甲子、遇酒更重陽。猶喜催花雨、不愁凋葉霜。愧余非靖節、滿把意何長。爲社友杜騰江六十一歲稱壽也。

七年甲戌、先生六十歲。

是年、先生門人大進、充塞寺宇不能容。鉉同兄銳奉父命受業焉、躬逢其盛。先生談經悉歸自己身。

上論文悉入作者意中、鉉日聞所未聞、始知聖經賢傳皆我註腳也。

三月、高陽公刻前後督師紀畧、先生爲之序。前序畧云、少師愷陽先生以閣臣掌樞、旣而閱關、復自督師。前人大壞之局、以身承其後、一接手而天下事實不可知、然使上下中外憫其危而偕爲助、卽不助而任其自爲之、猶爲危中之安也。而三年情事爲何如、蓋振武瀆、寧前焚、天下倚命於一牆、惟



關之不保是懼。先生無一念不在守關，卽無一事不在復遼，而滿目荒涼，無可因之緒，再造爲難。且人心寒於累敗之餘，感發未易。先生作用若遠若近，若晦若明，大約不出實實算竟局之着數，虛虛提全鎮之精神二語。朝士恐其以復遼之故，至於不能保關，而孱胆之邊人，遙爲之應，抑掄日至。復有點者，騰虛冒之謗，以清餉寓銷兵。又屬有逆節，交構宮府，不無心思。先生通州請覲，疑爲晉陽之

甲、嚴旨夜出、去不旋踵。是時先生之危滋甚、而邊事不可爲矣。承望之白簡、日以關門爲題、舉先生所招集簡練、修築屯防、如繡之金湯、如雲之師旅、而議汰議撤。復因接難民之役、暗諭水師違期、而明以哨將之陷逐先生。先生去而敵入犯、寧遠挫之以守。再犯挫之以戰。山海宴然在重關之內。先生之以復遼爲守關、乃暴功實於天下、而非先生之身履極危、烏能有此。雖然、使身之危祇在圖安



社稷之時、至社稷安而身與俱安、則危猶未危也。惟安社稷之功、既暴於天下、而人心之山川愈出愈奇、以寸雲蔽日、雖水清石見、無損於先生、而當紛紜時、岌岌殆哉。從來重任者、重禍之會、大功者、大罪之鄰。學事君者、欲得其詳、先觀其畧。後序畧云、愷陽先生初督師、抗天下之議、以復遼爲守關、再造河西四百里、霧列雲屯、十二車營、聲靈薄全。竟以通州請覲、中逆璫之忌、逐先生而易置其

軍至東兵相繼入犯。先生所置戰守具連挫之於寧錦、山海不驚。社稷無恙。人始恍然知守關莫善於復遼。然所稱善者謂敵從外犯可恃遼爲屏蔽。豈意變出意外。敵從內犯。竟恃遼爲驅除。已巳之變。敵薄京城。列柵不攻。意在坐困。復乘遼帥之驚逸。冀入穀中。跨遵化。永屈指透關。先生遲一日至關。關且無一人。卽有關而敵擣懷中。向所設以外禦者皆失其據。卽可據而非背擁四百里爲根腳。



併力西向、能以卑薄一墻禦之乎。故國事至遼帥驚逸、已不可言。先生據便宜行事之旨、檄馬帥追及於南水關外、宣布朝廷威德、遂定入衛之期、而非前督師時抗天下之議、以復遼土者、用遼人恩威操縱、有以大畏梟雄之心、又烏能於其驚逸走險之時、使就我乞生、乃爲我效死乎。說者謂朝廷起先生太急、至不容具辭、事變迫先生更急、至不及瞬目。先生應急若暇、比前督師着更奇、烏知無

一不從前着中來也。先生原以邊患起、旣騰露布、隨乞骸骨、不許而強益以撫。一柄兩操之苦、於前督師備嘗之、而所置撫以有所受意、明與先生衡。先生以牘以疏、請避柄於撫、復不省、至有大凌之。事。夫柄一則辦遵永而有餘、二則辦大凌而不足、此千古得失之鑑也。然社稷安危係遵永、不係大凌、先生分遵永之功於人、而專大凌之責於已、返其初服、自勞自慰。蓋人臣事君、辦百事不如辦一

大事、非係安危不足當大事。得於此處竭股肱之力、成敗利鈍俱可不論。先生前後俱以督師行邊、又俱在社稷安危之日、雖人心如面、受盡抑掄而竟徼社稷之福、轉危爲安、於咄嗟指顧間、先生樂哉。

啟泰先生刻孝友堂家乘、先生爲之序。畧云、余之文啟泰深矣、家乘六種中、皆有余筆。蓋嘗統觀之、而識人自有父母、生時肫然一念、是人自具之太



始不必從黃虞問古道也。因識天下人同有父母、生時肫然一念，是天下人同具之太始，不必按墳典想古風也。以同此心之人，每歎人心之不可知，以爲古道之不可見於今日。試反之，吾心可知否，吾自具之太始曾見否。以按家乘，孝友自是至德，而啟泰之孝以廉見難，啟泰之廉以貧見難。仲尼之賢顏回，謂人不堪其憂，此至聖勘人實境。孝廉於世法儘可不貧，而啟泰之貧又以可不貧見難。



辦得此難、無所不易。黃侍御鶴嶺力薦於朝、請行
辟召、固謂孝友之卽爲政也、而孝友堂豈以窮達
加損哉。余只取當人心如面時、猶有此地此人現
父母生時之一念、因使凡生於父母者、各以其生
時一念相往來、則太古未嘗一日不在目前爾。

是秋、高陽公題先生認真草、畧云、伯順翛然清遠、
衷貯峩眉姑射。至其駕馭長材、堅挺大節、招不來、
麾不去、真有古大臣之風。當其矯發金花也、畧掾

環請曰、非專責、何苦認真、獨煩一推署符爾。余快此語、掾摹天下諉譁不任者、故題伯順所著十五種書曰認真草。夫真起於別廣而認真又起於廣之笑真、卽如今天下談兵、媒進者廣爾。乃若屣銓司、馳塞上、對強敵者三年、習十萬兵、攜六七大將行十城百萬中、同二三友人恢四百里封疆、使敵耳帖徙幕、同進者旋據大位、而身不拾一級、恬如也、將無真手。其護死忠諸君子、他人危之、伯順不



危而亦卒不危。卽金花逢上怒，大司農手戰落出
恚語，伯順自若。韓稚圭不與人胆乎。余每題伯順
真才真品，伯順亦稱肝膽患不真，故其衆推獨任，
衆趨獨辭。惟是真肝膽而所至析利弊極精，酌古
今極細。其夜思而旦營之，坐畫而立斷之，行所見
極決。其與正人合，如金如石，極堅且久。口不騁黃
馬劇談，卽千里赫蹏，率真手奏。其所許與錄列，若
所扶孤，減賦，洎司農司樞司奉常光祿中所執奏，

行一意有少利、歸官歸民、真砥其身爲公家有而不敢私。蓋伯順集不問苑枯、途不辭險易、力不程輕重、任不類利害、以真心用豪傑之才、氣沉而神潛、安得有私。方今日月中天、黎丘不幻、而或不識吾真。余得持認真艸北折蓂之愛乎。

九月、刊認真艸十五種、旣成、一金花始末、一馬房本末、一籽粒本末、一扶孤始末、一篋餘、一農曹艸、一粵東鹽法、一福建鹽法、一讀禮艸、一待放艸、一

典餉艸、一樞曹艸、一榆關艸、一再歸艸、一奉常艸。不以文類分、而以時地分。此時之遭際、此地之經營、無不列如指掌、善觀者當自得之。又有無欲齋詩及塵談二種。

答馬滄淵書云、貴鄉事誰爲之、誰壞之。壞至於不可言、而驟以屬門下、不亦難乎。門下咄嗟指顧間、振積衰之士氣、挫長勝之狂鋒、古人所稱立變旌旗之色者、未必過此。王撫軍稱門下以恢復遼薊



之功、保護桑梓。不佞讀之、爲門下快心。人臣事主、有此褒稱、不枉生天地間也。旣慶朝家有福、得此長城、而推孫相國以人事君者、復波及於不佞、區區何敢貪天功耶。

先是乙卯冬、周忠介自福州以詩扇貽先生、其詩云、一別都門歲歲更、天南天北不勝情。秦關戎馬聞時急、閩海風濤見欲驚。意氣獨留三尺劍、夢魂常到百樓城。浮名顯晦非吾事、何日重申松柏盟。



相思懷抱向誰開、目斷衡陽鴈不來。三十功名淹
海國、百年心事弔荒臺。壯懷已覺愁中盡、薄鬢偏
從病裏催。世路行藏須努力、月明北望轉徘徊。已
而失去、其家稿又自焚於被難時、先生每言之、不
勝千秋之感。至是從馬公潔腹笥中得之。先生喜、
而有詩云、忠介遺詩何處尋、每於憑弔費沉吟。誰
令亂後文無害、偶借閒中客有心。延水不殊重合
劍、廣陵猶是未亡琴。騷壇漫自傳詩話、此夜新添

擲地金。同人和之。因題曰尋聲譜。

十月十二日爲先生六十初度。門人張于度輩謁高陽公求文以祝之。高陽公因歷述先生父子祖孫懿行而括之曰。舉家貪於爲善。先生在關時。將佐有以餽遺嘗者。痛絕之。至形諸榜示。或輦而致之家。太公復峻拒。後解元之關。門省覲。未抵關而迎候者接踵。又悉卻之。於是翕然共頌濟美。爲當世所無。蓋一節而全體具。故云其所爲文。大抵發

明耳順之義、謂耳順根於知天命。真意淋漓、可稱傳神寫照。

八年乙亥、先生六十一歲。

正月、先生之高陽祝少師愷陽、先生有詩云、間濶龍門已數春、相逢猶是舊精神。閒情隱約安危意、和氣氤氲社稷身。鐘鼎功成心獨苦、乾坤眼到品誰真。壽觴此日推先舉、還待當年入幕賓。

是夏、刊說約。先生自引其端、畧云、孟子曰、博學而



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使博約可分爲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爲博、又何必約。故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賢有成法、事理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聖賢成法、皆出於活法、成法其當然、活法其所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成法皆死法、且以博學而成畔。中庸論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有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者、



不得不借之有文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字者、以求其所無文無字。故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爾。說約而曰反者、反其所自始、千載上、千載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孟子之說本於孔子。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理也、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孔子以博文約禮鑄顏淵、亦就顏淵自有之理鑄之。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認我、卽孟之所謂反也。吾懼學者不味反之義而

止以論說當之、則不約滋甚。夫讀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比之於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卽云反求之心、而一切着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見、虛爲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賢之言、隨其所指、居上爲下、在邦在家、利害死生、辭受去就、無不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質對、如涉水者之淺深、自酌、如飲水者之冷煖。



自知。決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則聖經賢傳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約在焉。顏子復禮。其目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此。又有詩以紀之云。說約何來苦欲鐫。約從說覓已紛然。支離更烈秦人火。奇僻尤深揚子玄。飲水憑誰知冷煖。傳燈枉自論機緣。澄心默倣延平坐。體認原於未發前。然則先生之行在認真州。而先生之學在說約。行與學、

果可歧視之也耶。

邑人公舉名宦鄉賢者四、侍御公與焉。先生致書
邑令鍾曉開云、憶艸堂藉寵時、因詢及北祠堂祭
章、遂陳敝邑之闕典。有真名宦一、真鄉賢三、而俱
未入祀。隨致道待人行之意、荷蒙當下首肯、今果
然矣。先大父旣膺燹廟、追旌范馬兩公所治之地、
俱入名宦。胡芳字父母、專祠致祭、已踰二十年、理
無疑於從祀。曩惟不及時舉行、日積久、人積多、懸



久定之論、晦斯文之色、而待今茲之發明於一旦、
劃然天開也、道待人行、信哉。

序張公鳳翔石藥集畧云、江村漁隱得石藥集反、
覆讀之、喟然歎斯文之有在也。孔子去文王遠矣、
而曰文不在茲乎。茲指吾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文王之心至今在、而斯文於今不知其何在、有所
以奪之使不在也。蓋心而在焉、隨其所居之位、或
上或下、所值之世、或治或亂、皆有經常不易之道。

因分自盡、所以奪之使不在、而視當盡爲不必盡、且假似盡之迹以文其不盡者、總不過利害兩端、而死生其大焉者也。孔子論君子不去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生不生事、小仁不仁事大、學不透死生、關終不足語在茲之文。然非履死生之際、則其了死生者不獨人疑而已、亦未信到得了死生於死生之地、其精神境界較未履其地之前必自別。蓋



刮磨不盡、本體不瑩、而論刮磨於有氣骨之豪傑、
不極之死生之地、終不得盡。孔子論斯文、而獨承
文王。文王之易演於羗里、則文王之所以爲文、受
羗里之益爲不淺。先生旣蒙君恩、集家慶矣、其作
聖之功、必別有天地、無言自勘、視未演易時淺深
爲何如。敢效集中高唱、勉押三章。萬法枉分別、只
須一念切。大地耀光明、無非羗里月。無別亦有別、
強切更不切。火中不開蓮、水底空撈月。千秋月無

別見有切不切。人是死中生、景非水中月。

先生每至秋冬之際輒喜夜坐論文、因而論學。嘗曰、天與我一點靈根、是人之所以爲人、而卽天之所以爲天也。天之所覆亦無不覆、地之所載亦無不載、故曰萬物一體。白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謂之性主於身、謂之心一而已矣。此一點靈根、是合下生成、歷劫不化底。雖當剝蝕之後、一提便醒。人能於知痛知癢



時識其端倪、便覺魚鳥皆親、當時離地三尺。

又曰、學字原有正經註腳、大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爲頭腦、以天下國家爲着落、以誠意爲樞柄。誠意只是慎獨、此外無學也。中庸天命之性、卽明德也。天地萬物、卽天下國家也、而戒慎恐懼、同此慎獨。孔子之所謂學、卽子思之所謂教也。論語動言仁、卽性也、卽德也。孟子動言心、卽性也、卽德也。說德說性說天命、不似說心更易醒人、而又恐人據當

下之人心以爲心、故又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乃性也、乃德也、故虞廷不能不以人心爲心、而必曰道心。政見人之所以爲心多非本心、須用精一、乃執厥中。精一何處用、所謂慎獨也。故聞見莫非學而不實用、慎獨之功則考究記誦、延平以爲玩物喪志、謂其於本心實際無干也。

又曰、身處天下國家之中、與相感應、心當物感時、便起一意以應之。其應之或欺或慊、瞞不過自己。



所謂知也。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實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安、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自其在物上應底曲當、謂之格物、自其徑行了所知、謂之致知、自其不欺了初念、謂之誠意、自其還復了本體、謂之正心。故四老偶舉其一、而一時俱到也。又曰、人自生後、日被憂悔懼三般困倒、落得箇窮也戚戚、達也戚戚。苦海無邊、回首宜早、就世出世名教中自有樂地。周茂叔教兩程尋孔顏樂處所

樂何事、政是洙泗嫡傳。無欲故靜、是撥開羣陰、扶起孤陽的本領、在世界上討着落、而非逃之虛也。樂從苦中生、莫落俗塵、尤忌玄徑。

又曰、除了接人處事、何處討本性着落。除了戒懼慎獨、何處討復性工夫。四子書中、總發此理。

又曰、學不在人倫上討實際、要學作甚麼用。學者須要輸心拌死向這上面求足色、纔不枉稱學生二字。孔廟從祀、該用古來忠臣孝子、纔接得這條

脉。

先生嘗自敘其學、謂既讀傳習錄、後發志願擔起這擔子、力破流俗、一點一畫、絲毫不敢假借。既見信於天下、然後漸漸寬綽將來。到如今、事到跟前、亦不大費安排了。蓋先生終身學力在於慎獨、精神無一時不內斂、眼光無一時不內照、其純亦不已、與日俱新者乎。

九年丙子、先生六十二歲。



正月、偕啟泰先生之高陽祝愷陽、先生有詩云、入座春風娛景明、年年此日祝先生。四邊有使詢安否、九鼎於身繫重輕。且向江湖藏劍影、閒從蘭玉聽書聲。也知綠野膺全福、望治蒼生另有情。

三月、鉉與兄銳應童子試。鉉以一名、兄銳以六名、並入學。先生賜聯云、學海津梁誰獨步、詞壇鞭弭讓連枝。志喜也。

五月、與陳中園書云、夏來與諸友講業槐亭、人謂



蕭然塵外、弟曰出塵在心不在境、京塵中自有出塵人、則髯僧是。粵公詠菊見寄、其意深矣、何敢當。不揣以詠梅答之、惟轉致梅花。詠云、江南春信至、把玩有餘情。桃李推先輩、竹松讓主盟。素姿偏傲雪、別味更調羹。濟水誰能食、知音想晏嬰。

先生著黃帝鑄鼎說、畧云、世俗欲寵異聖神、而不以其道談黃帝者、始於禽蚩尤、而終以鑄鼎騎龍之事。夫謂蚩尤能雲霧、帝禽之於涿鹿、事亦神異、

而猶在六合以內也。鼎成而龍迎，則六合以外矣。六合以外，存而不論，胡五峯斥爲妖妄，宜矣。然旣爲妖妄，則寧直不論，併當不存，何鼎湖弓劍猶在筆舌也。天地間有事有理，理與事無兩體，而善言理者託諸象。易之妙旨全在象，象不奇，惟則義不現。蒙莊內外槩皆寓言，荒唐恣肆，無非常理。吾不謂黃帝不鑄鼎，吾不謂黃帝不乘龍，特由其象而推其義，則所謂鼎豈真首山銅、荆山鑄，所謂龍豈



眞有髡可垂、復可拔哉。黃帝之世、去洪荒未遠、旣平寇亂、始立制度、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此鼎之規模宏遠矣。易穴居以宮室、易結繩以文字、易皮革以章服、此鼎之取精何多、用物何弘也。而和氣氤氲、民生樂業、鳳巢麟遊、孰不仰龍德變化耶。故天子之鼎與士庶異。士庶之鼎以五金爲質、兩其耳、三其足、火候到、成色純、鼎成而五味可調。天子之鼎以萬物爲質、二氣爲耳、三才爲足、文武爲火候、

太和爲成色、鼎成而萬世永賴。居此位自宜鑄此鼎、有此鼎不患無此龍。鼎而無益於民生、廣鼎也。龍而無關於主德、畫龍也。則黃帝之鼎、非萬世所共染指之鼎、黃帝之龍、非萬世所共仰攀之龍耶。此義不明而鼎成龍至之說、遂爲方士所附會、令人望綵霞而生、結攬鼎湖一區、以烏號起波。夫使天子之鼎而祇以此見奇、白日昇天、何益於事。此陳希夷之所以對宰執者、知宰執可知天子矣。故



以鼎成龍至爲實事、欲寵異神聖而實卑之。知其爲寓言、則有熊氏之本色與天無極矣。要而論之、執寓言爲實事、三皇五帝之史可存者有幾。女媧氏不補天乎。天非人可補、尤非石可補、此何待言、而裁成萬物、輔相天地之義何居。則補之爲言、卽贊化育所不及、而石名五色、取義於五行甚明也。煉石可以補天、鑄鼎可以乘龍、得其義者自可不疑於其象、且謂非是象不足以見是義、安得以爲

六合外存而不論哉。大哉、黃帝繼羲農而開堯舜、實以六相共鑄此鼎也。堯舜親賢爲務、固是嫡傳、人主之職、原在論相。世主橫襟談鑄鼎之烈、而不得調鼎之人、或誤以嘗鼎之人任調鼎之事、至折足覆餗、猶侈然以攀鱗附翼自命也。天下豈患無六相哉、在以黃帝之論相者論之爾。

又論時人謂之勲格、畧云、唐改世族志爲姓氏錄、媚武氏也。志成於太宗、升降去取、史稱允當、政爲



其貴士流耳。許敬宗改之、而以官品爲次第、至有軍功之士卒得預士流、意爲媚武氏而不盡於媚武氏、蓋受意於武氏而爲之者也。武氏卽藉敬宗之力以立、而心知爲士論所不與、又明知士流爲天下之所榮。氏族一志、清濁迥分、卽中材之人讀之、亦興爲士之想。士也者、行已有恥、希賢希聖之謂也。希賢聖、自不愛富貴、人至於不愛富貴、則朝廷無所施其籠絡。士論日清、士論之所不容者、必

危武氏。中夜徬徨而以爲深讐者、莫若士流讐之、則思有以除之。而其流隱然係人倫之重、又不可以獨力勝、莫若合天下不士之流以抗之。顯抗於外、勝負之數猶未易分、莫若合清濁爲一流以溷之、而以富貴提衡於其間。夫無恒產有恒心、非士不能、然挾士之實者不多、而欲獵士之名者不少、其所徘徊於富貴之旁而不敢就者、政爲士流爾。今富貴之外無士、則欲爲士不得、辭富貴而朝廷



之所以提衡者、乃有權矣。故氏族志一改、而天下之耳目改、天下之心志亦改、唐之宗社亦隨以改。武氏他日純以富貴收天下躁進之士、而復以刀鋸待其敢自外者、天下靡然不復知有羞恥事。舉世無一士、而武氏遂終其身無纖芥之患、其作用之微權、已逗於氏族志之一改。故曰、敬宗受意於武氏而爲之者也。改士流者、改唐社之先着也。雖然、唐社誠改矣、士流果遂改耶。未也。史臣之言曰、

時人謂之黜格。反覆言外之意，似榮似辱。若莊者
謔，則士論自在焉。天子之尊，爲其能改物也。而官
不官，物也。士不士，非物也。天子之權，能使貧者立
富，賤者立貴。能使俳優拖青紫，能使厮隸爲公卿。
能使宦寺踞台鼎，而不能使不士者爲士，何也。他
物可改，而士類不可改。此之爲物，根於天命，竅於
人心，冷然於世。故物情之外，從堯舜賜氏族，向孔
孟定品級，而非從朝廷受除目者也。卽明明在上、



亦惟藉士論以重除書、非敢謂士以除書重也。誰謂士流可徵天子之命得預哉。紀僧真請於其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所復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其主不自命、使詣江謝。紀甫登榻、江已移牀、喪氣而退。曉然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此得預不得預之說也。下上千秋、影樣接踵、人主自爲社稷計、卽操改物之權、政欲留此不可改之一流以培元氣。而士流自爲計、尤當堅其不受改之

一念以障狂瀾。當僧真奉命而詣，天子固以試江謝，使江謝有必保其富貴之一念，前席不暇而移牀哉。僧真氣喪，而其主亦意阻。至今讀移吾牀遠客一語，壁立千尋，鳳翔萬仞，天下豈少紀僧真之徒哉。唯患士大夫非江謝爾。不江不謝，則許敬宗而已矣。

六月，鉉兄弟方畢入學事，負笈往，日厠講堂，聞所未聞。至七月上旬，圉人不戒，兵闌入。十一日，鉉父



召鉉兄弟歸、先生始知有變、憂形於色。既而邑紳造先生廬、請入城爲守禦計。先生曰、年來中原士大夫非望風而走、則髡髮以降、其實恥之。於是別太公、卽偕諸紳共車去、未嘗入與家人語。顧邑令病危、百事無備、先生晝夜拮据、倡以勇敢。十九日、鉉謁先生於察院廳事、先生坐少東、二三老吏羅立、先生據簿執筆、俯首揮不輟。諸紳充溢兩傍、博者言博、奕者言奕而已、未有一人伺先生所爲者。

嗚呼、旣拉之同舟、而不復與之同心、亦獨何哉。先生部署方定、而兵薄城下矣。時二十二日也。先生曩所討論於遼左者、無不思試之於今、相持至二十七日、敵肉薄環攻、城陷、先生死之。嗚呼、先生之學、於斯益見矣。居恒嘗語啟泰先生曰、我輩學問、須打破死生關頭、纔能無入不自得。則先生之談笑入城、城陷而死、殆其日用常行乎。人或疑先生可以無死者。夫先生非守土之官、固無死法、而



先生當城亡之會、亦無生法、何也。城旣破矣、除匿
省井外、則跪而乞髡而降耳。先生平生做人、一點
一畫、未有絲毫假借、顧當顛沛、而不於是偷生苟
免、以與庸眾者伍、何以爲先生。生不生事小、仁不
仁事大、嘗於序石藥而言之矣。所可悲者、向也樽
俎之間、制敵國之命有餘、今則畢智竭力守一邑
而不足、豈時勢之不同耶。然則果誰壞我長城而
貽之戚耶。是時、啟泰先生在容城、解元奉太公往

依焉、鉉舉家附之。八月一日黎明、容城被攻甚急、晡時傳定興失守、其夜解元縋城奔視、鉉兄銳隨之。比至、從一泉先生子懷洙得先生遇害狀、遣使馳報太公。太公聞而義之、援筆爲諭曰、爾父求仁得仁、死亦何恨、爾不必作兒女子態也。太公其明於大義者哉。

九月二十一日、禮科王公正志疏其忠義以聞、奉旨該撫按查議具奏。

十月、長孫盡心舉順天鄉試、人謂蓋有天道焉。

十一月三日、解元奉先生喪歸諸江村里第、高陽公撫棺長慟、祭以文、復哭以詩六十四首。其文畧云、嗚呼、公死矣。公不任兵而死兵矣、公不任城而死城矣、死何獨公也。嗚呼、師武臣不戰當死、大吏擁兵不戰當死、大司馬奉命不戰當死、而公獨死。州邑陷、有望而去不死、髮而逋不死、髡而降不死、泥首乞憐不死、而公獨死。公何獨死也。嗚呼、人



心之離合、關天下之安危。試簡一城之中、士大夫
幾人、生幾人、死幾人。生何以生、死何以死。以生死
之寡多、驗離合之大數。卽綢繆亦可寒心。况倉囊
曾不滿志。嗚呼、公安得不獨死、死安得不獨公也。
嗚呼、稚圭之膽、運豪傑之才、武鄉之心、竭股肱之
力、何渠不可用世、而以公獨死乎、以死獨公平乎。予
方擬公以其生起天下之死、而公先以一死回天
下之生。予旣爲公之死而悲天下、寧無爲天下之



不死而悲公。嗚呼、公真死矣、痛哉。予爲天下哭公、而寧哭吾私、痛哉。其詩序畧云、予旣知伯順在城、而聞城陷、曰、噫、伯順死矣。噫、天平死、伯順矣。世人利害之屬、有窮通得喪、有毀譽成虧、至死生而極。予向固知伯順之一窮通、齊得喪、忘毀譽、渾成虧也。今乃親覘其不二死生矣。悲夫。全師議成、重兵不戰、乃起患。何人當患、何人居平、不以人料、備而亂成、乃畀之其人。倉卒以責其成、而又百掣其肘。

纖兒効睨、不樂其成而幸其死、伯順其一也。迺隨筆爲章、有哭伯順詩、同心之言、字字淚下。

十二月二日、刑部郎胡公向化復疏其忠義以聞、奉旨、撫按查明、速奏該部知道。

是月十二日、堊先生於侍御公墓側。四方會堊者幾千人、及門士泰山梁木之感、扶柩而哭、皆失聲。遠近來觀者、莫不交涕。營堊畢、解元匍匐詣京師。至丁丑二月十五日、上疏請卹、畧云、臣父起家進



士、筮仕農曹。矯發金花被謫、光廟賜環、復入樞部。天啟間、贊輔臣幕畫於山海、忤逆璫歸。荷蒙皇土龍飛、起陞尙寶寺卿、尋陞太常寺少卿。臣父方圖報稱、旋以病請回籍村居。去城三十里、奉親課子、不入城市。忽圉人不戒、邊幕指畿南、臣父念邑當涿南、保北、當如睢陽之障江淮。且年來多故、忠義風微、逋免髡降、人心盡死、非不知孤城難守、老親當念、誠不烈桑梓、迫存亡之會、朝廷無仗義之臣。

臣父入邑時、禍旣剝膚、人咸驚骨。土堞初完、陞池正涸、烏合未練、枵腹不果。兼以邑令嬰疾、而機事奏成於令幕、軍法不振於鄉紳、口威不威、口惠不惠。亦旣鞠躬、終遭掣肘。此時臣父孤憤難伸、惟誓此身與城存亡而已。二十二日、衆已魂搖、敵且肉薄、或數十騎狙伺、或數百騎猛發、或連日六七攻、或連攻六七次。所幸衆礮齊發、六羸同遯。無何、二十七日、乘破遂之餘、合屯涿之衆、勢如風摧、箭如



雨注。臣父親守南門、鼓勵各面、自辰至未、敵矢幾絕。忽有從東北隅上者、一隅驚潰、大勢不支。臣父端坐南門、敵至、提刀索衣。臣父瞋指大罵、敵怒、狼砍三刀。臣父罵不絕聲、復射一箭死。臣父四載榆關、敵所素懾、一聞其名、卽併力合攻、勢在必下。臣父以未練之卒、不料之備、獨堅必死之心、眾厲無生之氣、捧一堞以塞驚波、借杯水而撲狂焰、以投閒之吏爲朝廷、以抱病之身爲鄉里、力竭城摧、人

亡家破。臣父以散地空拳、抗兩城合力之鋒、而以忠死義。與關臣王肇坤之乘驄擁豸、力屈死官、其忠則同、而臣父更苦。假令城盡、臣父之熱腸一隅可保。假令人盡、臣父之忠膽九塞可寧。是臣父爲一城死義爲小、爲天下大義死忠爲大也。旨下所司議。解元遂以鬱疾卒於臘後、人稱其孝、而恤典之隆、則未及目睹、傷哉。十一月、撫按勘明奏聞、大約據本縣申文以請。奉旨、該部覆議具奏。其申文



云、卑縣訪之士民、具稱邊警初聞、在城鄉紳爲守城計、有原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學希賢聖、心起經綸、昔從樞輔榆關四載、恢復五城七十二堡、借籌居多、則兵事其所素諳。於是眾議請入城中、共圖守禦。本官慨然命駕、卽於七月十三日入城、急爲部署。括城內民夫、分汛守堞、不足則兼以鄉民之近城者、提忠義二字、鼓厲人心。每夜親巡周堞、撫循慰犒。然無米之炊、巧婦所難、况鄉紳手無事

權、易生掣肘乎。規模方定、而敵至矣。二十二日薄城下、急發火炮擊之、暫却去。自是或數十騎、或數百騎、日來攻擾。城上奮力射、打敵救死扶傷、且有棄去馱載者。二十七日、乘破安肅之勢、更合數千騎、擁雲梯十餘架、四面環攻、亂箭射城、攢如蝟毛。本官守南門、鼓厲各面之守者摩厲、以須砲矢齊發、殺傷甚多。自辰至未、敵矢幾盡、不意有從東北隅上者、一隅驚潰、大事遂不可爲。滿城屠戮、慘不



可言。兵至本官前，索所衣。本官端坐叱罵，砍三刀，復射一箭，遂遇害。看得本官品高，追古才裕，救時寧淡禔躬，無妄言，更無妄動。真實任事，不愛錢並，不愛官。自郎署以陟清卿，歷任皆盡其職掌。本道學而兼經濟，當代槩推其品流。請遂初服，日依子舍，共愜英才之樂育。何期烽火之驚傳，糾眾同仇，秉心自靖。眠食俱廢，空勞借箸之籌；兵餉兩窮，誰憐無米之爨。孤城坐困，援旅不前，至於灑泣登陴。

誓甘效死。厲聲罵敵、義不偷生。氣凌白刃、卽親在而不難於許身。節凜秋霜、雖城亡而無慚於報國。國家凡遇殉難諸臣、其贈廕祭墓俱有成例。本官生爲道學主盟、死爲封疆立節、與在城而不得不死者不同。應得卹典、在廟堂自有公論、非卑縣所敢擅擬者也。至戊寅二月、樞臣楊公嗣昌覆奏曰、原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養疴泉林、甘貧樂道、菽水事親、以承歡、敝袍聚徒而講學、若將終身焉。一



旦聞敵訂畿輔、使其子化麟奉其父山中避難、而躬馳入定興縣、率眾爲守禦計。蓋不獨城存與存、效斯民勿去之義、而且欲人戰家守、折強敵南下之謀、其素所蓄積然也。奈值縣令頽靡、眾心離潰、其事與願違、止於慷慨罵敵、手持衣帶而死焉。殆若有不瞑目者。雖然、自野之邑表殉國之專、留子侍親、慰忘身之恨、善繼之所以死、蓋不啻其難其慎、而亦幾於仁至義盡矣。撫按勘明、請卹、臣尤悉。

其生平似當於照例贈廕之外、仍特建祠賜諡、以勸忠貞、以風頑懦者也。奉旨、鹿善繼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仍建專祠賜諡。未幾、禮部署部事左侍郎顧公錫疇復疏請曰、查大明會典條例內一款、凡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恩典取自上裁。看得贈大理寺卿鹿善繼卹典一節、爲照本官夙負清望、其爲鄉評士林所推譽非一日矣。邊警突至、遂毅然以登陴、倡率自



任並矢效死、勿去之誼。却衣罵敵、正色受刃、視古書紳成仁者、何以加焉。方其奉父避難、已逆知其勢難倖全、而卒守孤城、捐軀不顧、報主之忠、全親之孝、兩兼得之、誠可維風教而厲臣節者也。奉明旨贈廕、仍專祠賜諡。榮綸所加丹魂、應感泣重泉矣。按以卹例、合無與祭一壇、造墳安墓、但恩典出自朝廷、恭候命下、欽遵施行。奉旨是。鹿善繼准與祭一壇、造墳安墓。嗚呼、卹終之典、有加無已、蓋論

行核品而不特以死事也。雖然、鉉猶有憾憾者何。陽明崛起姚江、直接洙泗嫡傳、尼山之奧因之以窮、尼山之覆因之以發。傳習錄一書、洩漏天機盡矣。陽明之後、其道在念庵、念庵之後、其道在先生。念庵之於傳習錄也、奔假而手抄之。先生之於傳習錄、索之侍御公、按吳時洞見源本、身體力行、庶幾光大陽明而不第紹述之已也。假令陽明南面而享天下之崇報如文廟比、則二先生配享如顏、



曾比、而龍溪緒山諸君子應退處其下爾。蓋其一
生學力設施悉根於天命、天命之性隨處而在、隨
時而在、絕無道德事功之分。如先生借金花履危
關、及前後之隨地盡職、使得展厥底蘊、而天下國
家有不均乎。故先生之均天下國家也、人皆信之。
先生初以忤旨歸、再以觸逆璫歸、三以疾歸、而絕
意仕進、其澹然於爵祿如此、故先生之辭爵祿也、
人皆信之。先生居不在城市、身不關職守、而登陴

倡義蹈死忠、故先生之陷白刃也、人皆信之。雖然、信其均、信其辭、信其蹈者、迹也、而抑知咸有不睹不聞者、以主於其中。然則皆先生之尋常、皆先生之日用、中庸不可能、而惟先生能之也。先生之文發自性靈、而其詩深得三百篇之旨、常恐世以文人詩人目之。自國家以辭章取士、舉世皆謂舍此別無功名富貴之階、故文人詩人四字、世不輕以許人、而人得之輒以爲沒世之榮。抑知富貴功



名外、更有所謂道德者乎。故平生無書不讀、而更
深心於語錄。嘗欲纂諸儒論著、彙爲一書、而未竟
也。所已抄者、陽明二冊、象山一冊、念庵二冊。蓋先
生所北面者、陽明也。所比肩者、象山、念庵也。故選
三先生書最先、而抄亦最先。其餘濂溪、明道而下
皆有選、但未及抄而散佚爾。然則先生之爲天地
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者、其用力得力、不可槩見乎。先生之誘我及門士

者、亦惟向此一路開發。嘗談及箇中、則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此所謂語上也。此段工夫、不受人知、蓋無聲無臭、與天載同體、人自不及知、亦不能知也。雖動靜語默、未嘗不與人同、而天君泰然、不爲物役者、又孰從而見之乎。善乎、啟泰先生之言曰、公當大事不亂、卽臨小事、亦未嘗不全力注之。公待小人最嚴、卽於君子、亦未嘗以名義寬之。如周公順昌、魏公大中、左公光斗、潘公宗顏、范公景文、楊



公嗣昌、王公命新、張公鳳翔、姚公希孟、耿公如杞、茅公元儀諸君子、皆先生莫逆交、然卒未聞一事相比。蓋先生之於友、計道味不計世法、計公誼不計私情、皎然挺然、不隨人俯仰。而先生之於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義理不論事權、淵然毅然、不因人作輟、則君異所稱、守先儒矩矱之常而不中事理之障、具烈士偉傑之說而不留憤激之腸者、庶幾窺其堂奧矣。先生在朝言朝、在鄉言鄉、各有以

自見身之所值、而位育隨之。然先生之位育從中
和來、先生之中和從慎獨來。夫慎獨之功、鏤於說
約見之矣。說約一書、句句探先聖之心法、句句鏤
後學之頂門、非其有之、烏能言之親切而有味乎。
嗚呼、世之談學者、往往是古非今、托諸空言而不
能見諸實事、遂目理學爲迂濶無當之人。至陽明
與我先生儒烈不虛若此、而人始曉然於德性之
用、其用無窮也。異日者崇先生以俎豆、並列說約

於學宮、則有主持道統之君子在。



備藏

鹿忠節公年譜 卷下

校記

①手：當作「乎」。

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

清·劉 洵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先君子戢山先生年譜》二卷、錄遺一卷，清劉洵編撰。清乾隆四十二年證人堂刊本。

譜主劉宗周（一五七八—一六四五），字起東，號念臺，晚更號克念子，因家於戢山，又稱戢山先生。明末山陰（今浙江紹興）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天啓、崇禎間歷官太僕少卿、通政司右通政、順天府尹、工部左侍郎、南京左都御史。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几次被革職爲民。明亡，福王監國南京，授原職，建言不聽，復歸。南明覆滅，絕食而死。宗周爲晚明學術領袖，其學「上承濂洛，下貫朱王」，主張以誠意爲主，慎獨爲功。黃宗羲、陳確等均爲其弟子。

劉洵（一六一三—一六六四），字伯繩，宗周長子。此譜編成於宗周卒後八年，即清順治九年（見卷上劉洵題記），至乾隆四十二年始由洵之玄孫毓德整理刊行（見卷首梁國治序）。是譜於譜主之立朝事蹟及儒學思想、學術活動記載頗詳。雖後人多有爲劉宗周作傳者，近人姚名達亦編有《劉宗周年譜》一卷，然就其資料的原始性、內容的豐富性而論，當以此譜爲最。



乾隆四十年歲乙未冬、
天子下詔褒忠前明殉節諸臣、
自大學士范景文而下、覈
其始終、分別專謚通謚、臚
於祀典者凡三千六百五
十餘人。皇哉。

盛典、伊古以來未嘗有也。於時

山陰劉念臺先生首蒙

嘉獎、

賜謚忠介、許為一代完人。嗟乎、

先生死而無憾也已。又明

年、先生來孫撫寧令毓德



儲藏

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序

校刻年譜二卷屬國治為
序。按先生全集舊已刊行、
年譜稿成於先生之子伯
繩。閱世既久、頗有缺遺、撫
寧君考核顛末、區分綱目
為是譜、頗詳慎。竊維譜歷

之學、倣於周官、太史公集
尚書、世紀為三代世表。魏
晉以還、家譜圖牒與狀述
傳志相經緯、蓋史部支流、
備一家言而已。宋程朱弟
子、次序師說、臚陳年月、而



儒藏

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 序

前代文人若韓、柳、李、杜，一時皆為之譜。於是即人為譜，而儒雜二家之言，往往見之譜牒矣。夫誦詩讀書，必知其人，論其世，以譜証人，論其世也，其人為世輕

重者、可以譜矣。今先生之學、良知誠意絕續之交也。先生之行、常變並涉之境也。惟學在絕續之交、故自西湖會語、證人社約、及乎誠意章句、大學叅疑之訂、



儲藏

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 序

可以攷其始業之勤、中信
之篤、晚得之粹、而非恍惚
虛無、自托於良知也。其行
在常變、並涉之境、故自正
學、淑心之疏、以及忤奄寺、
申憲綱、再起再蹶、至於身

殉國變可以見其先識之
遠、愛君之忠、臨大節之正、
而不可奪也。蓋天啟、崇禎
間之人心風俗、東南鼎革
間之時事得失、於先生之
譜皆可推見其餘。先生故



仙藏

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序

以人譜教學者、而學者又
即先生之譜以想見其人、
抑可以尚論其世。故曰以
譜証人、必其人為世輕重。
嗟乎、若先生者、可以譜矣。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

其人與。國治忝侍

禁廷得與聞

聖主表章遺烈之殷、而嘉劉君
之能闡揚先德也、而感夫
讀是譜者之且以庶頑立
懦也。謹序如右。

乾隆四十二年歲在丁酉
嘉平上澣同里後學梁國
治頓首拜撰并書。



稿藏

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 序

先君子戡山先生年譜卷之上

嗚呼、洵不孝、懼先君子之變八年矣。既不能服從地下、銜哀忍耻、強偷視息、以至於今、罪無所逃、乃更欲進而操筆牘、臚生平遺行、將何以爲心乎。嗚呼痛哉。惟是先君子之學上承濂洛、下貫朱王、爲海內學士大夫所尊信久矣。必得名世鴻文、始可垂諸不朽、顧使洵以毀辱自屏、日居月諸、莫知所紀述。則卽有秉如椽者、欲起而論次之、將何以爲徵信之本。是先君子之學、或近盛於一時、浸至泯沒於後世也。嗚呼、言及此而洵之罪愈有不可言



者矣。爰不自揣、摭拾大端、輯爲年譜二卷、雖荒隕之辭、無當淵微萬一、然於立朝居身梗概畧具是矣。稱曰先生、明非一家私言也。表之歲月、聊著事實次第也。倘邀惠立德立言大君子、不以_約之無文、俯垂採擇、賜以發明、庶幾先君子之學傳之無窮、而_約不孝之罪亦得少追於萬一云。謹匍匐稽顙以請。不孝孤哀子劉_約泣血謹識。

先生諱宗周、字起東、姓劉氏。先世出漢長沙定王發之後、至宋而有退翁先生諱禮者、嘗與從父通判廣德軍、確分鎮浮梁、被賊陷、竄居廬陵。四傳廷玉、官揚

州別駕卒於官。葬揚州。子文質。元成宗大德中。以才辟山陰縣幕。遂家焉。爲郡城水澄里人。入明。四世孫謹。童穉赴黔脫父戍。世稱爲至孝。詳在郡誌。又三傳。怡軒公鐸。以孫棟貴。贈兵部右侍郎。怡軒公生守直。公濟。是爲先生高祖。守直公生茅山公槩。爲先生曾祖。茅山公娶茅氏。生兼峯公焯。爲先生祖。兼峯公坦衷曠懷。以道自適。中年喪偶。哭子。田廬盡廢。退耕麻溪山。佐以樵漁。所種塋田數畝。多種秫。爲釀。屋旁植果樹。錯以名卉。遇果熟花開。山鄰畢集。陶然命醉。有時突無烟。冬無纊。而興味迢迢。有以自適。其樂天知



命有得之性成者。公娶陳氏，生三子：伯諱坡，號秦臺，卽先生考也。幼穎異，甫韶能文，長補邑庠生，三試棘圍不售而卒。性至孝，年十六，居母陳太夫人喪，哀毀踰成人。兼峯公感之，不再娶。大母茅夫人沒，方預賓興，號泣罷試。妣章氏，南洲公穎之女也。當秦臺公卒，章夫人年二十七，抱一息文，誓以死殉，而先生方在娠。南洲公以大義勉之，生。閱五月，先生生。及貴，奉詔旌表貞節。祖考兩世皆以先生官京兆尹。遇皇太子冊立恩，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祖妣、伯妣贈淑人。福王監國，先生官南憲，例進宮銜，曾祖以下宜贈榮。

祿大夫、太子太保。如先生官，曾祖妣以下宜贈一品夫人。先生辭不受。先生長而念秦臺公之不及見也，別號念臺以志痛。學者稱念臺先生，晚更號克念子，勵學也。又家於戢山，時稱戢山長。

明萬歷六年戊寅春正月戊寅，先生生於水澄里。

是爲正月二十六日卯時。戊寅乙卯時家計浸落外

大母楊念太夫人不置彌月，召太夫人攜先生如道墟。先生生而清異，人以寒玉稱之。比壯，丰骨拔羣，龍睛劍眉，長體修髯，望而知爲非常人。

萬歷十年壬午，先生五歲。

隨太夫人依章氏。

先是太夫人雖返章猶往來舅氏兼峯公所備佐餽之禮。無何水澄廬舍鬻於宗人兼峯公僦居所親韓踰年再徙麻溪之山庄。公尙有仲季二子。仲子中望公出贅朱。季子秦屏公隨侍左右。時飄泊散處無可爲家。太夫人歸不能暫棲止。日夜哭求死。南洲公傷之。請止太夫人於其家。而時致脩旨以爲敬。兼峯公許之。自是太夫人與先生依章氏。會楊安人已故。依昆弟以居。太夫人躬操紡績以自給。

萬歷十二年甲申先生七歲。



是歲先生始就塾師事趙公某。

萬歷十三年乙酉先生八歲。

是歲先生從季叔秦屏公授論語。公設科嚴所進同學生時時夏楚淋漓先生率公教無曠課公憐愛有加。

萬歷十四年丙戌先生九歲。

是歲先生從學於族舅章公某。先生弱不好弄飯畢卽就學舍往來肅躬而行不他顧不疾趨見者異之。

萬歷十五年丁亥先生十歲。

太夫人不能爲先生具脩脯命從外大父南洲公授



書。公設教四方。海內尊師之。登科第者數十人。吾鄉
賢者如寧宇周公、石簣陶公。皆出其門。老而開塾於
家。先生從之學。公性剛毅。善啟發。然豪於飲。每日授
書。局學舍。出飲里中。諸生窺公出。皆逸去。先生獨坐
讀自若。及歸。考課諸生。並受筆筭於先生。一無所施。
公居恒稱曰。甥必有成。晚侍公膳。公琅琅談古人忠
孝節義不倦。先生傾耳而聽。心竊慕之。故自幼耻爲
干祿之學。夜則傍太夫人讀機杼之間。呶呶聲與組
織聲恒相錯也。太夫人篤於義方。步趨言動不少假。
有過輒責之。里中相詫曰。撫遺孤者若是乎。

萬曆十七年己丑、先生十二歲。

上壽昌讀書。

時南洲公以仲子萃臺公司教壽昌、業與偕行矣。恐先生廢學、命往讀書。太夫人欣然遣行。從者匿資斧、酷暑中徒步九十里。甫達壽、困甚、攀一足晝夜楚者五閱月。公不得已、攜先生歸。明年春、小愈、復遣先生上壽昌。頃之患目眚、經年而愈、復隨公歸。又明年、侍公之壽昌、仍病目。小間、受公易。又明年、萃臺公以遷官去任。先生離壽昌、年已十六矣。先是、先生在壽、萃臺公試以文、閱之喜、謂室人宋曰、劉甥令器也。乃父



爲不死矣。南洲公以年幼遲之。及歸自壽。始課以文。五年中凡三上壽昌。道千里而險。又屢搜奇疾。卽旁觀者翹舌。而太夫人不加姑息。冀先生終於學。顧先生以疾故。僅得之口吟卧聽之餘。後人推先生成名所自。誦太夫人三遣壽昌。不啻孟母三遷云。○壬辰年。始與外氏析著。日舉火者再。或朝爨餘暮食。或暮爨餘朝食。

萬歷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十七歲。

先生讀書章又元氏。執經念彬魯公。公擅博士家言。初試先生文。訝之曰。子年少而文如老生。非應舉之

宜也。始南洲公嘗命讀先輩程墨，積至數百篇，故行文有繩矩而少變化。於是魯師進之以機法，改授新制，菽讀之。又授讀左傳、韓非子、先秦諸書。先生潛心揣摩，越三月，出其文呈師。師喜曰：「子可謂善變矣。」南洲公閱之，則怒，立命易之。師復怒。自是試必四菽，以二菽呈師，二菽呈南洲公。久之，業日進，每有所奏，師嘆賞殊甚，引先生爲益友。卽南洲公至，是未嘗不亟稱善也。先生天資明敏，而魯師復善於造就，故期年學成。先生嘗曰：吾自少於道理，恍從天啟，有不煩解說而自明者。出入又元家，恂恂有禮，終歲無故不啟齒。主人以下敬愛之，見同舍

生有過、輒曰、何不學劉生。

萬歷二十三年乙未、先生十八歲。

先生仍讀書、又元家、師事魯公。是歲、出應童子試、會稽令羅公相特鑒先生、牘拔置第二、以提學不按臨而罷。○先生嘗從大父兼峯公游水澄故里、與於祖廟之祭、周旋瞽史間、多不合禮。先生乘間問公及一二宗老曰、我劉氏之有廟祀也、首及宋五忠臣、何也。曰、劉氏之所望也。祝不稱始祖、何也。非所始也。何始乎。曰、以言山陰之水澄、則自邑幕公始也。舍邑幕公不始、而遠溯之、又無始、於斯祀何居。曰、論世而推之。



足矣。禮乎。曰。吾未之前聞也。并及餘裔。屏山先生何也。景賢也。曾謂屏山不如林放乎。曰。誠在斯享之矣。通祀忠顯而下二十四世。又何也。法無所祧也。禁乎。曰。天子且祧。何士大夫之禁。然則無所祧。何也。無所始。故無所祧也。羣祖羣宗皆南向。何也。曰。神之也。不分昭穆。何也。曰。無所始。無所祧。則亦無所昭穆也。庶耦嫡何也。錄其後也。握鬯而稱曾孫者誰乎。曰。家之長也。世嫡長乎。曰。宗法壞矣。嫡不立。故立長。不擇神而獻。何也。世遠數煩。勢不行也。祝未畢而主祭以下。皆遽起。可乎。曰。祝久而倦。不可繼也。有士紳而不與。



祭何也。不欲觀其往也。已而宗老欣然勞曰。甚矣子言之辯也。子他日將言禮乎。先生謝不敏。見孺子問。

萬歷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十九歲。

是年。先生移館於章稷峯家。改師斗山章公。公亦先生族舅也。

秋八月。行婚禮於章氏。以夫人歸。

夫人。先生母族也。貧不能行六禮。乃就婚於章氏。越三日。迎夫人歸。先生晝則受業於師。蚤暮則與夫人執炊爨事。太夫人惟謹。有時先生昇水。夫人澣衣。或夫人滌溺器。先生秉燭以道。見者謂有梁孟之風。

兼峯公居麻溪仲子季子相繼夭無嗣抑鬱不得志病痞艱食先生聞之汨漉漉下亟走寧公是時先生以新娶夫人迎公至道墟就養公念故業甫旬日輒去先生留之不可得汨復漉漉下曰豈服勤有闕與致高年僕僕往來將何以稱人孫耶。

萬歷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二十歲。

春二月補紹興府學生。

先生初補會稽弟子員改隸郡宮貧無以贄見學師師勒作課屢召先生自鄉入郡赴試率終日不食門者憐而竊餉之學師感動遂罷課。

秋八月、舉浙江鄉試。

先生遊膠庠後、用功益篤、氣機鼓舞。每課、莚振筆直書、若探囊焉。腕如其口、口如其思、意猶夷自得也。讀書至丙夜、夫人紉繡刺佐之。讀罷、拈一題、須臾脫稿。而夫人所紉繡刺、未竟一二也。學使者錄遺、以高等應試棘院。江西龍泉教諭徐公仕登江西豐城人。得先生卷、許爲道器。題篇端曰：讀其文、如鶴唳九霄、迴絕塵表。知他日、非徒以名位顯也。中式四十六名。大座師公道賓、吏科給事中戴公士衡。方試畢、南洲公將隨任仲子有粵西之行、舟泊江干。先生馳初場呈公公閱卷、擊節曰：甥



必舉矣。予何爲事萬里行。遂辭仲子還而得先生捷音。兼峯公在山莊聞之喜。劇病霍然已。自此先生得晨夕侍兼峯公。○先生一日從衆謁當途太夫人。恚曰。爾母之爲乎。母則有舊飢粥在。慎毋出此。先生皇恐謝罪。嘗燕居侍立。太夫人顧而申飭曰。戒之哉。毋多言。多言敗德。毋多動。多動敗事。其教誡之嚴。類如此。

萬歷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年二十三歲。

冬十一月。計偕北上。

先生自戊戌下第歸。病目者三年。再值計偕。察太夫



人容色日瘁、依依膝下不欲行。太夫人趣之、先生隱忍揮淚而別。至京師、卒業於成均。

萬歷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二十四歲。

春二月丁酉、二十八日。母太夫人章氏卒。

三月、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會試中一百二十九名、殿試三甲五名、都察院觀政。張榜日、向鍵戶讀書。有客叩扉曰、子第矣、何孜孜手一編爲。乃出而延客。先生甫釋褐、誓不妄交、與非同志士雖邂逅遇之、必趨而避。識者以是覘先生趨操之堅。大座師吏部侍郎兼學士臨朐馮公琦、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臨武曾公朝、節房師

編修餘姚
孫公如游。

夏四月、聞太夫人訃、奔喪、至自京。

放榜之明日、太夫人以疾卒於家、先生聞訃、號慟、擗地幾絕。訃者請爲位受弔、少藉賻貲、以襄大事。先生且哭且對曰、親喪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卽南奔、見星而止、見星而行。至家、以未逮含殮、屢欲啟視。家人阻之、輒號咷、跳觸塗泥中、忘其身之溺於河滸也。兼峯南洲二公責以大義、先生爲飲血而已之。親爲廬於中門之外、高廣容膝、四周塗以堊、南穿小牖、如禮制。終日哭其中、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非有饋奠之事、足



不踰廬闕、杖而後能起。陶石簣先生名望來弔、見哀

毀骨立、嘆曰、教衰禮壞久矣、吾未見善喪若劉君者也。卒哭、疏食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苦次中讀禮、旁及六經、疑、戴記爲漢儒所附會、考定之意自此始。

冬十二月、塋考秦臺公、妣章太夫人於會稽下蔣之原。初、秦臺公殯於梁枋、至是營葬太夫人、遂舉而合之。甃磚墨土、先生罔不躬親、盡其誠。

萬歷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二十六歲。春三月、奉旨旌表章太夫人貞節。

秋八月、如德清、師事許敬菴先生。

先生賦性方嚴、自少至長、淡嗜好、寡言笑、蓋生而近道者。又加以太夫人之庭訓、南洲公之師範、故器識日底堅凝。居憂傷、祿不逮養、益持節操、衰麻饋粥、動以古人自期。一日、以旌表母節、陳乞於郡守、哀動左右。武林陳植槐見之、感其誼、爲介紹而見之於許敬菴先生。許先生名孚遠、學宗紫陽、敦篤真儒也。先生問爲學之要、許先生告以存天理、遏人欲、遂執贄北面師事之。請爲太夫人傳、許先生載筆而書、終以敬身之孝勗先生曰、使念念不忘母氏艱苦、謹身節欲、



一切世味不入於心，卽胸次灑落光明。古人德業不難成，傳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乃劉子所以報母氏於無窮也。先生終身守之，不敢失。自此勵志聖賢之學，謂入道莫如敬，從整齊嚴肅入，自貌言之細，以至事爲之著，念慮之微，隨處謹凜，以致存理遏欲之教。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直勘前所由來爲如何，又勘後所決裂更當如何。終日端坐讀書，曰吾心於理欲之介，非不恍然。古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理，彼若何而欲，則其存之遏之也，不亦恢恢有餘地乎。○先生蚤年不喜象山、陽明之學，曰象山、陽明直

信本心以證聖、不喜言克治邊事、則更不用學問思辨之功矣。其旨痛險絕人、苟卽其說而一再傳、終必弊矣。觀於慈湖、龍溪可見、況後之人乎。

冬十一月、還水澄舊里。

先是三月、先生以饔飧不給、自道墟徙麻溪、力耕自膳。至是復自麻溪還舊里、仲孺朱孺居無依、迎養至家。

萬歷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二十七歲。

春三月、赴京謁選。

先生服闋已久、以兼峯公年耄、不欲赴選人。公數數



趣之先生不得已拜受命。是年八月爲公八十懸弧。先生大會宗黨預行稱觴禮而行。過德清別許先生。許先生論爲學不在虛知要歸實踐因追溯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考功力之進退。先生得之猛省。

夏六月除授行人司行人。

行人冷曹也司故多書先生謝一切造請鼓篋徧讀復旁搜國朝典故名臣言行與治亂否泰之幾邪正消長之介而討論之同籍劉靜之永澄官國學正潔已好修先生一見語合遂定交日以學行相切磨時

沈四明一貫當國、與給事錢夢皋、朋邪亂政、楚獄妖書相緣、爲械賢人、君子無所措足。先生將上書極諫、旣而嘆曰、此身猶非我有也。屬草而罷。疏稿逸。居官淡素、自持、動必勅法、視權貴若將浼焉。假寓靈濟官、學琴於官之道士、朝薤暮鹽、彈琴歌咏、聲出金石、不復知身在長安也。

萬歷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二十八歲。

春三月、拜疏請終養。奉俞旨。夏五月、至自京。

先生念大父不置、去冬、拜疏請終養、不報。至是、繼請奉俞旨歸。途次、聞許先生卒、至德清、哭奠盡哀。

秋八月辛未九日。大父兼峯公卒。

先生歸而奉公几杖兩月。公尋病瘡轉劇。先生侍湯藥不懈。卧不貼席。則身代茵蓐以承之。飲食不能下。爲潔口阻之。更和羹滑以進。晝夜不交睫者四浹旬。既承重擗踊哭泣有加。苦次恒懼。卽於匪彝爲祖考羞。作皇祖之詩以自警。先是六月南洲公卒。其病也。侍湯藥一如大父。及沒。立主私祀之。題之曰先師。不以戚而稱師。志教養之恩云。後立祀典。春秋二祭。配以考妣。戒子孫百世不祧。又置南洲公及兩舅祭田若干畝。遺章氏。

萬歷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三十歲。



教授於大善寺僧舍。

先生居喪之暇進宗人戚屬而講誦之授以舉子業。教學者一準規矩出入進退俱有成度。課督甚勤。曠業則長跪有不率教者夏楚之。成童以上勿怨也。末世師道凌遲見先生嚴毅咸驚異焉。時先生授徒夫人御短褐親操作以供蔬糲足跡不至公庭。卽造廬者拒弗見鄉士大夫往來者周寧字名應中王積齋名陶石簣三人而已。

萬歷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三十一歲。

教授於大善寺僧舍。



先生仍教授於僧舍。夏五月、寢疾、乃輟講。先生稟質最癯、兩遭大故、過於哀毀、患虛眩、浸就危篤。時夫人亦以痿卧病、兩榻相對者三年。投以藥餌俱不效。遂專事靜養。久之漸差。倚第授二女讀。教以小學之禮。每晨夕問安、侍膳、歛衽、正容下氣、不命之退不敢退。宛然內則之儀焉。會稽令趙士諤與先生同籍、屢通好。先生不答。一日問疾、直造榻前、見皂幃縷縷百結、擁一敝衾、所用皆破缶。出而語人曰、梁伯鸞管幼安以上人物也。誰爲處士純盜虛聲哉。咨嗟太息而去。後丁巳、京察御史韓浚欲坐先生考功法、時趙公入爲功郎、力爭不可、乃獲免。其詳見錄遺。

萬歷三十七年己酉、先生三十二歲。

春二月、申文吏部請告。

先生服闋在丁未之冬、久不赴補、至是以病申文吏部請告、部覆得俞旨。

萬歷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三十四歲。

夏六月、會劉靜之於西湖。

靜之訪道至武林、貽書先生、邀會於西湖。先生卽命棹西渡、慰勞甚歡、各出證數年學力淺深。時黨論初起、靜之語及當世之故、輒刺刺不休。先生曰、此進而有位之事也、吾輩身在山林、請退言其藏者。因相與



究求仁之旨、析主靜之說、辨修悟之異同、纒纒三日不倦。靜之爽然自失曰：予學猶未乎。已而曰：予所論說第險耳，如躡懸崖，幾難試一武。先生得之瞿然。時方習靜，以存養之功與靜之言也。○是年，長與丁長孺元薦致書定交。長孺敬菴先生門人。秋八月，起復原官。

浙江巡撫高舉、巡按王洪基薦先生於朝。維時政府葉向高、太宰孫丕揚皆正人也，汲引諸名流，得薦疏起先生原官。故事，庶僚病愈赴部候補，先生不行，而太宰知先生素以道自重，遂登啟事云。

冬十月、遷居戢山之麓。

先是戊申、先生遷居武勲坊、至是自武勲坊遷居戢山之麓。堦陳剛祖思石公以先生無棲椽、乃輯室以迎先生、仍遺之餽錢以居。

萬歷四十年壬子、先生三十五歲。

春正月、發自家、過梁溪、謁高景逸先生。名攀龍。

景逸先生官大行、以建言謫揭陽尉。家居與同鄉顧涇陽先生倡道東南、風動士林。自文成而後、學者盛談元虛、徧天下皆禪學、而二先生獨宗程朱。劉靜之嘗稱其賢、丁長孺復言之。先生方欲見涇陽、而涇陽



已卒、乃造景逸先生、相與講正。有問學三書、第一書論居方寸也、第二書論窮理也、第三書論儒釋異同、與主敬之功也、皆佚不傳。因答書知之。自此益反躬近裏、從事治心之功。先生生平以名節相砥礪、則丁長孺、魏廓園、以學問相切磨、則劉靜之、高景逸、靜之早卒、終身質難無間者、惟景逸先生一人。

三月、至京師受事。

夏四月、奉命充副使、冊封益藩。秋七月、至江西建昌、行冊封禮。八月、自建昌歸省墓。

正使爲刑科給事中彭惟成、先生爲副使王具報禮。

百金先生謝之止受贈言一軸素琴一張襖帖數幅角帶一圍餘無所取。

萬歷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三十六歲。

春正月復命發自家二月過寶應弔劉靜之。

去年先生北上過淮南訪靜之靜之病相與究養心之旨而別別三月靜之卒比先生出使聞變登堂哭之慟至是再上淮南重訪其里而哭之操文以祭復作淮南賦以哀之私諡曰貞修君子以爲稱情。

夏四月至京師復任拜疏條陳宗藩不報。

歷朝以來宗藩之困已極當事者窮而不知變先生



因使職所及、臚六議以獻。一曰議爵、二曰議祿、三曰議官、四曰議教、五曰議養、六曰議制。皆原先王封建井田之制以權之。且進求之官庭曰：今夫繼體而主宗廟社稷之重者，非皇太子乎？陛下深居宮禁，務與臣下隔絕，雖皇太子至，親不一示以面，不宜召寢門者有年，則所稱子職之謂何？且皇太子春秋鼎盛，猶托於阿保之手，陛下盍令練習啟事，以益皇太子神智乎？郊廟廢矣，獨不可命皇太子一握七鬯乎？至於東宮講席，一曠九年，諸臣之補牘亦幾敝矣，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大夫而復推厭於皇太子？陛下之所

狎者宦官官妾而復推狎於皇太子。繇是而推之福王不愆之國之期乎。一日未之國則福王守藩之心一日未安陛下義方之愛亦一日未至。洋洋六千言人以為經世之文疏入不報。時光廟在東宮諸典禮俱廢。福王之國愆期羣情危懼故因陳宗藩而推本言之。又上書葉福清向高責其不能力贊福藩啟行辭氣切直福清謝之。書亡。○六月舉不孝子洵。冬十月拜疏脩正學以淑人心不報。

初顧涇陽先生以選郎落職與高景逸先生講紫陽絕學於東林書院。東林者宋儒楊龜山先生祠堂也。



二先生慨然以名教是非爲己任。一時從之遊者不啻東漢龍門。尊其言爲清論。朝右側目。然未有以難也。會淮撫李三才罹墨謗。顧先生惜其才。馳書當路援之。羣小遂執爲兵端。轉攻顧先生。詆其講學東林之名。滿公車。海內分門戶焉。無何。辛亥。京察孫公丕揚掌計事。崑山顧天竣宜城湯賓尹坐不謹罷。諸附崑宣者並黜。其黨秦聚奎起而訐丕揚。以救被察諸臣。丁公元薦復臚察處諸臣罪狀。舉朝鼎沸。丕揚及佐察者皆引咎去。於是羣小誣東林把持計典切齒不已。適御史熊廷弼督學南畿。有梅生者以宜淫麗

城旦、賓尹曲庇之。廷弼迎賓尹意，斃公舉生而貰其罪，爲巡方荆養喬所糾。詔下憲長議，議廷弼解職聽劾。救者蜂起，至逐憲長，請言官復坐東林主使。時顧先生卒，歸獄於于公玉立、丁公元薦等，欲立奸黨碑榜之朝堂，蓋爲崑宣報復也。先生上疏發明顧先生之學，歸於自反，其畧曰：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於其鄉，以淑四方之學者也。從之遊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真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人，往往不於流品，而於其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卽以門戶分流。



品如意見而已。卽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等固已望而知其不同量。倘朝廷一日賜環有不人人爭按劍否。獨以于玉立、丁元薦爲亂天下乎。畧迹而論心。二臣皆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何相迫之甚也。且今之發難於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黨宣不可也。臣聞世之治也。君子衷於和。及其亂也。小人尙同。今日和衷之道。其可不講乎。臣請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也。世曰尙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曰尙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

無有假借、方之至也、無有播弄、平之至也。合方與平、和之至也。臣願學東林者反崑宣之戈、而卒業於此、以無遺憲成羞可乎。抑於此有感於學術之難言也。王守仁之言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老莊頑鈍而無耻。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而惡惡、其弊也必爲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得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自今日始。虞廷授受曰中、孔門得之爲傳心要法、斯則有進於東林者矣。疏入不報。南臺孫光裕遂飛章攻先生、謂先生顛倒是非、借東林以袒養喬、尤苛訾高先生不已。先生復出揭以辯之。先

是黨崑宣者多浙人。要先生爲助。不少動。時選授銓曹。浙東衆論屬先生。同籍某來晤曰。無談時事。旦晚吏部矣。先生不答。及拜疏。羣小狺狺而浙人恨之尤深。光裕亦浙人。按先生是疏逆睹東林後日之笑而爲之。要以此偏黨而歸蕩平。藉令謀國有人。早爲消弭。崔魏之禍可以不作。無奈彼此意見不化。相傾相軋。卒至羣賢駢首而宗社隨之。辜負先生當日苦心惜哉。

萬歷四十二年甲寅。先生三十七歲。

春正月。申文吏部給假。夏五月。至自京。

先生以羣小在位。給假歸闔門讀書。曰。昔伊川先生讀易多得之涪州。朱子落職奉祠。其道益光。吾儕可



無自厲乎。久之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乃著論曰：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圓、能平、能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平者中衡、直者中繩。四者立而天下之道冒是矣。際而爲天、蟠而爲地、運而不已，是爲四氣。處而不壞，是爲四方。生而不窮，是爲萬類。建而有常，是爲五常。革而不悖，是爲三統。治而有憲，是爲五禮。六樂、八征、九伐。陰陽之爲易、政事之爲書、性情之爲詩、刑賞之爲春秋、節文之爲禮、升降之爲皇帝王霸，皆是也。只此一心，散爲萬化，萬化復歸一心。元運無紀，六經無文，五禮六樂八征九伐無法，三統無時，五

常無迹、萬類無情。兩儀一物、方遊于漠、氣合于虛、無方無圓、無平無直、其要歸於自然、而不知所以然。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

冬十月。

先生携章甥一匡養之。一匡、女兄子也。先生痛女兄蚤寡、倍篤友于。先是太夫人卒、先生率女兄衣而哭曰、今而後事姊如事母乎。每歲半在先生家、凡有甘旨、女兄未食不敢嘗。時以瘵卒、先生携甥夫婦養之。曰、吾聊以終事母之念云爾。

萬歷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三十八歲。



教授於朱氏之解吟軒。

先是壬子先生北發陳堯年率先執贄問道於門下。及給假歸望益隆隆起國人無不信先生爲真儒於是堯年復率諸生二十餘人納贄北面講授於解吟軒。先生謂德行本也時莠末也教學者先行誼而後文章。本經之外兼舉一經旁閱子史性理諸書有暇則令習禮歌詩。每日古人生稟朴茂又有三千三百之禮以爲節文故檢身如不及而成才也易。後世禮教蕩然士多習爲猖狂之行於凡威儀之節言動之準廢而不脩驕惰已成馴至決裂子弟而悖其父兄。



卑幼而凌其師長、往往有之。今欲學爲人、請自學禮始。凡一語一默、一飲一食、一進一反、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苟能致謹於斯、淺言之則小學之科條、深言之卽收放心之要法也。故設教一以嚴肅爲主、盛暑未嘗去冠服。有蕩檢者、則擯諸門墻之外。大約規模視丁未更宏濶云。朔望考課畢、或尙論古今人物、或商榷坐下工夫。間一命酒、登戴山之巔、歌古詩、二三子和之、聲振山谷、油然而歸。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先生三十九歲。
教授於陳氏之石家池。

先生著酒色財氣四箴示學者。

秋七月、建章太夫人貞節坊於萬安里。

令甲、節婦膺旌典者、得表其廬。浙東觀察使王時熙下所司如例爲太夫人建坊、顏其額、北面曰宇宙完貞、南面曰冰霜勁節。其書爲先生親筆也。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十歲。

教授於韓山草堂。

先生初館於石家池、三月、移席郭外之韓山草堂。草堂、族兄方伯乾陽公毅別業也。時先生著座右銘、又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以自警。○四月、嘉善魏廓

園大中渡江訪先生關中馮少墟先生名從致書通問以學業相勗勉。

論語學案成。

先生與諸生講論語日書其大旨久而成編至是乃出示學者。○是時先生又有壁帖數十條皆自言功用處今不傳。按先生壯年學力不可盡考讀論語學案而知當時進修之敦篤居身之嚴謹有寧卑母高寧峻母夷之意居然孔子下學法門人第見晚年德器和平粹以爲先生之學得力在涵養而孰知植基於艱苦刻厲如此也哉。

萬歷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四十一歲。

冬十一月葬曾祖茅山公以下三世之喪於會稽雙井



里菱山。

曾祖茅山公、曾祖妣茅夫人、祖兼峯公、祖妣陳夫人、仲叔中望公、季叔秦屏公、季叔妣王安人、三世七喪、未克葬。先生從從卜地、靡問晦明、至是得菱山、遂舉三世之柩以次窆焉。○初、同籍徐御史縉、芳巡鹽淮揚、聞先生空乏、不能爲親營葬事、欲遺百金以贈、屬丁長孺先容。先生答書拒之曰：「百金之餽、其所取義乎、不義乎。即使君有以處僕、僕則何以自處也已矣。幸勿汙我先人墓上石。僕所未了者、固厪有先人一事、姑將茹荼帶索、以畢餘生、何至煩故人爲念。徐公

慚服。

萬歷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四十二歲。

曾子章句成。

先生讀大戴禮、至曾子十篇、謂其言慤而深、微而粹、爲學者守身之要、洵非曾子不能作、不宜與賡本同棄、乃取而註釋之。晚年欲修改、不果。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四十四歲。

春三月、起陞禮部儀制司添註主事。秋七月、發自家。

先是、光廟御極、錄用舊學、首召葉公向、高還、中書。時

生有上葉公、嘉廟嗣位、盡登廢籍諸君子、於是趙儕



鶴、鄒南皋、馮少墟、高景逸諸先生相次彙征。給諫惠世揚、御史方震孺、張慎言、交章薦先生。而南皋先生入朝，復於途次薦之，乃起先生禮部儀制司主事。

冬十月癸未，十六日。至京師受事。壬辰，拜疏忝宦官魏進

忠、保姆客氏奉旨罰俸。

魏進忠者，上在潛邸近侍也。時尙未改名忠賢。上卽位，貴寵用事，干與外政。又交通保姆客氏，表裏爲奸。日道上舞唱角牴射擊走馬，或出中旨進退士大夫。時客氏亦幸於上，大婚禮成，猶潛居宮禁。外廷嘖有煩言，上不得已遣之出。越兩日，復召入。臺省倪思輝



朱欽相王心一各上疏爭、相繼降謫。先生蒞任九日、拜封事、畧曰、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嚴、恣一宮人出入不禁、非所以閑內外也。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逐諫臣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臣於是有感於宦官用事之禍也。古者公卿士大夫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聞其以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

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結人主之歡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弼士如仇讐、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勅、或與鉤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乃今日試問得時用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也耶。然則道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并道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陛下清明在躬、方將追邁古先哲王、乃爲忠等所悞、豈不深可恨哉。疏入、進忠銜甚、傳旨廷杖六十、賴首揆



葉公力救、改票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重
 究、姑從輕罰俸半年。朝紳見先生、咸賀直諫、而臺省
 則引罪曰、予輩不言而公言之、愧死無地矣。先生遂
 巡謝之。按、客氏出入禁廷、臣僚有言及
 者、至進忠之糾、則自先生始。

十一月丙辰、十九日。拜疏、叅正孔廟祀典。

御史董翼請學宮啟聖祠增祀孔子、皇祖防叔、王父
 伯夏、以隆追崇之典。先生上疏正之、謂孔子世家自
 叔梁紇以上、宜特立一廟於闕里、以昭發祥之自、至
 孟孫氏亦然。罷天下學宮啟聖一祠、進顏路、曾皙、伯
 魚於孔子之庭、居四配之上、而十哲則降於兩廡路。

之長也。點之賢也。鯉之趨庭也。不妨各率其子。以傳聖人之道。至十哲諸賢於顏曾多倍長之年。於思孟皆私淑之列。降之兩廡。使不相壓。一舉而父子長幼朋友之義順矣。又曰。禮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孔子不王。誠不當用天子禮樂。而不知以天子而祀孔子。則非行禮奏樂不足以告虔。若天下郡邑。不妨槩從侯等以蒞祀。比古之封域諸侯。翼復出疏爭。謂先生無父之教。先生再出揭以折之。兩家聚訟不決。議竟寢。○時光宗祔廟。詔廷臣議祧廟。已祧憲廟矣。先生草疏謂。興獻皇非繼統之君。不當入廟稱宗。宜祧而祧。



憲廟非是。并請復建文、景泰年號。廟號爲署部侍郎鄭以偉所阻而罷。又有與王應遴、姚議書俱亡逸。

天啟二年壬戌，先生四十五歲。

春二月戊辰，拜疏請誅遼陽、廣寧失律諸臣。

時上召熊廷弼以大司馬經畧遼東，而巡撫爲王化貞。化貞主戰，廷弼主守，兩臣交惡。中朝復佐鬪相紛拏，議遣大臣解和。正月，

大清兵渡三岔河，陷西平。化貞棄廣寧遁。廷弼聞廣寧不守，亦焚棄右屯，南走，與道臣高山等躡化貞後，並日入關，喪河西地七百里。先是，遼方告警以來，失律諸臣

罪不決卽諭辟者下詔從寬典中官盧受以通外黜
崔文昇以進藥致先帝驟崩坐譴皆復圖進用首輔
葉向高漫無主持致國法大隳先生聞廣寧告變卽
日抗章奏曰爲今日計請皇上亟行天討首戮崔文
昇以正弑君之法戮盧受以正交私起釁之法速斬
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失地喪師之法速
問高出胡嘉棟康應乾戴罪之罪立斬軍中并編管
劉國縉傅國牛維曜以正棄城逃潰之法速編管佟
卜年於遠邊以正叛黨之法速奪熊廷弼尙書蟒玉
以都御史戴罪關外以正欺君誤國之法國法旣申



臣紀自肅、一舉而宇宙之神氣勃然改觀、夫然後天威所加、雖不戰而屈人兵可矣。昔朱雲願借尚方劍、斬佞臣頭一人以勵其餘、乃今日身秉國成者誰乎、而速禍至此、臣請以問之輔臣葉向高。奉旨、語言無忌、姑不究。一時公憤快之。會工垣魏公大中疏爭楊鎬、李如楨之獄甚力、得長繫。未幾、詔逮廷弼、化貞出嘉棟、應乾、卜年於理。或欲殺廷弼而宥化貞、或欲稍寬廷弼。先生言於法司曰、兩人事任同、潰逃同、而刑章異、何以服天下。公等執法大臣、當爲後世憲。司寇王紀以爲然。卒案六人、暨李、鄭罪、奏當棄市、上從之。

受文昇俱戍孝陵衛。

按朱相國國楨史槩載光廟不豫服中官崔文昇藥浸劇鴻臚

丞李可灼因政府方從哲進紅丸上連服之遂崩廷臣交章劾可灼從哲票回籍去禮部尚書孫慎行引許世子不嘗藥之義請正從哲弑君之罪從哲奏辨白請削奪以釋羣疑先後彈者主事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御史吳牲等甚衆則知先生當時又有劾從哲疏今亡逸

三月上揭部尚書孫公慎行脩舉學政。

時事孔亟司農告匱通行天下郡邑得輸金補博士弟子至有司類考亦有額例先生上揭孫公謂學校人才所從出天下黌序皆賈豎子焉望人才人才不可得而欲濟國家緩急一日之用未之有聞宜首停粟監粟生以端天下之士習次論秀次議儲養次議

錄用。次議官師。次議體統。次議激勸。大約歸於復祖宗舊制。孫公不能用。

夏四月庚午。初五日。奉命賁壬戌會試錄於南京。

先生在部五月。數上書明國是。直聲震中外。凡遇大刑政。益矢口爭可否。公卿咸俯躬下詢。依以衡斷。嘗磨勘辛酉鄉試卷。發舉人錢千秋。張惟勤。關節會試。充印卷官。及奉命往南京。迂道謁孔子闕里。拜墓下。訪俎豆之事。歷覽陋巷。舞雩諸遺跡。徘徊數日而去。五月。至南京。謁孝陵。

先生焚會試錄於孝陵。禮竣。拜方正學先生衣冠。陟



棲霞登牛首、徧覽燕子磯、雨花臺、各有題咏。

六月、陞光祿寺添註寺丞。

秋七月、自南京歸省墓。

天啟三年癸亥、先生四十六歲。

春三月、復命發自家。

始攜眷屬之官、舟中用功益力。時新叅朱公國禎赴召、連舟同行。朱公、先生舊交也。上書論宰相之道、在正心誠意、輔人主爲堯舜之君、取法伊周、不當效近日調停觀望之術。朱公稱謝。

夏五月、陞尙寶司少卿。



先生以未任連擢義不自安方擬疏辭會津撫李公邦華來顧謂小臣無辭官禮乃止。

秋八月甲子至京師視尙寶事。

先生復命畢履尙寶任時值五年議諡拜疏爲從曾祖艮所公請諡公名棟世廟時以翰林議大禮下詔獄廷杖者奉旨下部又出揭請劉靜之諡典。

九月戊申陞太僕寺添註少卿拜疏固辭冬十一月回籍。

先生以一歲三遷義難拜命又見婦寺專權日甚而士大夫方急於競進不知國恤謂何乃力辭上不允。

繼以病。請疏再上。奉旨下部。

按先生日記一為臣節日壞臣罪滋深懇乞聖

明收回成命。亟賜罷斥事。奉聖旨。劉宗周着遵旨到

任供職。不准辭。一為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容臣

以原官回籍調理。少全分義事。奉聖旨。劉宗周着遵

旨供職。不得擅陳。一為臣病萬非假托。三懇天恩。俯

容回籍調理。以得餘生事。奉聖旨。吏部。候覆兩月。而

知道。三疏俱亡逸。姑存其目。以俟後輯。候覆兩月。而

部疏未進。先生曰。候覆者。臣誼也。至以我在而遷延

不果。毋乃示人留行意乎。即日策蹇行。部疏上。令以

新銜回籍。病痊即與起用。報可。道出鄒。滕。謁孟廟。賦

詩志景行焉。

按崔魏時先生不及於禍亦以見幾先去故也。

天啟四年甲子。先生四十七歲。

春正月。至自京。

秋九月、刪輯方遜志先生正學錄成。

先生謂遜志蚤師宋潛溪、接考亭正傳、國朝理學當以公爲稱首、輯其集之粹者三卷、爲異日從祀地。

起通政司右通政。冬十一月、拜疏控辭。

先生歸朝、士爭推轂不輟。太宰趙儕鶴疏請干進、舉先生以諷有位。太宰正士冠冕也、秉銓政、銳意澄清、盡布諸君子於要路。惟以揆地爲政本、所自出、未得其人、圖破格用先生。又慮先生方以躡陞爲耻、若驟登大位、必固辭。乃以通政舊秩起、曰、俟其入朝、用之未晚也。及部檄至、而逆閹魏忠賢以副院楊公漣二



十四大罪之効。盡逐諸君子去。先生拜疏力辭曰。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爲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於以退爲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貿貿焉奔走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真才。山林無矯節。陸沉之禍。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故惴惴辭太僕之命。何意前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實臣一人爲戎首。此臣所以輾轉踟躕。不敢趨命也。又具二疏。一申理諸君子發明忠邪之介。一叅忠賢悞國之罪。二疏俱逸。

天啟五年乙丑、先生四十八歲。

春二月、奉旨革職爲民、追奪誥命。

賁疏者投三疏於銀臺、銀臺咋舌曰、此何時進此疏乎。大禍立至矣。固止之。僅以辭疏上。奉旨、劉宗周藐視朝廷、矯情厭世、好生恣放、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三月、如長興、弔丁長孺。

先生如長興、弔長孺、爲文祭之。先是正月、長孺病、先生往視、復自長興過嘉善、訪魏廓園、復遺書訖、高景逸先生。時二公得罪歸里。



夏五月戊申、會講於解吟軒。

逆閹大興鉤黨之獄、緹騎四出、削籍徧天下。先生曰：天地晦冥、人心滅息、吾輩惟有講學明倫、庶幾留民、爰於一綫乎。會諸生相繼請、遂於五月朔會講於解吟軒。先生痛言世道之禍、釀於人心、而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日理會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不至凶於爾國、害於爾家。座中皆有省。每會令學者收斂身心、使根柢凝定、爲入道之基。嘗曰：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裏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



真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

於是有慎獨之說焉。至歲終輟講。

六月遣弔鄒南阜先生。祭文見文集。

冬十月遣弔魏廓園。

時矯旨下詔獄死者。楊副院漣、左僉院光斗、魏都諫大中、袁掌道化中、周冏卿朝瑞、顧副使大章。先生操文哭廓園曰：煌煌大明而申學禁。學禁伊何。東林射的。二十年來飛矢孔亟。一朝發難。忠諫駢首。詔獄株連。積尸如阜。惟公之品。冰寒玉潔。壁立千仞。轟轟烈烈。蚤遊梁溪。與聞正學。守學之貞。信道之卓。以此事

親以此事君。以此事師。以及友人。戮力同心。以補衮職。以此忤權。以中讒賊。以進以退。以榮以辱。以生以死。惟此學鵠。是學非學。請折諸聖。是道非道。請卜諸命。致命遂志。如此而已。鄭園高先生門人。○先生既爲文哭

廓園。復傷六君子之死。作賦以弔之。上述諸賢。正直之槩。下數逆閹毒忠之辜。時時悲歌淋漓。一日。遺書高先生言及之。高先生答書曰。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此是正當道理。彼欲殺我。豈杜門所能免。然卽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墻而死也。大抵道理極平常。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

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想公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自此先生一意韜晦。

天啟六年丙寅先生四十九歲。

讀書韓山草堂。

選卒分布天下、踪跡羣賢、訶得狀卽鍛鍊成罪、至縉紳不敢偶語。二月先生出遊雲門、徜徉山水間、登秦望、瞰釣臺、訪六寺遺址。三月歸家、聞惠公世揚被逮、招辭傳會及先生、以昔日受薦故也。未幾逮高景逸先生、周公起元、繆公昌期、周公順昌、周公宗建、李公應昇、黃公尊素七君子。而黃公則吾鄉餘姚人也。縉



騎至姑蘇、逮順昌，士民憤激，毆殺緹騎一人，餘黨鼠竄。至浙，逮黃公，不敢東渡錢塘。督撫移檄紹郡，一時悞傳爲先生家人惶遽。先生慰之曰：「毋恐，第安坐待之。」明日，始知爲黃公。黃公至郡，先生餞之蕭寺，促膝談國是，唏噓流涕而別。已而謂門人曰：「吾平生自謂於生死關打得過，今利害當前，覺此中怦怦欲動，始知事心之功未可以依傍承當也。」遂攜杓課讀於韓山草堂，專用慎獨之功，謂獨只在靜存，靜存不得力，動時如何用工夫。先生以慎獨爲省察之功，因信濂溪主靜立極之說，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善學。及羅



李相授亦必默坐澄心、觀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繇是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久之勿忘勿助、漸見浩然天地氣象、平生嚴毅之意一旦消融。每日晨取有明諸儒文集、傳記考訂之、蓋有事於道、統錄也。有時倦則散步嘯歌、舒其四體。秋日、諸生十餘輩、拏舟來謁、座中問孔孟大旨、先生告以求仁之說曰、吾輩自幼讀論孟、至語聖賢合一處、則茫然不能置對、何以一天下之道。於是集二書言仁者錄之、題曰孔孟合璧、附以吃緊三關、言求仁所必有事也。八月、相傳欲逮文湛、持震孟、姚現、開希孟及先生、乃托汭於陳堯

年、堯年攜之武林。先生仍讀書韓山、著秦臺公、太夫人行狀、南洲公傳及宗祠祀典。初、惠公辭連先生獄、已造矣、同鄉王侍御業、浩力救得解。無何、吳中士民殺校事起、京師復有王恭、厥火藥之變、逆閹懼、自此緹騎不復南指、先生始免於禍。○問、慎獨專屬之靜存、則動時工夫果全無用否。先生曰、如樹木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都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着得一毫。如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用得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意着不得、又如何用工夫。若走作後、便覺得便與他



痛改此時喜怒哀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按先生從
敬無內外無動靜故自靜存以至動察皆有事而不
敢忽。即其中覓個主宰曰獨謂於此敬則無所不敬
於此肆則無所不肆而省察於念慮皆其後者耳。故
中年專用慎獨工夫謹凜於一念未起之先自無夾
雜既無夾雜自無虛假。慎則敬敬則誠工夫一步步推
一步得手一層進一層。晚年愈精微愈平實絕無僥
倖虛無之弊。洵乎為伊洛正脉也。○按是時禍在不
測先生悉以平生著述寄友人其後黨禁解先生不
索而友人亦不來歸故丙寅以前筆札無一存者其
問行事之始末學力之淺深不可盡考。論語學案曾
子註所存皆草本而學案第一卷并草本遺失戊辰
續成之。丁卯至乙亥九年著述欽召時復為人竊去
丙子汴年二十四始留心抄錄存者十之七八。故未
後十年行事獨詳今見之文集大畧十年內著述

天啟七年丁卯先生五十歲。

皇明道統錄成。

先生輯道統錄七卷、倣朱子名臣言行錄、首紀平生行履、次語錄、末附斷論。大儒特書、餘各以類見、去取一準孔孟。有假途異端、以逞邪說、托宿鄉原、以取世資者、擯弗錄。卽所錄者、褒貶俱出獨見、如薛敬軒、陳白沙、羅整庵、王龍溪、世推爲大儒、而先生皆有貶辭。方遜志以節義著、吳康齋人競非毀之、而先生推許不置。論遜志云、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然以斯文自任、直欲開二帝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旣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與孔孟同、而事業反駕伊周而上之。信乎不愧千秋正學也。論康齋云、先生之學、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孟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獨契道真、言動之間、悉



歸平淡。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又曰。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康齋通錄中無間辭者。自遜志康齋外。又有曹醇乎醇云。月川胡敬齋。陳克庵。蔡虛齋。王陽明。呂涇野六先生。○先生讀陽明文集。始信之不疑。爲論次日。先生承絕學於辭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靜卽動。卽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卽下卽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驚之病。可謂震霆起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

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機輕於指點、啟後學躡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踔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有不待言矣。○是年正月、爲先生五旬初度、有慨於夫子知命之學、作賦以自詒。復追悼丙寅諸君子之死、作逝哀以哭之。又以洵氣質庸暗、著做人說、讀書說示警。○先生自春徂夏、無事、率終日靜坐、有事則隨感而應。每事過、自審此中不作將迎否、不作將迎而獨體淵然自如否。蓋自是專歸涵養一路矣。友人張公伯樞爲洵授經、嘗語洵曰、向來但仰尊公高風

素節如秦嶽、然比朝夕聆教、始覺氣宇冲融、神情淡靜、又如春風、被物溫然、浹於肌理。斯有以窺先生之微矣。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五十一歲。

秋九月、出弔黨籍諸君子。

皇弟信王御極、逆閹受誅、黨禁解。先生裹糧渡錢塘、徧弔諸君子之喪。無錫則高先生、蘇門則周蓼洲、順昌、江陰則繆西溪、昌期、李仲達、應昇、桐城則左滄嶼、光斗、吳江則周季侯、宗建、姚江則黃白安、尊素、疑有祭文逸。今亡或登堂卽位而哭、或拜哭於墓門。其遠者如楊



大洪漣、周綿貞起元，並遣弔之。高氏子以景逸先生遺表及別友人書呈覽，先生書跋語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者，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又處化時端立水中，口不入勺水。先生平生學力堅定，故做得主張如此。攝氣歸心，攝心歸虛，形化而神不化，亦吾儒常事。予懼後之學先生者，淺求之東漢人物，復過求之二氏，特表而出之。

冬十一月起陞順天府府尹。

上給還削奪諸臣官誥，先生與焉。時秉政者皆逆閹



餘孽、名爲反正、實用邪黨、以故先生經年不登啟事。
給諫黃承昊、南銓曹臧照如薦於朝、奉旨起用、而太
宰王永光猶遲遲。久之、乃起京兆尹。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五十二歲。

春正月、疏辭不允。夏六月壬午、二十日發自家。

先生傷諸君子之死、而身叨新命、不勝存亡顯晦之
感、拜疏辭、上不允。再拜第二疏、賫至京、爲所親見、尼
未及上、而朝命又敦趣赴任、遂行。抵杭、會友人講學
於先覺祠、又致書巡撫陸完學、請舉五君子之祠於
西湖之勝。五君子者、卽逆璫魏忠賢所誣搆而慘死

者也。爲高景逸先生、魏廓園父子、子名學、以孝死。黃白安、

周季侯、廓園父子、白安同浙產。高先生嘗倡學於浙。季侯宦游於浙，故並祀之。

秋九月壬辰十一日。至京師。戊辰，拜疏預矢責難之義，以致君堯舜、癸卯視事。

上卽位以來，勵精圖治，核名實，別功罪，有犯法者卽宰執弗宥，臣下救過不給。先生謂皇上具大有爲之資，而羣工不能進之以二帝三王之道，致法令滋章，大非有國者之福。舟中卽草疏發明堯舜致治之本，面恩訖，詣會極門投匭以進。其畧曰：堯舜之道，仁義



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
壅蔽、與亂同事。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雖堯舜之
憂勤、弗切於此矣。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
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
兵事乎。誠得在事之臣、以屯守爲上策、簡兵節餉、修
其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
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日、
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
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夫今日所規規於小利
者、非理財之事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痾瘝、而輒以

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剋聚歛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輾轉得之民手。爲病甚於加賦。以若所爲。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煩苛者。頃者陛下嚴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輔臣劉洪訓亦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爲揆地惜。厥庫諸臣既發覺其見在矣。又勅問其既往。積弊相仍。事屬曖昧。此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爲頑鈍無耻。矯飾外貌以欺。



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而不辭者、正以未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也。聖明天縱、諸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謹凜、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表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盛乎。然則兵陳而不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

堯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之不已、轉而爲刑名。刑名之不已、流而爲猜忌。猜忌之不已、積而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於焉默証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陛下已一日躋於堯舜矣。未引漢宣帝、唐德宗、宋神宗爲鑒。疏入、上不懌、奉疎濶之旨。

冬十月己未、初八日。拜疏請修京兆職掌、不報。



按國朝設立京尹、頗倣前代、乃重之以撫按、分隸之以五城御史、故事權差輕、卽屬縣殿最、亦不開京尹履斯任者、率優游養尊而已。先生蒞任、深惟古京兆之職、大者擊斷貴戚、小者剪戮豪強、張趙包歐、往往而是、豈今盡不古若哉。乃拜疏請重事權、要之以久任、曰、臣雖不才、近在聖明埏埴之中、一切考功法、惟聖明所躬課、或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未立、或風俗敗壞、或人心澆漓、或城狐社鼠、公行白晝、爲民害者、皆一一問臣、坐臣以罪、總期不負古京兆職掌而止。上不報。先生曰、雖未奉俞旨、吾惟設誠致行。

之。於是首謁文廟、大會師儒、示以聖賢學問之要、令飭躬砥節、勉爲士君子之行。延三老嗇夫、咨地方利弊而興除之。發大興、宛平奸吏乾沒帑金狀論如律。又下令禁黜戚家人不法及巨猾舞文觸禁橫行長安者。戚畹武清伯蒼頭與諸生爭道毆之幾斃。諸生泣訴。先生怒曰：「國家養士幾三百年，若輩敢爾！」立命二人往擒，未至，又命二人往。武清躬詣謝過，而匿其人不見。先生拒不見，曰：「僕辱士而主庇之，是罪在主。吾將上告天子。」武清懼，乃僞飾一人至，跪廳事前，俯首受杖。先生詰得其實，縱之去。懲前往者數輩。又命



二人手銀鐙往、僕始出榜之若干、枷於武清門外。明日、三學生徒數百人皆涕泣感謝、且爲僕請、乃得釋。一時豪貴屏跡、都人士咸相慶於途。

十一月甲申、初三日拜疏固人心以張國勢、不報。

前月二十五日、

大清兵自大安口入、京師戒嚴、四方男婦麇至入都者、不可勝計、煤米價驟踊、先生禁弗能止。又營軍素稱疲困、驟命登陴、怨謗沸騰。先生曰、吾地方官、當以民生爲急、內憂爲先。乃上疏請下令撤九門七門煤米諸稅、降手詔發內帑一二萬金、一給地方各坊鋪設粥糜、

以惠災民。一賞京營守陴者。一賞營兵出援家屬。使無內顧憂。更發太倉米數千石以平糶。或預給軍士月糧一月。亟運通倉以抵之。再命五城御史會同臣府行保甲法。用戒不虞。不報。未幾而設粥恤軍。保甲諸款俱次第行。

立保甲法。

京師五方雜處。莫可究詰。加以流移日衆。奸盜叢生。先生乃立保甲法。其法十戶爲甲。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長。十保爲鄉。鄉有長。聚鄉爲坊。坊有官。五坊爲城。城有司。五城爲畿。



幾有守臣院臣。一戶容奸、九戶舉之。一甲容奸、九甲舉之。一保容奸、九保舉之。一鄉容奸、各鄉舉之。司坊官容奸、守臣院臣舉之。不舉者連坐。每鄉備器械弓矢、選健丁藝士、遞相部署、受命於上官以居守。仍告諭父老子弟、務遵高皇帝聖諭六言、使一鄉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共成敦睦之風、永效君親之戴。安插流移。

初六日、遵化失守、內地震動、難民歸京師日以千計。當事者慮奸細雜處、致生他變、欲置之郊關。先生力爭不可、曰、民心一失、何恃以守。此京兆事、毋煩諸君

過慮也。乃分遣僚佐於城外，籍難民姓名里業，給篆符入。先生驗符，躬撫慰之。有親戚者，令書親戚名居聽其往。無依者，分插大蘭若中，並聯於保甲。委寺僧譏察之。給贖鍰兩縣，設粥廠數十處，收養飢民。自此來者就食如流水，反側以安。○時冬日沍寒，守城軍士鵠立風雪中，一夕以飢寒死者三百人。先生悉呼市中鬻漿糜者，人給其值，令擔火酒椒飲軍士。先生巡行城上，見士有倦色，則曰勞哉士也；亟却其肩輿。士有寒色，則曰寒哉士也；亟去其煖耳。

大會薦紳諸生於學宮。



先生謂城守急著、莫過安民心、而欲安民心、莫先安士心。乃數會諸生於學宮、激以忠義之良裨、以鄉保之任、使之聯絡齊民、互相保聚。已復憂粥廠不繼、大會薦紳、倡義捐輸、得白鏹千金、米百石、分發兩縣、以濟流離、餽粥之乏。僵仆者、火室溫之、道殣者、給藁葬之。其間左單戶、勸富民更相調恤、人自爲養。自仲冬以迄明春、閔閔如一日。黎遺相慶更生。又嘗部合府輿、僮教之兵法、使成一旅、以備緩急。又屢出示曉諭衆庶、有能團結義勇、願爲王家宣力者、速報名上府、轉咨司馬調遣。至戰守所需、若車輛、釜餽、芻秣之類、

取給京兆者不可勝計、要皆經費所不載、先生竭蹶
措應、毋敢或怠焉。

壬辰^{十一日}。一拜疏再伸人心國勢之論、不報。

先生謂國勢之強弱、視人心之安否、且慮上無固志、
乃拜疏再以安人心之說進、一曰安民心、二曰安軍
心、三曰安士心、四曰安大小臣工之心、五曰安遠近
地方之心、末請上自安其心。謂寇準決親征之策、澶
淵之役、保及百年。靖康以後、遂不可言。今日大計、惟
皇上斷然以宋事爲鑒、則宗社幸甚。疏入不報。按日
月十九日、又拜疏爲亟陳城
守、急着以祈聖鑒事、今亡逸。

甲辰三時。伏闕請上視朝。

時承平日久。士民罕覩兵革。一旦變起。京師震裂。上自聞警。不視朝。一切章奏留中不報。又傳中旨。辦布囊八百。內官競進馬騾。并勅大小臣工各進馬一疋。先生曰。是必有以遷幸邪。說欺皇上者。乘輿一動。宗社大事去矣。吾守土官。義當與城爲存亡。乃躬詣午門叩頭奏曰。皇上深居邃密。外廷疑懼。臣請聖駕出御皇極門。召見羣臣。明言宗廟山陵在此。惟有嬰城固守。以繫衆望。一面批發奏章。羣策羣議。次第舉行。臣知時事雖亟。有萬萬不足慮者。匍匐終日不起。至



薄暮傳旨報聞始退。復造閣門揖政府曰：皇上不視朝者二旬，訛言繁興，宗社艱危，宗周雖竭愚誠不足上悚主聽。相公同國休戚，宜首以御門請，講求備禦長策，豈可泛泛然若秦越人之視而不力爲之所乎？政府曰：公姑歸署，行當得間圖之。先生趨而出。

丁未_{二十}祭于忠肅公。

先生請上視朝不可得，日詣當路商戰守事宜。諸公各爲妻孥計，漫無可否。先生益憤憤，乃集京兆官屬縣長吏暨鄉大夫文學士及諸父老子弟於城隍廟，設于忠肅公位，作文以祭之。畧曰：昔公當己巳之變，



隻手擎天、屹如山嶽。其大者在首、遏徐有貞、南幸之議、以定人心。卒能倡千古未有之局、挈乾坤而再造、洗日月以重明。逮甲子三易、復爲己巳、不減我公當年、在事之日。今日之事、其自宗周等而下、守土諸臣、有不心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殛之。其大小文武臣工、及於耆老士庶人、有不心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殛之。其內自禁旅臣以下、有不心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殛之。祭畢、令衆人前爲言、忠肅公當日事、稱引高皇帝開闢功德、列聖休養恩澤、以感動激發之。時先生辭氣踔

厲不自知、涕泗俱下、衆環向哭。又刻其文、徧遞內外各衙門、於是文武諸大吏稍有感奮者。先生在圍城中、一以忠義蹇諤之風感動上下、地方賴以無恐。始先生伏闕歸、卽草疏極言南幸之非、欲補牘諫。已而議漸寢、遂中止。○先生一日與郊祭、宿城外、府丞魏光緒在署。有男子戎服入府、踪跡之不可得。頃之庫掾進一箭、言夜拾自庫中、不辨從來。又傳有奸細布滿京師、約丙夜獻城者。迨先生歸、嗔矣。方進晚餐、光緒角巾帶劍而來曰、事變不可測、吾已訣妻子、與公出外彈壓、亦守土者之責也。先生曰、訛言肆起、舉城

洶洶吾輩乘夜而出、人心滋惑不可。遂堅卧不出。其遇事鎮靜類如此。

十二月庚申、會推兵部右侍郎、不報。

乙丑、十五日拜疏開廣聖心以濟時艱、不報。

上疑袁崇煥傾險誤國、下詔獄。繼而內閣錢龍錫、兵部尙書王洽、戎政尙書李邦華、工部尙書張鳳翔皆坐煥黨簿問、復以他事杖殺郎署數人。上益疑羣臣謀國不忠、廢督師、以總兵滿桂統領諸帥、召白衣甫授以副將軍、又以宦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諸進退刑賞出自上裁。諸帥以名位相埒、不肯受桂制、援



兵多潰散者、上置不問。先生上疏諫曰、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從此君臣相得、萬化自張。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付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不必坐錮之以深其罪。乃者聖謨淵遠、一切軍機悉取獨斷、如討伐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今以不信文臣之故、付之武臣之手。試問總理滿桂果以何時奏凱、度用兵幾伍、調將幾路、總理之謂何。而令祖大壽以跋扈逃、申甫以睚眦隙、其他入援諸將、大率視此、則桂果能以寡取勝乎。夫皇上今日所倚重



者莫武臣若矣。張鴻功以援兵潰而與之以戴罪。侯
 世祿以援兵潰而與之以戴罪。萬一滿桂失事。又何
 以處之。至是文武之途盡矣。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
 同患難者。於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閩以外
 將次第委之乎。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唐魚
 朝恩。宋童貫。可爲千古炯鑒。仰祈聖明幡然感悟。以
 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
 之業一舉而定也。疏入不報。越二日。桂甫果以全軍
 敗沒。聞二人死之。上亦不問。崇煥次年凌遲。浴自縊。
龍錫鳳翔皆遣戍。又誅
薊提劉策。晉撫
耿如杞數人。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五十三歲。

春正月拜疏推明人才邪正之介不報。

上重譴諸大臣羣小乘機逞報復凡異已者劾之去。於是首輔韓爌御史大夫曹于汴侍郎胡世賞朱世守次第罷官羣小重以東林爲口實先生拜疏推明之畧曰萬歷之季有高攀龍講紫陽之學世以東林名卒構逆璫之禍以死皇上首表遺忠攀龍已爭光日月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已者推入攀龍之黨卽如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賞之清謹皆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或次第罷官去



或以誑誤繫廷尉。識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惜。旦晚望皇上開赦過之門。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鼓掌稱快。朝去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爲未足。特設四面之網。使天下之人不出於假道。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疏入不報。

埋陣亡將士。

先是

大清兵攻德勝門。袁崇煥拒之。戰沒者二千人。申甫戰沒於蘆溝者七千人。滿桂戰沒於凉水者三萬人。上命京

兆府遣官收掩先生委僚屬董其役。方大興人徒日
事瘞埋。忽上怒先生怠命。下詔切責。蓋以前疏論中
官不當典兵。有借此行譖故也。先生躬至凉水蘆溝
監視。旦出暮返。午則袖糗餌以代糧。竭蹶月餘。埋骨
二萬七千有奇。將領給棺斂軍士籍以葦席。深坑厚
築。聯絡起墳。令所在植榆柳爲蔭。卒埋陳牲以祭之。
祭文見文集。春膏土化。又加封以示永久。

拜疏陳地方善後事宜。奉旨下部。

去年除夕。

大清兵退趨灤水。先生陳善後事宜。一曰慎選有司。二曰招



撫流亡、三曰清除道路、四曰通行保甲、五曰選擇民兵。至京師最急者、曰飭紀綱、明法度。廠衛衙門雖主禁奸格暴、而告密之途一開、拿訛之風轉熾。自今人心叵測、正宜處以鎮靜。末及久任之說、奉旨下部議覆。等上命府丞魏光緒、賫帑賑恤殘破屬邑。從先生招撫流亡之請也。

丙子、拜疏待罪、不允。

是時、所屬州縣殘破已多、封疆失事、雖無與京兆然。先生心不自安、故拜疏請罪。奉旨、着實心料理、不必引咎。

乙巳拜疏申明保甲、奉旨允行。

先是

大清兵集城下、先生以宗社爲重、不暇問職掌。及解圍、復留心民隱、念移風易俗終無踰鄉保者、乃拜疏申明之。

按日記爲遵奉明旨申明保甲事宜以安地方事、今亡逸。上命殫力舉行、仍諭都

察院通行五城一體申飭。遂輯保民訓要一書以獻。視前已行者爲加詳。大綱有七、一曰保甲之籍、二曰保甲之政、三曰保甲之教、四曰保甲之禮、五曰保甲之養、六曰保甲之備、七曰保甲之禁。保甲之法雖主弭盜安民、而實則教養武備胥寓焉。朔望率閭里講



鄉約、誦高皇帝大訓六言、修孝弟忠信之教、隨舉一鄉善惡勸懲之。六德俱備者、選舉三德具者、門旌以匾、濟惡不才者、三犯門辱以匾。小事聽約、長處分、大事聞於官、匿不以聞者、罪其長。於是勸農桑、廣積儲、立社學、行飲射、務使百姓敦本趨化、還於淳篤。又因比閭族黨而寄厲兵講武之政、戶備器械、保備牛羸、鄉備馬、正弓矢、選其技能者以時訓練之。聯以什伍、行以賞罰。平居而親睦、宛如同井、有事而捍禦、卽爲干城云。至京師、最傷風化者、莫過梨園、自勲戚至大猾、小有宴會、輒娼優並陳、流連卜夜、先生嚴其禁於

保甲中。一日出外、見昇戲箱於道、呼責之。其人遽曰、司禮某太監物也。先生曰、犯吾禁、雖王侯不宥、況若輩乎。命舉火焚之、盡逐諸優於境外、輦轂爲之一清。二月、遣弔趙儕鶴先生。祭文見文集。夏四月、清汰賦役。

時上詔天下有司清汰賦役、特設科院領其事。先生於順天一府裁革冗額一萬六千餘金、仍恐日久無稽、布之方策、以昭法守。又大興宛平兩縣費用不經、各衙門動以年例索供應、浸淫濫觴、而吏胥得以因緣爲奸、那借正供至萬餘金。先生取舊籍釐正之例、



所載者、裁之以義例、所不載者悉與報罷。諸權貴莫敢額外侵漁、漏卮頓絕。尋上疏請命科院刊定例款、附於全書之後、上從之。按是時有擒治奸猾一事、據日記四月初九日拜疏為訛、根結黨嚇詐、藐法欺天、謹據招糾、參以肅釐轂事。今是疏亡逸、不知訛棍屬何主名。

五月癸未、初四日。

拜疏極陳今日禍敗之局、不報。

滿桂敗、上以總兵馬世龍為總理、又召璫孽張鳳翼為總督、御史吳阿衡為監軍。鳳翼名雖總督、不敢節制世龍、而諸帥亦不受世龍節制。受事以來、永平、灤州、遷安之間不接一戰。先生已拜疏糾之。至是報豐潤、寶、劓殺傷男婦數萬人、鳳翼世龍亦不遣兵救援。

舉朝莫敢言。先生復上疏糾之曰。今所稱聞以外將將任者。非張鳳翼乎。朝廷不難以高爵厚祿起鳳翼於田間。固將以干城是寄。而鳳翼輒曰。事在總理。未賜尙方之前。曰。事在總理。旣賜尙方之後。亦曰。事在總理。則朝廷亦何利有此尙方付之督臣之手乎。且以馬世龍之總理無能也。皇上任之不疑。舉朝遂無敢異同者。閣部孫承宗亦倡爲不必用文臣之說。以佐之。御史吳阿衡則監世龍軍者也。受命之日。與世龍八拜定交。通國之人駭之。已而一切軍情掩敗爲功。殺良爲級之狀。竟不一登白簡。世有如是乘驄風



采乎。進而求之廟堂之上，諫官不論事，中樞不集思，宰相不運籌，可謂禁中有頗牧乎。奏上不報。

乙巳，拜疏敬陳祈天永命之要，奉旨切責。

京師解嚴，先生乃進祈天永命之說，爲更化之端。其畧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天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督責朘削之私不設焉。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陛下卽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又因及一切註誤者，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紛

紛狼籍、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卽遇者易應昌之以同奏獲罪也、亦處之以詔獄。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過於平反。夫以平反爲欺罔、則必以煅煉爲忠直、蒼鷹乳虎之輩接踵於天下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下有罪、一概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案、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歛宜緩、宜輕。陛下卽位以來、軍興告匱、不免以重歛責小民、宿逋旣誅、見征必盡、又趨及來年之預征、有司有逮、司道有罰、節節追呼、閭閻中旣



已不勝驛騷而最爲民厲者無如貪官汙吏卽邇者御史蘇琰之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被計於監司夫以巡方而黷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金魚甌塵之風空谷於天下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有餘仍查勘蘇琰贓証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贓律示天下以撫字之侶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尤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弗驅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終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阿人主以富彊釀天下土崩之勢則

所以終奏此祈天永命者、相臣實與有責焉。疏入、周延儒溫體仁恨語侵內閣、以先生早禱稱疾激上怒、遂奉嚴旨切責。且云、所請首除新餉、節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并賦役全書、何法速成。劉宗周必有便計、卽着明白奏來。

丁未、拜疏回奏、復奉旨切責。

疏畧曰、遼東一鎮、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圉遼東一鎮、原設之餉、儘足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之乎。更令沿邊州縣三輔之地、各選土兵、酌州縣衝僻、自三百名以上、至千名、量給口糧器械、以時訓練、有事而爲



兵備餉之額。無事而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講武。備兵之賞。春夏而務農。懸兵之賞。卽不能盡廢新餉。又何取五百餘萬之多。臣近於順天一府。賦役清出。冗員冗役。冗費等項。約至一萬六千餘金。已足準續派雜項一萬二千三百而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賦役一書。聞該科。院業有次第。要以清賦之法。清其賦之隱於民者。什一。清其賦之耗於官者。什九。清役之法。清其役之冒於舊者。什一。清其役之冒於新者。什九。而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陛下躬修聖德於上。而天下化之。士大夫孰爲競錐刀者。上以爲迂濶。復奉

旨切責。

八月戊申朔提調順天鄉試。

至月杪竣役。

九月庚辰拜疏請卹畿輔凋殘奉旨下部。

先是上命京兆府及各撫按積穀賑困乏先生拜疏推廣之一曰加派之令宜公二曰編商之令宜罷三曰火耗之令宜自上裁四曰透支之令斷自撫按禁疏入未蒙省發至是重以兵燹之後民不聊生而司農檄催愈急先生復拜疏言大宛有僉商之苦外州縣有派買荳料之苦有錢糧火耗兌頭之苦又請捐免新餉一曰平糶銀兩二曰典鋪酌分三曰祇候夫



馬銀兩、四曰庫吏賠墊、五曰興皂工食抽扣。未勸上以古昔盛王爲法、先撫字而後催科、重教化而緩刑罰。奉旨下部、戶部終寢閣不行。

置學田。

初、先生泣任庫掾、手羨餘以進、曰例固有之。先生懲而貯之庫中。時將請告、乃取其金、并捐助餘貲、置學田二百二十八畝。凡貧生薪水不給、父母故不能舉

葬、貧生故不能舉葬、與月考不能備供給者、分卹各

有差。

都人國子監博士金鉉紀其事於石。

辛卯、十五三疏請告、奉俞旨回籍。

先生守京兆一載。甫受事。拜疏請久任。意欲從容整齊。以幾古代理。旋遭兵革。惓惓安人心。明國是。凡所以爲宗社計者。靡不殫慮從之。京師安堵者。先生之力也。爲政潔已。率物務宏。大綱而畧苛小。重學校以作人才。講鄉約以興行誼。嚴保甲以戢奸宄。鋤豪右以安善良。類皆振風飭紀之事。其他簿書錢穀。委僚佐任之。不以爲屑屑也。尤加意民間疾苦。請蠲請貸。若惟恐後。軍興旁午。力主節財。恤流掩骼。諸大役費各千百計。僅取給樽節之餘。及捐助而足。久之。威惠漸周。人人自愛。而耻犯法。訟獄衰止。然終以秉正嫉



邪、好切劘君相、諸所建白、多格不行、遂連疏移疾。既得請、悉書任內施爲事宜告新尹。後先生應召入都、父老不忘舊德、必率子弟伏謁、先生慰勞如疇昔、士民仍呼劉順天、志私戴云。○先生在事、指紳素憚清剛、莫敢干以私、惟中貴人習難驟革、遇事把持、先生謝之、則闖入堂皇、言狀不應、出語相詆諆。先生爲不聞也者、治政事自若。中貴知先生終不可撓、好語慰曰、公執拗人、吾且去、再求未晚也。竟亦不至。居數月、中貴屏跡於公庭矣。

甲辰八月二十日。辭闕出都門。十一月壬寅二十日。至自京。

中官守門者見行李蕭然、相顧嘆曰、真清官也。士民遮道送者千餘人、至十餘里不去。先生下車撫之、衆皆泣、有送至潞河、俟先生舟行始歸者。

十二月、弔周寧宇。

周公高年碩德、爲前輩典型、先生居恒極敬禮之。去冬、以壽終於家、先生歸里往弔、率執紼送公葬焉。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五十四歲。

春三月癸未、

初三日。

始大會同志於陶石簣先生祠。

海內自鄒南阜、馮少墟、高景逸三先生卒後、士大夫爭以講學爲諱。此道不絕如綫、惟先生歸然靈光、久



而彌信。家居之暇，門人謀所以壽斯道者。先生於三月三日，率同志大會於石簣先生祠，搢紳學士可二百餘人。同主事者爲石梁先生。名夷齡。石梁、石簣先生之介弟也。初登講席，先生首謂學者曰：「此學不講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爲後人拔去，自暴自棄，病根。今日開口第一義，須信我輩人人是個人，人便是聖人之人，聖人人人可做。於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孔。」因以證人名其社。會期定每月之三日。

著證人社約

約言十則，約爲學之大者。凡以爲證人地也。附戒條

於後。

秋七月

著中庸首章大義發明心性之說曰、性只有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爲性也。心只有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爲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是時先生專揭慎獨之旨、教學者、或問慎獨下手處、先生曰、且靜坐。又問靜坐中愈覺妄念紛擾、奈何。先生曰、心不能靜、只爲有根在。濂



溪教人必先之以無欲。以此故也。於是作獨箴以明聖學。○同郡祁世培彪佳始問學於先生。座中言及生死之說。世培請曰。人於生死關頭打不破。恐於義利關有未淨處。先生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清。認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

冬十一月。續置劉氏祠田告成。

初。先生自南京奉差歸。慮宗祠祭產不敷。致春秋殷祀有踰時弗舉者。謀諸族兄乾陽公。創捐助事例。爲續置祭田張本。是時先生經理祠事。置田三十八畝。

歲時蒸嘗始免匱乏。

崇禎五年壬申、先生五十五歲。

春二月、輯劉氏家廟祀典成。

劉氏廟祀多不合禮、先生於丙寅勒爲祀典一書、至是復加參訂、頒布宗祠行之。首家廟圖考、次家廟昭穆圖考、次子孫序立昭穆圖考、次神位式考、次祭義十倫、一祭主、二祭年、三祭時、四祭器、五祭品、六祭儀、七祭餼、八祭樂、九祭旌、十祭法。

夏五月、重建古小學、迎尹和靖先生神位入祠、行釋奠禮。



古小學者、祀宋儒尹和靖先生也。先是天啟間、周海門盛標良知、遊其門者率流於放逸。先生思表章和靖以救正之、方謀所以修葺祠舍爲崇祀地、會遭學禁而罷。至是復具牒當事者、鳩工庀材鼎新之、迎和靖先生神位入祠、行釋奠禮。乃大會生徒、發明伊洛主敬之旨。自此去石簣祠、遙會於小學、陽明二祠、先生歲時嘗讀書小學中。又建養正堂、游藝所、左右翼以齋房、一如舊制。配享者四先生、宋石公墩俞公浙元韓公性、明潘公府、紀重建始末於石。又輯爲崇祀錄。按越中自陽明先生倡學後、其門人最著者爲

王龍溪由龍溪而傳及海門、海門同時爲陶石簣、俱本良知爲宗、而遞衍遞失其旨。石梁先生固嘗從事於斯而有得。是時曾講、仍揭良知以示指歸。每令學者識認本體、曰識得本體、則工夫在其中。若不識本體、說恁工夫。先生曰、不識本體、果如何下工夫。但既識本體、卽須認定本體、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則本體愈昭熒。今謂旣識後、遂一無事事、可以從橫自如、六通無礙、勢必至猖狂縱恣、流爲無忌憚之歸而後已。諸生王朝式、秦宏祐、錢永錫等奉石梁先生爲師模、糾同志數十人別會白馬巖居、日求所謂本體而識



認之。先生間嘗過從。一日、座中舉修悟異同、復理前說以質。宏祐曰、陶先生言識認本體、識認卽工夫、惡得以專談本體少之。先生曰、識認終屬想像邊事、卽偶有所得、亦一時恍惚之見、不可據以爲了徹也。且本體只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爲別有一物、可以兩相奏泊、無乃索吾道於虛無影響之間乎。又與宏祐書曰、學者宜時時察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說不得我、且做上一截工夫、置却第二義、不問須看作一個工夫始得。數致規正、諸生自信愈堅、先生遂不與之復辨矣。

秋九月、會推通政司通政使、不報。

格於內閣溫體仁也。時文湛持、姚現聞數以書候先生、先生不答。前後家居、凡朝貴人通書問、皆不答。

冬十月、著第一義等說九篇。

先生著第一義等說九篇、一曰第一義、二曰求放心、三曰靜坐、四曰讀書、五曰應事、六曰處人、七曰向外馳求、八曰氣質、九曰習靜坐。說畧曰、坐間本無一切事、卽以無事付之。旣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與之常惺惺可也。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卧、都作坐觀。



食息起居悉與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不會靜坐、且從整齊嚴肅入。其他諸篇、無非發明靜存之意。固先生示人入道之方、尤所以自言用功得力處。按是時先生用慎獨字、慎獨之功只於微處下一着子、故事專從靜中討消息。久之始悟獨說不得個靜字、曰一獨耳。指其體謂之中、指其用謂之和。又曰、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不得以未發為靜、已發為動。又不得以未發為性、已發為情。蓋謂喜怒哀樂以四德言、不以七情言。亦一時事不分前後際、遂有丙子以後語錄及聖學宗要人譏原旨、讀易圖說証學雜解諸書、大抵於先儒成說、掀翻無遺、卽延平看未發氣象、亦謂落邊際、獨信濂溪伯淳為無弊、俱卓然明道之書也。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五十六歲。

春三月、輯鄉約小相編。

時邑令講鄉約、先生叅酌古今、輯諸條說以佐不及。
首載高皇帝聖諭六言行釋大意、次鄉約事宜。次鄉
約類訓、一曰鄉人守望之約、二曰鄉人讀法之約、三
曰鄉祀之約、四曰鄉飲之約、五曰鄉射之約、六曰鄉
學之約、七曰鄉舉之約、八曰鄉儲之約。視保民訓要
更加詳明、令不能行。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五十七歲。

春正月、輯劉氏宗約。

先生輯宗約、立宗長一人、總宗教、以約九族之衆。宗



翼二人、左右宗長舉宗教。宗老一人、專以齒。如宗長年尊、不
另立宗幹一人、司大家錢穀出納。宗糾一人、任糾繩綱
 紀之責。置彰善紀過簿各一扇、以示勸懲。凡宗人有
 犯倫干義、財帛未明、皆質成宗長。若未經宗長處分
 而輒興詞訟者、以罪論。月朔告廟。宗長率宗人謁神
 位、隨舉祖訓一二條、闡明之。有疑則質、遇事則舉、而
 聽斷於宗長。宗人有善、當勸；有過、當懲者、俟會畢、宗
 長示以勸懲之典、仍各書其事於冊。按劉氏族大、風
生佐家政以來、事無大小、無不取裁焉。大抵示以尊
祖敬宗之道、聯以收族、合渙之誼、情雖謹、令之凜如
也。服習既久、風尚一變、二十餘年、通族莫
有訟公庭者。先生沒後、猶遵行其教不衰。

夏六月、輯聖學宗要。

先生謂孔、孟既沒、周、程、張、朱起而承之、又三百年而得陽明子、其傑然者。顧分合異同之間、學者多不得其要歸、乃輯五子書之要者、詮解之。周子則太極圖說、程伯子則識仁定性書、張子則東西銘、朱子則答張敬夫中和說及答湖南諸公書、陽明子則與陸元靜良知問答及拔本塞源論。大約以主靜立人極一語爲宗、而其餘諸子俱要歸於此、爲聖學宗要云。

秋八月、著人譜。

人譜者、譜人之所以爲人也。首人極圖說、言人心之



體分爲二五、散爲萬善、極而至於天覆地載、民胞物與、不外此心之知能、乃其工夫要之、善補過以異於不思善惡之旨。次六事工課、卽發明圖說之意。終之以紀過格、言過不言功、遠利也。○按是時秦宏祐倣袁了凡功過冊、著遷改格一書、善與過對舉、一理性情、二敦倫紀、三坊流俗、四廣利濟。陶先生序而行之。因以冊呈先生。先生曰、此害道之書也。乃與宏祐書曰、來冊廣利濟一格、宜除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等格、書之無消煞處。不如紀過、則無善可稱、無過卽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通處、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清。未有不入於邪者。至於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說箇爲善。僕以爲論本體。決是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因有感而著人譜。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五十八歲。

春三月。重輯合璧連珠。

先生既取孔孟之言。仁者類之。曰孔孟合璧。附以吃緊三關。一曰人已。二曰敬肆。三曰迷悟。今復哀周程張朱五子之言。仁者以益之。曰五子連珠。蓋取漢歷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之義、而三關并附以五子之說、遂合爲一編。

夏五月、遣諸生如天樂等鄉賑饑。

去年紹郡大水、所在民不聊生、而山陰之天樂鄉、蕭山之桃源鄉、諸暨之紫巖鄉、被災尤甚、民多餓死者。先生數致書當道請賑、當道難之、乃改圖私賑、募銀二百四十兩有奇、米一十五石有奇、遣諸生傅殷等賑三鄉、計賑戶五千二百六十口有奇。當道復允先生請、發米一百八十石、行官賑。

秋七月甲寅、初六日。枚卜閣員、欽召。八月癸未、初六日。拜疏。



請展限。丁酉發自家。

時首輔溫體仁在閣七年，專以繁刑厚歛爲先務，致民窮盜起。給事御史攻之甚力，體仁不自安，杜門求退。於是上念前此置相不得人，乃大破資格，進大小九卿翰詹於廷，親試之。復命吏部推在籍堪任者，太宰謝陞會同廷臣舉禮部左侍郎林釡、禮部尚書孫慎行及先生以上。上降詔召三臣趨朝，仍命部長吏疾馳促上道。當是時，自世廟以來，叅大政者率歸詞林，先生以外僚與孫公同被徵命，又皆一時宿望，朝野歡呼相慶。使者至，先生病瘧，拜疏請展限，越旬餘。



而愈。乃北發。尋上擢文公震孟直閣。又起用黃公道周、體仁大懼。亟稱病愈。出視事。

九月丁丑。次德州。疏辭不允。

冬十月戊戌。二十一日。至京師。拜疏請陞見。

先生先抵京師。而孫林二公未至。乃拜疏請。謂俟林鈺、孫慎行到日。同行見朝。或容臣先行見朝。上命須二人至。承旨吏范仁誤傳。令先見。先生遽行朝見禮。越日始知前旨。復拜疏請罪。詔詰責。尋下仁刑部。按問所繇。誤傳狀。時溫體仁因事逐文閣學。又忌先生入政府。故借端以沮進用云。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五十九歲。

春正月丁卯，二十一日。上召對於文華殿。

孫公慎行入都以病卒。上下劄子召原任禮部左侍郎林鈺及先生至文華殿面對。上問曰：方今人才匱乏，糧餉不敷，流寇猖獗，二臣可奏來。鈺具言：所以先生奏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足以供一代之用，止因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遂使在事諸臣相率以畏罪飾非爲事，不肯盡心職業。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殺賊。臣愚謂今日一一改



前日之所爲、天下方有太平之望。至流寇本朝廷赤子、若能撫之有道、則還爲吾民。今日急務、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欲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之叅罰。小民困於加派、猶可言、轉困於有司叅罰、不可言。蓋叅罰重、則縣官急於催科、而吏治壞、則民生不得其所以致盜賊日起、良有繇然。上又問邊事如何處置。先生對曰、臣聞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旣脩、則遠人自服。故云脩文德以來遠。臣聞帝舜之時、苗頑逆命、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卒以干羽舞兩階、而有苗格。臣願皇上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

政則天下太平。對畢趨出，上不懌而罷，遂傳旨林鈺入內閣，劉宗周查相應員缺來看。

庚午_二時_四。陞工部左侍郎，再疏辭不允。二月丙戌_{十一}，一拜命。

體仁諭意太宰授散秩，陞久虛司空席以待。先生疏辭，初以范仁案未竟請罪，繼以病請，上不允，遂拜命。而仁旋奏論城旦，詔從之。先是刑部具仁獄上，體仁調旨覆治，再擬輒再駁，及拜司空之命，即報可。

戊戌_二時_四。拜疏直陳轉亂爲治之機。

先生痛切時艱，歷數從前敝政，請上更調化瑟，畧曰：



皇上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於是首屬意於邊防、而賊臣遂以五年奏凱之說、進已已之役、疆圉孔棘、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叅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尙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遂日底於壞而不可救。故自厥衛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

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叅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朴繁而民生瘁、自嚴刑重斂、交困天下、而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益歸塗炭、事亟矣。天崩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



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
秦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
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
而又以過慙坐辜。使朝寧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於
國體人心。又有非淺鮮者。夫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
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
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風雷。則
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
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
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

培國脉。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
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
之釁。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天潢
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
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乎外患內憂哉。皇上但
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繇、與今日不忍
輕棄斯民之意、乃遣廷臣賁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
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
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
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方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



義之恐後而又奚煩於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臣聞之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於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末糾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疏入。上大怒。欲重處。次輔錢士升擬嚴旨進。又發改票。溫體仁加嚴以上。上意反解。親爲改定曰。劉宗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堯舜事業詎不

頗慕無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

三月辛亥日初六拜疏恭申對揚之忱。

先生以前旨事事商求不勝感激乃復以堯舜之道進畧曰堯舜之所以爲聖者致謹於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繇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皇上固已具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過不及之端已授之政事之地。卽求治而過不免害道者有之。乃時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亂同事與。又時時



而謹凜之。卽此一念謹凜爲道心之主、爲精一、爲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撫民、不患寇之不還爲吾民也。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涖中國、不患四方之不歸我戎索也。蓋天下之治從本源執要、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推行、則神不役而智周。惟皇上深致意焉。

夏四月丁丑

初三日

拜疏請禁天下言利、奉旨詰責。

時陵工、城工、天壇諸興作競起、度支告匱。又以罔寺缺馬價、上命諸臣捐助。大學士溫體仁、勲臣朱純臣率先捐助有差、又罷來年朝覲、令各輸道里費以濟。

國用。先生疏諫畧曰。臣聞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不聞其出於利也。方今國步艱難。諸臣孰爲匪躬自効者。卽所輸厘厘。何當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此臣所謂利也。且夫輯瑞何典也。而議以捐助罷。倘遂行之。辱國滋甚。未言聚歛之臣。甚於盜。臣請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而尤在先慎乎德。以爲理財用人之本。疏入。奉旨詰責。

六月己卯。初六日。會推閣員。不報。

奉旨推閣員。三推及先生。始廷臣一再推。上俱不用。意未嘗不在先生也。體仁恐。嗾會稽人許瑚上疏短

先生曰、劉某才諳不足、而道學有餘。主治未獲經綸之益、甄士殊多砥礪之功。上謂瑚屬同鄉、而所言如是、遂不果用。

戊子^{十五}日。三疏請告、奉俞旨回籍。

時溫體仁脩黨人之隙、連逐同官文震孟、何吾騁、錢士升去、循吏如成德、申紹芳等俱以門戶重得罪。上又篤信體仁、益用峻法繩臣下、亂政錯出、市井雜流如陳啟新者、皆得論列天下士。先生曰、吾不可以不行矣。遂三上章乞骸骨、詔許之。

秋七月癸卯^朔、拜疏辭朝、出都門。



先生因辭朝復拜疏陳悃畧曰、伏願聖德日新、聖脩時懋、本之靜存、動察。惟是分理欲而辨消長、驗之出身加民、乃在謹好惡而端用舍。繇知言以知人、則遜於乃心、終不若逆而求道。繇用人以行政、則謀之新進、亦何如卜之老成。第恐偏聽生奸、致解仁賢之體。且慮積疑成隙、終開門戶之爭云。先是先生草疏欲叅體仁爲人所洩、體仁遽調旨允放。臨行復遺以書、歷數其罪切責之。

己未_日。十七次天津、聞邊警、暫止津城。

大清兵自宣鎮入破昌平、皇陵告急。先生聞之、謂國難崩摧、



非臣子接浙時、乃入津城、佐撫軍賀世壽籌兵食。京師士民揚言曰、已巳之變、定國綏民、繫劉公是賴。今在津門、何不以尺一召之。朝廷獨不爲都城根本計耶。於是兵垣宋學顯請召還、少司馬王業浩亦以爲言。詔下部議。謝太宰復希體仁指巧沮而罷。越月、大清兵退、先生乃南行。

九月壬子、日。十一次德州、拜疏陳時事、奉旨革職爲民。時先生草疏極言賢奸顛倒、任用匪人之禍、遣僕上之、爲中書陳龍正所阻。賁疏者反至德、先生曰、吾不言誰爲言者。是時上以邊警、復用中官監督邊鎮、先

生并入其事於疏中、改竄前稿以進、其畧曰、臣惟我皇上注意邊防、自己巳巳以來、無日不疇咨側席、而今日之禍、一至於此、臣以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已巳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爲法受惡耳。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已者、槩坐以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寢疏於人主、則今日之禍、實已巳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丁魁楚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以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以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



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
如杞之死。今也邊庭日警、國勢日蹙、朝臣之纍纍若
若徵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
之或戍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爲異已驅除者、今不
難以同己互相容與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
無已時也。語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皇上
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
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
上尙綜覈而臣下吹求瑣屑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
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

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今天下卽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弦之不暇。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遞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



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叅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是時、有明於治理如御史金光辰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卽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光辰竟以言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非所以示天下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鄭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無告坐、何以示敦

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披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語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挽回世道之根本，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脩職業，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疏入，司禮以語刺中官，恚甚，在上前擠之。體仁復舉申理成德等爲偏黨，激上怒，降旨：「朝廷委任邊臣，何嘗



不專。平時一味欺蒙。遇警輒至疎虞。特遣監守查飭。夫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乃謂恐傷中官之心。是爲何語。已已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黨比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滅倫。反指爲刑政之外。又牽捏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明係比私亂政。顛倒是非。姑着革職爲民。按成德滋陽令也。應而負氣誼文閣學先是以

警翰趨朝。道經其地。德治席款之。酒酣偶案上有紳籍。德濡筆甲乙曰。某某賢。某某不肖。異日得位。當令朝廷肅清。數體仁十大罪。太守鄭偵知之。遣健卒報體仁。臺使者禹好善至。遂劾德賊千萬。德亦連疏叅體仁。奉旨下詔獄。廷杖竟以貪戍。申紹芳文公嫺戚也。官福建布政。齋捧畢休沐歸里門。時論咸謂紹芳賢而久任。宜內轉。文公在直間嘗言之。體仁心嫉文公。因嗾太宰謝陞叅紹芳。鑽刺體仁。擬旨逮訊。以旨

導示同官。文公遽擲之几上，出語侵體仁，聲色俱厲。體仁遂舉以入告。卽日策文公間住。次輔何吾驎亦微有言，不自安，請告亦予。致仕去。紹芳尋遣戍。鄭鄮以庶常降謫，家号擅才名，素依托正人，而實不肯於鄉。與孫淇澳同邑，孫赴召，鄮尾而進，欲藉以復官。見人輒慢罵，體仁體仁，心啗之。會體仁忌衆正彙征，無可藉端，遂借鄭鄮以搆。同邑中書許曦出疏証之，詔磔諸生。平淫穢事，又熒同邑中書許曦出疏証之，詔磔諸市。

始以大學誠意、中庸已未發之說示學者。

先生在官多暇，有所得輒次第記之，名獨證編。論大學曰：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邇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處已無可推矣。而工夫則從格致始，謂致其知止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



之物、要歸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誠意之功。工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真工夫。如離却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又曰、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朱子以所發訓意、非是。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正見意之有善而無惡。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正指所存言也。如意爲心之所發、將孰爲所存乎。如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知本之旨乎。又曰、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

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意。無用以心爲用。是之謂體用一原。是之謂顯微無間。論中庸曰。程子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時下不得箇靜字。已是千古卓見。却不肯下箇動字。然人安得有無喜怒哀樂之時。而後儒苦於未發前求氣象不已。惑乎須知一喜怒哀樂。而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所發言謂之和。以表裏對待言。不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合陰陽動靜而妙合無間者。獨之體也。或問寂然之時。四氣冥於無端。感而遂通之時。四氣造於有象。安得以未發爲動。已發爲靜乎。曰。寂然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淪



於無感而遂通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滯於有。以其未始淪於無故當其未發謂之陽之動動而無動故也。以其未始滯於有故當其已發謂之陰之靜靜而無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性之所以為性心之所以為心也。他日先生曰大學首揭三綱表人心之道體次詳八目示精一之全功而執中之義已蘊於此矣。孟子思直指喜怒哀樂謂之中。周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其言未發之中即意誠之真體段故皆以慎獨為本教。乃知學庸二書相為表裏示後人以入道指訣自聖學不明而心宗遂晦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為誠意之功而道心竟溺於危殆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而中體或落於偏枯。於是二書自相矛盾學術寢以支離更數千。年流禍未已則亦吾儒之說有以啟之也。○是時先生工夫只在畧綽提撕間每愛舉天下何思何慮誠

無爲無欲故靜、有所向便是欲等語曰、本體只是這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并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爲本體、彼爲工夫。旣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并無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自此專舉立誠之旨、卽慎獨姑置第二義矣。先生惓惓說箇誠字、又惓惓說思誠二字。

冬十一月至自京。

十二月乙酉、

十五日。

夫人章氏卒。

先生平生不問生產家政、皆操自夫人。夫人性剛明、舉止端重、處閨閣無惰容。及卒、先生哭之曰、失吾良友。題其旌曰孝莊、書苦次說示約。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六十歲。

春三月遣諸生如嶸邑賑饑。

去歲嶸亢旱不登。是春穀石千錢。小民率掘土當食。或啗草根木皮。死者道相望。邑令已設法行賑矣。是月之會。座中言及賑事不繼。先生太息久之。因商之諸生。謂借資廣糶。庶幾米集而價自平。王朝式曰。嶸民死者多矣。存者無一錢。而欲以平糶博半菽之飽。何啻索之枯魚之肆乎。蓋如昔年天樂故事。轉相傳募。以佐縣令所不逮。先生然之。遂書緣冊。勸輸得銀六百三十七兩有奇。米一百七十一石有奇。命王朝



式、秦宏祐、錢永錫、邢錫禎、楊鰲、邢錫祥、王兆脩、徐廷玠、王受之等入岷綜賑事。岷文學王儼、弦佐之又募岷米八百九十石有奇。諸生徧走山谷問量度道里遠近、設粥廠一百三十七所、每鄉推擇有心力者董之。給粥月餘、日飼四五萬人。仲夏麥盡、民復嗷嗷、朝式欲行三賑、請再募。郡中人多難之。會祁世培請之當事巡按某、發贖鍰百金。先生復命朝式等募之。岷邑得銀三千三十兩有奇、糴穀凡賑饑民四萬二千一百三十口有奇、迄於有秋、一邑獲全。

是時問學者、縉紳則吳執御、葉廷秀、王嗣爽、諸生則



趙重慶胡鳴銍、金鉉先生皆有答書。答金書曰：學當求之於靜，其說終謬。道無分於動靜，心無分於動靜，則學亦無分於動靜。所云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正指獨體邊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也。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歛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則所謂天樞也，卽所謂獨體也。今若以獨爲至靜之體，又將以何者爲動用乎？藏而後發，白沙有是言，其始學固悞也。其後自知其非，又隨動靜以施其功，亦悞也。總在二五邊生活故耳。故君

子之學、慎獨而已矣。

冬十一月、辨解太極之誤。

是時、先生有論學數十則、

見學言內。

其辨太極曰、子曰、易

有太極。周子則云無極。而太極無極。則有極之轉語、

故曰太極本無極。蓋恐人執極於有也。而後之人又

執無於有之上、則有是無矣。轉云無是無、語愈元而

道愈晦矣。因曰、一奇卽太極之象、因而偶之卽陰陽

兩儀之象。兩儀立、而太極卽隱於陰陽之中、故不另

存太極之象。於是縱言之、謂道理皆從形氣而立、離

形無所謂道、離氣無所謂理。曰天者萬物之總名、非



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又曰、理卽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論於象數、道術始歸於一乎。他日、先生曰、千秋上下、大道陸沉、總坐無極、太極四字、學者且細讀通書、每個入門。○先生又發明大中未盡之意、論誠意曰、或問、子以意爲心之所存、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

啻千里。又曰、大學言正心、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証之、是指其所發言也。中以體言、正以用言、周子言中正、卽中和之別名。中和以性情言、中正以義理言也。知心以所發言、則意以所存言、益明矣。論已未發曰、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而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謂中、卽信之德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於所性爲仁、於心爲惻隱之心、於天道則元者善之長也、而其時爲春。自其油然而暢也、謂之樂、於所性爲禮、於心爲辭讓之心、於天



道則亨者嘉之會也。而其時爲夏。自其肅然而歛也。謂之怒。於所性爲義。於心爲羞惡之心。於天道則利者義之和也。而其時爲秋。自其愀然岑寂而止也。謂之哀。於所性爲智。於心爲是非之心。於天道則貞者事之幹也。而其時爲冬。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卽謂之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於所性爲信。於心爲真實無妄之心。於天道爲乾元亨利貞。而於時爲四季。故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言謂之中。不必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喜

怒哀樂之發於外言謂之和不必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如內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卽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卽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慎獨之妙。所以卽隱卽見。卽微卽顯。而慎獨之學卽中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脉也。按。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爲單提口訣。直求之思慮未起之先。委犯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之譏。朱子從事延平之門。初不喜其說。退而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爲下手。謂獨爲動念邊事。久之又無所得。終歸之涵養。



一路。陽明先生亦有致中無工夫工夫專在致和上
 之說。止因諸儒看中字太深獨字太淺而誤以慎獨
 之功爲致和之功故也。先生謂獨中具有喜怒哀樂
 四者。人無無此四者之時。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
 所發言謂之和。不得以寂然不動爲未發。以感而遂
 通爲已發。蓋謂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故慎
 獨之功。致中以立天下之大本。而達道之和。即此而
 在中。以立天下之大本。即隱即見。即微即顯。和以行
 天下之達道。即見即隱。即顯即微。是之謂無隱見無
 顯微。學者從此致力焉。將上之不至。以揣摩氣象爲
 極。則下之不至。以把持意見爲工夫。千古儻侗支離
 之弊。一朝頓掃。而濂溪主靜之說。至是而始復明於
 天下後
 世也。

先君子戢山先生年譜卷之下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六十一歲。

春二月始幅巾野服。

是月孫甥章安民分居。安民一匡子也。一匡歸先生。先生課之讀補邑庠生。越十日病瘵卒。復撫其遺孤。至是安民已娶婦成立。復補邑庠生。先生曰庶可報吾母於地下矣。授之百金令分居。又遺資爲姊氏卜兆。先生平生嫁二從妹。嫁一姑表姊。娶一從弟婦。娶一再從弟婦。撫一孤甥。娶甥婦。以及孫甥。孫甥婦。晚年又娶姑表弟婦。娶外母孫婦。又爲外母及其公姑。

各立祭產若干畝、家中簞糲不飽、不憚殫力任之。

三月、劉氏宗譜成。

先生輯宗譜、凡七卷、首淵源考、次世表、次年表、次選舉表、兼載王言、次紀學士大夫贈言、次世家列傳、及閏範、次祖訓、次宗約、次典禮志、次土田志、合之備一姓之文獻焉。

冬十月、刪定陽明先生傳信錄成。

時談禪者動援陽明而闢朱子、先生曰、朱子以察識端倪爲下手、終歸涵養一路、何嘗支離。陽明先生宗旨、不越良知二字、乃其教人惓惓於去人欲、存天理、



以爲致良知之實功。何嘗雜禪。欲刪定二子書以明學術之同歸。乃先摘陽明文集爲三卷。每條有發明。以世之讀是書者訛故也。駁天泉證道記曰。先生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起。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用。無乃語語絕流斷港乎。四無之說。先生當於何處作答。他日。先生有言曰。心意知物是一事。此是定論也。既是一事。決不是一事皆無。因爲龍溪易一字曰。心是有善無惡之心。



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不知先生首肯否。或曰：曷爲必言有善無惡乎。曰：大學止言致知，曷爲先生必加良字以附益之乎。學術所關，不敢不辨。朱子止閱晚年定論，全集不及更定而罷。他日先生良知說，口知善知惡，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爲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爲心崇也。良在何處。止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粗，故不得不進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固不待龍溪駁正而已。知非大學之本旨矣。是時諸生互辨異同。先生答王朝式書，深闢佛教之非，冀其反於正道。又有答朱昌祚等書，勉以敦篤自脩，不當黨

同伐異、彼此不能合。先生自解司空職歸、遇會講多
遜謝不赴。蓋白馬諸友以所見自封、不受先生裁成
而流俗之士又旅進旅退、無潔已請事者。遂聽諸生
自相會聚矣。

十二月丁未、收塋秦臺公、章太夫人於會稽西裘村之
鳳山。

先生以考妣下將塋域爲平田、欲得吉壤以築。時壻
陳剛卜地得鳳山、遺以塋夫人及開壙土佳。先生遂
決意收塋二親。秦臺公柩年久不可舉、易殮成禮。先
生生不見父、捧遺骨而哀號不自勝。旣窆、䟽食三月。



終身繫白幅巾、遺衣遺土、仍封於舊宮、戒勿毀。自此先生半在雲門、若耶間、依依墓下、不忍去。時王業洵偕毓著十七生及門、先生固辭不受、而毓著執弟子禮不改。按先生講學以來、未嘗以師道自任、有脩贊者、必曰不足爲吾子師。辭之至再。其稱門人者、彼固欲以門人自居、而先生處之儕友如故。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六十二歲。

夏六月、續置四世祖芳齋公以下八世祭產告竣。

先生既續置祠產及始祖三世墓田、而四世祖芳齋公以下祭產復不敷、高祖以下則無半畝之饗、先生

於不足者增之、無田者補之。四世祖芳齋公、五世祖遂安公、六世祖素菴公、七世祖怡軒公、高祖守直公、曾祖茅山公、祖兼峯公、考秦臺公、上下八世、共置田七十畝。又季叔秦屏公遺產十三畝、以無嗣歸於女陶先生贖還、爲公世世蒸嘗。芳齋公貴州軍籍也、舊有軍裝田、爲族人侵沒、不避嫌怨復之。別置守直公義田若干畝、以贍子孫貧乏者。仍各勒祀典、用垂永久。自是始祖以下蒸嘗、皆先生所措置、而先生贍產終不敵其半、復皆遺自先世與夫人紡績之餘。武進大理丞張二無瑋初受易於孫文介、聞嘗旁叅釋



氏一日、遊徑山、得先生宗旨於門人、喟然嘆曰、道在是矣。因以書自通、致其宗服之誠。九月、渡江謁先生。先生叩所學、二無以靜對。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若專求之於靜、便有喜靜惡動之病、非古人體用一源之學也。二無曰然。已而更端請曰、讀先生所著人譜、而知學者得力莫過損益二卦。懲忿窒慾、克已也。遷善改過、進德也。固有終身用之不盡者。先生曰、不然。要識得乾元乾知大始、懲窒遷改、綱領也。得此綱領、則功夫入粗入細、皆爲有益。不然、卽少有得力、摠入人爲湊泊、於身心了無干涉、幾何而達本原之地乎。

二無曰、此旨自元公後、不圖今日復聞於先生也。盤桓數日而別。

冬十二月、定經籍考。

先生初年疑禮記龐雜、卽有刪定之志、而不得其說。是時取二戴詮次之、始知記中夫子之言皆家語文。又有夫子對當時君臣語、戴氏去其問答、私爲已有、悉改正如舊。合大小戴爲一十四卷、每篇表孔子之言爲正記、附以記者之說、各從其類、錯者正之、訛者衍之、間有缺者、以家語補之。另立樂記補六經之缺、又節曲禮入少儀、同文王世子合之大學爲古學記。



取曾子十篇配四書、別錄丹書、投壺、奔喪、爲尙書、儀
 禮逸經。削者數篇、各編輯成書。已而以朱子儀禮經
 傳之說爲是、罷去前編。復舉古人經籍訂定目錄、尙
 書逸經二篇、曰夏小正、附月令。丹書、儀禮逸經六篇、曰
 公冠、投壺、明堂、奔喪、諸侯、釁廟、諸侯、遷廟、儀禮逸傳。
 除檀弓、禮運、經解、哀公問、燕居、問居、表記、儒行、曾子
 問、凡係夫子之言、還家語、及曲禮等篇、另見外、分二
 十二篇、曰冠義、附深衣考。昏義、士相見義、補劉氏。鄉飲酒義、
 燕義、射義、朝事、聘義附見。公食大夫義、補劉氏。喪記、三篇。喪義、
 四祭法、祭義、三篇。禮本、卽禮器、禮坊、附經餘。樂記、附鐘
 篇、三本。禮器、禮坊、解餘。樂記、附鐘

削者四篇曰緇衣帝繫官人明堂位。

其禮察保傳餘簡還賈誼勤學

還荀

家語正集三十三篇曰相魯王言大昏問禮五

儀三恕好生觀周賢君辨政六本顏回子路初見入

官困誓五帝執轡本命論禮觀射郊問五刑刑政禮

運冠頌廟制辨樂問玉正論子夏問子貢問公西赤

問曾子問家語補集二篇曰表記雜記。

雜取說苑韓詩外傳孔叢

子等

家語外集七篇曰千乘四代虞德誥志少辨用

兵少問。

即大戴記餘篇

家語附集十二篇曰始誅儒行致思

辨物楚聘經解五帝德屈節本始終記七十一弟子

弟子行皆從削也。古學經曰小學。

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王制。大學

學記上

文王世子合大戴保傳

學記下

即原學記

四書曰曾子十論

語孟子子思

中庸

又定後儒爲十三子曰董子文中子

周子程子程叔子張子朱子陸子曹子薛子吳子

康胡子王子

他日先生曰朱子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之說古人原是此意禮記一書大抵如

周易之十翼春秋之三傳各自爲書不必比而合之必欲比而合之則有餘不足之數暗不得不取他書以益之仍非古人之完書矣元儒吳草廬著三禮考註備言此意但草廬於戴記亦擇焉不精不無遺憾耳余向有所更定未及成書姑以俟後之君子。見小學集記書學下。

古學經成

先生既定經籍考乃先取學書釐正之小學則以曲禮爲第一少儀第二內則第三玉藻第四王制第五



儲藏

大學則從高先生古本次第而章句之。學記上則以文王世子合之大戴保傳。學記下卽原學記總名古學經序十三經首。初高先生以大學古本見示。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卽戴記古本挈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通前爲一段。釋格致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本之崔后渠銑。高中元珙所定。先生讀而亟稱之。已巳夏。著約義一編。謂既可剖一而爲六。斷不可不剖首段之一而爲二。以釐正八目。乃斷自首節至天下平爲正經。脩身節至聽訟節爲一章。釋格致之義。以下如舊置爲之發明其畧。晚年以所疏



語多未定之見存之笥中。是編所定分章如約義而
疏解則從高先生居多。先生讀大學曰大學之道
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
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也
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知
本知此之謂知至。故格物致知爲誠意而設。非誠意
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必言誠意先致知正示
人以知止之法欲其止於至善也。意外無善獨外無
善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致知後
此不必在正心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

并無脩齊治平之功也。又曰、慎獨乃誠意之功、誠無爲敬則所以誠之也。誠由敬入孔門心法也。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六十三歲。

春正月、奠陶石梁先生。

石梁先生卒、先生率門下士哭之、私謚曰文覺、操文以祭、畧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離覺無心、卽覺卽學。惟人心之陷溺愈深、而覺覺之機權愈拓。昔人通啟宗門、先生益排元鑰、直令學者求諸一塵不駐之地、何物可容。其糾縛橫說、豎說、不出良知遺鐸。凡以還人覺性而止、亦何異於前。

洙泗後濂洛。先生與陶先生宗旨各異。然相對少有
辨難。惟虛已請事而已。

秋七月古小學集記成。

小學之役既竣。先生取和靖先生所以立教之意而
推廣之。輯爲集記九卷。示學者。首學的。次躬行。次六
藝。曰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學、數學。終之以聖統。聖
統有明上逖往古。念菴羅子、陽明王子、敬齋胡子、康
齋吳子、附陳白沙、敬軒薛子、陸子、朱子、附李延平、尹
子、張子、程叔子、程子、周子、王子、董子、孟子、子思子、曾
子、顏子、孔子、衛武公、周公、文王、附武王、伊尹、成湯、皋
陶、夏禹、虞舜、唐堯、伏羲氏。維元氏而終。以吾道千城
述先儒之言。以闢異端也。按諸儒與前所定十三
子小異。於宋進尹子。於明退曹子而進羅子。○時有答文德翼司理沈中



柱曹廣二進士問學諸書。

冬十二月辛酉、改築下蔣先塋衣冠之藏、祔塋章夫人。先是、下蔣啟封、無蟻水之患、而夫人卜地無所得、乃營舊宮、塋之。左規生壙、仍實秦臺公遺木、遺土於其中。先生爲夫人志墓、且附以自況、稱劉子合塋預志。建立社倉於所居之里。

是年春、越郡遭水災、米價驟踊、民以大饑。先生與祁世培悉心謀荒政、請上官招商通販、發倉廩、而紳士各出私困以平糶、設粥佐之、全活者萬計。至秋收、復告歉、郡守下令每坊儲米二百石、至來年平糶如故。



事。先生曰、年年議儲米、年年議平糶、何日之有。乃建議卽以儲米數爲倉本、每年秋成、科息三分、上倉積至四百石免息。遇大歉、分饑戶上中下三等、上等行粥賑法、中下等行平糶法。小歉、但以十之九平糶、十之一施賑。豐年聽時價發糶。糶法遇大歉、減時價十之二、小歉減時價十之一。定期季春季夏粥賑亦在春夏之交、百日爲率。其有孝子悌弟、節婦貧儒喪不能舉者、年有卹、不論豐歉爲非賭博、雖遇凶不賑。推擇本坊老成殷實者掌其事、以三年爲任、任滿交代。書其事宜爲昌安里社倉記、每歲如法行之。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六十四歲。

秋九月始輯古小學通記。

集記既成或謂有體無用先生復輯通記一書明治

天下大經大法凡分四編首政本

首大學石經次務學篇次知本篇次

誠意篇次正心篇次脩身篇次

問官首孔子問官

齊家篇次治國篇次平天下篇

次周官曰天

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次歷代六官首子

官考曰官制士田典禮兵制刑法平準

次入官張入

官次春秋諸臣尚論

次戰國諸臣列傳

次守宰列傳

次監司列傳

次文學侍從

列傳次諫議

列傳次師儒

列傳次將

列傳次五等世家

次天王本紀次逸民外紀

之以王道

歷代詔書奏議赴少宰任尚携書編輯大體具者

十八九未及成書而罷。時有與同郡章給諫正宸

書責其久居言路、不能以諫顯。

甲申日十一一起改吏部左侍郎。十一月丙申、疏陳前罪、不允。

先是、少宰員缺、廷推數人、上俱不許。適召對、上言及大臣如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爲慨嘆久之。罷朝、特遣內侍傳吏部擢用先生、故有是命。先生聞報、謂待罪之身分、宜屏息田間、敢荷賜環殊典乎。拜疏陳前罪、乞上收回成命、容臣薄譴在籍。徐俟定論、兼申救黃公道周。奉旨、劉宗周以清望起、改佐銓、著遵旨前來供職、不必剖陳。按、是時閣臣薛國觀新敗、詔特起舊輔周延儒相之。



欲反前苛政以圖治平。延儒乘上意推獎舊德如鄭公三俊、范公景文、張公瑋、金公光宸、李公邦華、倪公元璐、黃公道周、吳公麟徵、祁公彪佳、陳公子壯。以次登用。先生召時延儒尚未入朝。實簡自宸衷也。○黃公以稱引鄭鄮及糾楊嗣昌奪情謫江西都事。既而巡撫解學龍復薦公賢。上謂公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下理。廷杖時傳擬公重辟。故先生疏及之。旋爲輔臣延儒所救。遣戍去。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生六十五歲。

春正月拜疏請告不允。

時患癰閉以病請也。

夏五月丁丑。

初九日。

發自家。

先生患癰閉未解忽聞

大清兵破松杏寧錦。又聞流寇破歸德進圍開封。所過無堅



城蹶然起曰。際此時艱。豈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爲君父之身。遂襆被上道。洑從行。宵渡錢塘。及會城。當事者來迎。而先生已出北關解維矣。

乙未_{二十七日}。次淮安。再疏請告。仍次淮安以候旨。

拜疏敬陳聖學以終致主堯舜之誼。

先生感上知遇。恐一旦填溝壑。長負聖恩。死不瞑目。又熟念天下治亂之故。決不能舍道而別爲手援。故拜疏陳聖學以終致主於堯舜。凡數千言。其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臣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化出焉。人主之心是也。虞廷之訓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萬世心學之源也。臣請
陛下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獨知之地，炯然而不
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此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
卽是惟精；誠此之知，卽是惟一。精且一，則中矣。隨吾
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矣。此
慎獨之說也。蓋上聖猶是此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
故雖聖如堯舜，卒不廢精一執中之說。以此後之學
聖人者，亦曰慎獨而已矣。二曰躬聖學以建治效。臣
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故
曰君職要、臣職詳。陛下留心治道，事事躬親，羣臣奔



走受成之不暇、益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一人孤
立於上而莫之與、豈非知人之道未之或講與。仰惟
陛下躬親聖學、法堯舜之明目達聰、而惟本於舍己、
亟舍其聰明而歸之闇、非獨舍聰明、并舍喜怒、舍好
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爲真
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爲大聰明。廣開言路、合衆論
之同、建用中之極、卽譏說殄行、亦不至震驚朕師。自
此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三曰崇聖學以需治
化。天春生萬物而秋以肅之、莫非生也。王者以仁育
天下、而義以正之、莫非仁也。必也求端於聖學以明

德化天下乎。化天下自廷臣始。請自今百僚有犯一切下之法司。永除詔獄。不至以非刑辱士。至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願與廠衛一體並罷。還天下以禮義廉恥之坊。繇是化群臣以化兆民。乘此中原殘破之餘。亟議撫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宣示德意。一面經理農田。悉捐天下勦餉金錢。改爲牛種廬舍之貲。聽有司設法招徠。聯以保甲。進以鄉約。仍罷天下督師等官。明示與民休息。而專兵事於巡撫。化兆民遂以化四夷。嘗考古今安邊之策。惟戰守和三者。若李牧之備趙邊。趙充國之制先零。郭子儀之折回紇。與



韓范之經畧西夏皆以善守卒奏膚功願陛下蚤定
廟謨專以固圉爲事命邊臣時舉漢唐故事行之而
陛下但躬脩明德於上坐收干羽之化可矣上覽疏
謂濶於事情難施用置之
會推閣員不報。

六月著原旨及治念說。

先生著原旨七篇一原心二原性三原道上下四原
學三皆所以發明心學也大畧謂純粹至善者心也
天下無心外之性故天下無心外之道天下無心外
之道故天下無心外之學其有不善者氣血與習也。

學則用學問思辨之功治氣血、慎習染以復還至善之體。治念說者言念與思有別、念有起滅、思無起滅也。治念者與思以權而不干之以浮氣、化念歸思、化思歸虛而已。○濮州葉潤山廷秀問學於先生。初先生尹京兆時、潤山爲司理、越七年致書質疑、辭旨勤懇。庚辰官比部郎、申救黃石齋、觸聖怒、廷杖。是時謫戍、遇先生於淮上、肅躬請事以師禮。先生謝之、與之論誠意之學。潤山謂此後尙有格致工夫、疑誠意不足以攝內外。先生爲剖存發合一之理、曰、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止善之量雖通乎身



心家國天下而根據處只在意上。蓋謹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爲常惺惺者存又存箇何物。養又養箇何物。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僞。不特此也。又於二者之間方動之際求其所謂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二之已不是况又分爲三乎。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所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

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箇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說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性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慎獨之功，必於斯爲至也。

秋七月，會推吏部尚書，不報。

辛卯，二十三日。北進候旨。八月丁未，初十日。次臨朐，前疏報聞，不允。癸丑，十六日。三疏請告，不允。

癸丑^{十六日}

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癸亥^{二十日}。疏辭不允。

九月辛卯^{二十四日}

北進。

前掌院王道直以會推閣員免官。朝議貪謂代之者莫如先生。銓部列名上。詔亟報可。先生以越次躡遷。義有未安。拜疏辭曰。夫都察院風紀之司也。有司庶府於是乎資彈壓。諸政事於是乎贊可否。海內民生吏治於是乎行激勸。當此中外多故之時。所係得人。良非淺鮮。一旦俾臣越次而處之。將壞法亂紀。實自臣始。又安望有展布之地乎。上不允。

冬十月庚子^{初三日}。次新城。再疏辭。不允。



戊申^{十一}至京師。甲寅，上召對於文華殿，面辭不允，遂拜命。

上召對於文華殿，先生復固辭，上不允，輒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先生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庶在是乎。繇是而求之，諸御史端不乏，上行下效之機，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於以化成天下，不難矣。上曰：卿力行以副朕命。先生又辭職再三，上曰：已有旨了。乃謝。

恩退。於是集諸御史申飭之。備言所爲潔已貞憲者甚悉。且曰。如有穢賂彰聞。必以白簡從事。諸御史各相戒不敢犯。

壬戌_{二十}五日。拜疏條列風紀之要。

先生敬脩職掌。首疏風紀之要有六。一曰建道揆。請復京師首善書院。崇祀焉。從吾爲贅宗。仰昭聖明興道致治之憲。并勅天下府州縣各復國初社學。選明德老成士爲之師。聚里中彥士教之。一曰貞法守。請自今一切輕重獄詞。聽三法司聽斷。不必另下錦衣。其或有不公不法。獨許五城御史覺察。廉其情罪之。



重送刑部究擬。一曰崇國體。請自今著令、大臣自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行九卿科道會議議詳、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得收繫。其他卽以其罪行遣。一曰清伏奸。請自今朝紳結交近侍踪跡顯著者、立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或借事呈身、或假途干進、因而勅類斜封、官同傳奉者、許臣衙門徑以白簡從事。一曰懲官邪。官之失德、繇寵賂始。其途多自臺省而上。權貴人請自今有輦金而入長安者、臣單辭檄之、立置三尺。一曰飭吏治。察吏之責專在巡方。今天下事事宜歸惇大、獨於風憲受賊之律、毫不容少訒、敢



執之爲回道考察第一義以爲吏治風并亟罷臧俸
行取之例行久任之法疏入奉旨官邪吏治關卿職
掌卽嚴勅諸御史力洗積習加意激揚如有巡方受
贓的指實叅來其餘諸款俱不行。

甲子二十七日拜疏請嚴考選。

時考選屆期人情奔競郎署中有陳乞者推知中有
以賑濟建城防河等名臧俸行取者皆賄首輔周延
儒爲之地先生拜疏請嚴澄叙之典曰禮義廉恥士
君子居身之本係焉有廉恥而後有功名有功名而
後有事業今不難呈身如彼速化如此一身之廉恥

既不恤。又奚有於異日立殿廷爭可否。而其爲植黨營私。欺君罔上有必至者。乞嚴勅該部。必以恬競分賢不肖之槩。特糾御史喻上猷。短喪起復。河南巡按嚴雲京。前令山東行賄冒功。又薦舊給事袁愷。戍籍御史成勇。延儒見疏。快然不悅。調旨減俸以勵軍勞。非資濫。及部屬陳乞情亦各殊。喻上猷嚴雲京分別議處。成勇袁愷速行議覆。

十一月丁丑。十一。拜疏申明巡城職掌。奉旨允行。

按巡城職掌。專在督察輦轂。曰打喧鬧。禁賭博。捕盜賊。叅奏打點餽遺。裁抑豪橫。懲罰奢侈。遊戲察問九



門官吏不法。末世凌夷。大率以文具視之。先生拜疏
請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訓。率地方講明之。
卽以鄉約行保甲之法。遇有前項得遞相舉發。重則
題叅。輕則拏問。更立責成法。請於城差報竣之日。城
御史先以鄉保法甄別。兵馬司官隨以鄉保法甄別。
城御史旌過善良。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奸不舉。
致爲別衙門所舉發。本官以不職論。奉旨允行。先生
復條列事宜。移咨五城御史。著爲絜令。

戊寅^{十二}。二拜疏。條奏備邊大畧。
是月初五日。

大清兵自界嶺黃崖諸口入京師戒嚴。上諭吏部都察院大小臣工明於軍機邊情、措餉城守者，具疏以聞。先生應詔陳言，畧曰：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必務鎮靜以立本，而無失之張皇；安詳以應變，而無失之造次。此匡濟時艱第一義也。至於施行急務，請首旌血戰死綏之盧象昇，以作天下忠義之氣；急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以謝九廟之靈。亟逮跋扈悍將左良玉，以肅軍紀。亟勅馬成名、滿永圖戴罪立功，以圖後效。亟勅在事諸臣防關以備反攻，防路河一帶以備越渡，防通防津防德防臨清以備南下。亟以厚貲召

募勇敢之士以資禦侮。亟嚴城守堅壁清野之法。而以安人心爲本計。上覽疏曰。責重朕心亦是。但旌盧象昇。追戮楊嗣昌。何遽能退兵乎。置不省。

庚辰^{十四日}。趨召對。

先生既拜疏。嚴考選。諸營競者懼。無何。新太宰鄭三俊入朝。三俊素稱剛執。不可干以私。諸人念三俊與先生典選。必閤已。益走延儒門以進。會邊警告急。行間急須人。延儒授意大司馬張國維。令以邊才薦候考諸人。國維阿指。上疏薦某某武畧可用。并請上親較第。延儒從中調旨許焉。三俊聞而驚詫曰。考選部



院之事、皇上且不得專、况樞輔乎。遂上疏明職掌、謂宜俟部院考後、再請面裁、否則爲侵官。上覽疏怒。是日、上召三俊及先生與僉都御史金光辰、上首出太宰疏詰之曰、大權者人主所自出、朕欲親考、諸臣何謂侵官。太宰對曰、考選原屬部院事、今皇上遵祖宗舊制、歸之部院、臣等敢不祇承、實所以奉揚皇命也。上意未解。先生奏曰、豈臣之意欲俟部院考後、別其居官之稱否、品行之純疵、議定進之於皇上、皇上再廷試而授之官。在朝廷固爲摠攬大權、而在臣等亦得盡職掌萬一。若止就面對衡量、則一時之語言不



足盡終身之梗概。往往論列明辨者。其人多傾邪。條奏質魯者。其人率忠樸。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皇上何以定其流品乎。伏乞俯從冢臣請。幸甚。上不許。宣旨召候考官十二員。王時敏等對畢。先生又奏曰。聆諸臣奏對。大率出於勦說居多。終祈皇上發臣等再考。上默然。罷已。俱授兵科給事中。所云通賄者多與焉。其未考各官。授臺員部屬有差。

辛卯_{二十}。拜疏糾中書王育民。舊絳州知州孫順餽遺。奉旨允行。

明年春。天下長吏復當會朝脩覲事。先生拜疏請嚴

禁餽遺已奉命旨出榜張示通衢。時有中書王育民者謁先生、贊以書儀爲舊絳州知州孫順考察地。先生揮之去。上疏糾之。且自劾曰：臣忝列風紀，此曹不難爲非義之干。視國憲如弁髦，實臣生平不足取信於人所致。大負皇上任使，乞賜罷斥，以爲秉憲無能者之戒。奉旨：孫順、王育民俱著革職。法司提問。卿秉正發奸，有裨風紀，著安意澄肅，以副倚任。士大夫聞之肅然。

甲午、二十。八日。拜疏申飭憲綱。

先是、上面諭先生、命申飭諸御史、隨賜憲綱一帙、責



著實舉行。先生彙括書中大旨，約爲五事以獻：一曰重臺員之建白，二曰定臺員之差遺，三曰正臺員之體統，四曰覈回道之考察，五曰嚴臺員之選轉。大都釐飭近習，復還舊章，期與諸御史更始。上覽疏，至建白條下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一語意不憚。奉旨：憲綱舊制甚明，不必另托敷陳。

閏十一月己未，二十九日。上召對於中左門，奉旨革職。

上以邊警，下詔飭百官責及臺省，尤諄諄內有代人規卽爲人出缺等語。給事中姜埰見之，曰：此必奸人入蜚語，謀翻局。卽二十四氣之故智也。上疏爭曰：代

人規卸皇上何所聞而云然。因及二十四氣之說。先

六月校卜閣員列名者多正人。背小忌之。思有以中
上疑。乃於朝堂布匿名揭。內列二十四人。號二十四
氣。上疑廷臣濫舉。太宰掌科掌道及被。上大怒。下吏
推一二二人皆下獄。掌院王道直免官。

議採罪。會上又開宏政門。令廷臣時得面奏事。行人

司副熊開元進請屏左右。輔臣密奏。上曰。政府豈不

得與聞乎。開元遂糾首輔周延儒。政以賄成。專恃其

利巧。逢迎聖意。而實不能擔當國事。以致敗。上領之

勅。令具疏疏上。而語顧絳漏。上臨朝立縛開元於衛

獄。并收採。先生出而嘆息曰。皇上方開宏政門求直

言。一日而逮二言官。非所以昭聖德也。當與九卿公



疏救之。入朝，昌言其事，鄭太宰以下唯唯。二十八日，進疏。是日早朝畢，上召府部九卿科道面議督撫去留。諸臣正候召，忽傳上授密旨於衛堂，三日內以採開元絕狀聞。各相顧失色，莫知所以。先生曰：「爵人於朝，刑人於市，古今通義也。惡得私斃諫臣與？」今日宜空署力諫，必得改發司寇而後已。否則，尙何顏立交戟之下耶？衆許諾。申刻，上御中左門，首諭督撫去留。諸臣以次奏對畢，有御史楊若僑者，薦西夷湯若望善用火器，請上召試。上許之。先生出班奏曰：「楊御史之言非也。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

文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槩置不講、專恃火器爲司命。我用之以制人、人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則將來火器必爲中國之大害矣。先臣戚繼光在塞上、謹烽燧、嚴斥堠、軍法脩舉、數十年無邊警、何嘗專恃火器。今日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至湯若望向倡邪說以亂大道、已不容於堯舜之世、今又作爲技巧以惑君心、其罪愈無可逭。乞皇上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上意不懌、曰：火器乃中國長技、湯若望不過命監制火器、何必深求。若仁義



節制之說亦是。先生又奏曰：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國家大計當以法紀爲主。法紀脩則人心肅，人心肅則闕外用命。如大帥之跋扈，援師之逗留，實王法所不容。如何反從姑息而爲此紛紛無益之舉乎？上曰：正召卿等議此耳。先生曰：罪有輕重，罰有大小。今日當先按罪之重者，以及其餘。叛帥祖大壽家屬寄居京師，彼此潛通禍出叵測。乞皇上早正典刑，以肅國憲。此臣所謂脩法紀之大端也。上曰：祖大壽家屬在京，朕亦知之。姑議督撫去留可也。先生奏曰：如議督撫去留，請自督師范志完始。志完身總寧薊關門，

三協皆其責任。平時既忽邊防、聽兵闌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聞謀報邊騎續來、關門備禦無人從。此宗社之禍、有不可言者。此志完當首議處分。上曰：范志完自不能辭咎、但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奏曰：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竝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從容頓首奏曰：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以資治理、開言路以決壅閉。次第與



天下更始、宗社幸甚。上曰、目下邊騎南下、如何堵截。且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奏曰、禦敵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欲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其人。二部得人、則度司莫不稱職、於以禦侮不難矣。然有要焉。宋臣有言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誠今日鍼砭也。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之捷、給舉動之恢張、稱曰才望、以之取爵位、則有餘、以之

責事功則不足。究何益於成敗之數哉。上曰。濟變之
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奏曰。正以前人敗壞。皆繇貪縱。
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上曰。大將別有才
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先生奏曰。他不具論。如范志
完。操守不謹。上自大將。下至偏裨。凡補一官。授一職。
無不得賄數千百金。所以三軍解體。士卒莫肯用命。
繇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色解曰。知道了。
因敕先生起。時太宰以病註籍。司農傅淑訓遂以欵
語申救。垓開元。上已拒不納。次宗伯以下無一人言
者。先生出班奏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二臣遽以言



得罪甚有傷於聖政。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甚有傷於國體。願皇上擴聖度於如天。得賜矜釋。不勝幸甚。如臣宗周累多狂妄。幸寬鈇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宥鑒聖明。復其原職。臣等何幸而蒙皇上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而不邀皇上法外之恩。伏乞聖慈。少視同仁。上曰。黃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哉。先生對曰。二臣學守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勅下法司原情定罪。若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三法司錦衣衛皆朝廷刑

官、何公何私。且朕處一二人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賊壞法、欺君罔上、俱不可問乎。先生復奏曰、果如此、自當治罪。若二臣敢以衰朽餘生、保其無他。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伏地叩頭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上曰、開元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食院金光辰奏曰、宗周賦性硯直、與開元並無舊好。今日申救、實從君德起見。且其振揚風紀、整飭朝常、百僚中所不易得。終祈皇上寬宥。上曰、金光辰也聽議處。先生偕光辰出、待罪朝房、而革職下理之旨下。光辰降級調外用、執政復以先生年老請、上改



旨。劉宗周復拗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
改。今乃藐抗徇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
老。姑著革了職。金光辰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降三
級。調外用。先生方將次日操疏救塚。開元以獲罪不
得上。六卿臺省合詞救先生者。疏凡數十上。而孝廉
祝淵又特疏從銀臺入。上俱不省。越數日。上終以先
部擬罪。部擬不具招。上益震怒。杖二臣各百。而
大司寇徐石麒奪官。并司官降級爲民者數人。晚
近憲度凌夷。御史大夫率依阿諸御史意。先生掌憲
六十八日。正色諤立。諸御史凜凜敬憚焉。每退食。慨
然以天下爲已任。欲上承主德。下肅朝綱。內清輦轂。

外整吏治民生。嘗曰：使吾在事三年，而中外不肅清，請治溺職之罪。及被放，深以不得行其志爲憾。副院爲張瑋，僉院卽光辰，廉潔亞於先生。先生與光辰去位，朝野惜之。

十二月壬申，初七日。辭朝，暫止都門外之接待寺。

先生青衣小帽，向闕叩頭出都門，以邊警未息，止於接待寺。公卿送者，軒輿駟馬相錯於道，而先生杖策馳一蹇，見者歛歔竦嘆。中書陳公龍正紀之以詩曰：策蹇而舍車，不獲公卿身。送者列道周，揚鞭不見人。蓋實錄也。時先生眷眷不忘君父，擬疏陳愾論君道之要在一心，當以神役心，無以心役神。時上



又以埤開元先生故深疑羣臣有黨出中旨起復故相王應熊且勅臺諫曰有妄言者罪之舉朝恒懼先生草疏欲糾旣而念身方待罪二疏俱不上。先生在寺幅巾布服道味適然士大夫以學就正者與之從容論難退則掩關著書不以冰霜輟業於得失升沉淡如也是時問道者爲張公瑋吳公麟徵祁公彪佳劉公理順金公鉉陳公龍正董生標惲生日初祝生淵先生各隨所問開發之聞者漸以興起祁公方被命掌河南道先生欲與共振風紀冀奏澄清之治乃祁公抵京而先生先一日得罪相對黯然每造寺

語必竟曰。先生告之曰。道只在事君。當官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又數遣公書。言身居言責。當以諫諍明職業。毋負生平學問。董標。關東人。舊遊焉。少墟先生之門。時官南城兵馬司。一日。謁先生。問大學之要。先生曰。在誠意。退而作心意十問。相叩擊。先生遞答之。大抵言意爲心之主宰。卽主宰而流行在其中。固不可以意爲發。心爲存。亦非截然以意爲存。心爲發也。又舉經書中與誠意相發明者。詮解以示標。曰。誠意。筌蹄。祝生淵。海寧人。以公車入都。聞先生落職。上書切諫。詔坐妄言朝政。下部議處。淵不爲意。

進而納贄於先生。北面稱弟子。先生曰。前日之舉。得無少過。淵曰。何哉。先生曰。意氣乎。聲名乎。淵慙然請益。先生告以遠且大者。而謂一節之士不足學。淵得之復欣然。

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六十六歲。

春正月。著讀易圖說。

先生既著人極圖說。以明聖學之要。因得易道焉。復述圖十二。易衍四十二章。以補前說所未盡。按。太極圖說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物鍾靈有人。人合德爲聖。似一一有層次。先生獨言人卽天。卽地。人心具有太極陰陽五行萬化之理。人極圖說與語錄中備言此意。至讀易圖說。則發揮無餘蘊矣。誠擴前聖所未發。



也。

二月丁丑

十三日

南發次通州。

朝士申救先生者疏日進致爲上詰責先生不自安乃出次通州。浙中舊臺郎知無以爲歸。欽金以贖先生謝不受。寄居蕭寺兩月。有感去留之際。徃徃形之詩歌以見志。搢紳學士從而和之。名旅中唱和集。

三月古文易抄成。

先生在京邸。友人有問太極之說者。輒舉易以答。遂舉而詮次之。按周易古文經二篇。每卦首彖辭。次爻辭。孔子傳十篇。首彖傳。上次彖傳。下次象傳。上小象附後。



次象傳下、次文言傳、次繫辭上傳、次繫辭下傳、次說
 卦傳、次序卦傳、次雜卦傳、卽所謂十翼也。先生所定
 在今古之間、每卦首彖辭、次爻辭、次彖傳、大小象一
 如乾卦位置繫辭以下、亦間有更定。太極兩儀四象、
 八卦、六十四卦圖、并六十四卦圖、六十四卦方圖、
 皆與先儒不同。大抵發明太極卽在陰陽之中、而以
 後因重皆繇此而推。始二月之五日、終三月之二十
 五日、凡五十日、而抄義成。臨絕先生曰、易抄有心得之解。
 夏四月己巳、初六日。下河西務、以舟行。六月乙亥、十三日。至
 自京。

時鄭太宰以外察屆期、新摠憲李公邦華未至、上疏請令先生戴罪完察事、上不許。先生聞之、卽日戒舟行。正值邊騎充斥、前途弗顧也。同歸者爲祝淵、旣得罪、滯京邸、欲上書掎擊二三用事大臣、先生亟挽之南歸。途中先生日與淵及洵剖疑抉微、各灑焉有會。行次吳江、淵告別、先生作詩送之、曰：行行惜分手、轉發林臯興。進脩貴及時、行止則云命。各言勵初心、勿復疑孔孟。巧拙雖殊方、勉之誠與敬。

秋八月、劉氏義田告成。

先生於天啟間著義田權輿說、以風族人、自此歲有



輸將復佐以子母。凡二十年共置田百畝。於是定爲居室三。有百畝曰始有。二百畝曰少有。三百畝以上曰富有。其贍族卹賢。隨田多寡以爲差。又定卹典事例。一卹賢。二卹鰥。三卹孤。四卹癯。五卹喪。六助婚。若鰥寡孤獨而已。經犯過犯。譴者不給。蓋於存卹之中。而寓激勸之法。詳具事宜。示後人。名曰孝義傳芳。

冬十月重建天樂鄉茅山閘。

按天樂壤接蕭山。內受麻溪水。而外通錢塘江。江流挾海潮以進。合麻溪水橫入內地。爲患叵測。昔人築壩以障之。自麻溪壩而溪水收。從茅山出外江。春

夏雨集外江湖汝與山洪會天樂之民盡爲魚鱉。嘉靖中復有茅山閘之建其後日久閘圯江復歲決而禍未艾。先生嘗建議謂宜撤麻溪之壩移壩茅山則天樂與內地均無水患爲蕭人所阻而罷。是時先生憫此鄉凋瘵不已復與余公煌請於當事謂移壩不可得姑先築茅山稍紓一方困當事允之。舊制閘二洞洞高二丈餘故益佐水爲厲。先生指畫分三洞築其上半如壩開口僅高丈許。舊制閘一重今於門內加板一重內外扇之。三月而落成自此天樂少水患畝收一鍾人人頌先生及余公之德不衰。時史孝



復駁先生心意十客、先生作十商以復之。又有客史孝咸、孝復諸書、皆發明答董生未盡之意。

十一月、著大學誠意章章句。

先生以先儒誤解誠意、乃改著誠意章章句。又類詮朱子及陽明古本章句、并及曹魏石經、各爲辨說於下。

著証學雜解及良知說。

先生痛晚近學術不明、用功悠謬、作証學雜解二十五則、末章以覺世之責自任。曰、吾學亦何爲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彼天民

而先覺者其自任之重固已如此矣。請學之爲後覺焉。以覺先覺之所覺。曰堯舜之道堯舜之心爲之也。堯舜之心卽吾人之心。同此心則同此覺也。吾亦覺其同者而已矣。人心之晦也。我思先覺其人者曰孔氏。孔氏之言道也。約其旨曰中庸。人乃知隱怪者之非道。而庸德之行。一時弑父與君之禍息。則吾道之一大覺也。歷春秋而戰國。楊墨橫議。孟子起而言孔子之道。以勝之。約其旨曰性善。人乃知惡者之非性。而仁昭義立。君父之倫益尊於天壤。則吾道之一大覺也。然自此言性者。人置一喙。而天下皆溺於名理。



遂有明心見性之說。夫性可得而見乎。又千餘載濂溪乃倡無極之說。其大旨見於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可謂重下註脚。則吾道之一覺也。嗣後辨說日繁。支離轉甚。浸流而爲辭章訓詁。於是陽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時喚醒沉迷。如長夜之旦。則吾道之又一覺也。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元虛。而夷良於賊。亦用智者之過也。夫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離。姑借大學以明之。未必盡大學之旨也。而後人專以言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元覺。

使陽明之旨復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龐。卒無以救辭章訓詁之錮習而反之正乎。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誠意之學。直以大學還大學耳。爭之者曰。意稗種也。予曰。嘉種。又曰。意枝族也。予曰。根蓂。是故知止所以知本也。知本所以知至也。知止之謂致良知。則陽明之本旨也。今之賊道者。非不知之患。而不致之患。不失之情識。則失之元虛。皆坐不誠之病。而求之於意根者。疎也。故學以誠意爲極則。而不慮之良於此。起照後覺之任。其在斯乎。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闢邪說。詎誠行。放淫辭。以承三聖。又曰。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予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又著良知說以正陽明先生之訛。按先生於陽明之學凡三變始疑之、中信之、終而辨難不遺餘力。始疑之、疑其近禪也。中信之、信其爲聖學也。終而辨難不遺餘力、謂其良知以孟子合大學專在念起念滅用工夫而於知止一關全未勘入失之粗且淺也。夫惟有所疑然後有所信。夫惟信之篤故其辨之切而世之競以元渺稱陽明者烏足以知陽明也與。

十二月書存疑雜著。

先生平日所見一一與先儒牴牾。晚年信筆直書姑存疑案。仍不越誠意已未發氣質義理無極太極之說。於是斷言之曰。從來學問只有一個工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又曰。

夫道一而已矣。知行分言、自子思子始。誠明分言、亦自子思子始。已未發分言、亦自子思子始。仁義分言、自孟子始。心性分言、亦自孟子始。動靜有無分言、自周子始。氣質義理分言、自程子始。存心致知分言、自朱子始。聞見德性分言、自陽明子始。頓漸分言、亦自陽明子始。凡此皆吾夫子所不道也。嗚呼、吾舍仲尼奚適乎。按先儒言道分析者、至先生悉統而一之。先生曰、情者性之情。心統性情。先生曰、心之性、性與情對。人欲爲人心、天理爲道心。先生曰、心只有人心、道心者、人心之所以爲心、分性爲氣質義理。先生曰、性只有氣質義理者、氣質義理者、氣質之所爲性。未發爲靜、已發爲動。先生曰、存發只是一機、動靜只是一理。推之存心致知、聞見德性之知、莫不歸之於一。然約言之、則曰



心之所以爲心也。又就心中指出本體工夫。合并處曰誠意。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此處著不得絲毫人力。惟有謹凜一法。乃得還其本位。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慎獨之說也。先生曰誠無爲敬。則所以誠之是也。夫朱子亦言敬矣。忽誠意一關。而綴敬於格物之前。是謂握燈而覓照。象山陽明亦言心矣。象山混人道而一心。則必以血氣爲性命。陽明謂妄心亦照。歸之無妄。無照則必以虛無落象。周先生卽誠言敬。而敬不失之把捉。本意言心。而心不失之元虛。致此之謂致知。格此之謂格物。正心以上則舉而措之。蓋一誠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所由合朱陸陽明而直追明道濂溪上溯之孔孟而止。嗚呼至矣乎。

皇清順治元年

明崇禎十七年

甲申先生六十七歲

夏四月辛卯

初四日

大會紳士於城隍廟倡義勤王

時秦盜李自成破山西分兵兩道一下真定一入居

庸關三輔震驚而浙之當事泄泄如故。先生遺書撫軍黃鳴俊請發兵勤王。曰：「今天下人心死矣，平居不知君父爲何人，安問緩急？幕府當挺身犯難，震燭鐸以先驅，庶幾天下知人臣之誼有投袂而起者。」遂大會紳士於城隍廟，痛言君父蒙難，臣子無坐視理。吾等當破家殉國，少效同仇之義。諸紳會者寥寥，各書數十緡而去。越次日，再傳單未至，諸紳而應者如前。先生嘆曰：「人心如此，天下事可知矣。」乃以已所輸金遺撫軍，又致書趣其啟行。撫軍竟不成一旅。○初，郡司理陳子龍以治行徵，造先生言別。先生素在掃軌，



特纚履出語之曰。僕有一言告公。今天下紛紛多事。京師困屢矣。萬一變出非常。而外援不至。都城之破。可旦夕而待也。今日急策。當令皇太子監國南京。否則亦宜分封二王淮泗。爲後事圖。此宗社大計。惟公與當事者籌之。及流寇至。總憲李邦華亦以此入告。廷臣譁之。竟不行。

五月己丑。初二日。聞北變。庚寅。如會城。大會撫按藩臬諸司。申討賊之義。

先生請撫軍勤王。撫軍不應。傍徨者彌月。初二日。門人蒼黃告北都淪陷。上投繯狀。先生怛然震絕。頃之。

諸生秦宏祐、錢永錫、王谷等數十人連奔先生所告變。先生跣而號迎，謂曰：「當日旣不能戮力圖君，今又不能身先討賊，夫復何言？」願諸生斬我頭以謝先帝。汝輩各守所學，無交臂事賊可也。王谷泣進曰：「先生負天下之望，一死不足以塞責，必編素發喪聲春秋大義於長夜之中，檄召四方，一舉滅賊，復君父之讐，定社稷之難，此今日事也。」先生奮膺曰：「諸生責宗周是也，身雖老，敢爲衆先驅。」遂荷戈出，率谷等集紹興衛廳事，一時蓬擁者數千人。監司王卨來會，先生具告所欲爲云云。卨戰慄囁嚅，不敢出一語目視。移時



而散。先生曰：王公不足與謀，當見撫軍取進止。初三日，如會城，給諫章公正宸暨諸生從之行。撫軍黃鳴俊與各當事者聞先生至，造寓謁見。先生備述北變，請一面發喪，一面提師北進，曰：今日致死，亦晚而晚矣。鳴俊曰：事或未確，宜少鎮靜以安人心。發喪之舉，尙須有待。先生勃然憤赤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聞外，義當枕戈泣血，以激同仇。乃反藉口安民，作逃避之計，豈忠臣烈士所扼腕而望公者哉？鳴俊慚靦退。越日，會城傳述愈核。鳴俊復匿不敢言。士民洶洶聚，先生私邸不散。鳴俊復來，先生指衆謂鳴俊曰：羣情

如此公不欲安人心則已。誠欲安人心固莫若發喪。鳴俊默不應。旣而曰。故事發喪必待哀詔。今何據而行此。先生曰。嘻。今日安得哀詔乎。夫禮有常有變。九廟震驚。社稷淪喪。臣子無食稻衣錦之理。卽上萬無凶問亦當行哭廟禮以抒一時忠憤之氣。鳴俊不得已從之。遂於初七日行禮於佑聖觀。先生躬先易縞以尺白纏頭。撫按及藩臬郡縣相率而行。縉紳縫掖吏民會者數萬人。哭聲震天地。行禮畢。先生復請鳴俊師期。鳴俊對以器械衣甲未備。先生曰。三軍先發諸甲仗續進可也。前請公勤王而公不應。今日可再



作觀望計乎。若懷猶豫持兩端、吾儕當蹈東海而死耳。鳴俊唯唯。然實無興師意。以大義無逃、面許先生督兵親行、而陰使幕客託言封守爲重。先生太息曰：封守者、君父之封守、君父殉國、欲守此千里提封屬之誰氏、而吾儕又爲誰氏之民乎。趣駕愈急。卒次且不行。先生度撫軍終不發兵、謀鳩同志起義師。適越守于穎至自南京、贊決甚力。乃與章公正宸共推先生爲盟主、痛哭誓師、草檄發明先帝聖德、無虧逆闖罪惡、盈貫布告中外。又合吳公太冲、章公正宸、熊公汝霖爲書郵致摠兵左良玉、劉澤清、鄭芝龍、要其會。

師討賊，辭氣震烈。於是招集勇敢技能之士，委諸生部勒，益延攬羣策，下至販夫賈豎，靡不接引。措畫旬日，而先生瘁矣。當是時，先生痛先帝之變絕滋味，日啜糜粥數盂，酬發紛糾，力不能支。重以兵餉無所出，方在計慮，會舊淮撫朱大典來謁，誓破家報國。先生壯其氣，爲白撫軍屬之召募。而南京福王監國之命至，先生乃弛其任。初，大典坐墨先帝勅，懷三十萬，尚未輸納。聞先生倡義，冀募兵自免。

先生念國難方殷，故權宜許之。

丁酉初十起復原官。乙巳，拜疏請罪，不允。

福藩監國南都，會推冢宰，吏部特疏舉先生曰：「一塵



不染之操。百折不回之節。學問本乎誠正。非孔孟不以教人。經濟獨鄙富強。惟堯舜可以事主。已而枚卜閣員。吏部亦列先生名以請。監國俱置不用。尋詔起復原官。先生乃拜疏請罪。謂一旦遭此鞠凶。痛臣工之作孽。有自。何辭。一日班行。如部院之辜恩。更深應服上刑。不赦。臣卽不致死於賊。亦當歸死司寇。謹席藁守死以待。報旨。卿忠直清正。朕從藩邸知之。遭此奇凶。憂患相倚。無得以難進爲辭。署疏稱草莽孤臣。不敢以常禮居。大變云。

按先生與枚卜凡四次。會推冢宰兩次。

戊申二月。至自會城。

六月甲子。初八日。發自家。乙丑。次會城。拜疏申討賊之義。及請誅中外不職諸臣。奉溫旨嘉納。

先生慮大讐不共戴。王業不偏安。拜疏申討賊之義。畧曰。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至討賊之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則請以駐陛下親征之師。從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必當有嚮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



間設有兩節鉞不能禦亂卒南下。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請自今加重撫臣事權責以彈壓鎮臣且不多設督臣以滋掣肘。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旣封文臣隨之外廷旣封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

官而逃者。又有在封守而逃者。在使命而逃者。於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憲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或陰陽詭秘。爲賊行間。尤宜顯示誅絕。其他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疏糾中外不職之罪。畧曰。賊兵入秦。踰晉。漸迫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迫凶問已確。諸臣宜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



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閩外。首圖定策之功。此時親承先帝之命。尙有總督張國維。不思率先諸鎮共清國變。顧乃優游離局。偃仰家園。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又一。新朝旣立之後。謂且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問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精兵。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訪諸皇子音耗。萬無容自委者。更不然而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挾九邊諸督鎮。捲甲銜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

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卽誅璫定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請今日問罪之師，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疏入，賜溫旨褒答曰：親統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恒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良心，與慎新爵，核舊官，俱說得是。朕拜昌言，仍著宣付史館。其他正論侃侃，足資激發。時北伐無期，日議定策功，至諸鎮稱兵讐殺，反進爵侯伯，恩詔不禁，逆案諸人意若許進用者。先生撫今追昔，不勝髮指，故再疏糾之。一時方快衆憤，而諸奸發難，先生遂攢矢如雨矣。

再疏請罪不允。

以上四疏俱稱草莽孤臣。

先是祝淵上疏救先生，詔下部議，部覆罰停南宮試。

而先帝怒未解。去冬，復奉旨逮繫，詔獄究主使，獄未

具而都城破。先生以淵案尙懸，故再疏請罪。

按淵卽金吾訊

考掠不屈，旋改司寇定罪。寇警急，詔所犯非坐殊死者，聽臣僚保於外。淵得釋，間關南還，入南京。疏糾馬士英爲銀臺所格。邑邑而歸海寧。後海寧失守，結帨自縊。家人力救，復甦。是夕卒。距先生之死二日也。

壬午

二十

次丹陽，候旨。

卽前三疏之旨。

秋七月己丑

初四日。

拜疏請告，不允。

拜疏對揚休命，奉溫旨嘉納。

先生見朝政日紊，決意請告。已而謂溫旨若此，何忍



愬然。先是再疏請罪、奉旨、綱紀法度、風俗人心、賴卿一轉。先生乃拜疏發明四者之化、本於王躬曰、剖之天理、人欲之幾、講學以明之、躬行以繼之、存養省察以密之、夙夜以將之時、親賢人君子以輔之、又習之萬幾庶務以推驗之。必使王心之純、果如天道之無貳無息、而後王道之大、自能通天下以推準動化云。監國嘉納之。

拜疏特陳陰陽消長之幾、奉溫旨報聞。

先是南都聞變、大臣議迎立主世次、詢謀僉屬福藩、中樞史可法主之、關白鳳督馬士英、士英持異議、使



所親爲可法具言不可狀。可法念福藩素無令聞，然其說欲立潞王，諸僚多贊之者，遂以書報士英。及書至，而士英擁立之策已定。福藩立，可法進內閣，仍管樞事。士英加閣銜，督師鳳陽如故。內不能平，拜表請朝，宣言欲以可法書入告。可法懼，舉士英自代。福藩許之。士英入朝，進宮銜世廕，首倡定策之說，欲以首鼠懲諸臣。吏掌科李沾和之，誠意伯劉孔昭遂訐太宰張慎言，引舊輔吳甡、舊太宰鄭三俊而不及迎駕勲臣，廷辱之。朝堂大譁，詔罷慎言及司空程註、少宰呂大器，而加銜勲臣各有差。於是士英薦逆案阮大

鉞知兵、令冠帶陛見。又命內侍王肇基催糧、省直廬九德提督京營、賴內閣高宏圖、姜曰廣固爭、召大鉞而不用、收肇基成命。惟九德提督尙未寢。先生不勝陰陽消長之懼、拜疏申明之。其畧曰、天道有陰陽而人事應之、其象爲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之進退、則否泰之關也。方陛下之龍飛淮甸也、天實與之人、曷故焉。乃有護蹕微勞、入內閣、晉中樞、官銜世廩、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先鳳陽總督馬士英乎。因以鳳督之入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亦士英也。於是先吏科給事中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於是誠意伯劉孔昭



又以功賞不均、發憤豪臣、致朝端譁然聚訟、紀綱掃地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以作同仇之氣、立國之本計已踈、何以言匡復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浸有尾大之憂。淮陽失事、至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過、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之卵翼也。劉黃諸將、又各有舊汎地、而置若棋奕、洶洶爲連雞之勢、動曰不和、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競起其雄心、貽異日藩鎮之禍、則皆高傑一人有以

倡之。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爲政、樞貳佐之。至先帝始設有內臣提督、而其爲成敗之數可知也。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而不意又有內臣盧九德之命、所稱居重馭輕之謂何。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宦官又往往相爲表裏。自古未有宦官用事、而專閭之臣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亟勅士英仍出督師鳳陽、聯絡諸鎮、次第決用兵之策。有不用命者、立以大法處之。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



府與士英相犄角、將見疆場之臣、旣和於外、廟堂之臣亦和於內、合天下以成泰來、中興事業終必賴之。若夫京營提督亦在陛下獨斷而寢之、書之史冊、允爲宏光第一美政。奉旨卿忠言讜論、朕所樂聞。至於文武將相未盡調劑、官府表裏皆出權宜、卿風憲老成速入來、諸凡大政以俟面諮。先生拜疏後寄示洵曰、時下邪正尙在相持、吾有疏論列時事、行吾言則進不行、吾言則義難入朝、與諸公協師濟之風矣。前溫旨出高宏圖、姜曰廣所票二公皆正人、旦晚望先生入朝而擬旨如此。○時四鎮暨士英見先生糾疏、深懷憤恨、適浙撫黃鳴俊至、是提兵

入覲抵京口、與防江兵爭殺事傳南京、謂先生協同
鳴俊、內除君側、外討諸鎮。士英震恐、宣旨兵令蘇撫
統攝、鳴俊不得陞見。高劉二鎮又遣人刺先生、見先
生主僕三人、寓蕭寺中、衫帶故敝、篋行枵然、相與慨
惜、告謝而去。四鎮者、劉澤清、封東平伯、鎮淮、高傑、
封興平伯、鎮徐、泗、劉良佐、封廣昌伯、鎮
鳳、壽、黃、得功、封
靖南侯、鎮滁、和。

壬寅

十七日。

至南京。

前疏雖奉溫旨、先生尙不欲入朝。一日、傳聞皇太子
二王凶問、不勝號涕、曰、讐恥若此、北伐無期、將何以
見先帝於地下乎。疾繞室中、移時、遂決意趨闕。

丙午再疏糾馬士英劉澤清不報。

士英得先生疏飛章轉攻先生謂自古奸雄逆亂未有當新君嗣服之初敢行定策之誅某負海內重名自稱草莽臣以示不臣天子臣安敢與爭澤清謂先生結黨蠹國先帝寬誅漏網伏乞乾斷加誅以爲大臣蠱惑世道之戒先生抵京始知之見朝畢止興善寺乃拜疏引罪且復糾士英曰士英因臣追痛先帝而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臣喪服未滿自稱草莽並坐臣不臣天子臣死有餘辜但使天下痛及先帝卽謂之不臣是顯爲亂臣賊子立赤幟也夫士英誠居



定策功、卽當東除西蕩、立取讐人之首懸之闕下、祖宗疆土盡奠版圖、乃江北四鎮岌岌乎有分崩離析之憂、不聞士英居中調度、聽其各相雄長、遂使進無恢復之圖、退鮮畫江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不終負陛下恩乎。糾澤清疏曰、本朝受命三百年、未有武臣叅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欲殺憲臣者。有之、自澤清始。至所云欲殺臣者、朋黨之說、所稱黨人久已丹沉碧化、獨臣尙偷視息於人間、至此當殿後而死、獨澤清敢行君側之誅、如溫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不問。俱不報。澤清傑又合疏叅先生、先生出揭以辨。

之時。史可法、劉孔昭、黃得功各有辨疏。福王俱慰解之。而四鎮又以公疏攻先生。劉良佐復託以私疏。先生置不較。

辛亥再疏請告不允。八月辛酉初六日拜命。

先生以前一疏留中。諸奸既迭叅義難受命。復堅辭。王不允。越日政府慮攻擊不已。擬諭旨飭百官云。昔漢宣起於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今若祖分左右。口構元黃。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爾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禮全終始。先生業以疏稱草莽。坐不臣得諭。



旨、滋不安、遂於八月初六日拜命受事畢、遂請面恩、欲陳匡復之計。王遣中使傳免。始諸奸因先生連疏、荷溫綸最後有面諮之旨、大懼爲蜚語揭之朝堂、坐疏中移蹕鳳陽語爲不軌顯狀。又言搆死黨三千潛伏丹陽、欲與內閣別有所擁立。王聞之疑懼、而馬士英益以危言佐之曰、某固三案中人、素不利於陛下。王愈畏忌、不果召。所云搆死黨三千、卽指浙撫之兵也。

丙寅、拜疏請肅風紀。

先生以朝政濁亂、風紀不肅、乃首拜疏畧曰、漢臣董仲舒有言、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臣願陛下先求之正心之地、正心而朝廷從之、百官則而象之、其爲風紀之地肅如也。是故內閣而干六部之事、任爲專權、六部而承內閣之風旨、爲亂政、臺省而依附閣部、爲植黨、介冑而與議朝政、爲要君、外官而通賄朝士、爲作妖、而尤重各衙門交結近侍、犯之者爲罔上行私、則臣院皆得過而問之。如臣院自長官而下、或律身不謹、或守法不嚴、或持祿固寵、或黨邪害正、皆屬溺職、其敢逃陛下之斧鉞、統祈聖明申飭。

丁卯、拜疏、申臺員從逆之誅、及糾蘇松巡按周一敬、奉

旨允行。

先生論今日刑政無如從逆一案當首嚴閣部九卿大臣次封疆大吏次卿寺臺省詹翰屢趣司寇賀世壽世壽以子王盛故未便引繩多所推阻先生姑就臺言臺備舉御史糾之率先從逆列在上等者爲喻上猷其次在官僞命有據者裴希度衛楨固陳羽白涂必泓蔡鵬霄柳寅東張鳴駿熊世懿僞命無據或拷或逃者陳昌言馮垣登周亮工劉令尹朱朗鏢魏琯李植吳邦臣張茂爵倫之楷趙譔汪承詔鄭楚勲在差而逃者河南巡按蘇京山東巡按余日新長蘆



巡按向北。或留或逃。或殺。尙無下落者。直隸巡按劉
憲章。巡關俞志虞。山西巡按汪宗友。宣大巡按楊爾
銘。甘肅巡按傅景星。河東巡鹽成友謙。茶馬徐一掄。
請上通行各撫按提問。重者解京正法。輕者量從末
減。或量予昭雪。巡倉徐養心。巡漕沈向。兩淮巡鹽楊
學原。請另勅吏部議處。又疏糾蘇松巡按周一敬。巡
方不職。并及東陽知縣姚孫棐。王俱允從。

甲戌拜疏。清輦轂以清天下。

大畧痛言先帝之世。自京師達外吏。賄賂公行。以致
亡國之禍。今後士大夫有苞苴及門者。許五城御史

不時發覺。仍乞陛下下令所司畫黻衣以當辟、永廢歸田。御史縱不舉者、臣院糾之、御史行之。五城兵馬縱不舉者、御史糾之。若外官不法、通撫按下從重典論。奉令旨、內外臣工務一體遵行。

乙亥、拜疏申明巡方職掌。

先生論巡方之職曰、今天下民生之不得其安也久矣。臣聞古之巡行郡國者、所至使墨吏望風解綬、則其所以風之者可思。今天下皆知吏之墨而不知察吏者之墨、以墨治墨、何令之從甚矣。巡方之爲天下詬也。然則與言察吏、不如先言風吏也。而與其徒言



安民不如卽以風之之道安之也。臣畧倣周官六計爲吏道取繩程而一一求端於風德之要。曰廉。一曰廉善。善以言乎懷保之德也。今天下何多流移之民乎。强者散而四方。弱者轉於溝壑。以日趨於盡。而其爲吏可知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責招撫。不論遠鄉近籍。但有設誠向化者。卽與之一體撫養。編入保甲之中。老者養之。幼者恤之。鰥寡者配偶之。而其武悍者卽隸之行伍以用之。歸附之後。酌免差徭以安其心。永無反側。是所稱廉善者與。二曰廉能。能以言乎其才勝也。而經理之最先者。莫如農事。今天下所

至無民則所至皆拋荒矣。益以賦役之繁重，不特失業者荒，卽有業者往往捐棄其業以就荒，而其爲吏可知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責開墾，不論土著流移，但有願佃荒田地者，卽給與佃帖，永爲世業。一時假以牛種，又從而時時勸相之，以潛消其游惰之習，仍捐其子粒數年。至地窄人稠之處，雖鮮失業之民，尤必爲之相其原隰，禳其水溢旱乾，恒使一歲耕視二年穫，如漢趙過之耕代田，皆度非才吏不辦。是所稱廉能者與。三曰廉辨，辨以言乎其智勝也。而心計之纖委者，莫如賦役一事。今天下往往苦加派耳。然



病不獨在加派也。朝廷嘗降易知單以便民。而有司亦槩無行之者。一聽吏胥沉擱。以致糧額不清。於是額外之徵。非時之徵。疊年之徵。追呼騷騷。計一切停壓。有打點使費。每科十得三。先入吏胥之手。而國課愈通。現今十七年。臣鄉百姓已完。及十八年糧。且起徵十九年。而解進戶部猶未完。十六年。則十七年糧果歸何地。至里甲之弊。抑又甚焉者。臣生之初見。現年里役止費二三十金。積至五六十金。今遂有贏至百金者。又官戶多不執里役。岸然處十甲之外。使寒戶獨受其辜。臣鄉如此。江南可知。江南如此。天下

可知。凡以吏道之墨致之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
賁均賦。大要在力清保甲。使各鄉轉相稽核。以糧歸
田。以田歸戶。以戶計丁。以丁科差。以差科銀。而一切
詭寄。花酒。那移。規避之計。絕。民困其有甦乎。是所稱
廉辨者與。四曰廉法。言作法貴自上始也。今天下民
窮財盡矣。又重以風紀之偷。刁誣百出。訟獄繁興。上
官往往利其所爲。以爲科罰地。一承上司之歡。一飽
身家之欲。小民之不堪命。亦旣所在而是矣。最可恨
者。如臣鄉江南。冠蓋輻輳之地。無一事無矜紳孝廉
把持。無一時無矜紳孝廉囑托。有司惟力是視。有錢



者生耳。甚之或徑行賄於問官、或假抽豐於鄉客、動百盈千、日新月盛、蠶蠶之不飭、未有甚於此者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簡獄訟、毋誑告、毋越訴、除大事親行聽斷外、如鬪毆、婚姻、財產等事、皆行鄉約處分回報。至於地方有勢豪不法、土豪不法、各衙門吏胥不法、不妨一一申以三尺、以備特訪、而一切買菜備不與焉。是所稱廉法者與。五曰廉政。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今天下人心之不正也、所在地方有降賊之官、有附賊之民、又有倡亂之子、衿紛紛籍籍、至誅之不勝誅、習以爲常、則皆庠序之教不明、而墨

吏無師帥於上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責教化、申讀法、脩其孝弟忠信之行、使民日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夫然後簡其善良而激勸之、或以孝弟、或以力田、或以經明、或以行脩、皆得據實上聞、因而尊顯之、而民俗日歸于厚矣。是所稱廉正者與。六曰廉敬。今天下無武備矣。近日所行脩練儲備四者、未始非固圉要策、而行之以苟且之心、往往急切無序、勞民傷財、或反縱其谿壑久矣。其爲墨吏之資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責備禦、請自保甲、始衆志成城、脩之至也。以民寓兵、練之至也。制挺以撻堅利、備之至也。又聽



民間各置社倉以行其相友相助之義則儲之至也。而後以其餘力講求四事而次第及之。是所稱廉敬者與。六計詳矣。於是乎御史行羣吏之殿最焉。通計三年內外一廉備六計具者爲上考。一廉備六計有偏枯其次也。廉不足而六計無問矣。乃行之自藩臬始。由藩臬而至監司。至府州縣莫不視此以爲殿最。則風行無往而不到矣。苟風不足而漫言殿最。卽幸而得當術已踈矣。况并其殿最而倒置之。舉者不足爲勸刺者不足爲懲。所察何吏。所安何民。甚焉賄賂公行。公道退聽。情面爲重。簡書可委。則臣有回道之

考察在。然臣終不敢徒求之諸御史也。御史察吏。臣察諸御史。而臣則以不職之誅受察於皇上。則所以推行於風始之地者。臣不敢弛其責焉。另編巡方實政冊。詳開六計項款。以請告。未及頒行。

已卯。拜疏申救給事中袁彭年。不省。

先是八月朔。監國御殿。命錦衣衛設立廠衛。勒三日奏報。於是臺省交章爭。給事中袁彭年以忤旨降二級。調外任。臺省復爭。彭年不當罷。時先生草疏欲諫。既謂有轉圜。意不果。居旬日。不省。乃拜疏曰。廠衛一事。廷臣屢爭之不得。至降罰科。臣袁彭年。陛下固疑



廷臣之有黨姑借一人以示罰。夫厥衛設而定官從
此用事矣。宦官用事外廷因緣爲奸矣。言路阻而宵
人得志。徑竇開而賄賂公行。輦轂之下。廢官充斥。蜚
語含沙。下凌上賤。妨貴遠閒。親淫破義。法紀蕩然。長
此不已。必且紹述魏崔之政。養成彪虎之奸。而其爲
宗社之禍。有不忍言者。疏入。復不省。

九月戊子。初三日。拜疏糾新除少司馬阮大鍼。奉令旨詰
責。

前月晦日。安遠侯柳祚昌特疏薦大鍼。詔拜兵部右
侍郎。仍命不得仍前瀆擾。廷臣貽愕。莫敢言。先生方

在告、候命卽草疏糾之、畧曰、陛下軫念時艱、急需幹濟、至掄才之典、遂及逆案之大鍼。是舉也、所關風紀甚大、臣有不能付之默默者。大鍼之陷於逆黨、蓋以當年爭吏垣而不得、致魏大中竟死於詔獄。殺大中者、魏璫而大鍼其主使者也。業經樞輔馬士英明言之、則大鍼不諱爲璫客可知。大中風裁峻整、撻履凝寒、故其死也、天下尤惜之。國家莫大於邪正消長之辨、而才諂爲次、大鍼而才誠可用也。臣慮其爲黨邪、害正之才、足以病世道而有餘、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一也。祖宗故事、凡列大僚、必用廷推、主之者吏部、



而臺省主封駁深得古爵人於朝之意。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以少宰、猶曰偶一行之得失參半也。未幾而大鉞之司馬又繼之、從此廷推可廢、一切部院臺省職掌皆廢、獨容此一二權貴人朝進一人焉報可、暮進一人焉報可、而其爲斜封墨勅之漸、有不待問者、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二也。夫一大鉞耳、樞輔言之不果行、臣意其必屈體公議與天下更始、夫何勲臣柳祚昌又繼承風旨、更唱迭和、終至取旨如寄、宰相之權如此、將置陛下於何地乎。薦牘之紛紜也、方奉明旨申飭大小臣工一概禁止、而勲臣首

犯之臣尤不能爲祚昌解。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三也。仰祈聖明特寢阮大鍼兵部侍郎之命。果度其才可用。不妨徐俟論定。再聽廷推。總之大鍼進退關江左興衰。臣去國之身。在官言官。不敢不盡言。奉令旨。阮大鍼拔用。朕素已鑒裁。豈因柳祚昌薦舉。諭旨已明。何得又來瀆擾。大鍼進退。關江左安危。是否確論。於是先生浩然之志益不可回矣。

乙未^{初十日}再疏請告。賜驛歸里。仍給新恩。丙申。拜疏辭。王予先生馳驛歸。詔給應得恩典。先生獨謂國讐未復。固辭不受。所司致常祿亦却之。在臺二十四日於



凡治平大經、修省至計、無有不盡言、而尤於討賊復讐之義、摧邪輔正之道、爲惓惓云。自先生行、而內閣高宏圖、姜曰廣、太宰徐石麒、蘇撫祁彪佳、給事章正宸、熊汝霖、陳子龍、後先去位、中外無留良焉。按先生通籍四十五年、在仕版六年有半、實立朝者四年、革職爲民者三。

丁酉、拜疏陳謝悃、不省。

先生身雖去國、而憂時亹亹、復拜疏陳悃曰、臣聞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直士剖心、尙矢垂死。臣雖去國、身苟得一言而死於闕下、亦臣之幸也。臣請遂言之。

姑先及其大者、以爲匡濟之資、可乎。一曰脩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臣聞古人之言及時閒暇也、蓋深有感於飄搖之際矣。國家不幸而變故頻仍、賴陛下中興奮起、南服聲靈四播、惜未聞所謂桑土綢繆也。乃者紛紛制作、一似不復有中原之志者、土木崇矣、珍竒集矣、俳優使令稍稍陳矣、內監充庭矣、金吾赫奕、戚畹駢闐矣、譏夫昌矣、言路扼矣、官常亂矣。有一於此、已足爲聖政累、而况陛下悉兼之乎。內脩如此、外禦可知。廟堂之上、輒曰中原之役、督師制之耳、未卜將相和而士豫附也、則上流之布置、又不必言矣。此



所謂玩近娛而忽遠猷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臣聞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持斧必伐、戒威福之下移也。自陛下正位南國以來、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致陛下恩數太繁。一推恩於近侍、則左右因而乘權、再推恩於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於勲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於武弁、則封爵視同兒戲。於是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因而彼此雄長、積爲犯上無等之習。自此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矣。此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臣聞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

也。自古而然矣。所賴清議一綫。有以補救之。而國是從此出焉。至後世有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加君子。使人主眩於是非名實之間。而莫知所適從。勢不得不去君子而用小人。釀國家以空虛之禍。如先帝末造。可鑒也。而今也。反不難爲。一二元惡大慙。稱誣理枉。至諸君子之後。先死於黨。死於殉國者。若並有餘戮焉。幾何而不令元黃易位乎。諸臣之言定策者。一時攀龍附鳳。誰敢與之共功名。而動擠人以自爲利。遂至望風傾陷。一網收之。莫須之獄。羅織動引三朝譏訕。及於先帝。揆厥所由。摠之私交爲重。君父爲輕。情



面爲先國讎爲後身。自樹黨而坐人以黨。又懸坐以非黨之黨。此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臣聞三代之所以爲有道之長者。皆有仁義禮樂以爲維持天下之具。而刑罰不與焉。自申韓有刑名之說。秦用之以亡。後世資爲炯戒。至先帝之世。其禍益驗。而殺機則首中於溫體仁。殺機一動。殺運日開。遂至怨毒滿天下。而不可救也。聖明御極。湯網宏開。萬不至仍蹈往轍。而近者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而遂科罪名。未科罪名而先事追贓。無乃傷於急切乎。假令異日有禹好善之廵方。借成德

以媚權臣、又孰從而辨之。又近者如職方戎政之奸、
獎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衛之設、
何謂也哉。徒令人主虧損至德、而傷三代之治體、此
所謂急刑名而亡教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
內憂。臣聞養兵所以衛民也、至後世而遂以病民、今
且禍中於人國、如毒藥猛獸之不可適。識者每有去
兵之說、有激乎其懲墮也。不見前者淮揚之告變乎、
曾未幾時、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殺矣。朝廷設鎮、各
額兵三萬、將雪耻除兇是問、乃用以自相屠戮。朝廷
又爲之和解、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爲者乎。今



卽令諸鎮並篤忠貞、永爲藩輔、可使天下之勢安於磐石。而臣尤慮江南一隅、歲以十二萬之兵、索十二萬之餉、而且歲以十二萬不戰之兵、索十二萬不戰之餉、此殆必窮之術也。當事者明知之而不敢言、日擁諸鎮以爲重、寧敢負陛下、而不敢失諸鎮之權。陛下又挾鎮臣以爲藩、寧負百姓、而不敢失鎮臣之心。則亦惟有加派橫征、畜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殉之已矣。此所謂積外憂而釀內憂也。臣言所及者止此矣、倘亦一時成敗安危之統繫乎、而其要尤在首勤經筵之講、漸復午朝之制、奏中興之業、則由

此而舉聖政以圖遠大之猷。由此而振王綱以收旁落之權。由此而明國是以分邪正之辨。由此而端治術以開教化之途。由此而固邦本以籌兵食之計。皆可相因而至。而由此而復讎以報先帝。亦或庶幾有濟乎。疏入。王不省。

辛丑_日。_{十六}辭朝出都門。

冬十月丁卯_日。_{初三}至自南京。

先生出國門。道路士民黯然失色。或有揮涕者。莫不切齒權奸曰。邦家不造。使劉公不終究其用。吾儕小人莫知死所矣。歸途著十哭詩。以弔殉節諸君子。自



此羣邪益競進、盡毀先帝成案、屢欲興大獄、陸朗甫、
耳鼎、張孫振各有疏劾先生、率坐先生黨首。先生還
山、杜門引罪、每以身餘一死爲憾。語及北變、輒愴然
曰、吾安得從先皇帝於地下哉。自聞變、遂蔬食、至沒
齒不如葷。○門人聞先生歸、欲就教者。先生答書止
之曰、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
堪我輩從容擁臯比而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惜人
間羞耻者也。僕是以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
也。知交中幸徧致此意。

順治二年乙酉、先生六十八歲。

春二月中興金鑑成。

初先生赴召留都。皇皇中興無象。至寢食交廢。是時張應鰲從行。請定歷代中興錄爲新君龜鑑。先生躍起曰。是予志也。卽命應鰲具草。漢唐宋皆應鰲與陳毓華所輯。先生再加增定。先生又取高皇帝及二帝三王以續之。一曰祖鑑。二曰近鑑。三曰遠鑑。四曰王鑑。五曰帝鑑。近自皇祖宋高。唐肅而上。溯之帝堯。又自堯歷舜禹湯文武。心法治法合爲一源。名曰中興金鑑。草疏欲上進。不果。○時先生以修考妣墓在鳳林。

三月考訂大學叅疑成。

先生於大學既從高忠憲公所定、去年海鹽吳公麟瑞致大學辨一書、備載戴記古文明道伊川本、朱本及曹魏石經、先生讀而折衷之、定古文一通、名叅疑、蓋積衆疑而叅之、畧爲詮解。首大學之道節、次古之欲明明德節、次物格節、爲正經。次物有本末節、次緝蠻黃鳥節、次知止節、次邦畿節、次聽訟節、次自天子節、次其本亂節、次此謂知本節、爲一章。釋格物致知、以明格致未嘗缺傳。又以君子有大道節、堯舜帥天下節、克明德章、盤銘章、穆穆文王三節、爲一章、入在



平天下章後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平天下章亦有更定、大抵從石本居多。前輩楊止齋力辨石經爲僞書、先生酷愛之、曰、苟言而是、雖出於後人何病、況其足爲古人羽翼乎。遂本之更定如此。臨絕謂過於割裂、并古小學通記命削之。○按、叅疑本視高本更爲完整、而詮解亦更精細、雖先生命削、仍存之以俟論定。

夏四月、

時先生避跡於上竈陳氏之別業、有答史孝復書、發明致知之知、卽知止之知、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

五月改訂人譜。

先生於譜中未當者再加改正。是書凡三易稿始定。

又取古人言行從紀過格諸款類次以脩警名人譜

雜記。雜記尚未畢草先生臨絕命詞補之敬受命成書

六月丙寅時五杭州失守始絕食尋出居水心菴。

楚鎮左良玉以馬士英亂政舉兵向闕移檄暴士英罪狀指黜逐先生姜曰廣及任用阮大鍼等事。士英大懼調江北諸鎮兵入衛。

大清兵南下破揚州閣部史可法死之。

大兵遂渡江乘勝攻南京五月初十日福王踉蹌出奔或傳



偕士英赴浙。先生方以潞藩改國於杭，而良王檄辭及已。日在席藁，驟聞王臨幸，又不遑寧處，欲趨會城，趣撫軍迎駕。而撫軍張秉貞巡按彭遇黉，士英私人也，不可與深言。先遣洵偵動定。洵西渡，則士英擁太后抵浙境。秉貞以下爭持金帛郊迎，絡繹於道。莫有一人及乘輿者。洵歸白狀。先生憤然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焉。有身為宰相，棄君上挾母后而逃者，某恨不能手刃國賊，豈涉江而同諸公迎之耶？不果行。士英至杭，奏太后垂簾決事，召越紳商周祚、邢彪佳、二公不欲行。先生曰：國難至此，尙欲袖手坐視乎？遺



書祁公曰、今日不行、異日有三徵九辟不已、公果能以死對使者、抑別有藏身之地與藏身之法乎。祁公終遲遲。初、王之出奔也、幸滁鎮黃得功營得功以禦良玉、駐兵太平時。

大清兵已破南京、鳳鎮劉良佐軍降、遣良佐追王、且招得功。方對語、得功裨將田雄從後射得功、貫顱死。雄遂執王奔良佐營、良佐挾王以降、遂遇害。報至、太后命潞王監國、而仍秘王變不發。先生聞會城有主、亟請守道于潁、集丁壯、礪器仗、爲戰守計。不應、先生爲鬱鬱久之、無何。

大清兵所過郡縣望風降附。越中大吏多遣妻孥去。穎遷臬司。杜門將行。士紳挽之不可得。會士英麾下有東逝者。郡中驚懼。先生遺書穎曰。馬兵不北進而東來。蓋逃也。逃則可誅也。馬兵一來。并提督馬兵之公侯將相俱來矣。皆逃也。逃則可誅也。由是推之。凡屬吏之遷移家屬者。皆可誅也。幸執事表明忠義之心。立決固圉之策。先將諸倡逃者置一二重典。則布置自有次第。而聞風於隔江。未必非疾雷之破噴。毋徒以去爲汲汲也。穎覽書。不行。翼日出視事。拜疏請誅士英。又縛內侍屈尙忠。先生聞而稱快。復致書愆恩之謂。



宜立發第一、第三疏、必得請而後已。又勸穎立斃、尙忠於杖下、穎不能用。當是時、烽火逼郊圻、潞王左右皆南國大奸、日引領爲降附計、而郡邑諸大夫皆戰慄、旦晚且行遜。先生忠憤填胸、莫可告語。六月十三日、杭城失守、諸大帥盡散、潞王具款降。十五日午刻、先生聞變、時方進膳、推案慟哭曰、此予正命時也。遂不食、僵卧榻間。汨流涕奉糜以請、先生揮之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分義然也。頃之姚江張生應奕、呂生滋請見言事、先生延入卧內、憑几而見之。應奕進曰、今日係天下望者、先生也。潞藩雖降、浙東尙有魯

惠二王宗室有楚將軍

名華

先生何遽言死。先生曰。

向者累請于公城守。公褒如充耳。今欲爲於國亡勢去之餘。亦已知其難矣。至予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之變。宜死。今上蒙難。監國納降。又宜死。不死。尙俟何日。世豈有偷生御史大夫乎。應奕曰。不然。今日所論者。宗社爲重。先生需一死以存宗社。高皇帝以下之靈寶式憑之。夫死。非先生所難。處死爲難。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先生曰。吾固知圖事賢於捐生。顧予老矣。力不能勝。徒欲以垂盡之軀。扶天崩地坼之業。多見



其不知量耳。予之所言，異日不可知之功也。予之所
守者，人臣之正也。身爲大臣，敢舍今日之正，而冀異
日不可知之功乎。吾死矣夫。十六日，吾越爭鍊金犒
師，應奕復馳見先生曰：「事急矣，奈何。」宜出城更圖計
畫。先生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吾將安之
乎。」應奕知不可奪，卽以死激先生曰：「城降矣，卽欲死，
豈先生死所。」先生爲動色曰：「姑從子。」出城，遲數日，授
命耳。晚始粒。十七日辰刻，先生盥櫛，辭家祠，出居郭
外之水心菴。

丁丑二十一日。答徵書。

先生連日食少糜、恐死以俟。十九日、通判張慄賁圖籍、諸生耆老馳牛酒渡江輸降。先生聞之、復不食。二十二日、門人王毓著痛子衿迎降、自沉柳橋死、留書上先生曰、毓著已得死所、幸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沟不敢以書呈、先生聞毓著死、曰、王生死我、尙何濡滯哉。先是、壻秦祖軾知先生不食、作書解之、謂江萬里身爲宰相、義難苟免、先生非萬里比。因援文文山、謝疊山、袁閔事、言死尙有待。先生覽書、爲進糜一盂。至是、答書謝祖軾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尙有望於中興。迨南都之



變主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君也。今監國降矣。吾越又降矣。區區老臣尙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世無逃死之宰相。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若少需時日。必待有疊山之徵聘。於義未嘗不可。然疊山封疆之吏。非大臣也。且安仁之敗而不死。終爲遺恨。宋亡矣。猶然不死。則有九十三歲老母在堂。戀戀難一決耳。語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夷齊之所以猶得採薇於首陽者。以其尙有地可逃也。今逃何地。

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而蚤死、頗傷於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不見王元趾赴水而死乎。所謂士死義也。元趾真可以不死、我又非元趾比也。以元趾之死決我之死、萬萬無逃矣。好名好利、徇義徇情、皆可弗問矣。繫之辭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又屬示洵曰、祠事要交盤明白、不得



容情作不結之局。義田不可一畝分動。少存區區之心。以報祖宗耳。死後棺用舊制。晚年自制一棺。材甚薄。殮用孝衣。銘旌弗書官。殯在鳳林。弗請做葬文。弗刻文集。汝做人平日無端忙迫。大抵多浮誇。浮誇則中欺罔。百行無成。只去浮誇二字。便一一可省身克己。亦繫以辭曰。子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二十五日昧爽。乘小舸。駕言進鳳林。辭先墓。過西洋港。舟中再拜叩頭曰。老臣力不能報國。聊以一死明臣誼。遂投洋中。舟行十餘丈。舟子急挽權救。而先生尙浮水面。輒以手推舟。子曰。吾將死於此矣。毋悞我。顧良

久不得溺。舟子固掖而起。幅巾猶未濕也。隨進鳳林
辭墓。困頓彌甚。暫息靈峯寺。是日。徵書至。同先生徵
者八人。在越爲高宏圖。去位寓越。商周祚、姜逢元、祁彪佳
及先生。入靈峯言狀。先生曰。吾所以隱忍至今者。
以熊兩殷諸君不忘明室故。今已矣。吾止盡今日之
事。遂口授答書曰。遺民劉某頓首。啟。國破君亡。爲人
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
之際。其敢尙事遷延。遺玷名教。取譏將來。某雖不肖。
竊嘗奉教於君子矣。若遂與之死。某之幸也。或加之
以鈇鉞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

荒迷終言不再。自此勺水不入口。二十六日，泐錄書付使者，并來書不啟封歸之。

戊寅_{二十七日}舍於楊枋。

泐自靈峯迎先生至楊枋，舍於秦祖軾之居旁。二十八日，壻王毓芝入門。先生望見呼其字曰：「嗟，紫眉當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子態。」毓芝曰：「然。」因語及弟毓蓄事。先生爲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徐曰：「吾始不食數日，時燥渴甚，因飲少茶，覺味如甘露，始知飲茶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矣。」有頃，毓芝進曰：「先生心境何如？」先生曰：「他人生不可以對父母。」



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懼、而吾心中泰然如是而已。二十九日、祖軾入侍、先生口吟絕命辭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祖軾欲筆之、先生曰、無庸、偶然耳。既而曰、吾感熊兩殷而賦此。因謂祖軾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又曰、吾日來靜坐小庵、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又曰、餓



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能明乎此者。其於道也庶幾乎。洵進請示訓。先生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洵再請。先生曰。做人之方。盡於人譜。汝作家訓守之可也。又命洵曰。下蔣豎碑於墓道之南。顏其額曰。有明秦臺先生藏衣冠處。子某婦某合墓之墓。言訖。泣然泪下。曰。吾平生從未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故也。已而曰。胷中有萬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祖軾曰。先生此苦奈何。先生指其心曰。孤忠耿耿。閏六月初一日。王毓芝復來候。

先生謂曰、吾今日自處合義否。毓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時有門人謂國統斷不中絕。復勸先生進少飲。先生曰、古人一飯之德必酬。我一窮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昌、此國事所以不競也。死則死耳。何勸爲。門人固勸不已。先生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張應鰲在側。先生攜其手曰、學問未成全。賴諸子。應鰲曰、敬受教。先生點頭。復厲聲曰、爾曹勉之。應鰲復進曰、今日先生



與高先生丙寅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先生印合何如？先生曰：微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初五日，先生早覺，撫胷謂祖軾曰：此中甚涼快。祖軾因問先生：不以他端立決，必欲絕食而死，非但從容就義，或欲爲全歸之孝乎？先生微笑首肯。閏六月戊子，初八日先生卒於秦氏之寓寢。

初六日申刻，先生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肅容端坐。有頃，遷北首卧，以示北面對君之義。神定息微，若將逝者。家人環哭，先生搖手戒之。初七日，毓芝以祁世培殉節狀告先生，先生已不能言，但張目舉手者。

再復指几上筆硯。毓芝携至前。先生捉筆書習字。毓芝曰。先生問魯王監國事乎。先生領之。初八日。友人來自郡中。傳鄉紳某某皆薙髮應聘。先生嚮齒擊床。太息者再。戌刻氣絕。雙眸炯炯。至闔棺。視猶未瞑。前後絕食者兩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享年六十八歲。遵遺命殮以深衣幅巾。皆用素。書其旌曰。皇明散山長念臺劉子之柩。

八月丙午。二十七日。舉殯於鳳山秦臺公墓側。遵遺命。補廬墓也。

順治五年戊子冬十二月丁酉。初七日。塋先生於會稽下蔣

之原。

自舉殯至是已三年、乃遷先生柩於下蔣之原、暨夫人合塋、秦臺公遺衣遺土仍埋於墓左。

元配章夫人累封淑人子一、卽不孝孤洵、以先生官京兆尹、遇先帝冊立東宮、恩補官生、娶光祿寺少卿

一云湖廣周公夢尹女、女三、長祖愛、適陳剛、邑庠生、卽陽副憲

次祖祥、適王毓芝、太學生、次于止、適秦祖軾、邑庠生、皆出自夫人、孫男四、長茂林、娶御史黃公尊素子、官生、宗義女、次士林、娶吏部尙書商公周祚子、太學生、承祖女、次長林、娶江西寧泰兵備叅政祁公承燦子



貢生駿佳女。次道林娶副摠戎定國將軍吳公用宜子庠生元遇女。繼娶太學生陳鑒女。孫女一適錦衣衛吳公孟明子邑庠生邦定子善禎。

不孝洵奉述年譜既卒業復緬懷生平遺行綆涕而言曰大哉誠乎仰觀於天日月之所以運行陰陽之所以變化此誠也。俯察乎地山川之所以流峙草木之所以繁植此誠也。中觀乎人倫類之所以常生人心之所以不死者此誠也。誠者天之道也。先君子學聖人之誠者也。始致力於主敬中操功於慎獨而晚歸本於誠意誠繇敬入誠之者人



之道也。意也者，至善棲真之地。物在此，知亦在此。意誠則止於至善，物格而知至矣。意誠而後心完，其心焉，而後人完其人焉。是故可以扶皇綱、植人紀、歷千載而不朽也。其修於身也，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戲言，四體不設怠惰之儀，威儀容止一範於禮，非其義一介不取，非其道一人不苟同也。其刑於家也，事親極其孝，撫下極其莊，閨門之內肅若朝廟，妻孥之對有同大賓，以至接朋友虛而能受，馭臧獲嚴而有恩。入其門，翼翼如登其堂，雍雍如也。其待戚里也，事外祖如其祖，事姊

如其母、撫甥如其子、撫甥孫如其孫。其他若母族、若外家、若壻家、貧者助、弱者植、質美者教、訓務使恩誼周洽、不以親疎而間焉。其待宗族也、袒免以內、子不娶娶之女、不嫁嫁之。上事祖宗、置祀田百畝以供祭、下逮族姓、立義田百畝以贍乏。其自奉則衣取敝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而處之裕如也。其待鄉邑也、地方風教、力爲表揚、民生利弊、力爲興除。連年洊饑、則圖積貯以施賑濟、所在告警、則講鄉約以正人心、而設施見於一方矣。其進而立於朝也、致主期於堯舜、非天德不以入。



告敷治本於三王、非王道不以開陳、而尤惓惓於進君子、退小人、爲幹濟時艱之要。然謹難進易退之節、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未嘗終年淹者。天下仰其出處如祥麟瑞鳳、以之下世道之興衰焉。其退而居於野也、橫經論道、講學淑人、上自四書六籍、一一釐正之下、至濂洛關閩、以及有明諸儒、人人折衷之。闢往聖之微言、黜異端之訛謬、存天理於幾微、留良彝於一綫、其見於著述者、愈宏且偉焉。蓋自作止語、默以至進退辭受、無一非出之於誠、自家庭日用、以至鄉國天下、無一非本之於誠。而

至於臨難一節、從容就義、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不
虧體、不辱身、忠孝兩慊、仁義兼盡、殆合夷齊首陽、
曾子易簣而兼有之。信乎可以扶皇綱、植人紀、歷
千載而不朽也。先君子盛年用功、通於嚴教、平居
齋莊端肅、見之者不寒而慄。及晚年、造履益醇、涵
養益粹、又如坐春風中、不覺浹於肌膚之深也。竊
嘗論之道統之傳、自孔孟以來、晦蝕者千五百年、
有宋諸儒起而承之、濂溪明道獨契聖真、其言道
也、合內外動靜而一致之。至晦菴象山而始分。陽
明子言良知、謂卽心卽理、兩收朱陸、畢竟偏內而



遺外其分彌甚。至先君子而復合。先君子之學以誠意爲宗。而攝格致於中。曰知本。斯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知止斯知誠意之爲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見大學參疑卽內而卽外。卽動而卽靜。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濂溪明道之後。一人而已。其餘諸子不能及也。若夫恢復心體之量。舉昔所讓棄於佛氏者。一朝還之吾儒。廓清之功。不在禹下。而卽其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掃蕪蕪而開正路者。其功又豈在孟子距楊墨下哉。洵負罪名教。無能爲先君子役。閒嘗外諛宗黨退考。

遺文聊得一二遂輟號灑血敬述年譜如右。復括其大旨而著道統說於後以俟知德之君子考焉。至於言之獲戾斯文固有所不暇恤也。順治八年辛卯夏六月上浣之日不孝泐泣血百拜書。

貞孝先生傳

邵廷采餘姚人

貞孝先生者、姓劉氏、諱洵、字伯繩、紹興山陰人。父左都御史忠介公宗周、發憤獨誠意之學、歷仕神、光、熹、愍、問、犯顏極諫、卒死殉國、海內稱之曰戴山劉子。先生幼習父訓、以不苟取與進退爲家法、出則載書隨轡、入則奉盃視膳。家畜老僕罷癯、嘗令典謁、遇之者不知爲公子。魏忠賢之禍流傳、有詔逮公、時先生年十四、塾師將挾之他避、堅不可遂、從公入雲門。公講學、證人來者日衆、首令先生開誘、然後延問、同門引爲老友。德清許元溥敬菴、字遠子也、遺書稱儒佛爲



一、先生闕之言儒佛之異不在於用而在於體。慎獨而中和位育豈彼佛者所有。其能篤守父師之說如此。公官左都。以救姜埰。熊開元得罪。舉朝震栗。先生爲僮衣。從入朝堂側聽。具載其語。歸作壬午召對記。李自成陷京師。公詣會城。責巡撫黃鳴俊勤王。遣先生歸募兵於越。旣從公入南都。見朝政紊亂。力贊公歸里。我。

朝招下浙東。公不食。先生但伏庭下悲泣。唐藩魯藩皆遣使祭贈公。蔭先生官。先生辭蔭曰。敢因父死爲利。浙東敗。逃剡溪萬山中。欲走閩。奸人將難。先生乃不。



得已歸哭公瘞所以不得比祝開美王元趾從地下
爲愧。既葬遂杜門絕人事。監司王庭璧知縣顧予咸
來設奠。副使王爾祿同知吳勉並公門生赴哭俱弗
見。爾祿贈金三百。辭曰梓遺文固辭弗受。及去官造
門言別。卒不內。曰幸爲我辭大夫。若違先訓墮初志
何益萬分。出處殊致無苦相強。爾祿泣下曰鳳翔千
仞非三代以下人物真我師嗣子也。其坐卧戡山一
小樓竟二十年。故人自史子虛張莫夫惲仲升數輩
外希復接面。嘗寄榻古小學有縉紳徵集多士要先
生復舉講會遂屏跡不至。於康熙三年卒年五十二。

卒之久、出篋中稿屬諸子曰、大父文、千古聖學所寄、勿漫示人、俟可梓行世。曩遺命、葬下蔣、水土淺薄、有力可擇、高阜改葬。若等第遵人譜、記憶大父絕粒安貧、讀書養教子孫。又曰、生平撝厲、惟恐墮喪名節。今畢矣、殮用孝服、祭素食、以志吾終天痛。葬大父墓道、使魂魄長依附。先生爲人溫栗、居閭閻未嘗有愠容。先公在時、省郡大吏敬待若神、不因此通請謁。少年倣賈誼治安策、指列治道、公見而怫曰、奈何爲此矜張。卽不復作。證人社友徐君嘗捐建書院貲、約以時酬。會徐死、先生垂歿、趣長子茂林訪徐後人還之。徐



後人無所得以歸其媚。曰：爲我告徐君家，故友某償夙負矣。避地剡溪，奉公文像，托友人周敬可。敬可盛以布囊，置牀頭。有警，卽負之登絕巔。如是，一年無片紙失。歸而家破，養之沒齒。卧榻故假祁氏病篤，命起扶易曰：豈可終於祁氏之榻？其矜細行，皆類此。同門私謚之貞孝。是時能承先志守道不變者，長洲徐枋、昭法、九一先生、汧之孤、僧服隱吳門山。巡撫都御史湯公斌屏騎從到門求見，不內，繞行山廬嘆息而去。亦以壽終。

論曰：先康節有子子文，能紹其學。儒者並嘉嘆之。然

遭宋昇平、有洛下諸君子相倡和、再世處士身名俱泰。若戴山當明末造、有言不信、致命遂志、困不失其所亨。而爲之子者、義不容與父俱死、乃至掩形匿跡、交遊講藝之事、一切都絕、與子文之履順、未可同論。孔子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有焉。

跋

是書凡傳四世、歷一百二十年、而始克梓行、何前此之泯泯日久也。竊惟先摠憲公殉國難、先高祖貞孝公掩形匿跡、終其身一小樓、手輯遺書數百卷、矻矻窮年、罔輟寒暑。且進述年譜、以紀摠憲公生平之大而細者、亦不遺焉。兩世精華、萃於寸帙。其始也以守摠憲公治命、秘而不宣。其繼也、世遠風微、我祖父行株守一經、大都家徒四壁、立雖有志焉、而未之逮。迨今上御極之十有七年、當事者搜羅故集、倡義鳩資、摠憲公全集二十四卷始錢行於世。前輩闡揚風教、實先



儒藏

先君子戴山先生年譜 跋

人潛德幽光、積晦而明之一大機。爲子孫者、宜何如。
黽勉策厲、以期表揚先烈、寧徒守遺書而弗失已耶。
德生也、闇未知學問、嘗於童時、竊見年譜抄本、雖未
通曉、心嘗識之。長而習舉子業、奔走公車、竟未嘗一
爲卒業。旋藉先人餘蔭、幸得竊祿。

熙朝獲綰邑綬、方冀整理舊集、首鐫年譜、以酬夙願。卒
以不才、被議落職而止。嗣是家變頻仍、子身顛沛、僕
僕車塵馬足間、是譜未嘗不在行篋也。夫以德之愚、
聞無知、一行作吏、幾墮家聲、分宜終身屏息牖下、乃
復荷



皇仁准留霸州營田自効、真遭逢於意外者。課耕之暇、田舍清曠、間出是譜而抄錄之。惟舊存諸底本、改竄各異、稍以臆見爲去留。至於體式有未允協者、敬依所聞於縉紳先生之緒論而更正之。若夫講學語錄、前後奏疏、雖已具載全集、而譜內亦摘其精要、未便竟事刪除、且增入南憲奏疏之未列於全集者數章、以誌勝國興亡之驗。末綴貞孝先生傳、備考徵也。乾隆乙未冬、蒙

聖天子如天之度、施千古格外之仁、首錄孤忠、備垂恤典。榮生幽壑、感切重泉。德微末小臣、雖舉族捐糜、末由

報稱。竊念是書沉擱已百有餘年、若再事因循、或至遺文淪失、將德之負疚先人者、猶後而上辜

聖朝教忠之典、其罪不可勝數矣。是用敬慎手繕、拮据付梓、亟了此未了之役、以存考証。梓成爰記其顛末如右。

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正月、元孫毓德敬跋。

黃忠端公年譜

清·黃炳垕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劉琳 二審

清光緒元年刻本

《黃忠端公年譜》二卷，清黃炳垕編撰。清光緒元年餘姚黃氏留書種閣刻本。

黃尊素（一五八四—一六二六），字真長，號白安，明餘姚（今屬浙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中擢御史。會災異，歷陳時政十失，忤魏忠賢。楊漣劾忠賢被譴讓，尊素復抗疏繼之，忠賢愈怒，削籍歸。後被逮，死於詔獄。其謇諤敢言、深識遠慮，尤後人所感佩。

炳垕爲譜主八世孫。本譜前首載黃璋編《忠端公年譜》舊本，極簡略，僅略述其生平梗概，且未註明資料源自何處。炳垕於舊譜末題云：「《忠端公年譜》舊本，炳弱冠時見於敬旃從兄處，從兄謂炳曰：『先祖穉圭公（諱璋）所編輯也。』……茲刻拙編年譜既竣，遂附刻之，以見濫觴之始云。」炳垕此譜，敘事詳盡，均註明其資料所自。詩文雖不盡載譜中，然其繫年可考者，均書於各條之下，尤有助於考察尊素學術思想軌跡之演變，於史有徵。卷首自序云：「遍歷甬越各坊及近百購書之家，網羅搜討。……流覽群書，凡涉公之行事者摭摭罔棄，歷一載而紀月編年釐然就緒云。」可見此譜搜集資料之豐富、考證之精詳、體例之完善，誠爲譜中之尤者。

黃尊素卒後，爲其作傳、銘者數家，時人劉宗周亦撰有《黃忠端公年譜》一卷，就資料的原始性而言，誠有足可取者。然綜合而論，此譜既參前譜，當不亞於劉譜。

敘

有明天啟朝奄寺亂政太阿倒持一時摘藻揚華我冠博帶
撥魏科而躋顯秩者類皆低首下心忸忸怩怩惟奄旨是承
而我太僕忠端公於楊忠烈二十四罪疏未上之先抗章劾
璫何啻博浪一椎祖龍褫魄厥後指陳時政俱爲奸黨所側
目卒與諸君子身填狴犴甘之如飴而一往浩然之氣藉扶
綱常於不墜豈特殘明龜鼎賴公奠定哉炳於癸酉秋擬哀
公事實編爲年譜奈兵燹之餘篋衍中藏弄家集半付劫灰
卽故舊聚書諸大家亦焚燬殆盡搜剔久之未克成編一夕



信藏

黃忠端公年譜 敘

假寐、畱書種閣、恍惚至一處、見夫玉軸牙籤、繁富夥、夥畧爲
翻閱、則忠端事跡所在多有。方欣慰間、而雞鳴破曉、殘夢覺
矣。嘗觀周官有六夢之占、此殆所謂思夢非邪。因思古籍叢
萃、莫如書肆、王充閱市、舊事可師、遂徧歷甬越各坊及近日
購書之家、網羅蒐討、彷彿夢中所見各書。乃悟曩者一夢、蓋
太僕托天之靈、示機緘於冥冥中也。嗚呼、太僕公後、自文孝
至炳、宗子七傳矣。嘗以歲時祭祀、拜化安山、賜坐、見夫四明
北面諸峯、左右拱揖、而松楸之聲、迎風洶涌、恍疑太僕英靈
乘胥江秋濤而儵降。既而至通德里故居、則花園遺址猶存、



石筍矗立、掩映青林黃竹間。摩挲久之、想見峩峩巖巖、餘韻未泯焉。回憶垂髫時、先君子以公集暨正氣錄等書見示云、此先太僕公遺徽也。汝他日學成名立、當以闡揚祖德爲第一事。今先子棄養卅有餘年、小子荏苒六旬、學未成名未立、自顧頑軀、無一可繼述前人者、惟是表揚先芬之志、常耿耿於懷中。竊幸世德可稽、何敢以不才自諉。於是流覽羣書、凡涉公之行事者、捃摭罔棄。厯一載而紀月編年、釐然就緒云。間嘗考年譜體例、今昔不同。歲乙巳編文孝公年譜、不揣黥淺、效陽明弟子撰王譜之例、撮要記事、各條下不註出處、閱

者以未識所本爲憾。茲則件標書目，旁及時事，兼附歌詠，倣張石洲、亭林年譜之式，俾閱者於紀載之異同、朝局之清濁、國運之遷流，一開卷瞭如指掌，詎止太僕懿集纖悉靡遺乎。譜旣成，同志欲集貲刻之。炳曰：此宗子之責也，不敢復煩諸君。爰以節衣縮食之所蓄，付諸剞劂，并不取給於公費焉。昔李文簡著范韓富歐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歎其博洽。當日太僕同難諸公若高若繆若李若三周，各後裔諒必有表襮前徽，昭示來葉者。異日合七君子年譜爲一書，尤炳之所心期而願睹者爾。乙亥蜡日，炳厚謹識。



備藏

黃忠端公年譜
像讚

黃忠端公象



仍孫炳屋敬摹

金玉精神、鳳麟儀止、我冠絳袍、觸邪則
薦。凜正色於蘭臺、抗直聲而如矢。及夫
一死、與日月爭光、允矣不愧男子、而惜
公者猶存乎少視。奉公八年、以往之音
容儼然、夔臯自擬、初試虞廷、讓九官而
作士。噫嘻、曷齋公志以爾乎、茫々千載、
伊誰後死。公像傳自官司理時、距蒙難之日八年矣。
崇禎戊寅五月、山陰友弟劉宗周拜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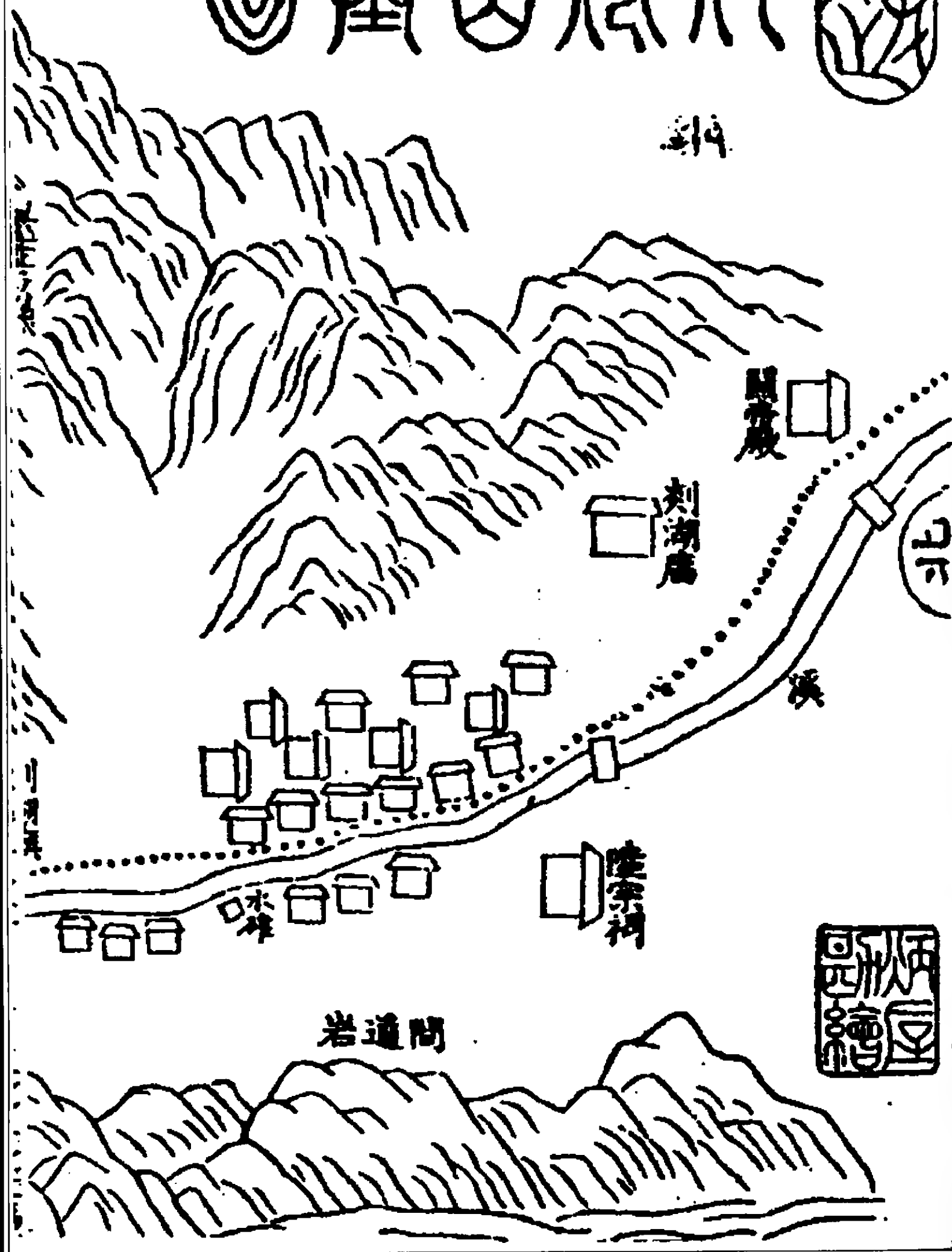
備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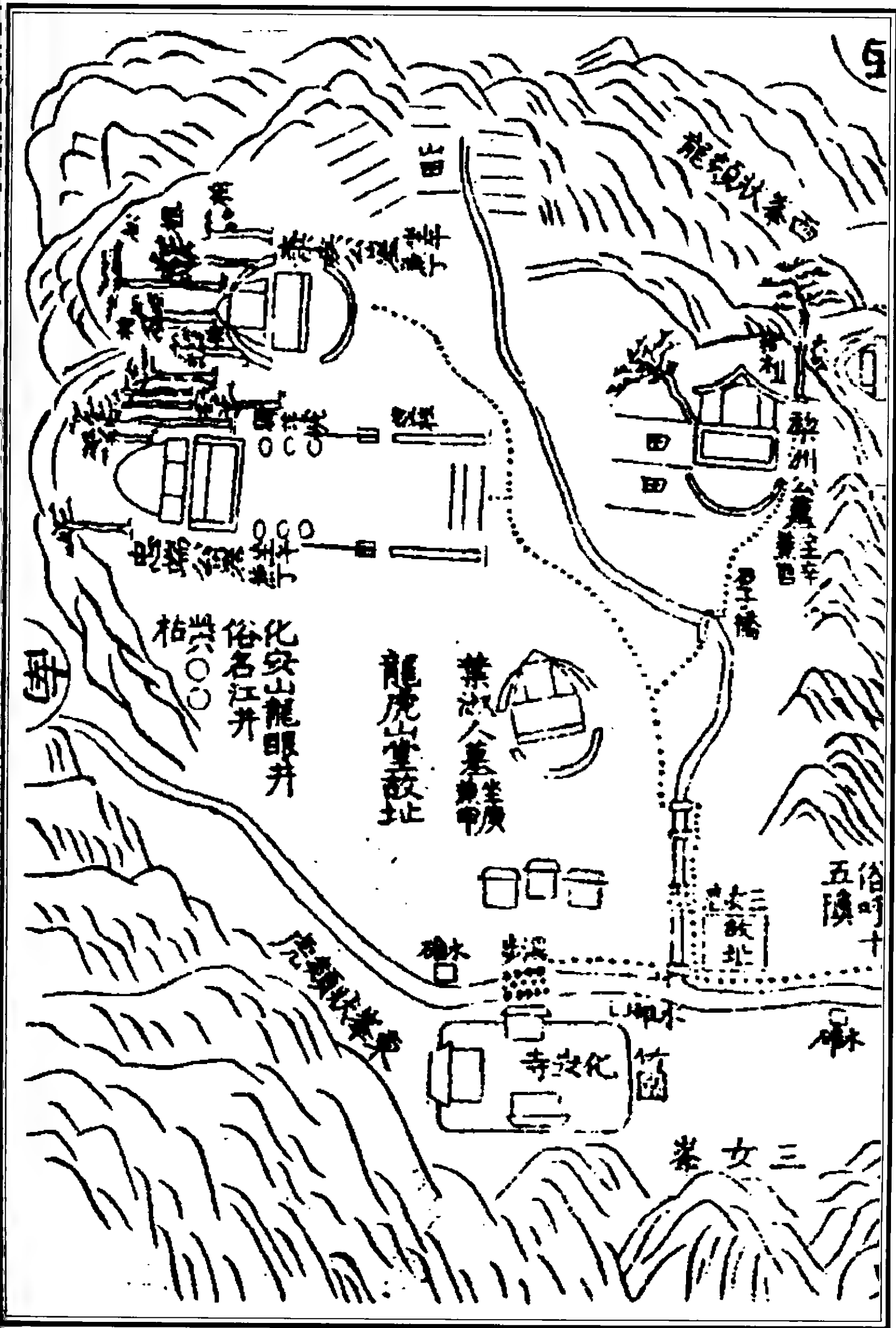
黃忠端公年譜墓圖

代廬山墓圖



14





忠端公年譜舊本

公諱尊素字真長姓黃氏別號白安初名則燦數試不利夢景州公謂之曰盍名我之名景州名尚質覺而異之故易今名黃氏之先婺人有爲慶元通判者死建炎之難其子諱萬河避地於餘姚之黃竹浦遂爲邑人祖諱大綬號對川贈太僕寺卿父諱曰中號鯤溟封太僕寺卿祖妣章太淑人妣盧太夫人

明萬曆十二年甲申十一月十三日公生公生數著異故對川公特鍾愛之豐頴廣穎識者知爲非常之表

二十五年丁酉公十四歲

二十六年戊戌公十五歲

公自少博覽經史不專爲科舉之學自述詩云憶昔十四五膽氣豪且闊志欲按典墳窮盡古今

三十二年甲辰公二十一歲八月十二日元配翁太夫人卒太夫人大司馬見海公之後太夫人有姪祖石先生名逸兼



工繪事後從公宦遊京師。授晦木澤望二公句讀公舟中雜詠所謂共坐得詞人者也。所置詩後系石先生作

三十六年戊申公二十五歲。

作清景賦序云郊居無事紅樹

白雲清景飛來襲人因念造物無藏何地不然在人自取遂暢而賦之。然政未可為當場人道也。

三十七年己酉公二十六歲。

續娶姚太夫人上虞太僕寺卿

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順宇知飲大賓。

三十八年庚戌公二十七歲。

八月初八日伯子文孝公生。

四十一年癸丑公三十歲。

五月之望與鄭奉我族人元素自

黃竹浦登舟遊上虞白雲山鳳鳴洞有記。又兩遊剡湖剡湖在吾邑通得鄉以其景物之勝擬請刻中故名。謝文正嘗讀

書於此。

四十三年乙卯公三十二歲。

補博士弟子員隨舉於鄉。

四十四年丙辰公三十三歲。

聯捷成進士仲子晦木公生。

四十五年丁巳公三十四歲。

仕甯國府推官姚太夫人隨任。



時湯祭酒免歸鄉里所號爲宣黨之魁者其門生滿天下有司惟恐不得其歡一郡之事祭酒多先受牒判之有司理牒投牒者出祭酒所判有司判之一如祭酒相沿成習公視事有出祭酒之牒者公怒曰湯祭酒乃欲土司甯國乎裂其牒扑出牒者郡中震慄涇令初著叨穢聞之乃曰是不畏湯祭酒者何難按舉吾屬哉終公任不敢爲姦利事

四十六年戊午公三十五歲

江南鄉試分房得門下士十人

徐公石麒朱公天麟金公渾後俱殉節著名叔子澤望公生天啟元年辛酉公三十八歲

春兼辦糧事冬兼攝郡邑事郡

有劉宦橫甚置私獄殺人家僮以百數恣爲奸利公拘二二鞠之扑其助虐數人析楊于市爲教諭曰足下僮客甚多干文罔僕不欲窮竟損足下名足下其自愛

二年壬戌公三十九歲

二月公坐廳事胥吏奔告劉宦遣力

鎖吏去公不信告者三至公乃親詣其第鎖者及門乃命脫吏鎖以鎖其奴笞之下獄值攷選或曰公已成名宛上似此

盤錯宜俟後人。公曰：吾志掃姦鄙，今當前而避之，羞稱執法之吏矣。時訟剽宦者數百人，悉爲斷理，收其僮客，臨死剽宦飛章京師。左都御史鄒南皋由此知公。公曰：凡吏當瓜期外惕於情面而內護其攷選，不惜違道干百姓譽也。是獨彈擊強宗臺中人物也。是年分校武闈，有偕馬仲良校士次韻詩，考授御史，懸缺假歸。季子司與公生。

三年癸亥，公四十歲。公家居晦木，公詩云：吾憶八齡前癸亥，先公此日尚家居。高堂臘酒頻爲壽，稚子春鐙嬾讀書。可見其慨云。七月，從水路至。十月到京，姚太夫人隨任。任山東道監察御史，上請用講學名賢疏，以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之罷也。上明職掌疏，謂凡用人理財官守言責一切核其職掌也。上請簡巡撫疏，謂年來巡撫一缺，祇供京堂奔走而外之司道，侈力封疆，敷歷風塵，卽有英英自命，概置不問也。上請復召對疏，謂祖宗時有朝午二朝，有便殿召對，羣臣得更進而言事，其制當復也。



四年甲子公四十一歲。京師地震三月十六日公陳十失劾奏魏忠賢客氏疏謂阿保重于趙燒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慘于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言甚悚切天啟初閣人魏忠賢帝乳母客氏干涉外廷臺諫有及之者而言者皆絀是後四年之中莫之敢指公獨發憤悃幅中旨廷杖韓相國熿救之得罰俸上辯鄒吏部維璉孤介疏公爲鄒匪石先生門人不欲有言而竊歎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於言也上劾奏逆奄魏忠賢疏因六月間堂官楊忠烈公上二十四大罪疏相繼而發也上諫廷杖萬工部燬劾奄人魏忠賢疏謂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敬孚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奸人爲所欲爲惟恐忠臣義士之撓之也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某年某月某日工部郎中以言某事死豈不爲聖明之一累哉公自分與璟同口賴政府力護得免公于癸甲之際後先數月間疏凡十三上皆關軍

國茲不具錄。

五年乙丑公四十二歲。三月出都門奉茶馬差主事曹欽程

劾公前疏有推擇名賢以重風紀者陰爲高忠憲地遂削籍。

六月逮楊忠烈魏忠節爲閹人所害公哭之於野慟公歸家

集中有買菊數種閒坐紙鳶野園山窗等詩。炳屋讀及諸書二月奉茶馬差則三月也。

六年丙寅公四十三歲。崔呈秀得志疑前高中丞所發其贓

案公有力焉。時有睨新參者欲借忠賢仇爲贅身媒因嗾其

門生曹欽程掀公輩上之而公削矣。忠賢尚嗾嗾又嗾織造

李實於蘇撫疏中擯公等名而公逮矣。且謂公家居講學與

忠憲之屬交私。四月詔下徵公連坐者六人。炳屋讀及諸書二月有旨七人並逮公以四月

讀此處四月有誤緹騎至吳爲百姓箠死失駕帖所在弗克前。公聞

卽投牒行。或言亡命縣令祁逢吉操兵到門公在道聞之移

書逢吉曰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頭香耳。君

何小視海內男子也。時高忠憲以大臣不辱自裁周忠惠遂

遠未至。公就獄時訊者問賊幾何公厲聲曰清風明月名山



右忠端公年譜舊本煇弱冠時見於敬旃從兄直處從兄謂炳曰先祖穉圭公燾所編輯也忠端一生大節盡在是矣角乃敬錄一通弄之笥兵燹迭經典籍殘燬此本幸存茲刻拙編年譜既竣遂附刻之以見濫觴之始云丙子花

朝前三日炳屋講議於留書種閣。

黃忠端公年譜卷上

八世孫 炳屋 編輯

公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也。黃氏系出潁川。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爲慶元今甯波府通判者、佚其諱。建炎時、金人破慶元、不屈死。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東發之始祖。一居慈谿竹墩、一居吳興亦慈地。居竹墩者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尋徙餘姚竹橋、是爲吾族之始祖。維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遑誦讀、故下四世失名。諱僅存行次第。六世諱堂、字世堂。七世諱貴、字文貴。八世諱尹、



字子尹。九世諱安祥、字安之。十世諱杲、字廷杲。十一世諱璽、字廷璽、號小雷。兄伯震、號大雷。商於外十年不歸。小雷公往尋之、裂紙數千、書兄之里系年貌爲零丁榜之寺觀街市。經行萬里、無所遇。禱於衡山、夢有誦沉縣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疑不祥。遇士人求占、告以故。士人曰：少陵春陵行句也。春陵、今之道州。盍入道州尋之。府君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旁。大雷過之、見傘心動、曰：吾鄉之傘也。視其柄、見府君姓字。方愕眙間、而府君出、相視若夢寐。詢其故、具以告。兩人哭失聲。道路觀者



亦泣下。時大雷已家於道州府君卒挽之歸。明史有傳南雷文約有萬里尋兄記十二世諱諒字素庵是爲公之高祖。治生厚富有乞貸者、辭其券。春夏之交、園有餘粟、往來里門而告之曰、不足於粟者、往之吾家。里人囊橐隨之、纍纍猶外府也。已而里人曰、無不足者、始召他村之告糴者與之。年八十而逝。曾祖諱稔號東河。年逾四十無子、乃使其從子讀書、敬事從子之師、家人之食飲無敢視於師者。五十歲而贈太僕生。贈太僕諱大綬、別號對川公之祖也。生五月而孤。爲人精敏、十五歲官役爲庫子、老吏不能欺。考諱曰中、號鯤溟。

以易教授吳興、五經、左氏內外傳、國策、莊騷、隨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亦必原本經傳。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者、府君獨言之。嘗議南糧事、府君言是役破家不一、不如以道里之費稅畝而官解之。有蔣太常者、名一曰稅畝則均役、非搢紳之利。府君曰、吾所言者、諸君子孫計、諸君能保後世之不降爲皂隸乎。時父老子弟會者千人、皆竦聽歎息。逢贈太僕之怒、必伏地請扑。有爲府君解者、府君麾之曰、吾以大人釋怒爲喜、不以免扑爲喜也。安定公祖鶴始山公祠宇將圯、府君撤而新之、不以煩宗人。娶盧淑人生



四子公其長也。公初名則燦，數試不利。夢族祖景州公謂之曰：「盍名我之名。」景州公諱尙質，覺而異之，遂易今名。聯捷成進士，授甯國府推官，除山東道御史，劾奄遇害。崇禎時，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再贈兵部左侍郎，諡忠端。著有文集六卷。文畧三卷，詩畧二卷，說畧一卷。崇禎戊寅，詩集先授梓於金陵，楊維斗先生有序。康熙丙辰，相州許酉山先生梓全集，序之。鄭子禹梅亦有序。其板旋燬於杭城，臙脂橋丁丑，崑山徐果亭先生重梓。四書緘八卷，隆萬兩朝列卿記二卷。文畧有序。懷謝軒講義若干卷。今惟集六卷行世，講義節入明儒學案。宗譜參家錄。

明萬曆十二年甲申十一月十三日，公生。謹按：麻法推之，乙酉日也。

公生數著異故封太僕公每奇之長有大志豐頤廣顙瞻視若神我我巖巖如泰山峙而白玉冠也。徐撰行狀。

十三年乙酉公二歲。

九月初十日王父對川公四十生辰。誕諱攷。

十四年丙戌公三歲。

十五年丁亥公四歲。

十六年戊子公五歲。

是時對川公知公必貴嘗問曰孫之推封其祖父何品及之公對曰三品。後公以七品死節天子特恩竟如公之對。

云家錄。

十七年己丑公六歲。

十八年庚寅公七歲。

十九年辛卯公八歲。

二十年壬辰公九歲。

二十一年癸巳公十歲。

八月初五日王母章太淑人五十生辰。誕諱攷。

二十二年甲午公十一歲。

是歲無錫顧涇陽先生憲成時爲文選司郎中。削籍歸與高梁溪龍攀。



儒藏

錢啟新一。諸先生講學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講道處。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

大著。綱目三編。

二十三年乙未、公十二歲。

九月初十日、王父對川公五十生辰。誕諱攷。

二十四年丙申、公十三歲。

時中官奉使開礦、秋冬之間、礦使相望於道。十月中官奉使徵稅、稅使四出、有兼礦務者。明史。

二十五年丁酉、公十四歲。

六月戊寅日十四皇極中極建極三殿災明史公少負軼才

摘詞掞藻下筆不能自休錢撰墓志自述詩所云憶昔十四五

膽氣豪且闊志欲搜墳典窮盡古今碣讀時頗強記下筆

亦自傑是也詩畧

二十六年戊戌公十五歲

是年季弟季真公生諱葆素南雷文

案季真先生墓銘

二十七年己亥公十六歲

二十八年庚子公十七歲

二十九年辛丑公十八歲



元配翁夫人來歸約在前後數年間。夫人大司馬見海公

諱大之從曾孫詩人祖石先生諱月倩字元美後改名之

姊也。南雷文案。謹按翁氏家乘見海公仲弟孔顏孟三

卿春卿生日永字久鎮久鎮二十長日清次庠生月倩女一即翁夫人也。

三十年壬寅公十九歲。

是時鯤濱公以易爲大師諸生應試以文先定其次策無

不奇中。世謹故公亦明於陰陽消長之理君子小人進退之

幾。徐撰祠堂記

三十一年癸卯公二十歲。

八月初五日、王母章太淑人六十生辰。誕諱攷。

三十二年甲辰、公二十一歲。

正月十一日、鯤溟公四十生辰。八月十二日、謹按麻法推之庚寅

日也。元配翁夫人卒。存年二十有一。並誕諱攷。是歲、東林書院成天

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明儒學案。

三十三年乙巳、公二十二歲。

五月丙申、二十三日。鳳陽大風雨、毀皇陵正殿。庚子、二十七日。雷擊

園丘望竿。明史。九月初十日、王父對川公六十生辰。誕諱攷。

三十四年丙午、公二十三歲。



是時季第季真公九歲仲弟白崖公

諱等素

叔弟靈超公

諱符

素

少於公僅數歲耳延張兩如先生

諱圭章即蕓水司馬之父

教授諸

第此數年中事也

見文約蕓水張公墓銘

三十五年丁未公二十四歲

七月十八日盧太淑人四十生辰

誕諱放

三十六年戊申公二十五歲

秋作清景賦序云戊申秋郊居無事紅樹白雲清景襲人

因念造物無藏何地不然狂人自取遂暢而賦之然未可

爲當場人道也

文

公又有壯懷賦序云余幼落拓不肯

斤斤作俗士面孔。長逢數奇。歲月漫漶。壯懷未展云云。或
當亦在此數年中。

三十七年己酉。公二十六歲。

續娶姚夫人。太僕寺卿諱翔鳳之從孫女。鄉飲大賓。諱克
俊。字順之女。世居上虞渣湖。來歸時年十六。長羣婦。三世

同居。內外數十人。贈太僕公。治家嚴肅。羣婦時有譙讓。而

獨賢姚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儒酸農瑣之態。他日定

爲貴人。顧我不及見矣。南雷文約

公在。家每食必入侍。太僕

公與太淑人煦煦育育。若乳下兒。語必至。夜分視太僕公。



太淑人寢然後就枕席率以爲常太僕公謝家政公身任家督撫三弟而訓教之行狀

三十八年庚戌公二十七歲

八月八日長子文孝公生諱宗義與孔子生物只差一字南雷

文定五集

三十九年辛亥公二十八歲

四十年壬子公二十九歲

是歲顧涇陽先生卒自後臺諫右東林者並出而東林爲

天下大忌諱矣明儒學案

四十一年癸丑公三十歲。

五月望與鄭奉義暨族人元素遊上虞白雲山鳳鳴洞有

記。文畧。

是歲兩遊剡湖亦有記。

剡湖在姚邑通德鄉以其景物之勝擬諸剡中故名。

謝文正讀書於此。

八月初五日王母章太淑人七十生辰是

月乙未日。章太淑人卒。十一月丁丑三日王父贈太僕

對川公卒。

並誕諱攷。

公試輒不利讀書若雪間擁萬卷作百

城日誦數千言抱膝高吟曠懷今古一切碌碌不平輒託

之詩賦以自見人或迂之或狂之公夷然勿介意也。

行狀錢

撰墓志亦云年三十未補博士弟子員授徒若雪間意豁如也。

公與管僊客成同學管



爲孫清簡鋪之壻、妻亡再娶、不得意、棄其家業、浪跡江湖。

公寄以詩曰：僊蹤飄泊徧滄洲、想見歸懷百緒愁。繚繞畏

途殊自苦、消沈壯魄欲何求。應知毛骨生難換、須識乾坤

老自休。易水歌聲羽徵狂、寒雲漠漠樹聲秋。姚江逸詩二首今錄一。

四十二年甲寅、公三十一歲。

正月十一日、鯤溟公五十生辰。誕諱公以周易誨授老

警間、學者日眾。陳撰祠公學不專章句、肆力於詞賦、不

名一家、精於典故、言事皆有原委。文撰神道碑謹按集

觀潮賦、宋科目考、宋賦考、俱選入明文授讀。

四十三年乙卯公三十二歲。

學使口宗師行部東浙按試紹郡公補博士弟子員是時

公於書無所不窺下筆輒數千言性強毅喜氣節見人有

乞憐態竦脅媚媚必咤之若昂眉強項與公爭是非公即

娓娓聽行狀參通志

館於甬上洞橋董氏長子文孝公從宋元

學案攷畧

五月己酉

四日張差持挺入慈慶宮

太子所居擊傷守門

內侍被獲伏誅

明史

秋應浙江鄉試正典試編修吳青門

先生

諱宗達直隸宜興人甲辰一甲三名謚文端

副典試戶科劉戴源先生諱文

炳直隸甯晉人戊戌進士

首題爲人君止於仁二句次題知者樂水一



章三題古之人與民一句。公中式第五十八名舉人、房師

鄒匪石先生

諱維璉、江西新昌人、丁未進士。行狀參貢舉考畧進士便覽。謹考浙江通志是科本省中式九十七人、加額七名、自是科始解元湖州馮銓與

涿州同姓名。浙人中式順天者十八人、錢士升與焉。中式應天者九人、中式山東者一人、中式雲南者二人、中式貴州者三人、後成進士者五十人、而十八人則連捷也。

四十四年丙辰、公三十三歲。

春、應禮部會試、總裁內閣吳曙谷先生

諱道南、江西崇仁人、己丑一甲二名。

諱文尙書劉衡野先生

諱楚先、湖廣江陵人、辛未進士。

首題君子惠而不

費五句、次題人道敏政、三題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

至懷仁義以相接也。公中式二百一十口名進士、易一房。



謹按公禮閣房師行狀墓志本傳遺集俱不見姑闕以俟
 考又按是科新建萬忠貞燦嘉善魏忠節大中江陵李忠
 毅應昇俱同榜會元吳江沈同和文係同邑殿試第三甲
 趙鳴陽代作趙亦中第六名事覺並謫戍
 一百八十二名。一甲嘉善錢士升江夏賀逢聖同安林鈺
 三甲二百七十四人貢舉
 考畧參進士便覽題名碑錄
 七月辛未日仲子晦木公
 生諱宗炎
 公以開物成務爲學視天下之安危爲己

之安危未嘗臨講席而風節相許者則劉蕢山高忠憲魏
 忠節李忠毅諸公爲砥礪性命之友明儒學案

四十五年丁巳公三十四歲

任甯國府推官姚夫人及長子文孝公仲子晦木公俱隨

任。吾悔集。

公下車，卽飭法令，嚴墨吏，問疾苦，去疵癘，凡有所

平反，直指臺卽甚怒，卽公必曰：「法如是止也。」其所予重比、

直指臺卽哀矜之，卽公必曰：「如法何？」久而上臺益相信，至

釋其所爲非是而非是公。行狀。

時湯祭酒免歸，鄉里號爲

宣黨之魁者，其門生滿天下。有司惟恐不得其權，一郡之

事，祭酒多先受牒判之。有司理牒，投牒者出祭酒所判有

司判之一，如祭酒相沿成習。公視事，有出祭酒之牒者，公

怒曰：「湯祭酒乃欲土司甯國乎？」裂其牒，扑出牒者，郡中震

慄。涇令初著叨穢，聞之曰：「是不畏湯祭酒者，何難按舉？」吾



屬哉終公任不敢爲茲利事。家錄。謹按萬季野明史稿祭酒名實尹。公與

虞乾颺周桂瀛胡芷漁同作江南司理政簡刑明每會必

四人其一公署如布衣交江南傳爲盛事。說。七月十八

日盧太淑人五十生辰。謾諱。公服官後以次第白崖公

代身爲家督凡積俸一鎰半銖皆付次第卽衣履扇箬淩

雜瑣細無一入姚夫人囊者。行狀。

四十六年戊午公三十五歲。

春白氣亘天自東而北四月辛卯。日。京城宣武門至正陽

門河水盡赤經月乃止甲辰。十四日。大清兵克撫順五月

丁未_日。十克撫安諸堡。七月戊申_日。十克清河堡。_{明史}八

月、公充應天鄉試同考官。_{行狀}是科正典試鄭子器論德、_以

{上饒人辛丑進士。}副典試來路然贊善。{宗道蕭山人。}首題子路問

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次題達之則有望至蚤有譽於天下

者也。三題心之官則思。_{貢舉考畧}公所取士必樸屬微至去靡

漫者得十人、嘉興徐虞求_石、崑山朱游初_天、吳縣金宜蘇、

渾_渾。後俱死於王事。_{行狀參文定。}謹按集九月乙卯_三

_日。長星見東南十九日而滅。十月乙丑_日。彗星見氏宿三

十九日而滅。_{明史}清川王公同知甯國府事、後移守臨安、

國雲南公作序送之。文畧是年叔子澤望公生。諱宗會謚諱攷

四十七年己未公三十六歲。

春正月蚩尤旗見長竟天。綱目三編三月經畧楊鎬帥師出塞

敗績四月京師河水復赤六月己巳十八日大清兵克開

原癸酉二十日熊廷弼經畧遼東。明史公在甯國風旨孤寡

諸郡大獄撫按必移公訊鞫定賦役汰冗額制官解垂為

故事浙直煤山多納亡命爭訟連結公以江南樵薪不急

煤土嚴行禁絕。神道第一碑

四十八年庚申公三十七歲。



七月神宗崩光宗立。撤回監稅內璫，盡罷天下礦稅，發帑金犒邊，以葉向高自其家召之。劉一燝、韓爌、史繼偕、沈淮、朱國祚、何宗彥爲東閣大學士。八月庚申十五日，蘭州黃河清，凡三日。是月光宗有疾，召見閣臣方從哲等於乾清宮。晦日，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九月乙亥朔，光宗崩，熹宗立。以七月前爲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後爲泰昌元年。明年爲天啟元年。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後改名忠賢，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罷熊廷弼，以袁應泰經畧遼東。孫如游入閣預機務。明年閏二月致仕。方從哲罷。並明史。公嘗謂魏元法僧



道武年號天啟梁永嘉王莊偽漢陳友諒皆號天啟元時

徐壽輝僭號天啟後今上御極閣臣禮部於鑒見史傳者

爲其下友諒所殺不獨於今爲然永樂之號前涼張重

曾不一攷而復用之不獨於今爲然永樂之號前涼張重

華宋蠻賊張遇賢及方臘亦三用之天順則元阿速吉八

正德則夏主李乾順泰昌則西魏孝武尋改雷同如此正

德初冢宰出選題宰相須用讀書人蓋譏之也說楊大

洪漣首倡移宮左其之斗光力贊之李選侍出居職楊

以熹宗無嫡母生母李選侍嘗邀公封后非可以冲主付託故請移宮賈繼春上書言當安選

侍以成皇上之孝忤旨削籍時上傳選侍迫虐皇母仇不

其戴賢危於朝露。公對客曰：上未御極之先，移宮爲是。御極之後，安選侍爲是。兩者只爭先後，不分是非。說畧參明史

天啟元年辛酉，公三十八歲。

春，公兼攝糧事，督運蕪湖，總合六邑漕計，暫莅長河。潘景升之以詩見贈，且議修江上志。公次韻以復。李季重郎

伯招飲黃山。

山在太平府常塗縣西北。

二月，同胡助之和州，返棹呼

舟子沿采石磯，訪探諸勝，以馬仲良

之駿。曹元甫

履吉。諸子循

背覓奇，向公獨誇所得也。俱有詩紀之。

詩畧。是月，遼陽有

數日並出。三月，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畧袁應泰等死。



之。綱目。三編。公有石曰湖中愛東事詩。詩。器。同王伯后林句容

登茅山流觴。

山在江甯府句容縣卽句曲山。

候直指未值。聞溧水署中

數日。溧邑神君之後。春暮。構成一亭。翠色氤氲。飛鳥上

下。郊外之概一望俱收。張癡生要公遊。并請顏之公題曰

深秀亭。並紀以詩。

同上。

宣州衛故事。運軍造船。運官常例

乾沒。於是漕運失時。公更定官造。盡除積弊。

神道第二碑。

四

月。見蓼花於池陽。五月。宿蒲橋鋪。俱有詩。

詩。器。

王化貞巡

撫廣甯。熊廷弼經畧遼東。

明史。

南陵道中逢大雨。晝夜不

絕。山水驟溢。平地至深。尋丈。行者俱不能從。公爲多方獲

濟得至晚上、感賦二首、結句云、濟時應有微權在、如此風波亦可行。隨直指之太湖。遊太湖龍山、示王伯后。

舟泊閶門、約同官遊荷花蕩、懷申維烈、紹芳。新秋寄眺軒、

懷袁小修、中道。俱有詩。詩畧。司禮監王安為光宗所親信、泰

昌在位一月、發帑停稅、諸善政一時並舉、安之力也。說畧。魏

忠賢與客氏忌安、持正矯詔充南海子淨軍、殺之、忠賢始

專內柄。明史。秋暮、公與周玉汝、汝璣即登九華。在池州府青陽縣

同胡聲寰、虞乾颺、周玉汝、集涵秋亭。遊華蓋洞。洞有寺、久

廢、太守胡聲寰與復。秋後、同虞九階、周玉汝、王伯后、袁小修、集曹

元甫撰謝閣俱有詩。分校武關有僧馬仲良次韻詩。

畧。

何天玉

如棟游肩生士任

各出募兵游開君子館於廣陵

孜孜募客。宛有姚生。仗策往謁。公問何以進說。對曰。今遼瀋陷沒。所枉失利。爲兵未有機耳。公笑曰。機字固美。然譬之文字。必詞采局陣。題脈理致數者備。而機運乎其間。今之行兵者。如孺子方習伊吾。輒欲伸紙。其可得乎。生無以應。說公有與游肩生書。文甯國有劉氏。登戊戌第。從上江道罷歸。畜僮僕數百人。養陸博酒徒數十輩。田宅子女之美。少者皆鉤致之。置私獄。受訟撈掠。一如有司。是年冬。



備藏

黃忠端公年譜 卷上

公兼攝郡邑事。凡號泣於庭求死不得者，爲劉也。凡奔竄於市，破巢毀卵者，爲劉也。公間拘一二鞠之，扑其助虐數人，桁楊於市。爲書諭曰：「足下僮客猥雜，姦利事益多，僕不欲窮竟，損足下名，足下其自愛。」又畧書宛上事。主一公註云：問宛人劉宦名冲斗。

謹案貢舉考畧題名碑錄萬季野明史稿俱作仲斗，冲字誤。

再渡腕上懷虞九階

送關粵良驥

知府入覲

桐城曉發

過小池驛羅近溪

先生茶池亭

近溪先生名汝芳，明儒學案有傳。

俱有詩。

福清葉臺山

向再相時爲首輔。

中外想望丰采，客有談及此者，公笑曰：「此老

最下則再入中書耳。」

說畧。

謹按：張江陵沈四明罷相後，政歸臺諫，有虛言而無實事，入閣者

俱模稜首鼠。避事避言故也。

公受詰命有寄劉啟東詩姚江逸詩作寄荅丁長孺

名元薦長孺云惟恐辱絲綸安知來璀璨詩十二月辛巳四

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風揚沙天盡赤明史周朝瑞傳神宗

末齊楚浙三黨操黜陟之權謹按明史夏嘉遇傳齊則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御史轉

凌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

登徐紹吉御史駱駝督過庭請房壯麗等相與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自周嘉謨爲吏尙

大起廢籍惡霍維華傾險出之外魏奄怒嗾給事中孫杰

劾嘉謨罷之綱目三編

是年有自述詩一憶昔十四五膽氣豪且闊志欲搜墳



典窮盡古今。碣讀時頗強記。下筆亦自傑。偶然稱伊吾、兼咏便馳突。去而學訓詁。昏昏若滅沒。移卷就圖書。精神相欣悅。便欲棄時文。一意攻古業。無奈公令嚴。舍此進取絕。頻首勉爲之。何以入彼窟。十載去千人。到處遭缺折。父師相勸戒。爾其勿計拙。今古不同途。志分空勞切。自念長貧賤。吞聲安敢說。盛氣也可降。篋笥竟自割。隨時施朱鉛。我妝亦濃抹。一朝獲十禽。古語於今烈。我技雖薄售。壯心終已奪。漢魏知何體。盛晚亦久別。隨人誇簞草。我焉敢噴喝。棄置近十年。重將門戶列。靈之以



山水擴之以風月。突兀天地間。至樂未嘗闕。同周玉

汝登九華

七首錄一

太白陽明千古雄。雲封煙斷草萊中。好

題不朽兩君子。合作名祠瞻禮同。

公又有與周柱瀛書云。太白陽明殘碑荒

字誰肯爲兩先生一新廟貌者。當玉成青令做此好事。亦吾兩人山中一段佳話也。

謹按九華本名九子山。太白易今名陽明。以宏治辛酉遊

九華。遇蔡逢頭及地藏洞異人。

二年壬戌公三十九歲。

正月。大清兵破西平堡。王化貞棄廣甯。與熊廷弼走入

關。

綱目三編

長子文孝公回姚。應童子試。

文定五集

二月。公坐

廳事。胥吏奔告劉宦遣手力鎖吏去。公不信。告者三至。公

乃親詣其第。鎖者及門，乃命脫吏鎖以鎖其奴，笞之下獄。
文畧書。值考選，或曰公已成名，宛上似此盤錯，宜俟後人。
公曰：吾志掃姦鄙，今當前而避之，羞稱執法之吏矣。時訟
劉宦者數百人，悉爲斷理。錄家是夜，劉氏火，則自焚其所置
私獄也。已又遷其貲重不測，所謂越三晝夜火大作，所謂
壯麗擬於王居者，忽爲煨燼。蓋劉欲以此陷公也。或曰：其
弟利兄之財，欲因亂以掩之，創此謀耳。劉旋悔其計失，亦
無及矣。遂出間金，飛章南北，以致難於公。江右易白樓，三
方按茲土，核其狀，具疏題請戍其奴二人，配其黨十餘人。



掌院鄒公南泉元標見劉氏飛章歎曰黃君利刃以齒腐朽

其風裁何必減范孟博哉吾臺中不可無此人物文器書宛上事

公有與甯國鄉紳公書文器孫承宗爲東閣大學士尋經

遼三月劉一燝致仕以沈淮與魏奄比而齟之也後刑尙

王紀再疏劾淮不自安乃引去綱目三編公考選北渡采

石郡民沿途號呼而送者數萬人至滁陽不絕文器入都

門考授御史時左都御史鄒公元標副都御史馮公從吾

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與高公攀龍輩講學公規之曰都門

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文貞諱階華亭人世宗時在政府爲講會於

宮。鄒公不能用。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交章劾鄒。

馮植業沽名、並罷歸。綱目三編、參本集。公有上鄒南皋先生書。畧云、

先生三出而不能三年淹直道事人、從古然矣。某以迂疏之質、僅爾赤子之心、亦豈能浮沈善世、吾人之所以自立者、綽有餘地、豈區區出沒於功名富貴之中、便足了事也。文畧。是時朝士空疏、以通

記爲粉本、不復畱心於經學。章奏中有引繞朝之策者、一

名公指以爲問、公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

言、公卽口誦傳疏、瀾倒水決、類如此。」明儒學案。諸君子曰：「追

理挺擊紅丸、移宮三案、斷斷爭之。或謂公曰：「今論人者以

三案爲鑑、公胡無說於此。」公曰：「三案已爲成事、今日宮府



所急似不在此。家錄

七月庚戌日。十六

季子司與公生。諱宗

樓

司與公壙志

光廟與熹宗兩次覃恩薄海內外但沾一命者

俱得榮親如其官公隨班具題亦得邀封二親然以恩榮

太濫心竊憂之未幾時相當國不論清濁賢否大臣小臣

概追誥命造物乘除之理在識者已先見之矣。說

公假

歸秋雨後出都門有詩又有梁原鋪中邯鄲道中過黃梁

祠過鄴下湯陰謁武穆祠濠上和馬瑤草等作。詩

又杞

縣書懷起句云杞國初經問杞人憂天何地不傷神時有

鄒滕之傲也。

詩畧。謹按是歲六月白蓮妖賊徐鴻儒破鄒滕二縣。

是歲胡芷漁

考選得掌科周柱瀛亦入臺中。辛酉秋、虞乾鵬以公會虞憂去不與考選。公會虞

乾鵬於鴛湖極慶彈冠之盛。說畧。

梁原鋪中讀張見平銓題豫讓橋詩有感。二首。見平題按遼陽城

陷自驛壁畱詩壯士遙黃昏淡月草蕭蕭千秋空望遠

陽鶴此地猶存豫讓橋想像遺蹤意氣豪悲歌慷慨愧

吾曹男兒一死終須有獄吏何如馬革高湯陰調武

穆祠寫懷。三首。鄴下纔經罵老瞞鄂王祠畔檜枝寒兩奸

俱保頭顱老遺恨千秋讀史殘由來血膽被譏傾豎子

自摧萬里城只恐階前鞭撻者此身半是鐵鎔成時事



艱危借宋論。幾回憤惋欲排闥。於今便有精忠骨。三字終須作獄魂。
大年兄不與考選。一首。謹按大年名其先世從竹橋徙蕭山大。見黃氏續錄。世事俄翻一局回。慧心人遠碧雲隈。
從來天地名為累。到底河山急倚才。護骨應知拈手是。如眉誰待入宮來。自憐康樂猶如此。況復如余樛櫟材。

三年癸亥公四十歲。

正月、顧秉謙、朱延禧、朱國禎、魏廣微並為東閣大學士。是歲、朱國祚、史繼偕先後罷。
明史。公家居寡交游。惟兩鶴相。

與清嘯不肯輕出見郡縣長及干謁事。

行狀。

長子文孝公

補仁和博士弟子員。

文定五集。

六月熒惑入南斗。

謹按厓法推之是歲

六月中旬火星從斗東退入斗魁至七月

中旬猶雷斗中。下旬始順行出斗魁也。議者洵洵不知

主何吉凶。公考古驗主饑荒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入

南斗。

謹按厓法推之火入南斗係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此云癸卯恐有誤。

東南大饑是其應

也。

說畧。

七月公從水路北上有登北固山凌雲亭晚渡揚

子河口逢羅心華掌科等詩。

詩畧。

姚夫人及文孝晦木諸公

隨行。

案。

九月宣州施運官謁公泃河舟中談苑上事言劉

宦焚餘尚留兩廡今七月又爲雷火所盡公歎言不祥之



物天人共棄也。

文畧書宛上事。

十月、翁祖石先生同至京邸、授晦

木澤望兩公句讀。祖石能詩、公舟中雜詠所云共坐得詞

人是也。

文案。

任山東道御史。時魏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忠

烈、左忠毅諸公多夜過公邸、議論時事、燭累見跋、魏忠節

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

吾悔集。

上

請用講學名賢疏、乞召還余懋衡、曹于汴、劉宗周、周洪謨、

王紀、鄒元標、馮從吾、蕭近高、饒位諸臣、又劾尚書趙秉忠、

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啟睿、頑鈍趙牛俱引去。

明史本傳參文畧。

上明職掌疏、謂用人理財、官守言責、一切當核其職掌。若

滂滂訛訛左挑右激、嗾蚌鷸之相持、喜水火之日沸、不載

胥及溺不止矣。

文畧。

山東妖賊

徐鴻儒。

既平、餘黨復煽、巡撫

王惟儉不能撫馭。公上疏請簡巡撫、言巡撫本內外兼用、

今盡用京卿、不若敷歷外服者之練習。

明史本傳。

帝在位數

年、未嘗一召見大臣、公上疏請復召對、謂祖宗時有朝、午

二朝、有便殿召對、羣臣得更進而言事、則無不達之幽隱。

御前得面奏而取旨、則無不剖之大幾。今此典久廢、急難

驟舉、乞於講筵之下、勤垂清問、聽大臣剖析精詳、繇此而

御門親決、由此而召對傳宣、樂此不疲矣。

明史本傳。參文畧。

高



陽孫承宗

字愷陽以閣臣經畧薊遼信任大帥馬世龍公數

陳邊事力言世龍不可用雖忤高陽意而高陽未嘗不引

公為益友

明史本傳參正氣錄

魏奄勸帝選武閣鍊火器又日引

帝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至是內操增至萬人表甲出入

鉦礮聲喧震內外公與侯震暘

字得一嘉定人嗣曾之父

等先後疏諫

皆不聽

綱目三編

款人汪文言

字士克

智巧任術負俠氣萬厯

末于玉立

字中甫金壇人主持東林壇坫

遣入京刺事輸資為監生用計

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安賢傾心結納光熹之際

諸善政安與南昌

劉一燝

同心共濟文言交關力為多福清

葉向題授內閣中書一時正人蒲州韓高邑趙南應山楊

桐城左光嘉善魏大俱延之入幕明史魏大中傳參嘗欲

知公公不與見曰夸者死權賈子文言之謂乎文撰神

總督遼撫俱以艱行議者欲推轂李懋明邦熊壇石口兩

公俱江右人其鄉人力爭不可推喻養初安性縣人縣人為巡撫

而止次日章魯齋忿忿謂公曰豈我江西人便可喫虧如

此公曰當今要緊官第一督撫推轂熊李二公還是重江

西今推喻養初豈喫虧我浙耶說界節首剛公有與喻

養初經畧書文先是左都御史趙南星與吏部尚書張



問達同主癸亥察典黜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
 亮嗣即齊楚中之持局者目爲四凶天下快之至是問達去位南星爲吏
 尚銳意澄清盡布諸君子於要路此句見劉子全書然徑情直行
 蔑視政府福清以下多不悅綱目三編參先撥志始十二月魏忠
 賢提督東廠許顯純爲鎮撫司理刑先是客氏魏奄恐宮
 中人白其罪惡矯旨賜光宗選侍趙氏自盡幽裕妃張氏
 於別宮殺之張皇后數於帝前刺客魏過失是年后有娠
 客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又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幽李
 成妃於別宮至是忠賢每出僭用乘輿毒痛士庶威加搢

紳生殺予奪盡出其手。

綱目三編

是月兩京鳳陽蘇松淮陽

泗滁同日地震。

同上

倪玉汝

元璐上虞人

爲庶吉士。虞邑有二

人當出其一。其人欲攻倪出之。公倡言倪之文望非詞林

不可乃止。

思舊錄

是年重九後一日舟泊河口阻風抱悶忽漏五鼓夢得

風順濟覺卽大叫舟師前進果應神異。有詩一首。

江空木

落五更時似有神人告語私。大約時危憂主渴偶於想

極得風奇。亂帆颯颯趨漕急疲驛蕭蕭應手遲。寒色稍

侵輕袂短舉頭子舍不勝思。

舟中雜詠

四首錄一

故國離



儒藏

黃忠端公年譜 卷上

千里清秋入數旬。再圓留月色共坐得詞人。對酒平沙
曠移帆遠樹親。聞窗無所事。依斗望京頻。文孝公曰。詞人指舅氏翁。

祖石。

黃忠端公年譜卷下

八世孫 炳屋 編輯

天啟四年甲子公四十一歲。

正月十一日、鯤溟公六十生辰。

誕諱致。

是月、日赤無光、旁

有黑子。

綱目三編。

二月、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十日。

明史本傳。

甲寅。

三十日。

京師地震、宮殿動搖有聲。三月丙辰。

二日。

復震。戊

午。

四日。

夜再震。庚申。

六日。

夜復震者三。

熹宗本紀。

是月十六日、公陳

十失、劾奏魏忠賢、客氏、謂封疆多故、一二邊臣動輒僨輓、

一失也。濫功而誤國、喪師者蒙廕棄勞、而血守孤城者薄



酬賞罰未章、士多墮志、一失也。昨日所進又云資俸已深、今日所推忽而改圖復起、孜孜汲汲似不終日、三失也。章奏一出、旁觀四起、本淺語也、而指爲深心、本直截也、而指爲線索、直言敢諫之氣、搖於揣摩臆度之手、四失也。逮人何罪、窮困來歸、而奸細風形、輒爲摭摭、五失也。戶工兩部極爲緊要、其精神俱用於覆疏、而不用爲實事、六失也。市井無賴好語兵革、而入幕山野、飽占炎涼、一切中外衙門盡屬此輩、藏頭露尾、七失也。門巷街衢、苞苴充滿、率皆吮血腴膏、八失也。大臣牽顧身家、依回日甚、致令軍國大事

需忍歲月九失也。議論龐雜言者自言任者自任域外操其短長而局中莫措手足十失也。有此十失表則無度狂趨彌甚其何能仰答天心消弭災變乎。又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冓者。今阿保重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誤國者護恥敗之局不於此時兼聽並觀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讐陛下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奄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文畧參明史公有復申維烈



書。署云投足春明、僅僅五月、飽看長安之所為、孜孜汲汲、
只了得門戶兩字。而真正宗社大計、邊塞安危、神情全
不屬焉。看此世態、能捱多少時光。文畧。謹
校申名紹芳、相國文定時行孫、與公丙辰同榜。吏科程
 芸閣遷太常、都給事缺出、左僉憲光先期邀阮圓海、入
 都。阮為人滑熟、眾意欲推魏廓園。中。大左見眾心所向、又欲
 移而之魏。阮意不平、遂銜左。魏入骨、拜命一日、尙邀魏廓
 園、章魯齋、陳帖月及公數人、漉酒指天、誓同肝膈。次日即
 杜門拜疏、詭言終養、潛入逆賢之幕、獻百官圖。公責其身
 為禍始、明犯清議、盡意在聯絡、少衰其禍也。說畧參神道
畧有止阮大先是給事中傅樾以兄弟稱於傅應星、傅繼
 誠禍始書。

教問。繼教奄人、應星、魏奄之養子也。四月，大鉞、侯傳、槐出

疏言左、魏引內閣中書汪文言爲腹心，壞朝政。謹按此爲外廷、內

攻東林之始。遂下文言鎮撫司獄忠賢必欲殺之。公與金吾頗

善，嘉善書片紙求救於公云：「事急矣，勿殺義士。」公語鎮撫

劉僑曰：「文言不足惜，使搢紳之禍由文言，不可。」密計不竟

其獄於諸公，得無連染。文畧汪文言傳。參文約野史辨。趙儕、鶴家宰南

調職方，鄒匪石爲考功副院，鄭元岳所薦也。左浮邱、魏廓

園亦從惡其間。江右臺省傳槐、章允儒、陳良訓以同鄉不

與聞，譁而出，揭爭之。或創爲「二千金通汪文言之說」，鄒聞



之憤甚、公上疏辨、鄒吏部維璉孤介言、今之疑維璉者、謂
 此物非無因而至、不知維璉生平大節、願掛冠以救寶子
 傅之賢、而不肯從撫臺以羅織。巡撫袁一驥以私憾、撓布
 爭。政寶子傅罪、鄒公以去就敢繳檄以阻袁、一驥之祠而不肯附監司以獻諛。監司
 一驥建生祠、鄒公抗詞力阻。甯失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甯忤權貴
 而勿忍妖人之朋比。主事譚謙益薦妖人宋明時能役神
 矯旨、其心早已置一官於度外、亦足曉然表見於天下矣。兵復遼左地、鄒公極言其妖妄、忠賢
 譴責、其心早已置一官於度外、亦足曉然表見於天下矣。說畧、參
 文畧。端陽後以頭風舊恙杜門十餘日、巾櫛不御、庭
 無雜客、稍理殘書、倦則布席箕踞、合眼澄心、耳邊盡謝餘

事。公謂如拔宅火坑中也。

文畧病中偶記。

六月癸未日。堂官楊

忠烈

漣。

劾魏奄二十四大罪。具疏將上。公止之曰。公大臣

也。一發不中。禍移之國矣。忠烈曰。何謂也。公曰。從來除君

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忠烈默然。公曰。無已。奏中宮嬪

之事。削其風聞。

疏中及忠賢掩殺宮中貴人。矯旨勒令裕妃自盡。與客氏計墮后胎等事。苟毫

髮不爲上所實。則上不實其實矣。不聽。疏入。魏奄辨上前。

果自宮嬪事始。忠烈被旨譙讓。公憤抗疏繼之。畧言。天下

有政歸近侍。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洵

洵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爲曲謹。



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為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今忠賢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轡、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為讐、繼且以至尊為注。柴棚既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愈恨。家錄參明史。謹按兩朝剝復錄云：時舉朝交章論劾、內閣俱有公揭、雖奉旨切責、然外廷多正人、忠賢未敢遽肆也。時諸君子出死力以濟屯蹇、朝端生色、公獨見幾、私心癘憂、謂伏火將發、亂形兆矣。宜

用晦俟時、少衰厥禍、諸名賢交善其言、而志欲搏擊羣陰、

義無他顧、公遂決計曰、甯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

諸君子同其禍也。

范撰本傳。

工部郎中萬燦抗章劾奄逆奄

矯旨廷杖一百、越四日、傷重卒。

謹按兩朝剝復錄云、此逆黨肆虐搢紳之始、蓋前之

怒傷漣者、藉此以

雪之、而說外廷云、公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

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凶豎、此輩必欣欣

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

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萬燦以言事廷杖死、豈

不上累聖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三正之世、



王振、劉瑾爲之。世祖、神宗之朝，張璁、嚴嵩、張居正爲之。奸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卽移之國家。熒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故官，破格賜卹，俾遺孤得扶櫬還鄉。熒死且不朽。明史。巡城御

史林汝翥答內豎曹進傳國興忠賢，又欲杖林。諸言官詣閣爭之。小璫數百人擁入閣中，攘臂肆罵。諸閣臣俯首不敢語。公厲聲曰：「內閣絲綸地，卽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無禮至此，公身長八尺，聲若洪鐘，羣奄懾其氣岸，皆辟易。」

而散。

明史參神道碑。

林先期逸去。有言林爲福清。

集向高。

之甥。匿福

清所。諸奄卽蜂擁搜之。公謂福清以元輔與內曜無一事

匡救至事不可爲。壯聾做啞。身受其辱。卽以政府被人搜

匿一事。若平日稍有威望。豈至此乎。

說畧。

萬郎中死後公

謂難發於楊大洪。當必有疏入告。跡之寂然。因諷之去。楊

曰。除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是不妨。

公曰。士君子出處要分明。今言既不用。在朝何益。身名俱

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楊頷之。翼日。楊語李仲達。過

公邸。爲決去留。公爲書上之。

畧云。奄宦之禍。小臣擊之。其害止於一身。大臣擊之。其害



及於天下。彼以小臣無所輕重。故其致怨也淺。然大臣擊之不勝而身退。其禍綏。不勝而身不退。其禍亟。彼既仇大。臣則勢不兩立也。今堂翁倡舉朝之人而擊之。既不勝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氏家法。本是平常。當此之時。有一毫畏死之心。固為非道。即有一毫求死之心。亦為非道。君子不顧成敗。未有不顧出處者也。又謂仲達

曰。去國當決諸己。如與人商議定。是去不成。以此言告堂

翁可也。楊終遷延及於難。說蘇松浙西大水。同土。此

旱俱應東南。七月。葉向高致仕。明是月五星聚張。謹

大儀之占。麻法推之。是歲七月十七日。木火金水四星會於張。處暑

後七日也。金水張初度。火張二度。木張十度。土星尙在星

四度。至八月下旬。至張而火金水不好事者疑中州或有

異人。公謂嘉靖三年五星聚室。占主朝廷營建。是歲仲冬

公與劉碧山侍班事竣。碧山謂公曰：「三殿工將興矣。公謂此何時而可興大舉乎？」未數日，果有旨建兩門，遂興三殿。豈占應亦主營建耶？說先是，各官乘小轎，逆奄復乘馬之制，內侍馳突，故相屈辱。其所乘皆京營牧馬。公令京營嚴戒，受僱於是絕跡。神道碑。有和李仲達騎馬吟句云：「聖恩不在垂帷小，臣節還期褻革人。」詩八月，河南進玉璽，忠賢欲侈其事，令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公上言：「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元元符。宋祚卒不競。本朝宏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



事宜從事獲中止。

明史本傳。

邸中秋前一日月食句云感

此問世途風波自點綴須知有心人至性原無逝。

詩畧謹按

麻

法推之是年八月十五日寅初二刻望距正交六宮一度
南緯五分月食既丑初三刻初虧是月食在中秋日而
集云前一日者從俗稱以十五日旦前為十四夜也。公於癸甲之際疏凡十三上

語語切中要害直刺中扃而効奄嫗三疏詞皆激烈或謂

與和平之說異公曰某諫官也遇事則言義無隱避與大

臣當休否之任者其設施不可一例也。

行狀參神道碑

有早朝示

倪玉汝詩云侍臣勿恨瞻天遠退食恆愁補過迷。

詩畧

有

與王慈獄中丞

治

論改折書。

畧云東南患亂之會又復益以災荒此果何日也哉改折

一事暫得愈旨而仍復反汗。且浙西未得全折，已爲遺憾。而邵覆無端，又欲取永折之紹興，而暫徵之。彼固未識錢塘曹娥天所以限浙東西也。萬祈老公祖力爲主持，以救此一方剝牀之恐。文畧公語門人徐

寶摩石曰：乾六龍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蹢躅，元黃至矣。

羣賢之龍戰，可謂亢矣。南樂其豕也。錢撰墓志時南樂魏廣微

允貞與逆賢詔宗稱姪，遂怙勢偃蹇。十月初一日，頒麻不

到，廟享又後至。嘉善魏忠節將糾之，公曰：姑無決其藩籬，使

有返顧乎？君不見負嵎之虎，以石投之，則咆哮而起矣。嘉

善謂二魏相倚，應山楊忠烈角之，吾可不掎之。公曰：應山不

能踣內公，又焉能踣外，徒速禍耳。剡復錄參神道第二碑文畧有止魏廓園劾



魏廣微廟享不至畫畧云君子小人之品判若黑白君子
 小人之名消若朱紫其消也能致天下之亂其判也亦能
 致天下之亂小人雖與小人爲朋未嘗不欲與君子爲朋
 小人但惡其礙己者未嘗以其爲君子而惡之以其爲小
 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顯也勢窮理極爲君子所不容
 始不暇避小人之名而君子之禍烈矣君子社稷之念重
 於名節年兄嘉善不聽卒効之廣微遂取搢紳便覽於姓
 其細思之

名上加三點二點一點約六七十員目爲邪黨又手書所

欲大用之人五六十員加三圈二圈有差目爲正人密付

逆奄逆奄一一依行說東林盈朝自以鄉里分朋黨先

是江西章允儒陳良訓與魏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駁尚書

南師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悅公急言於大中止之文畧有止魏廓

園抄參至是山西尹同皋潘雲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爲
卹典書。山西巡撫大中以尚友數問遺朝貴執不可。公引杜征南
數遺洛中貴要爲言。大中卒不可。議用謝應祥。公謂當事
曰、謝公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不聽。適廣微愠
大中、遂喉所親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應祥曾令大中之邑。推舉
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明史本傳魏大中傳參說畧。是月、
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郎中鄒維璉回
籍。十一月、吏部左侍郎陳于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
僉都御史左光斗、應天巡撫周起元削奪。大學士韓爌、朱

國禎兵部侍郎李邦華回籍。剝復錄。十二月徐光魁爲吏

部侍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皆素爲南星

所擯者紹徽等既進用編東林一百有八人繫以水滸傳

天罡地煞星諸名目爲點將錄獻之忠賢傳按名黜汰後

又有同志錄天鑑錄皆踵之而成者也紹徽竟得驟任冢

宰。綱目三編參說畧。謹按先撥志始載東林點將錄開

人、公名列於馬軍八驃騎中稱天空星急先鋒山東道御

史黃某末一行題天啟四年甲子冬歸安韓敬造又劉若

愚酌中志言崔呈秀密付逆賢之天鑑錄首列東林渠魁

葉向高等次列東林脅從孫鼎相等又列眞心爲國不附

東林顧秉謙等若干人同志錄列輔臣詞林部院卿寺臺

省部郎常博任子貲郎武弁共若干人臺省則公與李忠



殺諸公也。四庫提要存目東林同志錄一卷題下註曰續
點將錄其一百七十人與酌中志所記大畧相同。又有盜
柄東林錄一卷分初盛中。
晚四門皆不著撰人名氏。是歲何宗彥卒。明史 黃石齋
道書桃花源記并致贈語有云虎兕橫道中猿鶴安足賴。
周書桃花源記并致贈語有云虎兕橫道中猿鶴安足賴。
公作詩答之云兕軼龜玉毀典守安所循。兩公隱憂國是
情見乎詞矣。石齋又書庾子山小園賦贈公蓋猶桃源志
也。宗譜

是年送萬元白燦効奄魏忠賢廷杖歸有詩一首。邊境有
梟社有鼠國事紛麻何所底。或爲借劍或請纓秀才分
內應如此有友貌癯膽自雄直披聞闥追龍逢交章不



回明主意。孤臣灑血向誰通。當時朝上夕被拘。大小官
 豎嘯通衢。青天颯然白日淡。衣冠奪氣惟長吁。奄拳已
 自飽雞肋。天威不霽敢悚息。杖下猶知呼先皇。忠肝尚
 能通紫極。紫極浮雲有時開。先皇遺澤正堪哀。千古未
 乾義士血。一時共詫掌心雷。我今送子及新秋。新恩曠
 蕩不更裘。欲贈龍泉頻拂拭。相看畱斬佞臣頭。又有送
 汝翁劾魏忠賢杖
 歸詩亦見詩畧

五年乙丑公四十二歲。

正月魏廣微受奄頤指陰屬太宰欲以公及李次見應周

來玉建宗等八人年例外補范公景文時為考功爭之曰此有何

罪而欲斥之曰黨人也范公曰黨之一字乃漢唐宋末季

小人所以傾君子者聖明在上而可復以此為口實哉且

我輩豈殺人媚人者有死不為也遂引疾歸范撰本傳是月

崔呈秀復為御史先是呈秀按淮陽高攀龍發其贓私謹按

此甲子九月事高公疏係李忠毅代作稿載落落齋集趙南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

魏忠賢所叩頭乞為養子涕泣言南星攀龍輩皆東林邪

黨時忠賢為廷臣交攻思假事端傾陷正士得呈秀恨相

見晚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陰排諸異己者綱目三編倪文



正元見公奏疏敘之云欲使賈言失至陸語墮新可以汗

青竹而爲光餽黃鉉而不覆也。正氣錄參縣志二月公奉茶馬

差出京有長安畱別及題壁等詩出都門數百里紅塵撲

天輿人戒不敢進公有詩云世界爾能攪丹心我自微感

時寓意也。詩畧呈秀疑前高中丞發其贓案公有力焉因

嗾其門生曹欽程疏劾周公宗建張公愼言暨公與李公

應昇。謹按明史欽程傳言欽程由座主馮銓父事忠賢銓

欲害御史張愼言周宗建令李魯生草疏屬欽程上

之因及李應昇黃某而薦魯謂作趙南星之鷹犬爲魏大

生及傅樾陳九疇等十餘人。中之爪牙又誣公以汪文言倖冒臺班卽薦座師房字之

譏。鄒維璉於趙南星破例得入吏部，一味搏擊善類，奉旨這本說得是，四臣都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復錄參。三月，公削籍歸，有平陰遇劉止菴赴榆關，由平陰行狀。之滕陽有感過漢高廟，睢陽道中等作。詩汪文言之獄，逆黨定謀入楊左公授畫於鎮撫劉僑，單詞不及而獄解。未幾，僑以寬文言削籍，洩其語，羣小甚忌公。俟公出，復捕文言。張撰祠堂碑參魏奄必欲殺楊左等，坐以移宮。徐大化教忠賢牽入封疆，坐以納熊廷弼賄，則殺之更有名。於是重鞫文言，備五毒，令引漣等受賄。文言忍死不承，鎮撫



司許顯純手作文言供狀、漣、光斗各受二萬、魏大中二千、

袁化中六千、周朝瑞一萬、顧大章四萬。謹按袁字民諧武定人諡忠愍周字

思永臨清人諡忠毅顧字伯欽常熟人諡裕愍並楊左丁未同榜即日斃文言於獄爰書

上詞連趙南星、李若星、毛士龍、繆昌期、鄒維璉、鄧渼、盧化

鰲、錢士晉、夏之令、王之采、徐良彥、熊明遇、黃龍光、李三才、

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十七人。即十七君子。剝復錄無中夏之令李三才二人。

旨逮漣等六人下獄、南星等俱削籍、下所枉巡按追贓。史

參綱目夏、蘇、松、浙西大旱、斗米二百錢。說御史楊維

垣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詆劄一、燝韓爌、孫慎

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案、楊連左光斗挺擊以王之案為罪首紅丸以孫慎

行為罪首、移宮而譽范濟世等、請改光宗實錄、忠賢立傳、以楊左為罪首。

旨、削劉一燝等五人籍、逮之案、免李可灼、成、擢濟世等。綱目

三編參明史維華傳。秋、前副都御史楊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

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

章、先後斃於獄。毀天下講學書院、尙書余懋衡、副都御

史馮從吾等俱削籍。張訥奏毀書院醜詆講學諸臣、以懋衡從吾孫慎行為首、慎行前已削籍。

云。銓追奪鄒元標官誥。周如磐、黃立極、丁紹軾、馮銓並

入閣預機務。明年五月、紹軾卒。六月、銓免。時顧秉謙為首輔、延禧、廣

微先後罷。並明史參編目三編。公與朱未孩大約江頭看潮阻雨。

偕許霞城朱未孩兩掌科集湖邊小閣俱有詩。詩畧。聞楊

魏為奄人所害哭之於野慟。是夜夢忠烈告曰大禍未解。

家錄參。有寄李仲達書。畧云諸君子苟聽我兩人之言正氣錄。

種合符。若禍止見於吾輩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父

然吾輩不惜以其身為尊薦。使人寢處其上。但從古未有

仁賢云亡而邦國不殄瘁者。言念至此雖。十二月魏忠

賢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從盧承欽之言。是時訛言

繁興謂三吳諸公謀翻局用李實為張永主之者公也。逆

奄聞之偵者四輩至吳茫無蹤跡。逆黨懲前汪文言事忌



公益深。謂公深沉有遠慮。必爲吾儕患。

張撰祠堂碑。

是年季

子孝先公生。

諱宗彝。誕諱攷。

作汪文言傳。

文畧。又著有荆卿論完璧論。

是年有被讒奉旨削籍詩一首。馳驅十載爲誰勞。瑟瑟黃

塵暗二毛。天王明聖臣罪死。深恩賜我舊青袍。舊袍原

帶烟霞質。欲將補袞終無術。攜去鋤雲犁。雨時塞翁何

須愁得失。憶在長安寄一枝。蚤朝時聽鐘聲遲。披衣絡

馬揮鞭去。雲擁千官大道西。轉眼桑田已作海。同事賢

豪蒞與醢。密網驚弓是處排。登場莫怪新傀儡。我今拂

衣歸翩翩。艸堂數楹水竹邊。揚眉莫吐龍門譽。低首忍



看元祐篇。吁嗟乎、四十罷官已不早、白雲空谷應許老。
人生釣魚射雁盡生涯、誰言戀戀一官好。次陶路叔

崇道驛壁韻、一首。

路叔入長安十日、忤奄而歸。

升沈夢幻總非吾、十日

梧垣得似無。滿眼何人辨拏馬、一枝肯與借棲鳥。春生

非復前朝柳、婦去還憐舊日夫。倏往倏來雙鬢老、橫秋

再辦雁門租。

寄李仲達、三首。

杯酒春明意自知、曾傳驛

舍幾行詩。虞人果設彌天網、天末飛鴻何所思。曉鐘夕

漏已經過、試問無官味若何。寵辱人間渾不管、小窗閒

夢覺婆娑。一片嬾雲歸窻遠、無端驚鯉脫鈎忙。相看棋

酒生涯。枉水渺山空。歲月長。與許霞城譽。飲包園偶

言周蓼洲順昌。被讒削籍。世態橫翻。何日平。如君眼底

便分明。可由可跖。無常是顛倒。憑人舌底生。名園把酒

興偏豪。海內相逢盡散袍。不是石尤吹浪緊。湖山那得

屬吾曹。

六年丙寅公四十三歲。

正月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等纂三朝要典。明史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齷齪不識字。素與璫忤。公居湖上

時。實曾投刺往謁。公與見。會有刑侍烏程沈演。奄黨沈家



居奏記逆賢曰事有跡矣。逆賢曰遣使譙訶李實令李永

貞代草疏誣周起元前為應天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

又與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黃忠端公諱往來

講學實有司房狂都謹按酌中志司房即孫昇也出寶印信空本填寫

上之。明史參剝復錄先撥志始二月原任御史周宗建侍讀繆昌期

應天巡撫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

御史李應昇黃忠端公諱俱著緹騎逮治。剝復錄三月庚申七

日緹騎至蘇逮周公順昌激眾怒擊斃緹騎二人餘皆四

下逃竄。巡撫毛一鷺殺倡義五人。顏佩韋馬傑沈揚以謝

璫而至浙逮公者挾勢需索如故衆復走胥江墻下焚其

舟投其橐於河緹騎倉皇星散失駕帖所枉先撥志始浙撫移

檄紹郡一時競傳爲逮戢山劉公時惠公世揚被逮戢山

安坐待之越日始知爲公也劉子行實公聞之畱家訓一章文

庭間道投獄縣令祁逢吉疑其亡命操兵到門公移書曰

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頭香耳君何小視

海內男子也戢山先生追送之見而涕泣不已公自謂無

濟國是抱愧而已文撰神道碑戢山與公豫訂爲姻公命文孝

公從之遊結崎亭集黎洲公神道碑謹按戢山家孫茂

林字子本崇禎壬申生爲文孝公次女壻所謂



也。豫訂

四月、高忠憲龍攀以大臣不辱自我、裁周忠惠起、途遠

未至、家錄

謹按明史周起元福建海澄人是歲六月下獄九月卒於獄

公就獄、訊者問賊

幾河、公厲聲曰、清風明月、名山大川、皆吾賊私、何必問、乃

公爲訊者、知不可窮、以詞懸坐、二千八百兩具疏、逆奄尙

恨其少、值地震、乾清、皇子薨、逝帝擲疏於地曰、今日打官、

明日打官、乃止。

行狀參神道第二碑

鯤溟公潛入京師、逆賢知之、

縛置神祠中、撈掠、使籍記其往來者、鯤溟公言、倉卒不能

悉有、尺書藏某所、可取視、其人信之、乃得脫走。

家錄

公在

獄中、與李公仲達、周公蓼洲、周公季侯、繆公當時、高談、恍

慨怒罵之後繼以詩歌。

文撰神道碑

逆奄於是分屋處之不適

往來。

劉撰第二碑

門人徐虞求私問之公曰子無用戚我我於

此豈減黃霸之受書哉。

文撰神道碑

虞求納橐餗募金抵誣賊

思所以出之逆奄知之罪虞求削籍。

文約忠襄徐公神道碑

逆奄

使許顯純以次拷掠李公病甚公拷竟次及李公公復就

拷。顯純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愍然

爲之改容。

文撰神道碑

公復自割其所完贓三十金代李。

行狀

獄中夢三黑人楊忠烈亦夢之識者謂遜國之忠臣也。

錄家

又於冥眩之中見老人屈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他日惟

公最吉。文定澤望公墳志

逆奄使私人次第害諸公。五月丙午。

五。繆公昌期死於獄。後謚文貞戊申日。王恭厥災。焚殺軍民無

算。是日。薊州地震。密雲連震三日。癸亥。二十日。朝天宮災。六

月丙子。五。京師地震。天津宣太。山東河南皆震。戊子。十七

周公宗建。周公順昌死於獄。明史。後謚忠毅忠介一日。伍伯執巨

繆睨視公。若有所縛者。公曰。若欲殺我乎。何色之遽。伍伯

曰。何與小人事。上官勒取官病故狀矣。狀行公與李公隔壁

而處。索酒痛飲。扣壁謂李公曰。某先行。候兄於帝所耳。神道

碑。起攝衣。望闕拜。呼天子萬歲。復望南拜曰。兒子從此逝。



無復養父母矣。各四拜訖，起而賦詩一章，付伍伯，遂遇害。

時閏六月朔日也。行越五日出獄，肌肉漲爛，頭面不可別

識矣。錢撰墓志。謹按：是歲新厯閏五月，明厯則閏六月二日也。故公諱日定為閏朔，語見家錄。明史列傳亦書公

崇禎初赦出，謂文孝公曰：「德維曾事忠端公，公薨於朔，非二日也。」

卒於閏六月朔日。李公應昇卒於二日，以厯推之，朔日辛丑，二日為壬寅。王鴻緒《史纂要》宗本紀書壬戌黃某李應

昇卒於獄，剝復錄載六月初一日公卒於獄，越日李公相繼卒，俱有脫誤。

閏六月朔，正命詩一首。正氣長留海嶽愁，浩然一往復何

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

際，燕鶯聲雜值今秋。錢塘有浪胥門目，惟取忠魂泣獨



鑊。謹按南雷文約重建忠端公祠堂記伍員諫夫差為

至乙酉明亡亦二十二年。越滅吳公諫熹宗為甲子歲

七年丁卯八月乙卯二十日熹宗崩丁巳二十日莊烈帝即位。明

十一月魏忠賢崔呈秀及客氏等皆伏誅。綱目三編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文孝公草疏入京訟冤。結倚亭集是月乙

酉二十日戮魏忠賢崔呈秀客氏尸。明史二月丁未二十日盡

復冤陷諸臣官。明史四月贈公大中大夫太僕寺卿賜葬

費三百金錄一子。明史參文孝公既謝恩即疏請誅曹欽

程李實等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刑部會訊許顯純崔

應元論一人斬妻子流徙。結埼亭集又捕曹欽程李寶抵死寶

上辯原疏墨在硃上乃逆賢取其印信空本命李永貞填

寫之者。於是以李永貞代李寶滅李寶成之。神道碑文孝公

與光山夏承吳江周廷祚共筆所頭顏咨葉文仲立時而

斃。文定五集。結埼亭集作葉咨顏文。喪歸縣令蔣燦弔仲乙丙被難諸公皆二人所手害者。

之途鯉濱公曰此郊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不讀左氏傳

乎。燦爲之愧謝。家錄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

忠魂楊漣周順昌黃忠端公諱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

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

家、乙丑六君子。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文約重

公祠
堂記

二年己巳三月，定逆案。自魏忠賢、客氏依謀反大逆律磔死。外以六等定罪，首逆同謀崔呈秀、李永貞等六人俱立斬。交結近侍、舊欽程、許顯純、崔應元等十九人俱秋後處決。又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徐大化、霍維華、張訥、李魯生、楊維垣等十一人及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詔附擁戴李寶、崔文昇等十五人俱充軍。交結近侍又次等馮銓、顧秉謙、張瑞圖、來宗道、郭允厚、朱童蒙、王紹徽、賈繼春、范



濟世阮大鍼陳九疇、丁詩教、趙興邦、傅槐、郭尙友、盧承欽、
陳爾翼、郭興治、呂純如、毛一鷺等一百二十八人俱徒三
年、贖爲民、祠頌黃立極、施鳳來等四十四人俱閒住。明史
參先
撥志始。是歲王父對川公誥贈中議大夫、太僕寺卿、王母

章氏誥贈淑人、父鯤濱公誥封中議大夫、太僕寺卿、母盧

氏誥封淑人。

宗譜。此爲二年事。

續錄以

是時東浙之爲魏奄舍人而

至大官者皆髡黥歸里、鯤濱公獨見榮於世云。

家錄。

十一

月丙午、

二十五日
小寒上候。

葬公於隱鶴橋門人徐忠襄石爲狀、

嘉善錢相國士爲銘。

銘曰、錢塘百折至海門、英靈磅礴正



氣存。前有忠肅後有孫茲得黃公鼎足尊。正氣錄。

五年壬申建祠縣西之西石山。文約遷祠記。謹按兩朝制復錄卷五有將一驍爭地事

並見文約。重歲以二仲有司祀之中牢。後十年紹興府推

官華亭陳子龍為碑銘。餘姚志參。正氣錄。鼎革以後浙東不靖用

兵者數年祠當孔道兵出輒屯駐其地借為營房而祀以

廢。錢撰重建祠堂記。

九年丙子十二月遷葬於化安山。坐午向子兼丁癸。虞山尚書為誌

長洲文文肅孟震為神道碑銘。銘曰常侍黨錮漢用以匹本

朝宦者亦累猖狂。亦有黨人盛於神皇。未嘗合併故世祚

以長。熹宗之初，厝火伏殃。內則奄媼，外則元黃。兩者欲合，
曖昧未彰。於惟黃公，憂來無方。惕號同志，戒其用剛。勿啟
內爭，化姦爲良。奈何君子，視聽茫茫。盲風惡浪，敵起舳艫。
抱薪救火，佐鬪逢僵。黨禍奄禍，遂使相將。頌功勸進，於莽
有光。百爾君子，寄命銀鐺。吁嗟黃公，血染朝裳。不以智免，
不以勇傷。碧化名山，濤湧錢塘。帝曰忠臣，三錫龍章。千秋
萬世，下馬傍徨。

南昌劉文端

一燦

爲神道第二碑

並正氣錄

謹

按公有作字號祀田十二畝，在通德鄉。歲收所入爲墓祀
家祭之費。迄今子姓輪年，無改其規制。蓋定於文孝公云。

十年丁丑三月癸巳

二十四日

浙江布政司左參議分守甯紹道



儒藏

黃忠端公年譜 卷下

謝雲虬奉命諭祭

正氣錄

祭文云惟爾孤忠貫日正氣干雲

請卹於萬璟之死發奸於楊漣之先已乃冤沉鉤黨獄具

同文萬姓灑泣諸生舉旛猶且屬詞草奏痛父辭君卒使

奸險之徒未敢喋血薰腐之魁終裂車輪龜鼎晏然賴爾

忠魂

浙江舊志錄所載不同此蓋其原本也

謹按祭文與正氣

十七年甲申署禮部右侍郎管紹甯疏請蔣欽等二十五臣

予謚

正德嘉靖天啟三朝

擬公謚忠端一擬毅愍奉旨準照正擬予

謚

謚法守禮執義曰端江右萬時華所擬也

正氣錄易名本末謹按明史繆昌期傳崇禎初詔予謚難諸臣

謚

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某周朝瑞袁化中顧

大章皆再贈兵部左侍郎。府志忠義傳。

是歲常熟陳虞部梅

臣卜地於西湖之上得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面臨鳳凰營構上下爲十六棟層樓九楹祀天啟蒙難隕身者十有七人曰高公攀龍趙公南星楊公漣左公光斗魏公大中黃公尊素李公應昇周公起元萬公燦周公順昌周公朝瑞繆公昌期袁公化中夏公之令周公宗建顧公大章劉公鐸及崇禎甲申致命遂志者十有九人曰范公景文倪公元璐李公邦華施公邦曜王公家彥孟公兆祥凌公義渠吳公麟徵周公鳳翔馬公世奇劉公理順汪公偉吳公



甘來王公章、陳公良謨、成公德、許公直、金公鉉、孟公章、明
 名兩朝忠烈祠。石齋黃公爲碑文。匹何南都不守無識之
 徒以死明事爲諱。遷三十六神位於閣上。而中堂設浮屠
 像。改名廣化寺。閣上又雜置漢唐宋牌位。杭人視爲公其
 香火與郡邑之賢祠無異矣。正氣錄。謹按文孝公跋忠烈祠碑云。崇禎初劉念臺先生欲建五賢祠於湖上。先忠端公。魏忠節公爲主。魏子敬附之。其二人則高忠憲講學湖上。周忠毅令仁和也。後因董役非其人。虛此勝事。故陳虞部有是舉。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學使婁東王公掞字顯菴行部東浙。表章啟禎忠節。檄知府三韓胡公以渙建六賢祠於越城。

南羅門府在南門內以公爲首次劉忠正周宗施忠愍曜倪

文正元祁忠敏彪周文忠鳳有司春秋致祭原名忠貞講

碑記見府志謹按咸豐辛酉祠燬於賊山陰宗條樓觀

察稷辰議重建未及舉行暫安神位於四賢書院尋寄於

書院戴山學使王公考圖經知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廟先

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卽公黃竹浦故居老屋三楹肖像存

藝文約重建歲頒銀六兩爲春秋二祭及修祠之費從學

轉給永爲同崑山徐公乾學爲記晉陵周公清原爲碑銘桐城

錢公澄之爲重建碑記正氣文孝公有重建祠堂記約

二十五年丙寅三月崇祀鄉賢祠文約

二十九年庚午七月大雨山水大至平地驟高二丈黃竹浦

祠屋沈

文約姚沈記
參遷祠記

三十年辛未徐健菴司寇乾果亭中允義立齋相國元昆季

暨張素存相國

王書

周蓉湖學使

清原

姜定菴京兆

希轍

各出清

俸重建公祠文孝公以每歲春秋之祭有司往返四十里

心甚不安乃遷於新城南門之左太守長白李公鐸題額

文約遷祠記

紹興府志云在新城保慶王廟左子宗義

增焉慈谿鄉寒村梁舊問學於宗義其子性為匿祭田四

十餘畝謹按此即文孝公祀田鄭南谿性請汪荇洲學使

澤所助立黃文孝祀戶於德三都三里奉憲永不易戶者

也事詳梁洲公年譜新城忠端公祠初字號地一浙撫遂

畝四分有奇亦入此戶共徵糧銀四兩九錢三六



儲

甯張公鵬翮撰祠堂碑銘載入餘姚志文孝公有遷祠記。

三十八年己卯六月崇祀府學賢祠督學張公希良有公暨

郡學賢祠看語署紹興府事遼陽

三十九年庚辰季孫圭一公諱百增塑四配像於新城祠中

忠襄徐公宜蘇金公兩像位公像之左旁文靖朱公遺獻

文孝公兩像位公像之右旁徐公諱石麒字寶摩號虔求

吏部尚書致仕家居乙酉閏六月王師取嘉興朝服自

給認忠襄朱公諱天麟字游初別號震青崑山人崇禎戊

辰進士歷官史兵二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從永祿間關

而死諡文靖金公諱渾字宜蘇吳縣人宰廣東英德縣城

陷死之皆公戊午

分房所取士也郡侯長洲宋公廷業詣祠致祭取遺獻



公支撐天地之語以一服支天四字顏其額。蘇文係甬上萬九沙經書

主一公有重修祖廟增塑配享四像碑記。事詳記中

雍正九年辛亥

詔修先賢祠宇總督李公衛酌給帑銀檄縣重修公祠李公

有碑記。謹按浙江通志餘姚縣志皆載雍正十二年檄縣重修茲據李公碑記為九年事碑在新城祠內知

縣集公壇文立石

乾隆十四年己巳郡守邦上杜公甲搜訪越中忠賢得最著

者十家公與焉。六賢外益以王文成守仁孫忠烈燧沈忠愍鍊王遂東先生思任請於太

府方公口每歲頒銀五十兩均給各家俾修祠祀永為成

例。厥後胥吏剝蝕名存實渺各後裔不復往領。道光二十

六年丙午郡守甌甯楊公鉅源興復舊規令各家歲暮詣

署親領毋俾吏侵勒碑於戴山書院。傳芳錄。謹按乾隆

祀銀一欸從引規內提支其後不知廢於何年查公祠祭

簿嘉道間僅以春秋祭餘銀爲修葺費至丙午始兼用此

欸則廢在乾隆時也平定粵逆後撥入鹽茶局所抽引

費內支給雖稍有短絀然於修祠經費不無小補云。同治元年壬戌四月粵匪自甯郡竄入姚邑公祠肖像被毀。

十三年甲戌正月仍孫炳厘重塑公像暨四配像有記。記云

南城忠端公祠之建也公像塑自遺獻左右四配則遺獻

歿後五載主一公推遺命而增塑者也萬厯戊午忠端公

分校應天鄉試得士十人皆樸屬微至厥後以忠節著者

則有徐忠襄家宰朱文靖相國金宜蘇縣令遺獻謂支撐



天地之人物當合食於祠中故肖像公旁暨遺獻為四配
 云。咸豐辛酉粵匪陷城燹焰蔽天祠幸不焚其明城同治
 建元官軍克復四明逆賊西竄蹂躪南城公像暨四配悉
 毀焉。又明年浙東肅清舉行祀典畧葺祠宇公費已罄乃
 製神牌以代塑像十二年於茲矣。炳嘗商諸宗人思復其
 舊念以費無所出為難。蓋公祀田在通德鄉者僅足數家
 祭墓祀之用惟春秋二祀歲頒銀六兩於縣又府給五兩
 為歲修祠祀費除承祭備物外積其羨以應公用。子姓窘
 乏告貸頻仍有歷數世不償者。相習為常而公費日匱。炳
 曰貸於公者償諸公宜也。請自小子始。昔炳入庠貸公十
 金為應試費旋又貸十二金為先君喪葬貲積困未紓耿
 耿枉抱願及未就木而竭蹶以償可乎。僉曰善。炳乃鳩工
 庀材傾囊酬直五閱月而事竣。公像大如舊四配視舊增
 大微殺於公像取其稱也。神龕負河石礪以年久而陷楹
 端離牆幾及一寸加以重像懼其陷漸甚也。於是龕下加
 二閣梁承以六柱使石礪不受重勢庶久而不傾。龕之前
 花檻玻璃窗迭為掩護非敢為華也。隔絕纖塵昭其潔也。云
 爾舊有三額二聯毀於賊存額一毀者立之存者新之本

無者增之望之上亦煥然一新矣。所費金數約符大衍除
償舊貸外以己貲助於公焉。宗人曰蓋志之以詔後人。爰
爲志。若夫公之精忠大節與四配之出處生平照耀史乘
何俟炳之贅言。同治甲戌七月哉生明仍孫炳厘恭記。

黃子年譜

明・洪思編撰

王智勇校點

李文澤一審

郭齊二審

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黃子年譜》（又作《黃石齋先生年譜》）一卷，明洪思編撰。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黃道周（一五八五—一六四六），字幼玄，一字螭若，又字細遵，號石齋，明漳浦（今屬福建）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初官右中允。語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斥爲民。復起爲少詹事。後以楊嗣昌事謫戍廣西。福王時官禮部尚書。南都覆，率師與清兵戰，兵敗不屈死。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著述甚富，奏疏經解詩文旁及天文曆數，共四十餘種。

道周卒後，爲其作傳、年譜者不少。此譜爲其門生洪思撰。按《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三云：「洪思字阿士（本譜題浩士），龍溪人。年十三，隨其父游黃石齋之門，容止甚飭，石齋器之。及石齋出山，思稍長，乃自附於鄴山之徒，日以詩歌自放。末年，憫其師文字散軼，乃出，收文於江上，士大夫多重之。……晚復入山而卒。著有《洪圖六經》、《洪圖六史》及《敬身錄》。」據本譜卷末林廣穫序，其時所見道周年譜有三，其中以莊起儔所編流行最廣，而鄭白麓本與此本不多見。就內容而論，莊譜博而繁，鄭譜核而簡，惟是爲醇懿高古，發皇黃子之蘊也」。洪思以譜上高足而撰年譜，更能體現道周學術內涵，爲後人全方位地探討黃道周的一生特別是其學術思想和學術傳承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且其記道周行蹟亦與它本互爲詳略，可資考證。

此本爲道光二十四年曾省與林廣邁據所得鈔本梓行者。原鈔本偶有脫落，戊申、丙戌二年附記於丁未、乙酉之後，故曾省、林廣邁據莊、鄭二譜及諸書所載有足發明者得若干條，書於所考條目之天頭，可補原譜漏書誤載之失。

黃子年譜

門人龍溪洪 思浩士述

後學龍溪

曾省校刊

明神宗萬曆十三年乙酉二月

己卯

九日

庚戌

丑時

黃子生於

銅山之深井。

諱道風字幼玄一

其先有侃介公宗德。

侃介公生肅毅公世懋肅毅公生青原公嘉卿青原

公生子青原公是夜夢有執金斧擁神人而至者故

子生青原公喜其異人也然則子雲之學蓋取諸嚴

君平仲淹之學蓋取諸關子明堯夫之學蓋取諸李

謹按黃子生年月日時可考如此諸家刻本將酉作卯是以月支為年將乙作己是以年干混月皆筆誤也。按明史列傳及各傳誌作字幼平若然



儲藏

黃子年譜

則四公殿子
不宜復名子
平矣恐誤
石秋子云時
濟上諸卿先
達爭以上賓
之禮禮于益
自大夫深州
林公方伯薛
公始也林薛
茂杜字德芬
薛諱士彦字
道與鄭諱懷
魁字乾思

挺之子起於海濱其學獨無所取與曰甚矣子之善
學也子在白屋時鄉之先生則有若方伯薛公則有
若大夫林公則有若觀察鄭公皆時下白屋而從之
游他日子過鄭公叩其扉鄭公方取器而量暑舍而
出揖之道左而入子身負麻布之衣大布以爲冠岸
然而趨揖而上坐茶定鄭公乃舉似曰若知北極有
處中天否子謝不知表影有處倒南否子又謝不知
日出入有非卯酉否子又謝不知鄭公嘿然與談文
史而別子歸恨不食也又二十年子在榕壇因鶻然

按莊譜云、
幼字、幼、或
云若、幼、引續
騷始呼余以
若、幼、為證、門
人、
已正其謬。

念鄭公也、謂門人曰、吾見鄭公歸、夜持竹几坐中庭
者二年、乃知南北中分陰陽盈縮之故、以非鄭公授
我誣也、甚矣子之善學也。

十七年己丑、黃子五歲、入小學而慧、授論語、黃子曰、聖人
只教人以讀書、有子何教人以孝弟、聖人只教人以
老實、曾子何教人以省事、問之授者、授者不能答也。
十九年辛卯、黃子七歲、授綱目矣、青原公至自榕城、負綱
目一部、歸而授之、黃子讀之、數月不出戶、自是知古
今邪正之辨、與王道之大也。



莊譜云、二十二年甲午、子十歲、丹臺序云、十歲作古文詞、若有神授也。

按師宜作子、脩譜時未更正。

二十年壬辰、黃子八歲、好觀六經之文、雅不樂於俗也。每喜挾冊而游、振衣於滄鼓谿之上、而樂焉。乃從其里人講業於此、求之六經、遂盡六經之意。三年而能屬文。時走孤峰、蔭長松、便蹢躅不能去。然則古人志趣高遠、必在於妙年乎。曰、何夫子之似周茂叔也。茂叔十三時、里有小亭在谿上、蓋濂溪也。茂叔常釣其上、吟弄風月、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二十五年丁酉、黃子十有三歲。師如平和、過王文成公廟而歎。見其湫側、爲之徘徊乃去。既三十年、四明施公

施公諱邦曜、
四明人世稱
四明先生。

爲澤海守、始改其廟貌、移之於東郊以請。子聞之喜、
曰、以祖功德、禮也。於是爲之碑、因歎其學被於天下、
高接於陸家、卑入於佛者。今天下爭辯之、然澤海自
紫陽以來、垂五百年矣、已久淫於二氏、而平和獨以
敦樸、無諛邪相靡、學士篤於經綸、豈其山川雄駿、莖
鬱使然、亦賢人所治、諄諄講道德之力、昌黎所謂民
醇易於道古者乎。子乃入其廟而歌曰、折瓊枝兮擣
瓊麻、思君兮中阻、飢揚靈囂兮播靈旗、矯欲來兮何
期。大江橫兮大嶺絕、射朝曦兮馬當發、招余弓兮雲



中遺余佩兮木末。雖無德兮心所知。曾昔來兮安足
辭。露所生兮雨膏之。菊有風兮蘭與吹。追鄰車兮抗
驪馬。上天兮下土。不同時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
語。耿徘徊兮中夜。令諸生歌之以爲迎送神之曲子。
已而悲曰。得毋以爲楚聲乎。

按省垣刻本
云耿徘徊兮
中夜下有闕
文。考平和
王文成公廟
碑原文並非
闕也。
非譜云韓公
詩曰續。

二十六年戊戌黃子十有四歲始見名山也。聞羅浮二山
其間有神人居焉。上多明砂。曾青。每欲往。於是因毋
黨之官者往。至博羅。聞有大夫韓公。其人好士而家
多書。徑詣之。語既入。羅浮。振筆作羅浮山賦。筆無停

輟而多奇字。韓公大驚。遂與其子處。遂主其家。且得觀其書。韓公與之一馬一童子。自是長騎入羅浮矣。尋所謂朱明洞者。疑其中有異人。時時長嘯以呼之。常策馬渡水。水驟泛。人馬皆溺而去。博羅之人追之。可里許。然後得之。木邊不死。黃子亦病。博羅之人以爲神異也。

二十七年己亥。黃子十有五歲。在博羅。有貴族以女議配者。子辭之。於是博羅貴顯之家。愛其名士也。爭欲昏之。黃子雅避之。乃歸。詩云。豈其娶妻。必齊之美。豈其



娶妻必宋之子。衡門之士亦多有所不敢娶也。

二十八年庚子黃子十有六歲。髫年卽有四方之志。游羅浮崧臺匡阜所至無不下榻虛左。

二十九年辛丑黃子十有七歲治律呂。

三十年壬寅黃子十有八歲作疇象。

三十一年癸卯黃子十有九歲。秋七月子獻時事策以干藩泉不用而去。

三十二年甲辰黃子二十歲之平和居大朋山所謂大峰山也。齊欲往闕下上書不果。夫子知王道難行也。河

莊譜云、並大
理通書也。



本朝句下、或疑有闕。按陳布衣先生字剩夫、明天順三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時不能用、布衣遺集行世。

汾二十而學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游長安、上書文帝、談王道也。名入見而不用。伊川二十而學成、慨然念蒼生、游京師、上書仁宗、亦以談王道也。乞名見不報。夫子知王道難行也、況欲以白衣之士、一旦出蓬戶、談非常之功、動明主乎。本朝有陳剩夫。

三十三年乙巳、黃子二十有一歲、復游於粵。

三十四年丙午、黃子二十有二歲。子耕於銅山之下、以事二人。時負米歸、則與其兄把鋤、必十指出血也。暇乃退於長松閒、讀易、常與其兄講易大石上、有虎出其

道光丁亥歲、
子劍山祖塋
有奸人謀侵
隙地、山石忽
成苔字、若黃
山黃界黃字、
或麻或綠、凡
八九處、都人
士作爲詩歌、
以紀其奸謀、
遂疑。

下、因謂之曰、吾兄弟在此談經、爾亦來聽邪。虎乃引
伏而去。自是移其家於漁鼓谿之上、避族人之難也。
子亦不復遠游矣。始卜築於此、以爲精舍、雜樹芙蓉、
丹荔龍目、脩竹以居。然日益貧寂、而益讀書不衰。

三十五年丁未、黃子二十有三歲。夏四月、丁外艱。念其親
性慤、不能自直、負奇以死、又值艱難、委命於空山、親
戚乖離、無以自振、窮至不能爲喪。雖欲自比湘纍、又
何過焉。嗟哉已矣。古有賢士失時、窮止其身、辱不逮
親、以視道周何如者。子乃走數十里外、告其友、其友



賻之金歸、且哭且奔、而且踊也。路而遺其金、反十里而尋之。有一野人守其金不去、曰：「此必鄉者孝子所遺也。」望見子、跣而被髮、呼天而來、逆謂之曰：「金幸在於此。」老夫懼所需之亟也。子乃下拜、然後敢受金、以謝野人而去。故憂愁憤鬱而續離騷賦、作離歌經。既殯、作九歎傳。南海黃公應舉爲漳浦令、初校士得黃生文、置第一。黃公心異之、以爲其人必魁岸而多髯、如平津牧豕時、少者亦不下如長沙。亟欲見其人、及召諸生、倉皇問衆人：「黃生安在？」知其有喪、乃徐詢其

拔子平恐是
平子無考不
敢臆以。

狀蓋二十許人數繫策往來山間時時游數千里外。黃公又大異以爲彼所謂仲蔚子平之流者乎。趙五掾召子數日乃至。果白衣冠揮涕而入。偃蹇不拜。大聲言生命數奇。旣不能事吾父。又安能事長者。遂趨出。黃公益大異其人。浦中薦紳先生皆謂得異人也。子性不嗜貴人。惟世其家糠粃糲糲其耳。然黃公數念其貧。問子有所言。皆曰無有。乃問撰結何若。子亦曰無有也。旣乃隕涕。出其袖中書文如離騷也。黃公見之。泣曰。余亦幼而孤。而黃生如此者。其才使之然也。



儲藏

黃子年譜

莊譜云、三十
六年戊申黃
子二十有四
歲初館於浦
中盧司徒家。
是秋張公紹
和乃言於太
史高公致書
迎子居於蘭
水之罪雲室。
按自子始入
州府以下宜

余視生類有道者、古而下多生知者、余未敢自爲
知己也、而其相值則既如此矣、時讀數行、黃公不覺
涕泗之橫集也。

子始入州府、主張紹和家、於是黃子之名震浦中、司徒
盧公與大夫林公爭議之、曰、遺簪與以迎子於海也。
已而徵君張公與子遇於浦中、甚樂、張公歸蘭水、見
太史高公、遂言之、而相嗟賞、高公恐求子而不得也、
日移書以迎子於浦中、子喜、張公以孝廉不應公車、
而家多書、始入蘭水、遂主其家、高公見子十日矣、履

依本形訓。
○盧公諱維
正字司典。高
公諱克正字
中川。○張公
即所稱汰沃
微君者

蘭水、今南靖、
治地。
蔣公諱孟育
字道力。

不敢先也。子雅好獨居，日未嘗離衣冠。張公亦不敢
爲宴見，遺其子弟，日作肅時出商略上下耳。常深夜
過之，必見其負衣冠，左右圖書而坐，如王勝之乘月
過邵堯夫於深山，時益張燮也。

子講易於漳上，居無何，蘭水之人或以爲黃子達者，少
宰蔣公始見子而問易，子與之略談大畜而別。於是
蘭水之人聞之，往而問易焉。

三十七年己酉，黃子二十有五歲，服除，奉母居浦中。娶林
氏，復居浦之東郭。子每自謂吾生世未二十載，三移

倪公元璿字
鴻寶與子齊
名一死北都
一死南都出
處若合符契
有倪黃合刻
行世。

其居皆以枳棘爲桑土。然且甘之。亦已適矣。秋七月。
子赴省就試。不遇。返渡釣龍江。舟覆。溺水。恍惚如夢。
遇有一人導之前行。至一殿甚宏敞。榜曰倪黃復舉。
而出。出乃泊岸。衣裳盡溼。子大異。而姑識其事。天啟
壬戌。選館之夕。倪鴻寶亦夢之。比揭榜。倪第一。而子
第二。兩人各述所夢。遂交相得。

子家於東皋。蓋浦中也。黃子旣免喪。乃奉母青原夫人。
廬於東皋。以居。後門人所築爲明誠堂。今爲黃子祠。
是也。紹宗二年。所賜表文明書院。



子作易本象凡八卷亦以深明天人之際。然黃子猶謂未足以盡易不欲存以屬門人張若化張若仲存其草於山中令勿傳自易象正作而後門人以易本象附其後。

子推律呂黃子觀李文利書而歎病其疎矣。子少時常推李文利之律而用之今復推之於東舉之上知其不然也。子乃求之史記伶州鳩管夷吾左邱明而律正然後黃圖之二十有四律出焉。然則子之律何取之曰子之律蓋取之歷與易也。吾觀子之推律也尺



有二寸分之以爲二宮。上宮以爲陰。下宮以爲陽。始於黃鍾之陽八十有一。終於黃鍾之陰三十有九。嗚呼。有律以來。秦人或以黃鍾之陰爲黃鍾。漢人或以黃鍾之陽爲黃鍾。故本朝李文利及鄭世子諸家皆因呂氏淮南子以三寸九分爲黃鍾矣。至於子始以爲不然而正之。然則京房如何。曰。京房之律有六十。萬寶常之律有八十有四。錢樂之之律有三百有六十。而子獨以爲京房精微也。謂其猶有古人之法存焉。然皆不如一律之各有一百二十分與一律之各

有上下宮。嗟乎。禮樂之壞。既二千年。必有達人起而整頓之乎。

三十八年庚戌。黃子二十有六歲。或時來郡中。諸先達競延致如素交。子在鄴山時。常語門人曰。後生近前輩。最爲有益。

三十九年辛亥。黃子二十有七歲。是時邑試張公。郡試閔公。皆以子爲第一。

按。別本俱作學使馮公諱挺。

四十年壬子。黃子二十有八歲。始補博士弟子。時學使張公得子。文及一歲。書之候論。大加立賞。遂拔赴棘。

張公諱鵬霄。閔公諱夢祥。

聞。

子入省赴秋試下第以歸。

子教於東臯黃子謂門人曰此道寂然今當於深山之中遇之也城市之中雖復哀呼無可告者昔者孔子順見公孫龍曰不說非馬卽以爲師公孫龍謝之曰我無非馬更無教處嗚呼僕生平放浪言若雌風恐不足以頓轉人心今舍數行帖括更無教處徒使人厭耳然則當時有銅山陳子士奇者門人所謂西陳有銅山陳子瑣者門人所謂南陳非帖括之徒與曰

西陳字弓甫、
南陳字賓玉。



備藏

黃子年譜

按同時又有
漳浦陳公興
言以部郎監
臨清倉、慈谿
劉公振之以
郎陵令、清苑
王公世瑋以
歸德司李、建
昌周公漢以
鍾祥令、皆守
官不屈、罵賊
死。見于集內。
王仲發傳、南
都繼亡、死國
者、華亭陳公
子龍、髮公允
葬也。如崇山
徐公晉斌、單

子之學與先問業於其家者、唯海邊西南陳耳。子益
喜其貧而親之、入則與子共視、出則與子共衣、夜則
與子共被、日則與子共取柴水。子每爲之歎曰、可以
援干而舞者、西門之才、可以曳屣而歌者、南陳之器。
其事於子也最久、故皆篤於忠信、以澤於仁義之言
甚深。既成進士、及在朝廷、惟一意報主、以名教爲已
任。西陳開府於三巴、南陳監軍於長沙、皆以不屈而
死於賊、甚烈。今行人過銅山下、因以想見其當時從
子講業於石齋之山時、必留之、移時乃去、因呼曰、此

湮沒不傳者
尚多。惜乎無
從起系籍門
下諸賢於九
原而一問之
。劉公善懋
字
張公若化字
雨玉若仲字
粹玉後遭亂
偕隱丹谿山
中以沒

三忠臣石也。然則海邊而多賢人何也。曰。又有銅山
孝廉劉子善懋之清夷。與丹山孝廉張子若化進士
張子若仲之靜溫。在盛明之世。皆不樂仕。無一日不
以山居自娛。人皆曰。此國之羞子也。門人歸之仁。以
張劉稱。

四十一年癸丑。黃子二十有九歲。子始杜門於東皋。杜門
莫盛於漢人。然則袁閔陳咸將以避世也。故杜門而
黃子將以著書也。亦杜門焉。何也。曰。人豈有不避世
而可以著書者乎。子杜門時。其旁鑿一竇。惟問業者



得入焉。戒門人曰：人苟有近於勢利者，則君子必避之也。古人讀書，入山必深，入林必密，奚但杜門乎？自是實之內，非問業者不至。然黃子少已著書數十萬言，以明天地之道，帝王之義，萬物變化之紀，皆實本於六經，而世猶或非之，以爲今之人未可以語此也。時復卑貶其論，欲與世爲通比之，以滑稽，又澤之以藻采，然而子不樂也。是以杜門益著書，以尋六經之精。

子作太咸，以形聲色，九九相推，各得七百二十九。本河



儒藏

黃子年譜

莊請云、晉學
鄭公諱三後
校漳士子試
居第五明年
鄭中黃語以
子歸同行至
水口而兄匪
石公以財命
止之乃還故
子於鄭公感

圖曲折之勢、兩其陰陽以六因之、盡萬物之用。然大
要與太玄同舉、其所差者、謂元會遷世與歲月日時
約略相等耳。

四十二年甲寅黃子三十歲作詩表。

四十三年乙卯黃子三十有一歲之與講業於潮陽以太

守詹公

諱作

之招也。詹公聞黃子其達者也、發一掾

以幣迎之。漳海之濱至州郡令其子而問業焉。子一

日念欲見青原夫人、不告而出。詹公追之、道一掾以

幣送之、乃歸。子歸未幾、遂赴秋試。是科典閩中考者

汎尤深。

爲來公道諱宗及姜公性諱舉於省試擬第一人、以連式

聞二公乃出見子於旅次、皆曠舉也。

四十四年丙辰、黃子三十有二歲、杜門作詩、揆春秋、揆以應人之求。

四十五年丁巳、黃子三十有三歲、杜門不出、有問字者、皆從囊中往來授業。

四十六年戊午、黃子三十有四歲、是時學使岳公諱和聲抵漳、校士拔子第一、乃與之探討、羅文寶公、李文靖公、極論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時岳公爲之爽然。

按是科典試者內翰丁公諱紹斌禮科張公諱孔教分棧者得江合張公諱履端子有序云納足舸中妨帽礙眉必不得已刻管細書盈十餘行自謂多矣已抵長安發篋出帑乃近五十頃序而存之曰逆流小草云

子講學於榕城以學使岳公之招也秋八月子舉於鄉

第七人。

十一月子如京師作逆流序。

四十七年己未黃子三十有五歲自京師歸復杜門於東皋作三易洞璣有書與門人曰騎驢載道淒風烈日計六千里幸以皮骨歸見老親雙鬢之外四壁自如窮於昔日又有書曰僕自兩年來日市數升米或一二斗許雖苗魚蠶蕨莫之敢問自計爲諸生時未常至此今無可奈何耳貧何所不樂但令老母日憂朝



已未年莊譜
云是年袁其
雜作為駢枝
別集行世非
其好也。

按明史及諸
家刻本俱作
熹宗。

順天二字疑
衍。

餐殊非人理耳。忍此過後年不知如何。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黃子三十有六歲。復杜門作三易洞
璣。未成。晝測治忽。夜測星漢。槌戶無外交。有書與紹
和二云。某寡特之士。與六親澹泛。自以一身飄泊塵海。
獨守廬舍。似無人聲。動二三月也。

僖宗天啟元年辛酉黃子三十有七歲。是秋如京師。蓋公
車也。

二年壬戌黃子三十有八歲。在京師始成進士。同考順天
試者韓公諱日。得子之文異之。曰。此必福建黃子也。

時子以迎養
太夫人在途
懷禍發及母
疏弗果上未
幾歸里旋復
丁艱而鍾瑄
亦按首矣瑄
禍難烈幸不
及子殆天留
之以殿有明
二百七十五
年之終局賢
人與國互為
存亡豈偶然
哉

子為庶常時魏璫虐焰方熾文湛持諱震孟鄭塋陽諱
與子約同盡言報國湛持請以身先之死而後繼之
子疏稿已具既而弗果上故子後有疏云鄭鄭者天
啟時與臣同為庶常鄭與震孟後先抗疏臣以迎母
且至三疏三焚鄭鄭常以為怯

三年癸亥黃子三十有九歲迎太夫人來京師就養而孺
人林氏侍太夫人至嘉興病卒時周忠愍公諱起方
巡撫姑蘇經紀其喪更遣人護太夫人至京及丙寅
歲周公以忤璫被逮按子與友人書曰吾母聞綿翁



之變涕泣闕干至爲婢兒所笑毋乃愈泣繼之以詈。
今想此懷猿腸盡絕耳。

石秋子云子
爲庶常獨憂
遠甚著解遠
環凡三章。

四年甲子黃子四十歲初散館授翰林院編修與修國史
實錄請使朝鮮。

劉公字長琯
世稱元如先
生長秦之西
湖人。
鄭譜當魏瑞
時經筵故事
展書官必奉
書膝行子以
經筵道尊不
宜有此獨以

五年乙丑黃子四十有一歲子曰乙丑春余在長安與劉
御史其忠隔一邸舍予既以講筵獲罪御史用劾魏
瑞杜門雖咫尺不相往來既逾月御史以甘肅差去
余用侍養歸未移時而禍發所不見血者劍首之纏
也夏四月請告歸里秋七月至家冬十二月葬青原

平步進。魏瑒曰之不能難也。按子辨明仁義疏亦云臣侍經筵僅一凡以忤瑒去即此事也。

按諸家刻本玄石作玄多。校雖字別本作誰。

考文明夫人傳云夫人生嵩峰徵士家計部諱乾釜

公於北山因結廬其下躬自負土成墳勒先人行事銘於屏石每書輒簪筆以拜一字一拜拜畢而後書文皆從古如三代以上碑復立小石屏於墳後曰青原之石背勒三十五字語同古識不可解次及墳庭亦取青石員砥之著河洛正變之文宛然地上經營數年然後就常曰吾茲墳域上下數之卦變俱全後世雖復有能知之者

六年丙寅黃子四十有二歲春娶夫人蔡氏越兩月而太夫人卒子水勺不入口者五日勅斷外事依依北山



儲藏

黃子年譜

公姪女。幼通書史。有至性。上歲與女弟割臂金親疾。長適黃子。時子以抗疏忤權相。累遭貶削。入詔獄。夫人無幾微見於詞色。子矧國夫人。乃半幼少。諸孤避跡深山。備嘗苦況。猶以文公之孫。有朱浚。魏公之孫。有張鉞。家世忠孝。相勸勉。

不見津顯。不與宴會。不作詩文。

七年丁卯。黃子四十有三歲。時海寇方亂。擄掠肆行。遠近爲墟。子獨營墳。不輟。諸寇亦相戒無擾。臘月。乃塋太夫人於北山。

毅宗崇禎元年戊辰。黃子四十有四歲。八月。淡墨已除。甫親筆硯。有援琴賦詩示諸門人。又同諸生出墓側談經。

二年己巳。黃子四十有五歲。三易洞璣成。冬。辭墓出山。過南巖。偕張紹和鑿山。信宿而去。至建安。知道化已破。

嗚呼天鑑乎
最作配忠烈
造物締合之
奇至於如此

按莊譜云上
年子汰家從
攜琴出關至
是寄家鄭國

莊譜時同典
浙江試者科
臣熊漢陽也

羽檄徵師、驛道騷然。

三年庚午、黃子四十有六歲。至信州建德谿中、探邸報、不
至繫纜數日。登釣臺諸峰。元夕泊桐君山、攜酒與桐
君對酌。至臨安、聞良固破、有檄止十道師爲之愀然。
至毘陵、見鄭峯陽於家。將渡江、聞都門戒嚴、驛騎留
滯。乃單車就道、寄家鄭國。至儀真、還向毘陵。名家北
上。夏四月入都。未幾出典試浙江。子在棘闈、每晨起、
焚香堂上、同諸臣北面再拜、而後閱卷。事竣還都。逢
神宗實錄成、晉右春坊右中允。是時督臣袁崇煥以



誘殺毛文龍抵罪、詞連舊輔錢龍錫、併逮詔獄、廷臣無復言者。子乃中夜草疏、排闥叩閣、略曰、累輔所坐、爲罪督攀緣耳。督臣受劍制閹、令有事得據閣、臣語爲質、則是綸扉之內、割邊牆爲殊域也。且陛下御極以來、輔臣獲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有幾宰輔乎。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未聞岳牧繫繫、煩皋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當以堯舜爲師、倘罪輔猶可贖、臣請輟清華、歷疆場、約束東東、江收拾遼廣、誓得一當、以爲累輔減千一之死。時臘月十三日也。疏奏、

天子疑爲詆毀曲庇。着令回奏。三奏而疑未釋。待命四十日。

四年辛未。黃子四十有七歲。春正月十九日。子回奏三疏。始下。降三級調用。禮科又吹索浙閩事。數次不已。子遂更三疏乞休。同官倪公

諱元

抗疏稱子爲古今第

一詞臣。願以職讓子。子因屬之以詩。其序曰。文網未釋。乞休爲勞。倪鴻賓特疏見白。爲詩言謝。非乖叔向引誼之情。未殊孟博避咎之旨也。夏五月朔。上以久旱。步禱南郊。十三日。釋舊輔錢龍錫。子乃賦大解網。



之詩。乞休之疏。旋於後十一月廿七日下午矣。臘月舉一子。親朋畢賀。蓋長公子麇也。

五年壬申。黃子四十有八歲。春正月。東裝將行。有放門陳事疏。畧云。臣自庚午正月攜家北上。今又正月開關南旋。往返冒難。首尾二年。在朝班不上三十日。食俸米四石五斗。罪過山積。僅餘骸骨。恐一旦溢然。幸及殘喘。冒昧吐之。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爲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不一失。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爲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



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六。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誡。未有深切明著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今歷十分之四矣。臣觀陛下開承應大君之實。而小人柄用懷干進之心。在陛下以大君之哲。

可制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千命之禾，可中大君而
不覺。臣攷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零七
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臣病久，援
筆氣絕，乞念垂注之言，併依例放行。已復遵旨再奏，
以濫舉逞臆，削籍爲民。

按全謝山大
滌山房紀典
議云：濟海大
儒其墓必在
口星之開天
生與哉。山作
對顧不之祀
而肩肩於提

春二月，掛冠出都門。自濟寧過兗州，至曲阜，上孔林，謁
周文公廟。下昌嶧，徘徊九龍山。孟林在焉，子各繫之
以詩。乃買舟至留都，寄家城隅。自僦小舟，沂江而上，
遂歷黃山、白岳、九華、皖臺、匡廬之勝。是秋至餘杭，諸

舉諸若亦何
爲者又云漳
海正命門人
星散何義兆
呂漢寧二公
抱其道書居
山房終身不
出以道民終
亦可傳也何
諱瑞圖呂諱
叔倫
子自出都別
本無名字衍
文也

門人畢集因築書院於大滌山。大滌山者當餘杭之
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舊祀李伯紀、朱元晦二先
生。至是更加啟闢。子於是爲文以記之。然子自出都
以來。自春徂秋。亦隨意放浪山水。東南輿區十盡七
八。曰何圖杖屨遂包斗牛之美。是冬抵墓下。誦陶詩
曰徘徊邱隴間。依依昔人居。乃曰吾怪陶廬不在土
行之側。歲暮復走南靖諸山。二鼓乃歸。明日歲除。無
以祀竈。偶友人餉二熟雞。子爲喜動色。過元日。親朋
乃知子在。於是咸集。子曰。如此熱鬧。不當與袁安燒



火耳。

六年癸酉黃子四十有九歲在北山復治墳墓。

按莊譜云於

是黃聖生前

後二篇。

七年甲戌黃子五十歲自抵家守墓諸弟子相從講論皆

在浦之北山子談經之餘適秋水曹公

諱惟才。

敦請子

發皇聖學於是夏五月子始卽漳郡紫陽學堂爲講

舍定於四仲之月雅集課藝因文證聖隨所疑難先

經後傳先籍後史自近籍敬齋而上周程羅李而下

不妨兼舉以印身心子自次所條後爲格壇問業臘

月乃還北山守墓。



八年乙亥黃子五十有一歲。夏五月復會於榕壇。子泣講席有期之喪。腰絰不除。張筋之瑞鍾請曰。聞晦翁欲集三禮大成。有所未及。與幼清論次稍定。又多所遺。吾漳素遵家禮。然期功之喪亦鮮有持者。不知孔門諸雜記。平居皆可詳說。予曰。平居且勿暇論。然三禮詮次極是。學問中要緊。久已分類引伸。但日用疏淡。未能繕寫耳。卽以三禮定本付筋之。然尙未及刊布也。

子與諸友登天治巖歸。適漳郡地震有聲。時冬十一月

三日巳酉雞棲矣。或問春秋五震始終於臣而中於君大抵以爲陰盛也。今立月伏藏而地動其在於周則正月也。古有之乎。子曰凡占者家不占國郡邑不占天下。然君子啗糠乃身匹夫納溝尙爲怵然何況大地劉向輒指郡國事爲正應其義極疎。兄所言者與竇向異指自足稱耳。語未究而環命適至子講席不輟。翌日諸友敘別勸駕子因酒酣發慨時艱悲憤涕泗不已。亦會歲暮復還山守墓。



疏請告、稍謝朋從。會子誕辰、諸弟子請於宮庶蔣公、諱德蔣公就問業中拈十八條、推暢立風、以抒嘉祝。
子曰、自某談論以來、風過樹翻、無人更看落葉。蔣公
纔拈一枝、覺樹樹紅酣、山山碧戰、此處不發憤、那得
樂來。前日爲誰開此罪過。諸子云、此問不從蔣來、不
從諸生、却自夫子生下帶來。子憮然、請一一舉似、詳
爲條答。子曰、蔣公揚糠見寶、初不聞道之艱難、未示
成道之不易、叮咛告誡於孔遽寡過之年、所以裁成
垂引爲不少矣。又曰、任看山山樹樹、仍是老至倦來。

一部易書只是乾乾終日已而有司敦促上道子至秋盡乃發臘月遂至京。

十年丁丑黃子五十有三歲正月朔見朝二月分校會試詩一房得士廿一人夏四月廿八日具疏乞休凡再

上不允五月陞諭德兼堂司經局六月十三日具疏

辭職自劾臣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之語冬十月有申

明掌故一疏

畧曰司經名局寔無一書東宮有日問誰司局事者何以對之先臣邱濬嘗稱

我朝著作聖祖極多然當永樂時召授東宮惟文華實錄聖學心法廣昭鑑錄務本之訓四種書而已今四書傳本甚少可發內本膳刷由是推之書中有二典三謨洪範無逸禮記之中有王制月令儒行緇衣



坊記表記禮器禮運學記樂記易中有乾坤文言上繫下繫詩中有二南幽風正雅周頌擇此四經大篇鉅章不過五六十帙講官六人人習十篇錯於四書以翼實訓在約御博不及二年而義類備舉矣。乞次第舉行。有旨。

彙集進覽

冬十二月陞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兼管理玉牒。復疏辭云臣自出山以來期捐七尺決頂踵以報陛下。必不可得亦當有昌言顯行裨益涓埃而去決非爲改衣換帶來也。今旣一載寂無一語臣之學術概可知矣。如臣者但守原職料理經書俟其咫尺成績之巖壑自謂過矣。乞改

授蔣德璟、謝德溥二臣使臣鍵戶、稍完職業。不允。
十一年戊寅，黃子五十有四歲，作孝經大傳。春二月，侍經筵，隨班名對，退而補牘云：臣承清問，人才，臣言人才如樹木，霜雪摧殘之後，須勿折其萌芽。又譬養火，亦要積薪。臣以餘生親見堯舜，無復一語可佐纖塵，則亦無用讀書爲矣。臣懲艾已深，捫舌日久，豈敢重干嚴旨，以自取戾。然私計天下人才如鄭三俊、姚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皇上誠愛士，莫如愛已成之士。誠理財，莫如理有式之財。當茲衆渙之時，幸弘乎萃



信藏

黃子年譜

接莊譜及本
疏章未十上
之下有書之
萬言句

之言。時十有二日也。至二十有三日。旨下以子偏私。再疏。又以爲支飾。子自知不容於朝矣。第以數書。未就不欲遽去。乃復奏曰。臣生逢聖主。不能贊直。自將學求事君。又蹈迂疏之失。惶遽之下。追尋前章。已自盡焚。不能復憶。惟憶所述失體。援筆莫措。昔魏徵在帷幄十七載。奏疏數十萬言。無一忤旨。亦未能比績。皋夔。真德秀立朝僅一月。條陳百餘事。無一紕漏。亦未能差肩王魏。臣在詞林十七載。已同魏徵之年。立朝十四月。更踰德秀之數。章未十上。而迷繆頻仍。瑕

巖山積欲以仰贊高深希踪去昔良亦難矣。臣自揣
草野之資終非法物束身席藁以待虓斥。倘念集述
未就寬假數月是臣望外之恩未敢自必。三月九日
得旨不究然子諫是諸疏草皆命曰焚草也。

按三疏雖同時並封以進而子諫疏在未枚卜之前故疏內論楊嗣昌只發其
在樞密諸罪而已至嗣昌入閣後子諫
歌召對政本

夏六月十八日、父因隨衆召對與上論清任和仁明武、
復補牘云、臣有感事三疏、阨於時會、不能自達、死有
餘恥。按子三疏一論推督臣不拘守制、一論宣大督
臣奪情、一論選撫臣議款。其論推督臣者、謂宣大督
臣庸象昇、父殞載道、請近撫臣權攝、忽有并推在籍

風化云云乃
而奏語也平
意召對紀云
三疏與此微
有異同但不
及此之明斷
耳。東市方
殷遠撫臣方
一蔭宣大督
臣陳新甲進
輔臣楊嗣昌
皆庸懦怯兵
朋謀誤國故
子發疏論之
楊陳奪情乃
其餘罪也。○
按子尚有擬
請誅楊嗣昌

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者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君也。陛下以日月輝氣。尙下詔引弱。明示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刑政。所從出。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玷陛下仁孝之治。是不宜使天下四夷聞且見之也。嗣昌在事二年。才智備覲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皂指白。說夢捕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策。又何益於負重乎。其論督臣奪情。謂臣不知陳新甲爲何人。然聞其



等疏一言溢
地均輸之失
計一言割地
撫賞之非策
集內文多闕
錄。

丁艱未終制、又聞其走邪徑、托捷足、天下卽甚無才
亦未宜移借及此也。凡論人才、觀其所難、批龍鱗、難
於履虎尾、冒斧鑕、難於冒鋒鏑。今諸負氣直節、敢諫
之臣、棄不錄矣。而欲使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建
非常之功、垂不世之業、豈可得乎。臣所纂數卷書、已
移月可畢、筆札干楮、均爲報恩。天下卽無人、臣願解
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用此不祥人以玷
皇化哉。方今熒惑漸次箕尾、是爲燕分、十月交當南
斗口。是雖有道所不談、然思患預防、聖人垂戒。新甲



崎嶇秦蜀、載道赴宣、度須百日。虜象昇以覺覺歸、說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所謂乞河神以濡突火也。語曰、奔車無仲尼、覆舟無伯夷。臣雖不才、受皇上殊恩、猶將安轡奔車之閒、振衣覆舟之下。其論遼撫臣款疏、謂臣接得遼撫臣方一藻揭帖、援俺答故事、議款。臣不覺爲之頓足、投牒於地。陛下勵精十餘年、思以堯舜之化被四海、而諸臣無能出一死以紓主憂、此不待有志之士爲之泣弓而鳴鼓也。且如遼撫之說、謂款成即可撤兵、以討流寇。毋論款必不可成、成

必不可久。卽成矣。久矣。以視寧錦、遼、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者。方今上天告災。星象垂警。國家大事宜以實示羣情。毋以文稽衆論。樞邊諸臣欺罔。詭闕。啟侮。取羞。惟陛下慨然發樞邊諸疏。衆正其罪。毋使事成禍積。異日不可復悔。三疏遂同封以進。時秋七月初三日也。至初五日。上持三疏不下。于疏言。嗣昌爲本兵時。兵革之事情可奪。今政本風化之原不可奪。上乃召對羣臣及于於中、左門、首名六卿。各問其當行事。畢及于。謂疏發於枚卜不熟之後。似有爲于言。臣

林公字
號何公
字元子號黃
如

爲綱常計。不爲一已計。是以自信其無所爲也。上終以爲非。子力言非私。上曰。三疏不上。有何時會爲阨。曰。臣以同鄉林蘭友。何楷有疏。恐涉嫌疑耳。上曰。如今便無嫌疑耶。曰。今日不言。後將無及。臣之有言。臣不得已也。且臣如緘默。亦可濫叨升斗。但所惜者。陛下之綱常名教語未畢。楊嗣昌出言。臣請言綱常。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還在父子之前。臣父臣母皆無所逃。臣又逃於何所。嗣昌又言。鄭鄴杖母。道周推之。何不言綱常。子曰。故事。言官論執政者。出聽對仗。



讀彈文、義當迴避、使人盡言。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不容臣盡言者。嗣昌乃謝非體、請放歸里。上以溫語留之、令嗣昌起子言、臣素恥言人過、今爲陛下存人心而已。上曰、汝無端污蔑、彼豈得不辯。子言、臣二十躬耕、四十負土、誠不忍覓奪情之事。上曰、如此汝又何言不如鄭鄭。曰、匡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曰、云辭命不如宰予、臣亦謂文章不如鄭鄭。上曰、汝言不如鄭鄭、是朋比耳。曰、衆惡必察、奈何迫於權勢、使陛下不知是非之實。上曰、陳新



甲素達軍情。汝又謂其走邪徑。豈朕一不知。只聽人
競營耶。曰。凡人心正則行正。心邪則行邪。嗣昌以已
奪情。又推新甲。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亦今日之
恥也。上曰。許曦言鄭鄮罪狀甚明。小臣且有公論。而
大臣反無。豈不可恥。曰。宋人惡李定。不丁毋憂。故賜
孝子徐積粟帛。以風之。臣如必救鄭鄮。則攻嗣昌非
所以救鄭鄮也。然上故以子言有爲。欲指子之口耳。
子曰。綱常名教。自是陛下。綱常名教。但今獨立敢言。
人少。謫詆面諛人多。不得不言。上又以少正卯擬子。

子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端。臣心正行正、無一毫私。上曰、向以汝偏激、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則賜環。前日奏對文字、才亦可愛。還欲用汝、不意如此偏矯恣肆。上令起候旨。以免拿問。子曰、臣今日不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是陛下負臣。上乃曰、平生學問、只一佞口。遂令子起。子於是叩頭而起。已還復跪、請再論忠佞。曰、人臣在上前、獨立敢言者爲佞。豈譏諂而不言者爲忠耶。敢爭是非、辯邪正者爲佞。豈容悅順旨而不爭辯者爲忠耶。上曰、朕非輕加汝佞。但



問此遁彼、非佞如何。若論紅牌轉換、支吾當斬。上復名羣臣先自責、因言人心關於國運、近來諸臣專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用一人、便百端詆毀、律之以法當如何。鹵寇易治、唯衣冠之寇難除。再如此者、立置重典。因令輔臣擬子罪。翌日、擬以朋串撓亂。時在廷諸臣亦無更起而爭者。乃取前所奉命撰述淇範、月令、儒行、緇衣、先呈進覽、然後去。

八月、調江西布政司都事。臨行、更上乞休疏云、陛下憐臣孤苦、雖加創艾、猶畀俸錢、俾就一官、以圖報効。臣

思此生祿養之榮不及父母、頂踵之報、總爲君親自
賜環而賜謫、均非微臣之軀、由再死而再生、彌戴如
天之惠、然而寸心易竭、九折難醫、自顧殘生、直無所
用矣。臣素恥言貧病、又每日計勞而食、自去冬迄今
二百餘日、經寒涉暑、手纂寫三十萬言、凡再易草、實
無一刻之暇、不合感事、發其狂癡、旬日以來、兩目就
眇、加以體羸、臨血盈掌、如此升斗、亦豈濫叨乎。臣通
籍十七載、猶然書生、立朝五百日、未酬犬馬、倘淹忽
半途、流播他土、將使千古上下、不知陛下枕肅之恩、



仁閔之澤。懇乞還山。以就醫藥。苟殘喘之尙存。何餘年之足惜。惟陛下察其真病真危。許其待痊待補。不允。

是月出都。發潞河五百里。登泰山絕頂。觀日作詩。是冬至大滌。陳卧子。曹木上諸友。日奉杖履。將行。又爲諸友繫維三日。會倪鴻寶祭酒。來自山陰。持邊信相示。悚然警聽。未忍絕帆。胥江長至。後十日。乃發。何羲兆。曹木上送至嚴灘。登釣臺。子蕭然感歎。乃作詩爲別。併寫雙臺八松。以識分手。

十二年己卯黃子五十有五歲復還山守墓。以前疏批旨有朋串之語乃於石養山中聖廬之下別構數椽以列大雅。左曰十朋軒軒不容轡壁閒位置自管葛鄭董至梅張周沈凡二十六人。右曰九串軒軒不容轡壁閒位置自屈賈魯李至張趙李馬凡三十人。

十三年庚辰黃子五十有六歲在北山守墓。誕日題門曰殘生餘年死不受用況受賀乎。客有自浦至者闍人輒辭去。唯諸同人至自漳子令人延之別館。迨晚出見客乃共列坐石上。子手自疊三石而坐曰吾今此

解公號石帆。

坐雖安亦危。有異僧至。子與坐對榻。僧一無所言。既退。惓然而歎。或疑僧有異。微言以諷之。僧曰。火將動。今不幸外疏及之。禍且不測耳。未幾。而江西巡撫解公諱學龍以薦剡聞。而逮命下矣。子聞報。卽於五月二十三日辭墓就道。時緹騎尙在南昌。子中夜出門。匍匐至水口。揮手作詩以謝同人。有曰。臣罪如傾河。當於何者起。親朋但道古。引涕便不是。至南昌。開逮諸子。依依不去。欲同北上。子毅然麾之。作詩曰。生離死別不可知。友道君恩已如此。又曰。斯文未喪應能來。



儲藏

黃子年譜

按莊諧謂薛國親蔡國用二罪輔也。

葉公號潤山。

湯花火花仍復開。至礪山道中遇警身先緹騎得過。壽張接邸報薛以罪死蔡尋廢卒。子乃於七月至京。緹騎以聞中旨未下而計部主事葉公諱廷秀毅然上疏請以身代罪。葉公者濮州人也。登第後以魏璫故不出。既補冷曹與子未嘗一見。聞子就逮號於曹署曰。吾輩稱冠進賢冠。今名賢罹厄忍坐視耶。呼一曹不應。又呼一曹。呼已繼之以罵。又復罵。又復呼。如此遍呼六曹。舉無一人應者。葉公乃上疏請代子。而八月旨下。子與解公各杖八十。發西庫司問擬。越數日。



而葉公之疏亦下。旗校索葉公。葉公曰：吾待子來久矣。請入視吾居所。有旗校隨入，見其左側置秘器一具。右陳全襲壽服。葉公曰：吾老母已終世，又無妻子貽累，今日惟須公輩來一了事耳。卽隨旗校同往拜杖。監杖者聞之曰：異哉！千古乃有如此人。葉公不行一銖一錢。諸執杖者皆貽愕，不忍下，乃反輕於他杖者。既拜杖已，削籍回濮州。子乃就床簣爲詩以贈其行。有曰：乳血在君親，霜露不敢侵。總此未墜生，呱啼亦古今。實未嘗一識葉公也。子在獄中，與門人書曰：

古人於仁義爛時自裹血肉、僕於血肉爛時自裹仁義。悠悠命也。誰爲談者。子卧病八十餘日、抱足扶首、僅能起立。子以清苦聞於天下、諸獄役惟日奉紙札、爭乞書。子爲書孝經以當役錢。書孝經一百二十本、各有贊義。本本各別、皆爲役卒持去。今已散逸。不可復見。著易象正。方開府仁植與子同在西庫、見子所著、輒觀玩不已。時子方草十二圖、未畢、忽錦衣着筐籃來徵子。子徐曰、吾畫一圖完就逮耳。役人不可遽以子去。諸圖象翻播床下。旣去、方公更掇拾藏之。時

涂公納言一
椿先生次子
字幼安小字
德公。

按莊讀本紹
興諸生此作
崑山未知孰
是。

祭酒諸生涂仲吉上書請代子故徵子同對北寺也。
比至北寺、械鞠四次、毒痛之下、指節纒纒、又爲六十
四象正賦詩曰、右手貫鎖、左袖書、解鎖寫書、尙帶血。
崑山諸生朱永明時游京師、持百錢叩北寺門、將遺
仲吉入北寺、拜子於床下、請侍左右執爨。未幾復過
西庫、諸中貴人皆因朱生購子筆札。故皇上亦於宮
中時時見子所書孝經、指曰、沽名。初、仲吉之上疏、救
子也、通政施公諱邦曜駁其疏曰、寬以俟之。仲吉又上、
施公又駁曰、存此議論。仲吉猶持上不已。施公名謂



之曰、吾與石齋先生交最厚、故不欲以過激債事、若奈何更欲速之乎。仲吉乃復出疏參施公。施公遂併二疏上、令仲吉自取保質、不則宜在城司候旨。右堂馬公諱思理告司、令一室與仲吉。旨下、杖一百、併究詰。同謀指使施公落職回家。馬公逮付詔獄矣。乃又追論葉公廷秀、復逮至北寺。同日對簿諸君子、纍纍然相望司廷、而未能相識。葉公乃前俯而揖、問誰爲黃老先生者。子却就謂之曰、是其爲葉老先生矣。葉公乃以次鞠躬、更揖曰、斯當爲解老先生乎。於是相與

諦視唏噓俱伏堂下聽質。蓋當時牽連幾二十人。堂司拷仲吉所繇指使狀。仲吉受榜掠無異詞。問何人指使曰。某隻身萬里攜孤心以上叩九闕。何容別受他人指使。必欲究所爲指使者。請剖臣肝以獻。語聞上頗心動。十二月過請室。

十四年辛巳黃子五十有七歲在請室。十一月刑部擬獄。子乃上疏曰。今刑部定臣何罪。臣不敢辯。亦不敢知。然臣自計生平無門外交游。無一介取與。鉛槧終年。不知馬足。卽如丁丑三冬至戊寅七月。所進三十六



卷書皆手勒再易草則臣之不暇朋從可知已。十二月又疏云臣生於海隅輕蹈狂瞽然自戊寅降謫而外未有過犯直以撫臣例薦萬里速杖又以諸臣申救嚴拷數番事出意表非臣所料憶臣曩昔名對平塵惶遽之餘進不擇言扞心何極然至於撫賊和戎之說遺禍蒼生臣猶自悔知之不盡言之無力也臣通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今垂老辭消與囚對泣卽欲洗骨滌髓曩書自贖誰肯信者唯聖主仁閔再加宥焉疏上請戊辰陽解公葉公馬公與徐仲吉亦各

分戍於閩於楚於辰州。

按譜內凡以
先生稱子者
宜改歸盡一
卷筆終未盡
刪也。

十五年壬午黃子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出京將適楚取道
至大滌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時江北告警桐筦驢
然或云南至臨安涉富春沂信州從貴谿西流下臨
袁不二千里可至長沙省諸波濤之險先生曰嗚呼
予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四月十五日至西
冷與錢去非諸門人入禹航僦青山船入九鎖谿至
大滌山講堂諸友先後至剖析鵝鹿疑義復汎濫易
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先生曰周濂溪欲結廬濫



江不果。謂潘興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如果不遂，與子論道，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有待而營，何者不晚？華嶽萬仞，俱爲豺狼之區，而大難僅存，與朱、李、木、王相對。僕又當西行，關、楊以爲鎖關。景宋以爲游夏，不知五百年後，誰復念此山如吾之於朱、李者？六月，至九江西林寺。定易象正曰：及吾在，不定此本。後世誰復能定之者？環報至，先生猶以是書未完。留滯江渚，至江口，乃發疏謝病曰：臣自去年臘月解網以來，槩於今歲仲春束裝就伍。自揣殘年，無可



報主得子孫永世樂懋懋保煙嵐足矣。酸楚閉關、踞
蹠載道。至六月始抵九江。望辰陽尚三千里。臣以
摧殘老病。遂至委頓。無復生理。中夜揮涕。謂臣靡
十餘年。乃不死於北寺。而死於江楚。命也。栖栖數月。
伏枕蕭寺。人迹盡絕。十月朔日。有人從留都來。傳聖
諭。念其清操力學。尙堪策勵。准赦罪還職。臣伏枕墜
牀。恍惚如夢。起設香案。備匍叩頭。隕越階下。念自古
人臣。未有迂狂賈罪如臣。而得起於戍籍者也。臣少
孤貧。長而傭書。今以老病。一綵未絕。臣思漢臣馬援

病卧土窟中、聞鼓角聲、曳杖延頸數廢、見者哀之。又
如宋臣范鎮、劉安世、屬纊之時、猶以天下爲念。今臣
未卽死而委頓如此、智不如葵、忠不如曝、自古儒臣
亦豈有匍匐而就、鵠行扶攜以酬馬骨者乎。臣幸逢
盛世、遭明王、脫離罪罟、下就邱墓、擊壤偷生、餘息幾
何。惟願陛下力行仁義、使流氛早靖、宗社奠安。臣雖
朝夕溢就、草露猶與九原父母銜結無窮。還至留都、
聞解學龍、葉廷秀諸公尙未免戍、復上疏云、臣甫離
盆盎、不敢遽有籲呼。然廷秀病極、學龍垂老、皆以日



爲歲度日如年。陛下旣以特旨赦臣、乞以特恩再沛
 臣澤、悉赦諸坐臣株連者。疏上、赦免。先生亦以是月
 回家。何義兆送子至桐君山。子乃爲文埭告朱、李二
 先生曰：並不使桐老嚴陵害吾濡滯也。

十六年癸未、黃子五十有九歲、居北山。春三月、子挈舟至
 蓬萊峽講堂。鄭侯山舊稱蓬萊峽。余五月十日實始
 啟疆、乃扶筇上下、點定其處、令諸友得命意匠焉。未
 幾復還北山守墓。

秋八月朔、孝經集傳成。子同諸門人就北山草堂具章

按余子疑當
 作子。

服北面望闕五拜三稽首。又向青原公墓前四拜再稽首。乃於堂中置書案。上諸門人各受業焉。子曰。孝經之書。戊寅起草。未經進呈。乃於九江綜其遺緒。以示同人。

冬十月。方記表記集傳成。子云。宋淳化至道間。嘗以坊記表記頒賜廷臣。今禮經備在學宮。而習者沿爲曲臺遺言。無繇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故復略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以究其指歸。又云。是書起草於己卯之春。中間危孫未及進呈。統俟賢達訓討刪



定、庶無乖馳焉。臘月、出江東、登逃兩巖、墜崖、賦詩、因名崖曰捨身崖、又曰鳥道。

十七年甲申、黃子六十歲。春正月、有在山乞致仕疏、略云、臣稟受窮奇、沈疴日頓。臣鄉又當寇攘、臣托居墓下、寄命松楸、一月數驚、未有動理。臘月、臣始決意出山、離墓下、至江東、已百四十里。諸生相持、登高臨遠、臣失足、顛隕層崖、二十餘丈、適墜石灰中、頂踵幸全、而左腕右足、困於庸醫、幾成廢疾、嗟哉、命也。臣生逢盛時、位登華貫、進多狂瞽、則有斧鑕之虞、退可棲遲、又

有溝壑之患。臣死於溝壑，伏於斧鑕，則重傷明主之心。斧鑕得生，溝壑不死，又莫塞孤臣之願。所由者，持身不審，寡過未能，德薄則不佑於鬼神，數奇則取憎於造物。雖復招以弓旌，寵以綸綍，徒足生其災，實覆其消受也。惟冀皇上擴覆載之仁，旣以特恩起臣於斧鑕之下，再以特恩全臣於溝壑之中。臣茹草飯糗，與稚子里婦播天舞地，誦德無極。臣力疾具疏。

春三月庚子，明誠堂成。司李曹公及諸先生至，諸門人乃侍子謁先聖先賢畢，乃請諸公祖父母、諸先生交

曹公諱廣字

遠思。



拜畢、乃共更請先生。先生曰、業從諸老先生之後矣、敢辭。諸先生不可、亦皆再拜環揖而入。先生敷長者之席、及諸論聽問之坐、稍後縣閒、鐘磬琴瑟各一定、講史讀誓、誠凡七條畢、乃講書、以東西問答相起也。問今日明誠二字的、從中庸裡來、是可爲良知主敬、別下鍼藥。曰、良知主敬、只是明誠。註子從誠生明、是良知。從明歸誠、是主敬。先後賢初無兩路、亦自不用鍼藥。問明誠雖有大人之分、畢竟只是一物。若看爲兩物、則金自不柔、木自不剛、火自不涼、水自不熱、

卽有氣質、如何變化得來。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品物化生。一塊大地、風霆出人、初無土石之隔、豈性命存於形色之中、能有形色之礙耶。曰、天道人道是人生而上、不須說。只說一物一事、先明得過後、信得過。譬如一鏡、先要刮垢磨光、然後隨形映物。到他隨形映物、尙要刮垢磨光。切莫道鏡卽是光、光卽是鏡也。問、思誠明善、慎樂循環、決不在愛敬義利笑夢中閒忙討消息。又不在覩聞斷絕牆枯壁立處苦作工夫。畢竟如何。曰、聖人言誠要與天地合德、



言明要與日月合明。此理實是探討不得。周公於此
仰思。顏回於此竭才。難道^⑤仲尼撒手拾得聖人於此
都有一番嘔心熱體工夫。難爲大家誦說耳。做聖賢
人不喫便飯。問明明天上亦有日月星辰。白白江中
亦有波瀾島嶼。孔子生在東魯。再不說蜃氣樓臺。周
公治於天中。亦不辯晷影長短。只繇他見明。所以信
得過。亦由信過。所以見得明。如憑空心硬說知實。猶
望海際云與天通。泛槎十年。終不到牛女之下也。看
來至道待人。只是箇禮禮自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

故相生、敦崇、遞起。知者百世不知牆面。周公仰思仲尼發憤皆爲此物留與後人一再參觀曰、禮樂只是中和、致中謂禮、致和謂樂。易說大壯以非禮弗履、說豫以作樂崇德、兩卦皆雷也。天地作用雷爲大人身作用怒爲大風雨皆生於雷。哀樂皆生於怒。雷從健出、比於禮。雷從順出、比於樂。怒從健出、禮以止之。怒從順出、樂以平之。故先王爲禮樂以導中和。天地性情居然可見。地雷曰復、天雷曰無妄、雷地曰豫、雷天曰大壯。禮樂中和於是具像而誠明之義亦盡於此。



講畢先生親饋祭酒畢。就主人之位。酒初巡。歌者歌匏葉之詩。先生出致詞曰。以長者之盛德。又無以獻也。敢以匏葉先於兔首。諸賓拜謝就坐。酒六巡。歌出車之末一章。先生出獻。曹公曰。以此春日。執訛獲醜。雖有飛鶚。食堪變音。況倉庚乎。乃皆再拜。又歌六月之卒章。先生出獻。曹公曰。吉甫何當。張仲爲多矣。又皆再拜。乃退就位。歌者歌南山之全篇。先生出獻。劉公及沈公曰。以父母之光邦家也。以父母之德音也。南山何足多乎。乃皆再拜。卒爵。磬作。就坐。歌者歌

菁莪之四章。酒七巡。又歌陞黍之四章及黍苗之五章。贊者曰。賓主交相獻。先生乃出獻賓曰。今日喜見君子也。小人之於君子。猶黍苗之於陰雨。飲德而已。何報之有。乃皆再拜。酬酢三反。乃復位。酒再巡。講監立於縣閒之左。誦抑戒之七章。講史立於縣右。誦賓筵之卒章。於是磬作。賓起。金奏。主人送賓。先是去歲王春盜賊四起。諸弟子勸先生入焦桐山。先生以廬舍松楸無復遺理。諸避難廬下者。又望北山爲歸。先生以是偃卧。諸暴子亦相戒去二十里之外也。今春



賊大起。先生又以縣畦折屐歸。衆愈益懼。先生曰。無畏吾病。蒼生與吾等病也。於是三月。諸賊又敗。或問先生何以知之。先生曰。吾得還浦。修一日之禮樂。則亦天也。天與吾禮樂。則不與吾干戈。吾之與浦。豈有二天哉。諸弟子亦藉是自信也。曰。凡是黎獻。皆游於先生之天。先生謝不敢曰。吾過矣。吾過矣。

夏五月。子在焦桐山。中丞張公

諱肯堂。

旣平淳寇。過鄴園。

諸弟子至者五十三人。迎張公入謁。先聖賢畢。乃於三近堂。霍中祖道子持尊至前。命讀祝曰。天贊張公。

削平漳寇。黎民既安。克善厥後。懋德崇功。百祿是受。凡我明神。悉保護之。讀畢。再拜。各就位。弟子講書畢。執邊豆。陳饋八簋。酒七巡。歌子奏凱。贈言一闕。賓出。拜。致辭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涼德何脩。獲此拱璧。子舉觴賀曰。用如不疑。功如不居。禹鼎無鍾。湛以詩書。交再拜。復就位。於是賓王舉醕者三。子揖張公游於石翁講堂。遂別。

次日。郡司李曹公至鄴山。諸弟子維舟蔽江。尙未解去。因卽三近堂講。仲尼好學。周公力行。伊尹知恥。此



時有疑子不討賊者詩云萬國共傳衣帶詔一人方謂水精詩今讀與陳臥子書知燕都之信尚未通也即水精片內亦云誠得井間之內荷械同州府敏之蔡明心就進雖扶碣石以

三聖人作三近事、抽繹酬酢、成禮而退。曹公復申十問、詳大易剛柔摩盪之旨、語皆立達、不能盡錄也。

燕都三月十九日之變、至先生乃率諸弟子為位於鄴園、袒髮而哭者三日。計大明之歷、自洪武戊申迄崇禎甲申、二百七十五年、從河圖之數、為稼穡末際、同歷西周子於璣象諸書已詳之。故曰、使詩書無徵、則卜洛為過矣。子謂陳卧子云、吾處天末、無殊璽贖五月廿七日、乃聞神州陸沈、鼎湖血戰。此自臣子奸回、陷我君父、剖肝瀉髓、莫贖其辜。故於六月三日、追惋

導渤海、賜焦原以出、孟門、猶或可爲是子之志、宋嘗須臾忘天下也、虬蟠撼樹、庸有當乎、詩存其集、中恐誤後人、亟辨於此。

時事澁爲詩章。舐血嚼齒。語肩世道。非徒山哀浦思。淒焉引歎矣。時南都諸臣已擁立福王。卽皇帝位。因時望會推子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子聞報。乃於夏六月二十有二日發疏。疏云。臣以去臘。墜甍乞休。不獲從諸臣號召。聞湖有覲視。息無地自容。誠欲亟詣靈武。則荒寒難前。竊意今日之事。類多伏莽。不設重臣。不能復馭。蓋以南都定鼎。則閩中江右皆爲首藩。江右之有虔鎮。南撫肇廣。西提汀漳。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不十日出於鄱陽之外。閩中之有



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距玉鉛、水陸所奏、在於衢州。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於錢塘之外。誠以嶺南之餉、濟江右、以嶺東之餉、濟閩中、以兩省之事、權分注贛州、衢州、則藩屏之義、固矣。疏上、未能見之施行也。有司以朝命、敦趣上道、而鄴山書舍成。

甲申秋九月朔丙戌、諸門人從子升與善堂、安列聖先師、遂釋奠、外祀朱元晦、黃直卿、陳安卿、王子合、陳剩夫、林白石、蔡鶴峰諸先生。監薦致辭曰：念茲桑梓、爲紫陽過化之邦、舉此雲泉、亦德星共聚之地。百里內

有賢人十步閒多芳草。先覺之覺後覺文旣在茲見
知之知聞知道如有待。況斯樂山樂水之致其爲分
仁分智之宗。爰集十一先生同堂而修盟薦。何徒五
百餘歲應運而致威祥。後海先河。簠陳俎豆。師梧友
嶽。并藉蘋蘩。倘岸谷未更千秋。猶爲觀面。卽京原可
作半楊。或與明心。主人黃某不勝瞻仰之至。與已諸
公祖父母學師長及諸鄉大夫至謁先聖賢畢。乃至
講舍。序位交拜畢。諸弟子遂鳴鼓升樂性堂。子敷諸
賓坐。講監唱誓戒及弟子職已。乃請書問答相起也。



講畢、磬三聲、各陳講義而退。酒五巡、歌者歌小宛四章、繼歌汙水之篇。子出獻諸公、祖曰：「越在草莽、惠然肯來、忽覩蓼蕭、龍光有斬、慙瓠葉、兔首乃陳、小宛適征、汙水憂讒、得無過乎？」賓拜謝獻酬畢、乃就坐。酒七巡、歌下泉及鶴鳴。子出獻諸父母曰：「下泉替而思其隆、所以貴父母孔邇也。」諸賓拜謝。於是獻酬如前。復就坐。酒九巡、歌車攻之篇。又繼歌吉日以亂焉。子出獻衆賓。致辭曰：「周宣之車攻吉日、備而無患、敢爲諸公頌。」諸賓復謝、舉觴交再拜。子洗爵、亞獻諸先生、亦致

辭曰今日中興、歷合成周、德逾建武、卧東山而起者、君父之義也。痛神州之沈者、詩書之力也。子弟之樂有賢父兄、諸先生亦交再拜、謝曰中興之日、見此講席、以慰天下蒼生、人心之有禮義、干櫓猶大阜之有車馬、莛猶也。於是主賓酬酢皆三反、酒再巡、告終筵、誦抑戒及賓筵如常儀。斯會、諸州太守令君學師長十有一人、薦紳先生十有五人、孝廉二十有四人、茂才三百三十有二人、及子之長公子、應次公子、慶與懿戚二十有一人、凡三百八十有四人^⑥。次日、子同諸



子登黃龍洞。子於是留數歲於山中。

是月十五日，子出山至晉安，忽欲止。蔣公若柳力爲勸，駕乃發。子言曰：始某在白雲庵時，鄉先輩來省，予遂有詢及後事者。某心知其故而意殊不然也。憶某數十年前，嘗夢身爲宰輔，至南都，忽見逼迫令草詔。某流涕號慟，擲筆不肯草，遂折其兩臂。繇此言之，白雲庵豈能死予哉？然而所上之疏，輒持不下，又聞屢有北行之使，以是常知其難也。故作書與楊機部曰：吾徒頑石，擣骨合藥，無補於天，猶冀後人嗅此藥氣耳。

子行未至都。晉禮部尙書。子卽於衢州上疏請告。不允。時孟冬十月也。乃決意詣都。

按文明夫人傳云子自萬陵歸知國事已大濟刺大明孤臣黃某七字於紙屬門人曰他日以此識吾屍

宏光元年乙酉黃子六十有一歲春正月入都子於二月疏請奉勅祭禹陵比抵會稽致齊七日夏四月庚申至禹廟行禮復疏乞休初子出都將至天寧州爲風驅回泊龍江灣不得發時春三月一日也夜夢高皇帝謂曰卿竟舍我去耶子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以是雖乞歸猶徘徊江渚未忍遽去思曰子以大相出及至禹航山中聞逐劉念臺先生以謝四鎮子謂門人曰此自李師道吳元濟所不敢爲者而今日



備藏

黃子年譜

按潞王監國
記侍坐下有
子請面謁等
句。

見之、吾何爲又出山乎。又獻策而安。及至夏五月、聞
帝不用、乃出祭禹陵、夢高皇帝召云。大駕播遷、皇太后至臨安、與駕相失、首輔馬士英擁
兵西湖、則曰聖駕在靖南軍中。子乃上奏太后、請趣
黔兵至黃、得功軍輔翼聖駕。又請速召金華江右兵
及閩中潰兵、令立功自贖。又草諸檄諭。子疏請雖切、
太后閔然無聞。潞藩在浙、自已稱監國。子再具啟勸
進、及上監國事宜凡七條。又皆持未下。時夏六月、潞
藩賜子食、命李進、高起潛、孫元德三內侍侍坐。李進
辭以懿駕在內、子乃移舟至桐廬。忽接檄令所在扶

駕、伺疑久之。問其材官，則曰：聖駕乃唐藩，非潞藩也。朱大典云：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但以潞藩閉關脩齋度，不能修康王故事，乃從舟中晤唐藩，見所談論慷慨，以恢復自任。因同衆交拜，約成大業。明日，遂請監國至衢州，誓衆犄師。而潰卒至者，不能數千，軍容不立。子意欲唐駕駐蹕衢州，方可號召二浙，聯絡江右，不欲入閩，而諸將擁唐駕入閩中關。子懼不足係天下之望也。故復啟云：職視天下險絕之處，未有甚於閩中者也。自五代以來，割據者數王矣。卒席嬖自



保爲山河所圍、不能自拔。今天下瓦解、獨此一方寧謐、竊以爲欲獎帝室、宜明四通四塞之要。所謂四通者、西北立信州之鎮、以通大關。東治三塞之角、以通海道。東北以衢州權爲行在、足通兩路之節。西約虔臺、實爲犄角、以資策應之用。有是四通、隨因而塞之。西北塞五虎杉關、以斷建昌。北塞車盤大安、以防東楚。東塞溫州諸嶺、以防閒道。東北塞清湖江山、以阨小關。有此四通四塞者、而天下人心亦次第可收也。以殿下之才、寬仁以爲城郭、慈儉以爲衽席、察四通

按郎譜云當是之時朝廷草次兵食大率與仰給郎芝龍等武雖棟空名實為寄生倚黃子為重黃子知事不可為每駐見相對泣下輒請行遂

四塞之宜輕重布之國勢可立矣。箋上而唐駕已行。唐藩至閩撫臣張肯堂猶豫不決得子書乃奉唐藩入省中。閏六月行監國事而子尚在浦城又所持論往往與勲臣不協子乃遣人入賀從閒道還山。唐藩令人迎子於道子入謁乃偕諸臣民協力勸進。秋七月朔奉唐王即天子位改元隆武大赦天下以閩京稱行在凡大小禮節庶務皆子所區畫裁定。於是以子為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子每進見輒自請行邊翌日賜宴殿上而位



署之閒、文武爭次子以疏求去云、臣以國恥未雪中、夜撫心思聖明垂諭之言、一字一淚一血、是以奮不自量、務請行邊、而旁觀側目、姍笑詆譏、臣茫然無覺、猶對馬思鐘、啞蟬操琴、了不知其意所在、嗟乎、臣爲高皇之世界、未清陛下之大業、未遂耳、豈衡門之下、不可棲遲乎、臣去矣、臣不去、諸撫口實者、必不肯奮、臣藉引車之義、爲推轂之實、上慰留再四、乃薦蔣德璟、林欲楫、及朱繼祚、黃斌卿等七人、卽推用、子復繼請行邊、以爲光澤、崇安、浦城、政和、一帶四關數十徑、

曲折數千里、臣不可不涉其閒。是月廿二日、朝餞啟行。

秋八月初三日、子在延平、聞上意決策親征、乃上疏諫止之曰、臣聞人心未寧、國本未固、不可不慎也。方今人情泮渙、六師所至、雲物景從、橋梁舟車、次舍麇聚、難爲裁也。昔漢文帝欲從潯州、光武欲征隴蜀、親臣皆欲斷其輶。今之危甚於潯州、勢艱於隴蜀、而羣臣雍容、未有當車止轡者、何也。疏上、乃不果行。十一日、信州解太守、將令君、詹公、王公俱來請子入信州、子

按解守諱立
敬蔣令諱士
元蔣公諱兆
恆王公諱孫
藩



按疏內作復
當還之嶮岫

於是決意從中路出會徽州。譙以仁義之師堅持不戰。廣布德意。以爲招徠。庶幾大功可成。然而無兵無餉。此事決非暴馮之可嘗試。故疏云。臣今挾三五秀才。欲出豺狼之道。未嘗於戶部取食。未嘗於兵部取兵。臣事濟則爲中外所撓。事不濟則爲中外所笑笑之。與撓一也。而臣猶且爲之者。臣以高皇八百三十年之歷。有所未罄。至愚極昧。渙忍於無所逃之下耳。臣庸下已極。逃嶮岫不得。而復逃之行伍。逃之行伍不得。復當逃之嶮岫。惟陛下保重凝旒。緩郊圻之行。

以養宮闈之福。臣執父前驅，稍有端緒，陸續奏聞。是月十八日，至建陽，發陳雄飛二營出關，遂有以外交諸藩飛語聞於上者。上卽令以來人原書付子。蓋子嘗草代言數十，曠與諸藩鎮大臣，又自屢屢爲書招征，凡發書七十六封。上所諭知，故忌者因而中之。子乃以疏自明曰：臣耕無一畝，居無一椽，幸以是見憫於主上，允信於親友，然不能以是見諒於犬豕豺狼。臣於廿九日退居後堂，有人持小書云：是舊按臣陸青源書，皇上手折。臣錯愕展玩，有二云：閩都立王，臣當



元勳臣驚懼欲死。念陸青源生平謹慎。何至有此。臣
行素六十年。無險心。耽語爲凶人所仇。無奇功異能。
爲要人所嫉。獨持一片肝腸。爲高皇列宗與天下黎
獻相對白。日耳。臣雖庸下。亦讀書至老。遭逢陛下。魚
水相期。猶一月之內。四疏乞歸。何至以元勳微臚。爲
狹邪所謗。若至子弟慕義。勤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
孤身隻手。陷於絕域。每一相見。涕泗漣如。當二十六
日以前。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寧。渴而各
飲。病者八九。一日丁操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

健將陳伯與。念其雄略。十射九破。千觔之力。盡於盆水。四顧瑾者。何能不哀。今稍稍平復。遂相對強顏。勸臣出關。嗚呼。此喁喁者。亦臣子也。豈盡讀書。受朝廷之寵顧。而據憤若此。今在廷諸臣。不滌腸剖胸。誓同將卒。分膽共薪。而喁喁訛訛。望影射沙。欲何爲者。陛下不屑爲宋高宗。臣亦不屑爲李伯紀。取法不高。則庸佞狎來。視人太卑。則奸豪肆志。惟陛下垂察。又上疏曰。不文不武。爲中外所嫚。且言臣老。四十八歲始有子。今春二月。家中舉子呱呱。未嘗一視。又臣兄道。

臣兄某、
原公某、
諱士珍、
號匪
石先生。

琛年七十七。一子一孫皆從臣所。父兄聞臣得歸。無
不跣足稱慶。今復棲遲行間。則大小悲零。有酒泉玉
門之歎。臣老且病。遇明時。又附鱗翼。特達之知。何所
取。管葛降階而慕之。惟陛下矜憫。放臣還山。見老兄
稚子。勿使徒遭禍敗。扞文網。爲親知所憐。而側目所
笑。得旨。以爲朕慮。卒然未可成軍。何忍魚水重臣。才
然令進亂離之地。且留彈壓關內。出於愛卿之誠。適
見卿報募兵已至。則朕事託卿身。喜卿之進。必不欲
卿止矣。朕親發袍膳三百兩。爲卿製寒衣。卿身若煖。



按疏內作卿
身若然朕心
始和。

朕始心和。於是子卽以所賜分給軍士。遂於九月十
九日同諸將出關。

冬十月朔至廣信。聞徽州九月廿三日已破。相距七日
耳。子卽遣將守馬鈴嶺。嶺高極天。爲江南腰脊。下嶺
不百里卽徽州矣。時廣信諸紳并其請子入城。而城
內居民亦已蕩析離散。公儲私積俱盡。子惓然曰。古
人有作內政寄軍令者。吾今且以王道寓兵機。乃下
令行養老之政。凡民年七十以上者。予以金帛酒肉。
又明日出示考校子弟。於是老幼咸集。而壯者不召。



自歸矣。遂更申在泮獻誠之義、講學於明倫堂。諸鄉紳子弟皆已畢至。樂助軍需、免致催科之擾。諸人咸願樂輸。軍賴以濟。又勸令自募鄉兵、固圉翼助王師、給以閤劄。而信州鄉紳詹兆恆、俞益華、次及金華鄭守書、常山呂繼望、東鄉張受祿等諸募義從軍者、幾及萬人。軍聲頗振。子卽於是月初九日分遣諸將一出撫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寧。而出婺源者黃奇壽、有牛頭嶺之捷。時久陰積雨。參將黃奇壽、監紀許應夢等冒雨從。八都至牛頭嶺下。雨稍霽。傳有騎千餘至。

許應夢等據河爲守、黃奇壽盡銳過河、遇百餘人、兇醜特甚、持鐵骨朵、格鬪良久、奇壽師且却、許應夢、黃家徵等全營馳至、兩營合堵、掩殺四十一人、奪獲大旗、金印、馬三匹、器械四十具、帽甲三十件。子一一驗視、復列外庭、與衆同觀。當初令兩路分進、子心愛之、以大易筮、得大畜之六五。又以焦易筮、得小過之體卦。曰、初雖驚惶、後反無傷。旣而破敵、於是子疏請優獎、以爲將士勸。又身至八都視師、更上疏曰、臣已遣五營將士出發源、臣亦尅日再率四部資其後勁、步



擄米糧以佐饔飧。如使邪黠之卒可再鼓、休嫠之士可再收、則臣當大集義旅、震號於牛首石頭之上。如猶是泛泛、臣將循東山建德、與鄭三俊、吳應箕之師合、覓江西星子之船、循流東下。萬不可復、亦中道自廢。臣必不使食言、失信於天下。有旨便宜而行。朕不中制。子乃自八都復還、廣信調發兵食、以爲前軍策應。不能不有感於事機之屢變而危疆之難防也。上疏曰：臣前陛辭時、稱便宜行事、不以兵車。臣實愚昧、以高皇在天、陛下御乾、同仇之詩、聊與衆共誦之耳。

非謂臣能空手足食而足兵也。自臣爲此言而怨謗
查至阻卸橫生、炎涼旣分、肘踵盡見。以四千之卒、給
三月之餉、而臣之心血皮骨、消磨俱盡矣。臣如一貧
兒、割股療親、東鄰乞湯、西鄰乞肉、此股之肉存者幾
何。臣今存兵不過四營一千五百二十馬、不過十匹、
無高國之鼓、九合之助、而欲以樽俎仁義坐收其功、
真爲韋跗君子之所齒冷也。陛下注念危疆、宜於風
力能臣速擇一人總督、或卽以信撫徐世蔭、布政徐
應秋、因其地望、聯絡較易、速出上江、接理軍務、無徒



悠忽爲國家羞。又疏舉趙士超、俞墨華、徐敬時、徐李遠等九人，請受職立功。冬十月廿八日，奉旨所薦舉俱聽軍前効用。惟廣信要地，撫臣徐世蔭着嚴防守，不便輕移。時諸將業前受命出師，又有牛頭嶺之捷，乘勢趨婺源，臨河而陣。于亦遣監紀王綱先約海口，剖授參將董壽庚等率鄉衆八百餘人，豫爲接應。又約婺源舊副總游麟等率義勇百餘人佐之。自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屢次掠陣，擒獲相當。至二十三日合戰，游擊李芬當先發銃殺一將，董壽庚及余勲

各斬一將、翁良松、李純各射殺一將、李純亦被射落。其二酋猶奮前不顧。諸亂民大鼓譟。延寧諸新募者皆不習。爲鐵騎所躡。參將王加封手殺數十人乃死。游擊李忠遠被鎧登山爲所得。凡奔陷將士無名目者三十餘人。所殺敵可八九十人。獲馬八匹。

冬十一月、子在廣信聞休葵二師俱潰。方招集逃散名募鄉衆以圖再舉。未幾而收復撫州之師又潰。子乃上考核諸路將領及請贈卹疏云。臣以十月初九日出師討休葵。申勅將士謂師寡切不宜分。當併力一



路先至婺源。因其糧食率具鄉衆以靜制動。俟五營皆至。然後角逐。而時值天陰連雨十數日。陳雄飛賴履葵二營徑東往玉山。出馬鈴嶺以趨休寧。黃奇壽應天祥二營又從八都出牛頭嶺尋婺源之路。李瑛一營又出童家坊以攻婺源之東。臣見報知其離軍單弱。爲憂悶不食。一日發四箭趣其合營。而東西異路。相去百餘里。嶺高谿深。卒不可合。黃奇壽有牛頭嶺之捷。諸將益自便。閒道獨出。十月二十三日。應天祥之營先挫於婺源城下。時約二十八日齊舉。而應

天祥以先發故敗。臣再發箭趣李瑛與竒壽合營。堅謂不可。李瑛一營又敗。黃竒壽在海口亦爲所襲。亦損十餘人。是婺源之師也。又當冬至。諸將士宴會休寧婺源。各以是日殺騎卒至。出休寧者有三百餘騎。屢趨陳雄飛。雄飛不下關。遣參將應士瑛等將二百人應之。已斬首二十七級。自謂無害。俄而騎兵大至。屯於高偃橋。前後路絕。諸將各力鬪以死。是休寧之師也。至於湖東之師。漸出瑞洪。臣以三營千二百人濟之。亦復分路。兵士又潰。臣見李晟每出師不自爲。



意使諸將各自搏戰、以此不甚掣諸將士、唯敵是求、傷哉。邇年用兵以來、肯用命斃於鋒鏑、以寡搏衆之、死靡他、惟諸將士耳。臣非厚祿重祿、使諸子弟捐軀圖報、而執筆以鞭其後、臣實不仁。且均一冬至前後數日、而陳雄飛之師隕於白磔、李英之師歿於九都、陳學鵬之師挫於瑞洪、臣之調度無能、亦可見矣。儒生守懦、終無武人之貞。又歲月趨人、物力已絀、蝦蟆審視、雖跳不遠。乞蚤正李英、陳雄飛、應天祥之罪、以謝死者。蚤蚤正臣之罪、以謝三弁。卽照例與王加封。

等十人贈卹、以爲志士捐軀報國之勸。他如胡海定、汪自強等皆紳鄉勇爲王師策應、或亡或執、各不屈、無降者。俟詳確嗣請疏上而旨未下。子又念休歎之、聞若許廉、汪涑、湯新之徒及陳雄飛、白礫之師、總兵方機、沙溪之師、合可三四千人、誠得諸師直驅徽寧、堅持不鬪、觀釁而動、事猶可爲也。而四顧前後將遂顛蹶、欲自貶以激勵諸將士。隨有疏云、臣以孤掌縣軍單露、百體具見、此徒爲人所蹈藉、廢敗而反耳。里人有病舍蹇馬者、降而自走、不十里困矣。蹇馬仰天



而笑。臣今爲蹇馬所笑也。臣猶欲以蛭頤螳臂伸大義於天下。臣兩路兵以數少道分俱於六日報餉。臣請爲諸將士受過席蓐褫職以待斧鉞。

是時諸路潰敗突騎四逼不特士氣不堪再鼓而信州亦無固志矣。子於是終悼其功之不成也。又上疏云。臣今年六十有一。才能智勇不如中人而自請行邊。拮据關外。譬之雞然。風雨如晦。鳴聲不已。卽有不寤之人起而刀俎之。亦無可奈何而已。臣少而學道於物無競。所以在苒嘒嘒。瘁毛鍛羽。爲朝廷守一日之

藩籬非曰能之亦各其義耳。今敵之來日迫衆之附者曰以攜志蠢冥何知唯利是視貪生怖死則前後異致信州閭巷雞犬方集今復翩然欲舍而去矣。徽州人來者或云海口煖水焚掠殆盡煖水距信州百餘里臣師守海口退屯八都者千五百人其東出馬鈴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西去饒撫馳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以來所東叩台寧之釁西消金賊之孽精力疲於文告歲月馳於期會未有一智一謀佐於其內一膂一力助於其外空以老



疲一意報主。今事勢甚急，可亟命方國安以萬衆搗徽州，乘其西馳，可以破敵。卽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成牽制之功。爲此哀懇以聞。得旨：著方國安從嚴鄭鴻達從馬金兩路以牽其勢。然而諸路之師竟無一出者。子不得已，召諸將計曰：敵雖衆，盡虛聲耳。倘延至春仲，弓弛馬懈，破敵必矣。今數千卒卽乏糧，可奈何。與其却還潰散，無以報朝廷，不如一戰決也。吾計不再出矣。因相持泣下。乃以臘月之六日，復自廣信進攻婺源。至童家坊，又聞樂平已破，凡戈貴、永鉛諸

縣所募二千餘人皆不至而信州守臣及諸鄉紳亦致書迓先生歸。先生以成師而出，義不反顧。且前且却，徒惑軍心，併置廣信兵不問，獨與閩士及樂平德興二縣鄉勇千餘人鼓行而前。而餽餉不繼，僅有三百人十日之糧耳。乃令許應夢等往催樂德二縣餉，皆未及至。二十有四日，子自新建至，壹都距婺城十餘里而軍。子是夜得夢甚惡，旦起爲文以禳，命具牲糈未及禳而突騎至矣。子策馬前進，中書賴繼謹執令箭督衆鏖戰，攻殺十餘人，奪獲馬匹。子疑爲誘騎，



傳令勿逐。參將高萬榮不受節度調兵法乘高者勝。遽引兵登山。而敵騎已從閒道山行抄我陣後。軍士遇之皆奔。黃肅、倪彪等望見以爲師却矣。亦遁。子獨引中軍營札守不動。乃以所佩招征印及帝寶良弼印付中書陳駿音。令疾馳還曰：「脫有不虞國印不可失也。」幸善護之。時惟樂平將士翼衛先生。先生戟手一呼。爭爲奪發。而飛鏃雨集。塵沙被面。樂平將士勢孤不支。退就中軍。而退不可止。遂大潰。路塞馬不得行。子及諸同人俱爲所獲。乃更以輿擁子至婺源。又

考文章節義傳云時大帥經略乃子同年且同鄉夜分微服持名帖過招子子愕然大慟曰吾友死封疆久矣何物輒輩玷污清名始慙而退今其人身列武臣傳中蓋猶相去奚啻霄壤。

具席奉子子顰不食諸被執者皆湯湊飲泣不能仰視繼謹獨從容飲噉自若曰師存與存師亡與亡從師以死幸矣何噓唏涕泣爲繼謹者字敬孺漳之平和諸生也慷慨多大節在建陽時勸子駐師關中子弗是也敬孺悲曰事未可知吾唯師是依誓不歸矣然聞子自推年歷至六十二歲止而不推子能明國祚之脩短豈不能知身歷之延促故謂子不愛其身以愛國家者非也子蓋一念而窮數千載矣顧細維鴻濛以來便有昏曉然昏曉屬天易昏曉從人難已



乃卽杜詩陰陽割昏曉之句。摘詩八章。詳剖舊史。其第七章曰。傾危世事十年中。曾夢高皇與二宗。勝負當頭應有數。去留舍我更何從。所云夢高皇者。卽前龍江阻風有卿舍我去之語。故子又識曰。不圖今日舍身於此也。二宗者。謂文皇神宗也。按子以天啟甲子散館。夢神宗名。謂曰。汝欲勝人。道在自勝。又以崇禎丙子入都。夢文皇名。至牀前。屈指者再。云三九四七。誠如所言。蓋指易象中命歷也。子身致玄感如此。久已在帝左右矣。而是時羈留婺源。七日不食。於是

接鄭譜云隆武二年丙戌黃千六上有云自正月十二日以下宜依鄭白建本另議以符黃子自推年歷至六十二歲止之數在譜與洪譜同蔡春洛字時堦千內弟也

有過言自悼造怨諸詩。迫發婺源復進水漿。又夢道中勒石曰夷猶吾行兮。於是有夷猶之詩。夷猶者言進退由人不得自持也。正月十二日至新安西橋見演燈甚盛。為魚龍百戲。羣趨帳下。又念世事不競。遂使民情至此。翌日遂絕粒。適繼謹附書回家。請以兄子為嗣。子不復為書。第題其後曰。昭仁不死。履險如夷。有隕自天。舍命不渝。子蓋奉天而行者也。而當時與難者。自賴繼謹而外。有中書蔡春洛。龍溪人。司馬趙士超。字淵卿。侯官人。別駕毛玉潔。字立水。廬州六



合人四子朝夕相持彌月矣。至廿四日到留都。始別幽子禁城中。而以四子分羈他所。子卽潛焉。有懷無從寄問矣。於是有待命歸。贊諸作。待命猶延頸也。歸。贊歸就贊鼓也。各爲詩八章。及旣繫膳監而左右乃又時時折玉梅爲供。令人弄胡琴以娛子。子益悲憤。爲詩曰。馬頭寧得有蛾眉。老大明妃出塞時。自付飄零看墜葉。御溝芳草未應知。子不食於茲十有四日矣。或疑其死也。乃又不死。因復爲詩以寄四子。然亦無從必其達否。聊以示意耳。至廿九日不死。更進水。

按何凝光麟書紀略作三月十五日黃梨洲明儒學案作三月七日與明史及諸家傳誌不符未知何據

鄭講云時懷陵故相爲子紀傳不敘相與始末疑誤猶有恥心之存也

漿。一月九日、又爲子誕辰、乃作高里十章以自弔。又有癡絕八章、思在黃海六章、自識云、防風雖倒、猶留一節以問尼父、自是潦倒餘生、不能執筆也。遂以三月五日完節於金陵之曹街、兀立不仆。已更提四子赴他市、而趙士超過曹街、趨抱子之首於懷、慟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即來矣。四子遂同日就義。嗚呼、蓋不獨二百七十餘年之綱常、肩自一人、抑且三千年來之師弟、於茲僅覩者也。是日出、留都晝晦、聞者莫不流涕。訃至上、爲震悼罷朝。子昌天啟壬戌登第、甲

及明夫人傳
云長公應子
次公應子又
同日死於兵
三歲子甲世
惟應子與慶
子之也僕存
天之降數於
忠烈人也如
此其慶子即
子平先生也
後諸門人皆
年譜述及
子平先生實
與有力焉

按本傳先是、

子授翰林院編修。崇禎朝晉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脩實錄。宏光朝陞禮部尚書。隆武元年。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守正文臣。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是。議贈子爲文明伯。諡忠烈。賜祭。妻封一品夫人。子有四子。長曰子中。授錦衣衛指揮。次曰子成。錦衣衛正千戶。俱世襲。三曰子和。尚寶司丞。四曰子平。中書舍人。令有司立一廟於福京天興府。曰閔中。樹中興大忠坊。立一廟於漳所。



門人陸魯瞻
自嚴以千金
奉于諸臺台
遺野樓項禮
陵四生與馬
使迎子櫟歸
北山四生亦
同時從茲墳
皆左傳師弟
就義之盛今
古罕倫。
按今益忠翁
郡縣專祠道
光五年崇祀
東唐配享
廟廷。

居鄉日報忠樹中興義輔坊春秋致祭庚寅之歲子
之門人以夏四月七日崇祀子於三近堂而子之長
公復偕同人趙之璧往留都招子之魂遂以是歲秋
九月十五日回至鄴山蓋卽子甲申歲出山之日也
諸弟子乃留子之魂於鄴山爲位而哭奠者三朝夕
至十九日發紼廿一日奉旅櫬歸於北山冬十一月
廿三日殯於先人之墓側嗚呼痛哉泣然執筆聊述
所聞百世以俟君子。

黃子年譜終

後學龍溪林廣積重校

書後贅語

黃子年譜、漳上舊刻莊子鶴先生本行世已久、近省垣又重刻之以冠全集卷首、而洪石秋、鄭白麓二先生本世不多見。道光甲辰、懿戚曾君省偕家弟廣邁得洪譜鈔本、亟梓而行之、屬獲校字。獲乃颺言曰：淵哉是書也、莊譜博而繁、鄭譜核而簡、惟是爲醕醑高古、發皇黃子之蘊也。傳誌稱先生與其尊人皆漳海高足弟子、黃子嘗爲之序言曰：余起海濱、自爲易象正、孝經大傳以來、天下高賢未有能明是說、洞達如



洪圖者。則先生淵源大旨可知矣。顧是譜義例未盡歸一。又偶有脫落。戊申丙戌二年。附記於丁未乙酉之後。未合易紀傳爲編年體製。豈世無刊本。傳鈔日久沿誤而然耶。抑當時文網猶嚴。有不盡言盡意之旨耶。今從原鈔舊本付刻。以昭敬慎之意。而莊鄭二譜及羣書所載有足相發明者。與曾君商榷得若干條。附贅簡首。極知僭逾無所逃罪。然於先生尊聞之義。或不至有所謬盪云。後學龍溪林廣種敬書。

黃子年譜印逸姓氏

龍溪舉人林廣獲敬印壹百部。

龍溪廩生林廣邁敬印伍拾部。

龍溪廩生曾省敬印伍拾部。

南靖優貢生治敬印貳拾部。

南靖童生歐陽鉅敬印柒拾部。

龍溪童生陳尙賢敬印伍拾部。

龍溪生員洪登三敬印貳拾肆部。

龍溪童生翁觀潮敬印貳拾肆部。

龍溪童生余日章敬印伍拾部。

晉江童生呂紹端敬印貳拾肆部。

龍溪太學生黃秉心敬印貳拾肆部。

南靖童生黃金華敬印貳拾肆部。

龍溪生員陳應奎敬印貳拾肆部。

龍溪武生黃登貴敬印肆拾部。

龍溪生員許如清敬印伍拾部。

龍溪廩生陳榮彬敬印柒拾部。

龍溪生員陳嗣隆敬印貳拾肆部。

龍溪舉人林廣邁再敬印伍拾部。



備藏

黃子年譜

印送姓氏

知漳州府趙 鏞敬印壹百部。

龍溪武生林秋斗敬印陸拾部。

平和生員曾遠榮敬印壹拾部。

龍溪童生黃長興敬印伍拾部。

平和童生曾初齡敬印貳拾部。

龍溪生員曾初齡敬印叁拾部。

龍溪訓導施觀濤敬印叁拾部。

校記

①以非：當作「似非」，見後莊起儔編《黃忠端公年譜》庚戌年條。

②似無：據右引書庚申年條，當作「無似」。

③「疏請告」以下所載爲崇禎九年事，與前頁崇禎八年不合，當有脫文。右引書於此作：

「丙子，年五十二。時新奉環命，將改荔衣，擬拜疏請告」。當補。

④乖馳：右引書癸未年條作「乖戾」。

⑤難道：右引書甲申年條作「雖道」，疑是。

⑥三百八十有四：按上文所述各類人總數爲四百零四人，計數疑有誤。右引書甲申年條有

「茂才一百三十二人」，其數亦不合。

⑦「非」下，右引書弘光元年乙酉條有「有」字。

⑧奪發：當作「奮發」。

⑨中：據上下文意，當作「忠」。



儲藏

黃子年譜 印送姓氏

黃忠端公年譜

明·莊起儔等編撰

王智勇校點

李文澤一審

郭齊二審

清道光九年刊本

《黃忠端公年譜》四卷，附補遺一卷，明莊起儔等編撰。清道光九年深井黃氏刊本。譜主黃道周事蹟，已見前洪思編《黃子年譜》。

莊起儔字子鶴，龍溪人，道周門人。據本書卷首《明纂修弟子姓氏》，本譜編者除起儔外，有張天維中賁、朱桓伯勤、侯世催晉水、郭萬完鞏侯、王經邦豐功、楊天宰玉成、莊六成儕鶴、朱用光元績、李時宗六甫、劉元長仁威、趙興梗楚材、鍾正岳視公、柯宰季容、張璵鎮業，譜中稱道周爲先生，蓋均爲受業門生也。按黃道周年譜今可考者有四，除此本外，另有明洪思《黃子年譜》一卷本、鄭白麓本及陳壽祺《漳浦黃先生年譜》二卷本，然就其流傳廣遠、內容詳盡、影響深遠而言，當屬莊起儔所撰本。據卷首栗毓美識語，知此本原爲道周裔孫黃鳴盛家藏本，而黃鳴盛家藏本又源於蔡文勤手鈔本。文中遇「神宗」等字即提行，蓋存原鈔本之舊。譜中所涉及人名處，即以雙行小字考注其下。凡道周詩文著述有年代可考者，亦均繫於其下，或略述詩文。卷首附道光三年禮部奏一道、栗毓美識語及纂修弟子姓氏。卷末《年譜補遺》，爲裔孫黃鳴盛附刻道周夫人蔡玉卿字介石所書《題侯太孺人遺詩》、《侯太孺人遺詩》。

禮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浙閩總督趙慎畛等奏請明

臣黃道周從祀

文廟一摺。奉

硃批、禮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揆福建在籍紳



稿 藏

黃忠端公年譜 請祀奏

士編修陳壽祺等呈稱、明臣黃道周行完忠
孝、學貫天人、著述本於六經、節義興乎百世、
其發明聖學、衛道宗經、大旨與劉宗周相近。
今宗周既從祀

文廟、道周宜併請從祀等因。臣等查明史黃道
周傳贊稱其指陳深中時弊、足為萬世龜鑑。

御批通鑑輯覽紀其學行、推重於天下。乾隆四十

一年、

特賜專謚忠端。伏讀

高宗純皇帝聖諭、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凜

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盡、溢於簡牘、不愧一

代完人。臣等竊惟道周碩學清操、孤忠亮節、



儒藏

黃忠端公年譜 請祀奏

其生平著述尤富、四庫採錄其書多至十種、皆闡明經旨、推究治道、囊括大典、體用兼賅、而最湛深於易經、孝經。雖在獄中、猶草易圖六十四象正、手寫孝經百有二十本、可謂篤於信道、熱於成仁。其講學浙閩、罔非以明道翼經、崇正闢邪為己任。榕壇問業一書、考古



證今、探微抉奧、發端以致知格物為第一要
義。蓋宗周以誠意為主、而歸功於慎獨、能聞
王守仁之緒言、而救其流弊。道周以致知為
宗、而止宿於至善、確守朱熹之道脈、而獨遡
宗傳。

皇上昌明正學、崇獎儒林、道光二年、

俞臺臣之請、以劉宗周從祀

文廟、列於西廡、明臣蔡清之次。伏以道周與宗

周臨危授命、大節既相接蹟、正誼明道、學術

亦復比肩、似宜俯如紳士所請、併列兩廡之

祀、以維世教、以勵貞修等語。臣等查康熙五

十四年題准、以宋儒范仲淹學問精純、經綸

卓越從祀

聖廟位列東廡唐儒韓愈之次。雍正二年遵

旨議定以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

漢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

柏、元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明羅欽順、蔡清、

本朝陸隴其二十人增祀



儲藏

黃忠端公年譜

請祀奏

文廟。乾隆二年、以元儒吳澄復祀太學、在東廡
元儒趙復之次。道光二年、三年、節經遵

旨議准、以明臣劉宗周從祀西廡、列明臣蔡清之
次。以

本朝 臣湯斌從祀東廡、列明臣羅欽順之次、各
在案。伏思先儒祔饗



廟庭、必其人扶持名教、羽翼聖經、有關學術、人心、始能升諸從祀之列、典至鉅也。茲查明史黃道周列傳、暨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原案、道周籍隸漳浦、歷官少詹。忠言讜論、守正不阿、中遭貶黜、矢志不移。卒能致命成仁、完名全節。明史傳贊稱其指陳深中時弊、

足為萬世龜鑑。臣等復恭繹

高宗純皇帝諭旨、褒其立朝風節、不愧一代完人。

聖訓昭垂、誠為千古定論。至其生平講學浙閩、

以格致為宗、而歸宿於至善、與劉宗周之以

誠意為宗、而歸本於慎獨、學術洵為相等。雖

其講易兼明象數、亦猶邵子先天之學、可與



程子易傳專言義理者並行、實與聖經有裨、
足為後學師承。是其亮節孤忠、早樹楷模於
史冊。正誼明道、復標圭臬於儒林。應如該督
等所請、准其從祀

文廟東廡、在明臣羅欽順之次、以崇儒術而闡
幽光。所有臣等核議緣由、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

訓示施行。道光三年二月十六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

前署河南禹州知州 臣黃鳴威敬書。

石齋先生忠節在天壤間、如日星河、嶽人所共見、至闡揚經義之功、則當時猶未甚顯我高宗純皇帝特賜公謚曰忠端、且徵其經學諸書、與榕壇問業列入

四庫、而後千秋始有定論。道光癸未、今上復允疆臣請、以公從祀



文廟。勝國儒臣累邀

興朝曠典。洵可謂遭逢極盛已。公齋孫前署陳

留令

鳴盛

家藏明莊子鶴所撰公年譜四卷、

云得之蔡文勤公手抄。將鏤版以永其傳。昔

方望溪侍郎嘗記公逸事。言其在金陵獄中、

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日。憶人



有以卷索書者、既許之矣、和墨伸紙作小楷
及行書、幅甚長、以大字竟之、加印章畢、從容
就義。每讀侍郎此文、覺公生氣凜然、至今如
在。以譜中失載、聊附及之、亦俾黃氏後人無
忘先烈焉爾。

道光九年歲在己丑夏六月、河南督理通省

鹽法水利糧務道譚源後學栗毓美謹識。

明纂修弟子姓氏

漳浦張天維 中貢

朱桓 伯勤

龍溪莊起儔 子鶴

侯世催 晉水

郭萬完 鞏侯

王經邦 豐功

楊天宰 玉成

莊六成 脩鶴

朱用光 元績

李時宗 六甫

劉元長 仁威

趙興慳 楚材



備藏

黃忠端公年譜

明纂修弟子姓氏

鍾正岳視公

長泰柯宰季容

平和張璵鎮璞

黃忠端公年譜卷一

受業莊起儔 編

後學蔡世遠 校

恭聞仁毅元誠、乾坤之粹美。貞忠文孝、倫物之撐持。昔者皇圖方輦、大命未吁。鴻運猶龐、民氣未漓。帝有惕焉、監茲下土。將以粹美畀夫一人、撐持急乎末季。爰篤生我文明伯少保黃夫子、學者稱爲



石齋先生。先生諱道周、字幼玄、一字細遵。生富

神宗萬歷十三年乙酉二月九日、詳稽其歷、爲月乙卯、日庚戌、而時丁丑、命直南斗次於奎初、實涵象緯之秀。又所生之地、在漳郡銅山所之深井、世稱深井黃氏。其地鬱律環迴、大浸浩汗、先生之生、蓋備萃天海之精者也。曾祖侃、介公諱宗德、祖肅毅公諱世懋、皆以先生貴。弘光中恩贈、俞旨而未及。



授勅。父青原公諱嘉卿、初贈文林郎、累贈如先生
秩母陳氏、封孺人、累贈太夫人、貢生陳王教之姊
也。姪娠之夕、青原公夢金甲金斧擁神人而至、故
先生續騷之詞曰、始龍夢彼乾精兮、嵌鏐錙其若
鎧。趨崑崙而談詡兮、旋盤礴於腑內。龍爲父稱、故
先生初亦字曰螭若也。

己丑、五歲入小學、授論語。先生曰、頭一葉書、孔子只

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事。問之授者、不能答。

辛卯七歲。青原公以事至會城、置通鑑綱目、躬負以歸、手爲點定。先生昕夕研閱、便知忠良邪正之辨、人治王道之大。按丹臺林公諱茂桂續騷序云、七歲讀父書、過目成誦也。

壬辰八歲。卽能爲比偶文、顧獨喜挾冊走最高峰、倚



松欹石踣踣忘返。先生雖恂焉髫髻穉乎、然修勅翹上、冠履濟楚、稍不如意卽棄去、雅不樂與儕俗等夷。故獨從伯兄講業于漁鼓溪之頓坑者凡數年、自經傳子籍旁及詩賦聲律、鉛汞陰陽之學、無不耽精立覽焉。

甲午、十歲。按丹臺序云、十歲作古文詞、若有神授也。丁酉、年十三。往來過從、輒作長者游。按先生和邑王

文成祠記云、憶余舞象時、常游邑中、時時出費西、
過瞻^①舊祠、疑其庭徑湫側、意世有達人溯源岫岷、
必有起而更事者、今果卜突起也。

戊戌年十四、喜談黃白術、有棄家騰舉意。適江西二
王子至、先生修刺伏謁、言丹砂可化爲黃金、其說
有驗。而是時神宗靜攝、頗好道家言、先生遂作書、
將因王子上於朝。而又聞羅浮二山有真人居焉、



其上多明砂、曾青諸靈藥物、意忻然欲往。會先生母族有宦博羅學者、其子往覲先生、遂偕與往。至博羅、聞有韓大夫素以賢豪好士稱、先生不謁、宦署徑詣韓大夫。語及羅浮、振筆作羅浮山賦、無停筆焉、而多奇字。大夫訝曰、年少軼才也。卽邀先生與諸子同處于別館、自是藉其一馬一力、遍游羅浮、尋所謂朱明洞者。暮返朝往、冀有異人隱現其

間時時長嘯以呼之。一日策馬渡水、水驟泛、人馬漂溺里許、得淺渚不死、然緣茲遘疾、不能數出。韓之諸子競以醫藥進、方霍然起。而邑有曾某者、亦豪公子也、价韓氏以迂先生。先生既至、則已蚤勅治具、相與共登觀海樓、轟飲極歡。酒酣、因以觀海樓賦爲請。比撤席返、已夜分矣。先生晨起、疾書數千言致之曾氏、則又大訝。雖夙搏、未遽能如是。乃

奉十金及二葛爲壽。先生辭金而受葛，繇是神異之稱遍博羅焉。

己亥年十五，寓博羅，有貴族以女議配者，先生謝却之。續騷所謂神女姪媿而相慕兮，又孰知余之不取娶者也。按先生與張烜叔書云：僕生年十五六，猶問姆氏，男女匹配，是爲何故。迄今思之，噴飯也。則未定之戒，先生不爲血氣所動久矣。



庚子年十六。按丹臺序云、垂髫卽志四方、游羅浮、崧臺、匡阜、所至名公翰客無不下榻虛席。每有結撰、俱黃金贄而白璧酬。意稍弗愜、脫屣去矣。又聞先生游歸發篋、諸稿皆詩賦、青原公怒責之、先生遂焚其稿、更習舉子業。然於時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畫、有賈生涕息之意、不能自禁云。

癸卯年十九。按先生自註續騷云、秋、以書干藩臬、不

遇。

甲辰年二十。按續騷云、曷不覩夫天宮兮、聞要渺而莫底。自註云、春詣闕上大理通書、不果。

乙巳年二十一。復遊於粵、數月而還。按先生徙澤記云、太陰處火之年、中谷有蕓之歲、其德背寅、其刑在申。號號者震驚之口、哢哢者風雨之音。蓋是歲青原公有族人之難云。又曰、分戀庭闈、割別親愛、



北揖大王之峯、南歷天子之障、西踰五軍之橋、東涉二女之江、還射的之舟、出尋樁之道、蹠蹠四顧、不自知其寥落者也。或疑先生一時遊歷未必及此、蓋命筆所至、隨并舉之不專在是年也。

丙午年二十二移居頓坑。按徙澤記云、時歲柔兆、丙二月得乙日、加於丑、爰托幽谷、強負白首、幽觸堊樹。雖迫處此、豈得已哉。當是時、伯兄匪石公亦已



佐讀躬耕矣。故先生後有別兄詩云。憶昔親在時。四畦少遺穗。吾兄日拮据。手口俱憔悴。又言某閒助兄把鋤。輒十指出血。暇則還從松間讀易。嘗與兄講易大石上。有虎出其下。因謂之曰。吾兄弟在此談經。爾亦來聽耶。虎乃弭伏而去。於是先生更築小隱。引水爲池。雜樹丹荔。龍目。榛栗諸果。續騷所謂鑿白石以爲巖兮。爰遊乎篠簞之宮者也。又

日、攬牛女以挹精兮、謁彼嶽于陽。先生自註云、是秋、再干藩臬、不遇。

丁未、年二十三。夏四月、丁外艱。按丹臺續騷序云、方遊歸、而值家變、窶益甚。先生自序亦言、不能自具殯殮、酬意萬一。又聞先生當父沒、遠告諸友、得數金、號哭奔馳、且踊且仆。中途忽遺其金、行十餘里、乃覺、悲傷恹惓、復還尋覓。有野人得所遺金、守之



不去曰、此必嚮者孝子所遺也。俄而先生至、呼號
搶地、野人曰、金幸在此、老夫懼所需之亟也、故踐
踆於此、以須君來耳。悉授所遺金。先生於是棒野
老令坐、拜謝而去。故憂愁憤鬱而作續騷。而邑父
母黃公諱應舉爲之序曰、余治漳浦、初校士、得黃
生文、置第一。及召對多士、獨不見黃生、已知其有
喪也。徐詢其狀、數繫策往來山間、時時遨遊千里

外趨五使召至、果白衣冠、揮涕至縣庭、偃蹇不拜。
大聲言、生命數奇、不能事吾父、又安能事長者。遂
趨出。余大異其人、數念生貧、問喪具悉無有、乃問
撰結何若。生又自謂無有、既乃湔涕出其袖中書、
文如離騷也。

戊申年二十四。館于盧司徒、日令從者給侍。久之、先
生弗樂也、適孝廉張紹和諱燮至浦、與先生談契



如舊相得。已還郡，言於太史高公。諱克正爲書以
迓先生。先生遂以是秋來，居紹和之霏雲居。紹和
性通脫，先生竟夕危坐，平居未嘗離衣冠。於是紹
和不敢爲宴見，命其弟烜叔。諱紹科肅先生晨夕
起居，紹和乃時間出，商略上下。故先生後有書云，
某嘗臥齋頭，近千日，盤盂度閣，半可勒銘也。

己酉年二十五服除。是歲奉母僑居浦邑中，已娶孺

入林氏復居浦之東郭。按先生徙澤記云，於是屠
維作噩，巳酉。日月俱合，獨掖老母，外托人國。伯達斷
情於華陰，謂伯兄也。仲翔寄家於蠻服。雖得雌得雄，未
辨出世之心，而匪兇匪虎，各深在野之感矣。又曰，
計吾生世，稍有知識，未二十載，三移其居焉。秋七
月，先生隨衆赴會城就試，不遇。返渡釣龍江，舟覆
溺水，恍惚如夢。遇有一人導之前行，至一殿，甚宏



厥榜曰倪黃。復導而出，出乃泊岼衣，裳盡濕。先生大異，而姑識其事。天啟壬戌選館之夕，倪鴻寶亦夢之。比揭榜，倪第一，而先生第二。兩人各述所夢，遂交相得，驩甚。厥後行事亦相類，蓋定數云。

庚戌年二十六時，時來郡中，諸先達競延致如素交。先生雖布衣，輒持古誼，坐上座無詘。按先生榕壇問業云：某未爲諸生時，嘗過鄭觀察，方取器量，

問某云、若知北極有處中天否。某謝不知。又問、表影有處倒南否。亦謝不知。又問、日出入有非卯西否。又謝不知。觀察默然、別論史漢文章諸雜事。某歸、愧恨不食也。夜持竹几坐中庭者、如此兩年之間、二三百日、乃知南北中分陰陽贏縮之說似非、觀察授我誣也。先生又嘗於鄴山告諸同人曰、後生近先輩、最爲有益。某年二十餘、嘗同丹臺林公



至郡寺謁西聖及先賢像。林公曰：若知今茲共謁者何人也？某云：聰明智慧人也。林公曰：是億劫來勞心苦行人耳。吾輩硬豎脊梁，仰鑽勞心，霜鐵苦行，則異日亦可受人拜謁矣。嗟乎！後生求益，何可不親近先輩。

辛亥年二十七時，攝浦篆爲司李張公。諱鵬霄。而主府事者爲昭余閔公。諱夢得。於是邑試郡試皆以先生

爲第一。

壬子年二十八補郡弟子員。時督學馮公諱挺得先生

文及一歲寒暑之候論大加立賞遂拔赴棘闈。

癸丑年二十九作大咸經以形聲色九九相推各得

七百二十九本河圖曲折之勢兩其陰陽以六因之盡萬物之用然大要與太立同摹其所差者謂元會運世與歲月日時約畧相等耳。今其書亦未

行於世。

甲寅年三十。時督學鄭公俊。諱三校漳士、先生試居第

五。

乙卯年三十一。春、粵之潮州守詹公雨。諱佐遣使致幣、

迂先生居郡齋、命其子侍先生講論。先生因宴次
論文、請以文行酒。樽酒未冷而文成、先生得文二
十二篇、引滿二十餘大白、而先生徑醉矣。居頃之、



儒藏

黃忠端公年譜 卷一

先生意弗愜、不辭徑出、詹公更備禮而導之歸。先生歸未幾、遂赴科試。是科典鄉試事爲內翰來公諱宗及科臣姜公性得先生文擬第一矣、而以違

式聞督學鄭公嘆惋久之、因以齒錄後序屬先生代草、來公姜公出謁先生於旅次、皆曠舉也。旣而鄭公中飛語解組、將以先生歸、先生行至水口、而兄匪石公以母命及之、乃還。鄭公復舉學租百三



十金爲先生母壽。故先生於鄭公感遇爲深也。
丙辰年三十二。方杜門著易象。劉漁仲云。先生在浦
東草廬。於時已有易象八卷。疇象八卷。當時亦三
屬草本。但文義與今象正俱別耳。

丁巳年三十三。先生杜門不出。有問字者。皆如種與
蠶。從狗竇中往來授業。按先生林奎甫制義序云。
奎甫旣高車下里門。從容挾狗竇。從予談。談天下

長者不復論議文字。又曰：予少奎甫一歲，今三十三年矣。自稍有覺知，十餘年以來，文人參契如卜之墨兆者多矣，是予所爲夙怵也。

戊午年三十四。是時督學岳公

諱和聲

抵漳校士，拔先

生第一，因極論喜怒哀樂未發之旨，復與先生講

學會城。秋八月，先生中式鄉試第七人，典試者爲

內翰丁公

諱紹軾

禮科張公

諱孔敏

分校者晉江令張

公諱履端松江華亭人也。

己未年三十五歸自燕都復杜門著三易洞璣未就。客有哀其雜作爲駢枝別集以行世者非其好也。於是先生自爲序曰夙年著書數十萬言明天地之道帝王之義萬物變化之紀極博窮微世猶非之乃復卑貶其論以自托于雕鏤之末然其持論不一逞逞自豎今之人亦無得而稱焉。



備藏

黃忠端公年譜 卷一

泰昌元年庚申、年三十六。以三易未成、晝則布筭、夜則分野、槌戶無外交。有書與紹和云、某寔蠲之生、與六親澹泛、自以一身飄泊塵海、獨守廬舍、無似人聲動二三月也。

天啟元年辛酉、年三十七。是秋、公車北上。生平著經書制義、其刻行於世者曰逆流小草、其未刻者亦不下千餘首。嘗有言曰、戰場中拔父救兄、異鄉裏

遇妻憐子、天下事都如做秀才赴科場時、則何事不可做也。

壬戌年三十八成進士。是科會試分考者爲韓公、諱繼。得先生文、異之、曰、此必福建黃子也。比析號益、自註不妄。又起僑聞之、先君先生旣授館職、乃不能別賃屋、寓于漳會館之廡下。先君烈諱時登壬戌武籍、每策蹇伏謁先生、通刺以手、雖旅次雜遝、而



門戶悠然。是時魏瑞虐焰方熾，文湛持諱震諱震鄭堦陽諱與先生約同盡言報國。湛持請以身先之死，而後繼之。先生疏稿已具，既而弗果上。故先生後有疏云：鄭鄭者，天啟時與臣同爲庶常。鄭與震孟孟後先抗疏，臣以迎母且至，三疏三焚。鄭鄭常以爲怯。嗚呼！先生許友報國之盟，蓋敦踐于十餘年之後矣。



癸亥年三十九。迎太夫人來京就養。而孺人林氏侍太夫人至嘉興病卒。時同鄉周公諱起方巡撫姑蘇。聞之經紀其喪。更遣人護太夫人至京。及歲丙寅。周公以忤璫被逮。先生在家。傾奏得數十金。隨衆捐助。而太夫人猶恨薄酬也。按先生與煙叔書云。吾母聞綿翁之變。涕泣闌干。至爲婢兒所笑。母乃愈泣。繼之以詈。今想此懷。猿腸盡絕耳。

甲子年四十。初散館、授翰林院編修、與修國史實錄。
按先生疏有初散館請使朝鮮之語。

乙丑年四十一。夏四月、請告歸里。秋七月、至家。冬十

二月、塋青原公于北山、因結廬其下、躬自負土成
墳、勒先人行事銘于屏石、盥沐爲書。每書輒簪筆
以拜、一字一拜、拜畢而後書。文皆從古、如三代以
上碑、復立小石屏于墳後、顏曰青原立石、背鐫三



十五字、語同古議、不可解。次及墳庭、亦取青石、買
砥之、著河洛正變之文、宛然地上。經營數年、然後
就。常曰、吾茲坐域、上下數之、卦變俱全、後世誰復
有能知之者。張鎮樸璵曰、先生自是之後、出則言
朝、還則守墓、蓋百年精神結聚於此云。

丙寅年四十二春、娶夫人蔡氏、計部蔡公諱乾金姪女
也。越兩月、而母太夫人違養、先生水勺不入口者

五日。自此勅斷外事、依依北山、不面津顯、不與宴會、不作詩文也。

丁卯年四十三時、海冠屢警、標掠肆行、郭外村里遠、近爲墟。先生獨營墳、不輟、諸暴客亦相戒無擾。臘月、乃葬太夫人于北山。

崇禎元年戊辰年四十四。是春、葬先王母及伯叔、又葬前夫人林氏于北山之左。嘗有書曰、吾今葬祖



母伯叔及亡妻畢、便當尙平婚嫁之願。每發一事、頭髮便白、然視世間、舍此亦無復情致。妻人子作此浩蕩、爲諸銀窖子所笑、奈何奈何。又按先生詩序云、八月、淡墨已除、甫親筆硯。有援琴示諸知己之作、又有同諸生出墓側談經、分命四章、各證所說之作。

己巳年四十五。三易洞璣書成、有料理三易、稍已就

緒之作。是冬，辭墓出山，發郵過南巖，因偕紹和、鋤山、再闢兩洞，信宿而去。至建安，知道化已破，羽檄徵師，驛道騷然，乃汰家從，獨自攜孥出關。

庚午年四十六。獻歲抵信州建德溪中，探邸報不至，繫纜數日，登釣臺諸峰。元夕泊桐君山，携酒與桐君對酌。至臨安，聞良固失守，四帥俱歟，又有檄止十道師爲之愀然。至毘陵，見鄭塞陽于家，將渡江。



聞部門戒嚴、驛騎留滯、乃單車就道、寄孥鄭園。至
儀真、遲回數日、還向毘陵、召家北上。夏四月、入都。
未幾、與科臣熊德陽同出典浙江鄉試。先生在棘
闈、每晨起、設香案堂上、率同校諸臣北面再拜、而
後閱卷。進卷無私謁、程士錄亦於當堂起草。放榜
之候、躊躇更換、凡諸請託倖竇、一時俱塞、而權貴
人子弟不得志、或多側目者矣。事竣還都、逢神宗

實錄成、晉右春坊右中允。是時督臣袁崇煥以誘殺毛文龍抵罪、詞連舊輔錢龍錫、併逮詔獄、廷臣無復言者。先生乃中夜草疏、排闥扣閭、畧曰、累輔所坐、爲罪督攀緣耳。督臣受劔制閫、令有事得撫閣、臣語爲質、則是綸扉之內、割邊牆爲殊域也。且陛下御極以來、輔臣獲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有幾宰輔乎。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未



聞岳牧繫累、煩臯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當以堯舜爲師。倘罪輔猶可贖、臣請輟清華、歷疆場、約束東江、收拾遼廣、誓得一當、以爲臬輔減千一之死。時臘月十三日也、疏奏、天子疑爲詆毀曲庇、着令回奏。三奏而疑未釋、待命四十日。

辛未年四十七。春正月十九日、先生回奏三疏始下、已降三級調用矣、而禮科又吹索浙閩事、數次不

已先生遂更三疏乞休。同官倪公

諱元璠。

抗疏稱先

生爲古今第一詞臣、願以職讓先生。先生因屬之以詩、其序曰、文網未釋、乞休爲勞。倪鴻賓特疏見白、爲詩言謝、非乖叔向引誼之情、未殊孟博避咎之旨也。夏五月朔、上以久旱、步禱南郊。十三日、乃釋舊輔錢龍錫、先生于是有大解網之詩、而乞休之疏旋於後十二月廿七日下午矣。臘月、舉一子、親

朋畢賀、蓋卽長公子麇也。故先生詩云、乳汁不從
俸米得、後來應記伐檀詩是也。

壬申年四十八。春正月、束裝將行、有放門陳事疏畧
云、臣自庚午正月攜家北上、今又正月間闕南旋、
往還冒難、首尾三年。在朝班不上三十日、食俸米
四石五斗、罪過山積、僅餘骸骨、恐一旦溘然、幸及
殘喘、冒昧吐之。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爲準、以詩春



秋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
不一失。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爲始、加五十有五、
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
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
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前
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
陛下登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六。其辭曰、大君有



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誡。未有深切
明著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
日。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今歷十分之
四矣。臣觀陛下開承。應大君之實。而小人柄用。懷
干命之心。在陛下以大君之哲。可制小人而有餘。
在小人以干命之才。可中大君所不覺。臣攷自丁
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零七十七日。皆在

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臣病久、援筆氣絕、乞
念垂往之言、併依例放行。已復遵旨再奏、以濫舉
逞臆、削籍爲民。春二月、掛帽出都門、自濟寧過兗
州。至曲阜、上孔林、謁周文公廟、下昌嶧、徘徊九龍
山、孟林在焉。先生各繫之以詩。乃買舟至留都、寄
家城隅。自僦小舟、泝江而上、遂歷黃山、白岳、九華、
皖臺、匡廬之勝。是秋、至餘杭、諸同人畢集、因築書



院于大滌山。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
霄宮者也、舊祀李伯紀、朱元晦二先生、至是更加
啟闢、何義兆實綱紀其事。次暨聿立、四方高躅之
彥時亦往來、興詠其間、先生於是爲文以記之。然
先生出都以來、自春徂秋、亦隨意放浪山水、東南
輿區、十盡七八日、何圖杖屨遂包斗牛之美。是冬、
抵墓下、誦陶詩曰、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乃曰、

吾怪陶廬不在士行之側。而山中蒸濕人跡罕至、
床几藤篾已半就腐墜、惟經史子籍可九千餘卷、
爛浥未盡。先生泣然曰、道堅於器、女看書骨亦牢
於牀几也。歲暮復走南靖諸山、二鼓乃歸。明日歲
除、無以祀竈、偶友人餉二熟雞、先生爲喜動色。過
元日、親朋乃知先生在、於是咸集。先生曰、如此熱
鬧、不當與袁安燒火耳。或問先生所裁定、自己已

至壬申、詠業七百餘首、爲荃陽持去。乃勸先生、咲
曰、關門已放、復著五千言耶。

癸酉、年四十九。在北山、復治墳廬。有書與煙叔云、遠
生之年、忽忽已至、卽一墳廬、未能知非、何問其餘
乎。比無所營、樹唯修葺諸傾頽者耳。又水天紀事
云、往歲先生治墳、皆自持畚鍤、日負土數百斤。比
遂不同、但督諸傭保耳。往歲登第後、不作舉業、比



時時爲之。或疑其相反。先生曰。筋力時休。神明不歇。先生又曰。漢唐而下。斗分自羸。趣縮文章自盛。而衰。崔蔡之文不及班楊。韓柳之詩不及沈宋。至元而來。斗分自縮而羸。文章自衰而盛。陶劉之繼而有徐何。徐何之繼而有王李。先輩詩盛而制義未昌。近者詩衰而制義始盛。皆於情理有關。主極不在繁約之間。



甲戌年五十。自抵家守墓、諸弟子相從講論、皆在浦之北山。先生談經之餘、屢屢勸人讀史、嘗於歷代史中、自漢迄宋取十二人、人自爲傳、三傳爲卷、每卷各以行事相比、曰懿畜前編。其編則首諸葛侯而終鄴侯、是可以窺先生微意之所存也。又取明興以來楊文貞而下、得二十四人、所附見者凡若干人、曰懿畜後編。二編皆綜厥大義、或詳或畧、非

復史臣之所能到矣。適秋水曹公諱惟以莆李攝
府、敦請先生發皇聖學。於是夏五月、先生始卽漳
郡紫陽學堂爲講舍。定於四仲之月、雅集課藝、因
文證聖、併分紙一張、隨所疑難、先經後傳、先籍後
史、自近溪敬齋而上、周程羅李而下、不妨兼舉、以
印身心。久之、先生自次所條答、爲榕壇問業以行
世。臘月、乃還北山守墓。



乙亥年五十一。夏五月、復會於榕壇。先生家居秉禮、雖泣講席、有期之喪、腰經不除。張勗之瑞鍾請曰、閨晦翁欲集三禮大成、有所未及。吳勿清論次稍定、又多所遺。吾漳素遵家禮、然期功之喪、亦鮮有持者。不知孔門諸雜記、平居皆可詳說否。先生曰、平居且勿暇論、然三禮詮次、極是學問中要緊、久已分類引伸、但日用疏澹、未能繕寫耳。卽以三禮

定本付勗之。然尙未及刊布也。先生與諸友登天
治巖歸。適漳郡地震有聲。時爲冬十一月三日己
酉。雞棲矣。或問。春秋五震。始終於臣。而中於君。大
抵以爲陰盛也。今立月藏伏而地動。其在於周則
正月也。古有之乎。先生曰。凡占者。家不占國。郡邑
不占天下。然君子痾瘵乃身。匹夫納溝。尙爲怵然。
何況大地。劉向輒指郡國事爲正應。其義極疎。兄

所言者、與劉向異指、自足稱耳。語未究、而環命適至、先生講席不輟。翌日、諸友叙別、勸駕先生因酒酣發慨、時艱悲憤涕泗不已。亦會歲暮、復還山守墓。

丙子年五十二時、新奉環命、將改荔衣、擬拜疏請告、稍謝朋從、抱膝看松、增其寥落。會先生誕辰、諸弟子請於宮庶蔣公、諱德蔣公就問業中、拈十八條、



推暢立風以抒嘉祝。先生曰、自某談論以來、風過樹翻、無人更看落葉。蔣公纔拈一枝、覺樹樹紅酣、山山碧戰、此處不發憤、那得樂來。前日爲誰開此罪過。諸子云、此問不從蔣來、不從諸生、却自夫子生下帶來。先生慊然、請一一舉似、詳爲條答。先生曰、蔣公揭棟見寶、初不聞道之艱難、未示成道之不易。叮嚀告誡于孔遽寡過之年、所以裁成垂引。

爲不少矣。又曰、任看山山樹樹、仍是老至倦來。卽一部易書、只是乾乾終日。已而有司敦促上道、先生至秋盡乃發、臘月遂至京。



儒藏

黃忠端公年譜 卷一

校記

①瞻：疑作「瞻」。

②捧：疑作「奉」。

③析號：當作「拆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二十四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页数=874

SS号=12365591

DX号=000007507332

出版日期=2007. 04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